武俠世界

出神入化

球王比利慘遭敗績，三俠深入偵查美國黑社會」賭波「內幕，發現一連串令人難以置信的奇事。是期鐵拐俠盜故事有極精彩之介紹。



$2.50

948

編後話 今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出神入化」，是馬雲君撰寫本故事集以來首次以球壇作背景的一篇巨著，題材新穎別創，內容離奇曲折，波譎雲幻，變化萬千……由於東方三俠在美國參觀一場足球賽事，發覺過程中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於是深入調查眞相，更發現了使你感到無限驚奇的事件，欲知其中奧秘，千萬切勿錯過。

＊＊　　＊＊　　＊＊

「龍鳳英豪」又是今期特選刊載的一部作品，它是台名作家憶文君久別後再爲本刊助陣的代表作，他的作品素以結構嚴謹見稱，行文流暢，敬希垂注。驚心動魄的司馬洛故事「天降煞星」今期已完結，過程發展有令你不可意料的驫測。馮嘉先生下期繼續貢獻一部以間諜爲題材的簇新故事「艷諜横刀」給各位，希望愛好他作品的讀者們不要錯過。

＊＊　　＊＊　　＊＊

下期巨型故事刊出的是龍乘風新作「血濺黑杜鵑」，這是一部技擊鬥智小說，動作場面，多於一切，由頭到尾，絕不止歇。還有，老牌名作家伴霞樓主下期起加盟助陣，首部巨著是「旗正飄飄」。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4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出神入化

以弱凌强

鐵拐俠盜呂偉良是個殘廢的人，但他有一顆善良的心，從不做損人利己的事。

他的所作所爲對一個殘廢人來說，應該起一定的鼓勵作用；對一個四肢健全的人來說，也有其警惕性——一個像呂偉良這樣的殘廢者，仍舊可以做出這許多有意義的事情來，相信這世界上不少人的身心都比呂偉良更爲健全，然而他們對社會又有些什麼貢獻？

呂偉良並非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有些地方的法律甚至認爲他是個反叛者。但是他從來很少理會到這些人的反應！

引起懷疑

他每做一件事之前，只問問自己：這件事值得做嗎？反而很少理會到第三者的觀感，以及當地法律是否容許等等。

法律只不過統治者訂立出來的，如果說它絕對公平，實在可笑，尤其是那些朝令夕改的法律，更加令人無所適從。

因此，呂偉良這一生人就只知道，心目中的「法律」只有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是：正義！

他常常用以教導他唯一門生的阿生，也只有一句話，就是教阿生伸張正義！

× × ×

「鐵拐俠盜故事集」裏面，收集了不少離奇怪誕的故事。

有不少故事被人認爲絕不可能發生，例如，氣象戰爭，腦波頻率的分析，人造人（沒有母親的嬰兒）、肉體與電子機混合的人（半機械人）以及萬能血漿的研究和發展等等。

誠然，小說都只不過是虛構的，但是人類歷史的發展，以及科學的一日千里，一切被認爲「不可能的事」都變得有可能了。

從外國電訊報導中獲悉：上述「不可能的事」，正「奇蹟地」陸續有了最新的發現——逐步踏上了「大有可能」途徑！

科學是萬能的，只要不超越科學的邏輯，一切被認爲「不可能的事」其實都有可能，問題只是事實幾時才在我們的面前出現？

那就是說，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 × ×

但在美國的人，或者熟悉美國情形的人，他們一定承認一個事實，就是，英式足球絕不可能在美國各地盛行！

美國各地流行的球類運動包括棒球，美式足球（俗稱欖球）。籃球以及曲棍球等等。

同樣的理由，凡是熟悉巴西環境，以及球王比利的歷史和背景的人，差不多都一致肯定比利不會簽約到國外參加「非巴西」的職業球隊，尤其是美國國內的足球隊。

球王比利一直被巴西政府正式宣佈爲「國寶」，不能轉讓給外國。

「美國國內不流行英式足球」與「球王比利是巴西的國寶」——這是兩個鐵一般的事實，所以在未正式成爲事實之前，如果有人說比利將簽約美國足球隊，在美國各地比賽，他可能被人指責是個十足的「造謠者」。

然而現在終於又成爲事實了，還有誰敢說：「不可能」？

比利不但眞的到美國比賽，簽約宇宙球會，還將美國球迷的傳統愛好作了一項歷史性的改變，美國球迷因爲比利而開始熱愛英國式的足球。

有了球王比利參加的宇宙隊，首場演出已有二萬八千多人參觀，這已經是個不錯的數目，因爲在美國看足球的人一向不多，與英國和巴西的情形不同。

在西雅圖中的一場比賽，竟然吸引了五萬八千餘名球迷參觀，這在美國球壇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結果那場比賽，比利並沒有令球迷失望，他和宇宙隊其他球員終以三比一的比數，打敗了桑德斯豪。

由那時候開始，美國已經沒有歧視足球。難怪宇宙隊的領隊托伊說：「比利來了之後，美國足球已由石器時代進入噴射時代！」

雖然說美國人一向好奇，英式足球之所以能在美國各地躍起，可能只是美國人對比利這位「球王」的一種好奇而已！

但是，凡是參觀過比利演出的人都得

承認：比利有如一位樂隊的指揮，有了比利，整隊宇宙隊彷彿一隊亂糟糟的樂隊有了一位好指揮之後，立即變成演出動人的著名樂隊一樣，轉變得簡直令人驚奇！

在比利未加入之前，宇宙隊只是一隊寂寂無名的烏合之衆。

但是現在，宇宙隊就是球賽賣座的保證。這肯定就是比利個人的號召。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以金錢作爲衡量，於是有人問：究竟比利值多少錢？

有人傳說宇宙隊爲了羅致比利，付出的代價是七百萬美元，但實際數目只有四百萬美元而已，其中包括了三年出賽底薪以及六年推銷商品的廣告報酬在內。

即使如此，比利仍然是當今最高身價的足球員。

比利出身於足球世家，父親是個職業的球員，但絕無名氣，甚至窮得要令比利挨餓。

但無論如何，父親對比利影响至大，他教導比利各種足球技巧，鼓勵他苦練。

比利因家貧，十歲即輟學，連小學還沒有唸完，每天與街童在馬路上，拿着任何圓形物體都當足球來踢。街童們都稱他「比利」。於是這名字一直被人叫到今時今日，實際上那只是他的乳名而已。

其實比利的全名應譯作：伊遜·亞迪士圖·納西門吐。——這是一個典型的巴西名字。

一九五六年，比利只有十五歲，爲了生活，比利加入職業足球隊，當時仍是無名小卒一名。

到了翌年，這小子一年之內個人射入六十六球，從此鋒芒畢露，大受人注意。

至一九五九年，個人射入一百二十七球，於是名震巴西，甚至全球。

比利二十歲那年，義大利一家球會出價一百萬美元（這在當時已是個十分驚人的數字），企圖收買比利。巴西政府爲阻止「人才外流」，立即正式宣佈：「比利乃巴西之國寶，不得轉讓給外國」。

至於這次美國宇宙球會又如何能邀得比利加盟？

第一，比利在巴西球壇上巳正式宣佈退休。一個運動員到了三十五歲這把年紀，已近乎「超齡」了。

第二，比利希望趁住自己未老退之前，多賺一些錢，以享晚年。

第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透過外交途徑，與巴西政府秘密談判。他所持的理由就是：讓英式足球在美國發揚光大，讓美國人也目睹比利的偉大！

其實比利的偉大並不僅僅限於球場之上，最難得的還是他那一顆善良的心。

他曾以足球大使身份，到世界各地訪問，爲年青人示範足球技藝，香港也曾成爲他的旅程之一。

儘管如此，在美國這自由國家之內，比利還是飽受壓力的。

× × ×

故事開始於一場球賽發生之前。

宇宙隊的球員們都已集中在更衣室之內聽取教練的最後指示，就是少了比利。

目前的宇宙隊是以全新姿態出現的，球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足球球星，其中

包括了英國，北愛爾蘭，北美洲以及意大利的第一流職業球員。

欽納里亞就是宇宙隊以八十萬美元轉會費請來的「意大利神射手」。

比利去了那裏？

當時更衣室裏的隊友都在互相追問。他們都知道比利是個很守職業道德的好球員，很少像今天這樣不守時。

球場一角，有人見到比利正被幾個美國人纏住喁喁細語，但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談些什麼，也沒有人知那些人的身份。

唯一知道的，就是數名彪形大漢在四周戒備着不准閒人駐足竊聽他們的交談。後來，比利不高興地離開了那些人。

他趕返更衣室，向隊友和教練道歉。對剛才發生的事，絕口不提。

其實，剛才的那些人都是美國的「毒瘤」。

他們是一班黑社會份子，企圖控制球賽的賽果。這自然是與賭博有關。

球賽即將開始了。

羊基球場之上，坐滿了人，密密麻麻的，看上去已是一種奇觀。

中央看台之上的一列座位之中，坐了五個中國人，其中三人是東方三俠——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等。另外二個是一對父子。

與三俠在一起的中國人，是紐約唐人街的僑胞何百力父子。

何百力年約半百，其子何佳有二十餘歲。

何百力是呂偉艮在唐人街認識的朋友，爲了看這一場球賽，何佳對他的父親說，他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這五張入場劵。

在一片掌聲中，比利率領宇宙隊的球員入場。

比利依舊穿上「十號」球衣——這似乎就是他的「註册商標」一樣。

比利代表巴西國家隊出賽，每一次穿的也是「十號」球衣，想不到來了美國之後，宇宙隊的領隊還是讓他穿上這傳統的號碼。

球賽立即就要開始，對方是寂寂無名的小星隊。

毫無疑問，球迷一致看好宇宙隊，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坐在阿生身邊的何佳却燒冷灶地說：「我以爲這一場球賽可能會爆出冷門。」

「你的意思是：小星隊會贏？」阿生忍不住問。

「是的。」何佳大條道理地加以分析：「足球講究整體合作。」

「聽說宇宙隊的合作也不錯。」

「宇宙隊只有一個十號比利，恐怕無濟於事，小星隊個個年青力壯，初生之犢不畏虎，爆出冷門也不足爲奇！」

兩個年青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談個不休！

球場之上，球證一聲哨子聲，球賽正式宣告開始了。

在球場之上，比利並不太過惹人注目，他只是個中等身裁的人，要不是人們早已知道「十號」球衣和黝黑的皮膚就是「球王比利」，就只有懂得欣賞足球的人才知道他了不起。

每當對方盤球推進時，比利可以在「絕對合法」的情況下，將皮球自對方的脚下偷去，但是相反，當比利本人盤球推進時，他可以球不離脚，輕巧地閃避過三四個人的攔截，最後將球傳給隊友，或者直接由他本人將球勁射！

呂林夫婦二人不是足球迷，但他們也給比利的超凡球技吸引住了。

每一個足球員都有他的擅長，例如中鋒之擅射，守衞之攔截等等。但比利在球場之上彷彿是個全能的運動員。

他可以帶球全速疾馳，令到對方無法將球自他足下奪去，他更可以用脚背，脚踵，前額，胸前或肩膊將足球任意控制，令對方莫測高深。

總之，每當足球落入比利脚下之後，就有如玩魔術一樣，他的對手會給他弄得糊塗，但他的球迷擁躉却看的眉飛色舞！

比利不但助攻助守，射門技術果然又準又勁，傳送技術更加到家。

一個好球員未必是個神射手，正如何佳說得好：足球是講究整體合作的，就像比利之有今日，正是由於他懂得合作的重要性。

他可以非常準確地，將皮球傳送給他的隊友，而無須隊友虛耗太多的氣力。

更難得的就是他座鎮中場時，對「前綫」軍情看得十分通透。因此他可以選擇「敵方守軍」較少的地方，將皮球傳送上去，讓隊友「乘虛而入」！

就憑住比利的指揮若定，上半場開賽只不過十七分鐘，宇宙隊已首開紀錄。

然而，「一比〇」只是個最少的比較，難怪小星隊仍然顯得十分之冷靜。

阿生是個足球迷，他看得出了神，何佳却在旁握拳頓足。

阿生笑道：「小星隊輸定了，你緊張也沒有用。」

「我看未必，」何佳信心十足地說，「宇宙隊未能大勝，小星隊還是有大把機會。」

話猶未完，小星隊竟然動了一次攻勢，但見皮球跳彈飛竄，每一次的落點俱在小星隊球星的脚下，宇宙隊球員們竟然無法接觸皮球，唯有目送皮球入網。

一陣掌聲如雷，掩蓋了喝倒彩的唏噓之聲，也就是說，這裏的球迷大多數都是具有鋤强扶弱心理的人。

宇宙隊在比利的率領下，又一次策動反攻，但皮球只推過半場，很快又被人截去，只要皮球落入小星隊球員的脚下，人們吶喊助威之聲，就震耳欲聾。

的確是如有神助，小星隊未到上半場完場之前，已以「二比一」反敗爲勝！

宇宙隊似乎陣脚大亂，沒有人知道下半場他們能否扳平，甚至比利也大大失了水準。

足球是講究「整體合作」的，一個比利又有什麼用？即使他有三頭六臂，其他球員不合作或者失水準，他也毫無辦法，相反，只有在球迷的喝倒彩聲中，心理因大受壓力而演出失常。

總之，這是個現實世界，尤其是球場上的球迷，更加現實。

半場完了，小星隊仍能維持二比一超前的優勢。宇宙隊球員在球迷喝倒彩聲中，默然離場。

球迷在議論紛紛。

呂偉艮等三俠也是球迷，五個中國人之中只有何佳似乎很高興。

阿生則表示失望，因爲他是爲了欣賞球王比利的球技而來，想不到比利竟然大失水準。

不過，阿生冷靜地想想，覺得比利已盡所能，只是他的隊友跟他不合作，同時對方也演出得大超水準而已。

呂偉艮一直注視着場上的比賽，沒有留心兩個青年人的談話，現在中場休息時，他才注意到何佳的特殊反應。

他覺得何佳不但爲小星隊之勝而喝彩，還有一種無法壓抑的喜悅。

知子莫若父，何百力終於說穿了他兒子的心理。他說：「我看你一定又是賭小星隊勝，是不？」

何佳只笑了笑，沒有答他父親。

阿生則問道：「這裏也有賭波公司的麼？」

「波」就是球的意思。阿生只知道英國才有公開「賭波」的博彩公司。

何佳道：「不，只是私人性質。」

阿生是個好奇心特別重的人，也許只有他這種人才配做個國際特警，他對任何事情都同樣感到有興趣，絕不因爲那是一件無關重要的事而忽視。

他知道英國賭波公司會將每一場賽事的「盤口」開出，讓球迷公開下注，例如甲乙兩隊的詳細比數，甚至那一位球員將射入若干球等等，也有得賭。

但香港球迷的賭波方式則不同，他們有所謂「讓一球」或者「讓半球」，例如下注者看好甲隊的，便讓乙隊半球或一球，萬一球賽結果兩隊打和，便是下注人輸了。

當然，香港球迷賭波是屬於地下的非法活動之一。阿生聽何佳說，美國人賭波的方式簡單，沒有英國那麼精細。

美國球迷下注只賭「贏」和「輸」，但賠率則有異：大熱門的賠率當然低，被人一致看淡的賠率自然高。

就拿眼前這場賽事來說，萬一小星隊眞的勝了，地下賭波公司的「盤口」是一賠十。也就是下注一元可贏十元。

阿生從何佳的談話中知道，何佳下注二十元賭小星隊獲勝。

也就是說，他將贏得二百元，假如小星隊眞的勝了這場賽事的話。

阿生看見何佳這麼高興，忍不住問：「你是否有特別貼士？」

何佳笑道：「你以爲有嗎？」

「我對這兒的情況並不熟悉。」

「當然不可能有什麼貼士，只是我喜歡賭冷門而已。如果說有貼士，相信任何人都會說宇宙隊必勝。」

「但是，這場賽事還沒有完。」

「我仍有信心贏——小星隊已打出了隊形，宇宙隊難以平反敗局！」

「萬一小星隊眞的勝利，你向誰收錢呢？」

「莊家。」

「誰是莊家？」

「一個黑人，但他不是眞正的莊家。他只是中間人而已。」

「你以爲莊家希望誰勝誰負？」

「凡是這種一面倒的賽事，莊家自然是希望大爆冷門。」

「你的意思就是：連莊家也希望小星隊獲勝麼？」阿生問。

「是的。這因爲大多數人睇好宇宙隊了。」

下半場賽事又告開始。

何百力買來一些罐庄汽水，分給各人解渴。

比利又領隊入場，球迷無情地大喝倒彩。

呂偉艮總覺得競技場上，有時實在太過殘酷。參觀者從不把他們自己當作局中人，假如他們能把自己當作局中人的話，也許會冷靜下來。

這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是「絕對性」的。一個冠軍騎師策一匹馬王參加比賽，也不一定「必勝」，何況是一隊球隊呢？

球隊除了守門員之外，還有十個球員，除非十個都是比利。

不過，即使十個比利又如何？只要對方好過他，人家自然有可能獲勝。

總之，只要球員盡力而爲，並非存心不軌，球迷就不該打擊他們；喝倒彩之聲，只有令他們的情緒受影响而已。

果然，下半場開始不久，小星隊趁住對方情緒不安之際，又下一城——戰果已是「三比一」。宇宙隊又負一球！

呂偉艮他們也替比利感到難堪。他們甚至看得出比利在球場上的焦急情狀。

但是，他焦急又有何用？他率領的宇宙隊竟然打不出水準來。

相反，看看對方小星隊的演出，簡直出神入化。

人家同樣只有十一個球員——一個守門員和其他十人。

但是，除了守門員之外，其他的十個球員竟然「齊上齊落」——攻與守步驟一致。

傳統式的打法是守衞與前鋒分得很清楚，例如教練擺出的陣勢是「四三三」或者「四二四」，也就是說，將十個球員分成三組，四個前鋒，三個中場傳送以及三個守衞。或者前鋒與後衞同是四人，只有中場球員二人等等。

但是，自從最近一屆世界杯足球決賽舉行之後，西德與荷蘭等國家代表隊，紛紛採用創新的打法。

這種創新的打法就是「齊上齊落」。

當然，凡事有利亦必有害。「齊上齊落」的好處是大大加强了攻擊力，但壞處就是：萬一足球落在對方脚下，就會來不及「回師」防守，以致爲人有機可乘。

不過，小星隊每一次集體進攻，似乎都很有系統。

他們傳送功夫到家，球員與球員之間非常之有默契。

相反，宇宙隊只有一個比利打得比較出色，可惜隻手難遮天，即使比利施展了渾身解數，又有什麼用呢？

結果，這一場球賽的終場賽果還是：「三比一」，宇宙隊慘敗下來。

×　×　×

散場時，球迷們議論紛紛。

「球王也被收買。」

「你說比利打假波?」

「是的，金錢的魅力眞大!」

「別胡說八道!」

「我看見他在開賽前與人秘密交談，我已預料到事不尋常。」

「他跟誰交談?」

「可能是黑人物。」

「我看比利絕對不是這種人。」

「他未必像你想像得那麼淸高。」

「剛才的演出，他已盡了全力，但人家比他打出了隊形，比他打得更好，又有什麼辦法?」

「算了，反正已經完場，一切已成爲事實，多講也沒有用。」

「老實說，如果要懷疑，應該懷疑其他球員也不該懷疑比利，他是個要名譽的君子。」

球迷們的議論紛紛，自然也聽進了三俠的耳朶裏去。

他們雖然不是長居美國，但對美國的情況也相當熟悉。

美國的黑社會勢力一向存在，而且遍佈每一角落，他們犯罪只要不留下證據，連警方人員也會束手無策!

阿生所屬的國際特警組織，也不止一次地跟美國黑社會展開鬥爭，所以阿生更加明白他們無惡不作的手段。

這一場賽事雖告終結，但阿生的興趣仍然存在。

阿生問何佳：「你現在就去收錢?」

何佳道：「不!他們送來，不必我去收。」

「送到你們的店子來?」

「是的。」

「看來十分公道。」

「假如他們不公道，下次還有誰敢下注?」

何百力似乎不大理會他兒子的私生活，只管與呂林二人閒聊。

何百力也跟大多數的海外僑胞一樣，對三俠十分熱誠，他力邀三俠到他的飯店去共進晚膳。

何百力在紐約唐人街開了一間廣東飯店，叫做「荷花飯店」，菜式是廣東的，卻以荷葉飯著名一時。

三俠盛情難卻，終於答允與何氏父子一齊返回唐人街去。

× × ×

比利沒精打彩地進入更衣室。

他不會忘記球場上失敗的經驗，十多年前他在聖保羅的一場比賽，他就曾經被球迷喝過倒采，想不到時至今日，歷史又告重演。

一名衆所觸目的球員，心理上的壓力是十分龐大的。正如一位冠軍騎師輸了一場出衆大熱門時一樣，球迷毫不容情，亦與馬迷的喝倒采情況一致。

領隊托伊似乎十分了解比利的心情，在旁婉言安慰。

但是比利卻說：「我們可以提前解約嗎?」

「什麼?解約?」托伊彷彿聽到了一枚炸彈引爆，「比利，別開玩笑了!」

「我不是開玩笑，我實在不慣美國式生活。我想，我還是回巴西去吧!」

「被球迷喝倒采，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何必這麼認眞?」

「被喝倒采，作爲一個球員，心理固然不好受，但想深一層，這是怪不了他們的。因爲他們愛護我，我卻令他們失望。他們情緒不安，發出心聲，這是正常的事。」比利道，「但我要求你解約，並非如此。」

「那麼，你爲什麼?」

「我不想說得太多。」

「你是因爲這場比賽輸了嗎?」

「不!勝負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你良心上不必難過，因爲一場球賽的勝負，其他人也有責任。」托伊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頓了頓又說：「嗯!我明白了，你是因爲隊友們不够默契麼?」

「不!事實上，他們打得很好。最少他們已盡了全力。」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解約?」

「我無法說出原因。」

「我倒想到了，你不想開罪別人。最主要原因，還是爲了輸掉這場比賽，是不是?」

「不!我早已經說過了，勝負是另一回事。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絕對的。人家打得比我們好，自然就是可以獲勝……」

話未說完，那邊就有一股人潮湧了過來!

他們是一班體育記者。托伊和比利自然都認識他們，也知道這班人的身份。因此，托伊趁他們未湧到之前，低聲對比利說：「你切勿發表任何談話，一切讓我來應付他們好了!」

記者們已湧到，他們的訪問主題自然是針對這一場賽事。

身爲領隊的托伊只能對記者們說：「我的球員已盡全力，無奈對方演出超水準，惟有希望下次能贏他們。」

「比利先生有什麼意見?」有記者問道。

托伊道：「比利很疲倦，不想多說話。其實各位不必大驚小怪，勝敗是常事，只要大家盡力就是。」

又有記者道：「但是，我們認爲你們可能受到某種壓力。」

「你們太敏感了，那有什麼壓力?」托伊道。

記者說：「有人見到你的球員在賽前頻頻與一些人密談，那時已有人預料到今日的賽果失常。」

「你太過份了!我勸你說話小心點!」托伊道，「這可能牽涉到法律問題。」

「我如果告訴你，我親眼見到你的球員與黑社會人交談，你有什麼意見?」那記者絕不放鬆。

「你——」托伊氣得說不出話來，「你叫什麼名字?」

「體育導報記者納萊。」那記者說。

「好的，納萊，告訴我，你究竟親眼見到誰跟黑社會人物打交道?」托伊問。

納萊道：「我剛才只說『交談』，不是『打交道』啊!」

「誰?」

「嗯——」納萊把視綫移到比利的身

上。

在衆目睽睽之下，比利不敢直視。

托伊的態度開始軟下來了，他說：「好了，大家不要再捕風捉影，今日輸了，明天我們會贏，你們等着瞧吧!」

記者羣仍在問個不休，但托伊卻佯作不聞，趁勢率同其他球員一齊衝出了更衣室。

× × ×

一名不速之客求見比利。

比利起初以爲對方又是記者，後來才知道此人身份特殊。

他是國際特警隊派駐紐約辦事處的新負責人法蘭夏力。

夏力自我介紹過之後，就開門見山地，對比利道明來意。

「我是爲了今天那場球賽而來的。」夏力說，「我是閣下的忠實擁護者。」

「謝謝你。」比利說。

「我不但參觀過今天的球賽，也聽到一些可怕的謠言。」

「你也在懷疑我被人收買?」

「不!你的爲人我清楚，你不會被人收買，我只想問你，是否有人威脅你?」

「沒有。」比利道，「他們嚇不倒我的。」

「你可知道還有誰接觸過他們?」

「我不清楚。」比利很審愼地說。

忽然有另一種聲音加插入來：「我知道，也許我比較清楚。」

「原來是你。」夏力朝那個意大利人瞥了一眼，「欽納里亞先生。偉大的神射手!」

「過獎了!」里亞點點頭。「也許你沒有猜錯，我們的確被人威脅。」

「原來閣下也是受害人之一。」夏力問：「你願意跟我走一次嗎?」

「去那裏?」里亞問。

「警局。」夏力說，「我只希望你辨認一些照片。我相信那些黑人物必定有案底。」

「你是警探?」里亞問。

夏力搖搖頭：「我只是國際特警，但我們有權處理這些事。本地警局一定有那些壞人的照片，希望你認出他們是誰。」

「但是，誰保證我的安全?」里亞有些担心。

「我們自信有這種能力。」夏力說，「我敢說一句，我們在這方面是專家。」

「好吧!我就跟你去一次。」里亞道，「比利雖然不敢直認，但我相信他們同樣恐嚇過比利，就像恐嚇我一樣，要我們輸這一場賽事。」

夏力道：「但我知道你們都是些硬漢子。」

「是的，我們不但當面拒絕，還盡了全力去比賽。但是——」里亞望望比利，「結果我們還是輸了。」

夏力若有所思地問：「其他球員會不會同樣被人威脅?」

「有可能。」里亞道，「但我覺得這一次每個人已盡力而爲。」

夏力沉吟道：「是的，我也參觀過各位的演出，你們的確盡力演出。」

里亞道：「假如我們之中每一個人都受到威脅，心理上也許總難免受到影响。」

夏力道：「你的領隊有什麼意見?」

里亞道：「他認爲以當今的美國法律，很難將恐嚇者治罪。」

夏力道：「但我們仍要追究，不能讓這班壞蛋得逞。里亞先生，請跟我走一次，你只要認得出是誰就够了。」

意大利籍神射手里亞於是跟隨住夏力，一齊到警局裏去。

× × ×

荷花飯店之內，客似雲來!

外國人越來越喜歡中國菜，不管粵菜，京菜或者潮州菜。

因此，所有中國人開設的中國菜館，晚飯時間都擠滿了人。

三俠也成爲座上客，他們是被這兒的老闆何百力親自邀來的。

晚飯過後，三俠本來早該返回酒店休息去了，但阿生卻希望見一個人，那是黑人占美。

根據何佳說：他向黑市外圍投注贏了，今晚占美會送錢來。

阿生並非有興趣下注，而是對宇宙隊之敗，感到可疑。

何佳肯定地說：占美這傢伙雖然是個黑社會人物，卻很有信用。今晚他一定會送錢來的。

於是三俠就在閒聊中等他。

一個黑人青年推門而入，何佳迎了上去，二人低聲交談了幾句之後，何佳就跟他一齊外出。

阿生不知道那黑人是否占美，但何佳既然跟他接觸，相信一定有關。於是阿生跟了出去。

飯店門外，已有另一名大漢在那裏等候。

大漢把何佳帶到黑暗一角問：「是你投注小星隊的麼?」

「是的。」何佳直認不諱。

「誰給你貼士?」大漢問。

何佳苦笑聳肩：「賠率太好，隨便玩玩而已，那有什麼貼士?」

「一定有人給你一些口風，否則你不會這麼大膽下注二十元。」大漢瞪住何佳問。

「我說沒有就是沒有。」何佳有些不耐煩了，「你們是不是想乘機撒賴?」

話猶未完，大漢已揮拳動手，毆打何佳。

黑人占美在旁欲加勸阻，但也無效。

阿生立即衝過去，叱喝一聲：「你們是什麼人?快住手!」

大漢怔了一怔!回頭盯了阿生一眼：「中國豬玀，你少管閒事，快給我滾!」

阿生氣極，搶前一步，喝道：「放開他!」

大漢怒吼一聲，將何佳順勢一推，差些兒跟阿生撞個滿懷。

但是阿生閃得快，乘勢衝前，大漢在昏暗的環境中看也未看得淸楚，已接連捱了阿生兩拳。

大漢顯然想不到阿生出手如此敏捷，心有不甘，反身撲來。

阿生對別的事情也許是門外漢，但講到技擊，他可以稱得上是「學貫中西」——中國武術中的各門各派武功，他固然認識頗深，就是西洋拳，跆拳道，空手道與

柔道等之外國技擊，阿生也學過，因此，講到動手打架，阿生一定奉陪到底。

大漢佔不到便宜，非常生氣。講到身型他總比阿生高，但講到身手却無法比擬，他除了懂得揮動雙拳之外，幾乎像個木人，被阿生當作沙包一樣，打得團團轉。

大漢殺得性起，突然自腰間拔出一支烏亮亮的東西來。

那是一支手槍。

阿生，何佳和占美等人都呆住了。

「好小子，快將雙手舉起！」大漢氣急敗壞地說道，「老子今天就非收拾你不可！」

說時遲那時快，突然之間有一支鐵枴杖不知由那兒揮動過來。

「喲！」的一聲，手槍隨着尖叫聲，墮在地上。

出手的人來得突然，鐵枴杖的每一個動作也輕巧無比。

此人當然就是呂偉艮。

呂偉艮一記得手，反手一掌，將大漢震出數呎以外，阿生非常有默契地俯首奪槍。

大漢身子還未站得穩，阿生已持槍衝至他的面前。

黑人青年占美惟恐事情鬧大，一邊走過來一邊揚聲大叫：「不要開槍，他是警探！」

如此一來，不但阿生呆了一陣，呂林夫婦二人也給嚇呆了。

大漢道：「我的確是便衣警探，請你不可亂來！」

阿生儘管感到意外，却沒有把手槍放下，仍然讓槍咀指住大漢的胸膛。

阿生瞪住大漢喝着道：「你叫什麼名字？」

「蒙地。」

「你爲什麼不早些表露身份？」

阿生示意對方高舉雙手，然後去搜蒙地的口袋。

蒙地在手槍指嚇下，又不知阿生是何方神聖。在這種環境底下，萬一阿生是個亡命之徒，那個蒙地就隨時會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蒙地惟有高舉雙手。

阿生從他的口袋搜出了證件——紐約便衣警探的證件和銅章。

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氣：「你可以放下雙手了！」

蒙地把證件收回，但阿生却沒有把手槍還給他，何佳十分担心。

阿生道：「你是爲了什麼而來。查案還是被黑市外圍莊家收買？」

「嗯——」蒙地吶吶地說不下去。

阿生示意着說：「你去打電話吧！我跟你一齊去見你上司。」

「這件事可能只是出於誤會，我看我們還是拉倒算了吧！」蒙地的態度軟化下來。

「誤會？」阿生怔了一怔：「你不是爲了查案而來麼？」

「不！我只是……嗯，輸了大錢！」

「輸了大錢？」阿生立刻會意：「你下注宇宙隊獲勝麼？」

「是的。」蒙地說，「我想知道今天這場球賽是否另有內幕，因此我才來找你的朋友查個明白。」

阿生道：「你可能找錯對象了，他只是喜歡扒冷門，根本沒有什麼內幕。」

何佳也說：「是的，假如我明知有內幕的話，我就不止下注二十元這麼少。」

黑人占美也插咀道：「我也這麼說，但他不相信，一定要我帶他來找你。」

蒙地道：「這的確是一場誤會，請你把手槍還給我吧！」

「你想討回手槍是易如反掌的事。」阿生說，「爲什麼你不肯帶我返警局？」

「這是私事，何必驚動我上司？」蒙地說，「再說吧，把你帶回警局去，你亦未必有說話之餘地！」

阿生本來已有「放他一馬」的打算，想不到對方竟然出言不遜。

阿生明白美國警界中的情形，有些警探很盡忠職守，但也有不少敗類十分之令人討厭！他們常常恃勢凌人，尤其是對黃種人絕不禮貌。

阿生心裏有氣，却强忍着問：「你是說，回到警局之後，只有你說，沒有我說話的機會嗎？」

「是的，我的同事不會信你的口供。」蒙地道，「如果你不放我一馬，我大可以說你奪槍毆警。」

「好吧！」阿生示意何佳，「你回店裏致電報警，就說這裏有人持槍打架！」

蒙地急情之下，欲想有所行動，立即被阿生一拳揮擊過去，隨即用槍管插向他的太陽穴。

阿生很少如此粗魯，但想起像蒙地這種警界中敗類，的確是非好好敎訓不可。

阿生狠狠地說：「你敢再動一下，我殺了你還有這許多生口爲我作證，你相信我將來在法庭上也可以無罪獲釋麼？」

蒙地不敢直視，他感覺得到阿生不是個泛泛之輩，雖然他不知阿生原來是一名國際特警，却担心他的手槍失靈。

蒙地吶吶地說：「算了算了，請放我一馬，我願意道歉了！」

阿生斬釘截鐵地說：「太遲了！我只想看看我這個中國人在警局裏是否還有說話的餘地！」

蒙地知道這一回遇上了對手。

他一再道歉，無奈阿生却沒有理睬他，只用他的手槍指住他。

何佳去打電話。

占美想悄悄離去，却被呂偉艮阻止。

蒙地眞的是發夢也想不到有此一着，他一向以爲中國人都十分怕事，這一次却例外得令他無法脫身。

× × ×

蒙地垂頭喪氣地，被押上警車。

他的同事只是依法辦理，對蒙地絕不容情。

但是在警車裏，他仍對他的同事說：「我們都是自己人，可以網開一面麼？」

他的同事——一名警長苦笑道：「我也想帮帮你，可惜你遇上了一個不平凡的對手。如果我給你賣交情，我自己就無法脫身。」

蒙地怔了一怔：「他是什麼東西？」

「那中國人是一名國際特警，其他中國人都是這次事件的人證。」警長說，「你爲一點私事而拔槍，叫我如何交代？」

蒙地如夢初覺，他知道什麼是國際特警，也曉得國際特警的超然權力。

於是他轉而去求阿生。

阿生存心給他顏色看，目的是要其他警界中人以後不要小睹中國人。

他對蒙地說：「我一定要向你上司交代，因爲我曾奪你手槍指嚇過你。不過，如果你眞的存心改過，也許我可以替你講幾句好話。」

「是的，我是眞心改過。不過，你這樣押我回去，我可能被革職！」蒙地哭喪着臉說。

「這也沒有辦法。」阿生道，「你對中國人似乎太不禮貌！」

蒙地毫無辦法，黯然垂首。

警車停在警局的停車場之上，各人先後落車，忽然有人叫住阿生。

叫着阿生名字的人就是國際特警隊紐約負責人夏力。

夏力剛由他的汽車下來，與他一起的是意大利神射手里亞。

里亞是應邀到警局裏來提供一些資料，以及辨認照片的。

夏力是當地特警負責人，自然認識阿生。於是各人一齊進入警局之內。

阿生因爲有夏力在場，在警局裏的地位亦隨即爲之提高。蒙地則受到他上司的申斥，將他帶進辦公室裏去。

夏力向一名探長表白來意之後，探長捧出大叠疑犯的照片，讓里亞辨認。

里亞只翻了幾頁，很快就從檔案中找到他見過的二名男子。

根據檔案中的紀錄，那兩個男子都有過被捕的案底，他們都是黑人物。

一個叫范禮，一個叫加奴，都是美籍移民。

里亞回憶着說：「他們不是用刀或槍指嚇我，只叫我不要太盡力踢那場足球。他們又叫我鄉里，只要我輸掉這場賽事，以後我會有好處。但我當時立即拒絕他們的要求。」

探長對夏力道：「毫無疑問，宇宙隊其他球員已被收買。」

夏力道：「可惜這種事很難找出證據來，他們不肯合作，我們就沒有辦法。」

探長問里亞：「如果我把他們抓回來，你肯作證麼？」

里亞立刻就說：「夏力先生說過不必我正面對質的。老實說，這班人什麼事都敢做，我是不想開罪他們。因爲你們不可能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派人保護我，可不是嗎？」

夏力道：「是的，我答應過他，否則他就不肯跟我到你這裏來。探長先，生算了，這件事就交給我們特警隊辦好了！」

探長問：「你們有些什麼打算？」

「先找到這兩個人，他們肯定與外圍賭博公司有關。」夏力說。

「但是，你沒有證人出面作證，如何把他們入罪？」探長關心地說。

「我們自有辦法。」夏力又說：「我還有個同事在隣房，我想先找找他。」

「好吧！你隨便好了，我還有些事情要辦。改天再見！」

探長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親自開門送客。

夏力帶住里亞到會客室去，只見阿生和呂林二人，還有何佳都在那裏。

至於蒙地探員，據說已被帶進了局長辦公室去了。

夏力對阿生道：「這件事開始有些頭緒了，但我們須要人帮手。蒙地探員是反黑組的人，如果你肯放過他，就將他交給我吧！」

阿生本來就不是那種咄咄迫人的人，因此他對夏力的提議並無意見。

夏力開始盤算如何向局長求情，然後又帶阿生一齊進入了局長辦公室去。

國際特警隊的地位，在美國各治安單位裏面一直受到尊重。

地方警局許多時須要向國際特警隊求助，就是聯邦密探隊有時亦難例外。因此，夏力的提議，也經常獲得通過。

蒙地探員將來是否會受到內部紀律處分是另外一回事，總之目前他就避過了「被落案起訴」的危機，自然亦不必「被迫辭職」。

局長只對蒙地敎訓了一頓，便吩咐他全力協助夏力去辦案。

夏力要利用他，正是因爲他在黑社會中混得熟，但阿生就有些不大高興。

不過這是夏力作主的地方，阿生更不高興，也是無可奈何。

離開警局，已是深夜時份。

夏力馬不停蹄，邀阿生同行。他要帶蒙地探員去找那二個美籍移民。

呂林二人和何佳分別先行離開了警局。阿生因爲本身職責所在，自然是難以婉拒。

在車子裏，阿生忍不住問夏力：「爲什麼你對這件事如此着急？」

夏力笑了笑：「你猜猜吧！我想，你一定以爲我也下了重注賭宇宙隊勝，是不是？」

阿生道：「希望不是，否則你可能輸了大錢。」

「當然不是，我向來不賭錢的。」夏力道，「我首先覺得小星隊贏的不合理，然後就是受到了一些壓力，有人要我查清楚這件事的幕後情形。此人相信你也是認識。」

「誰？」阿生問。

「高華斯。」夏力說。

阿生知道高華斯是特警組織派駐美國的高級首腦。

高華斯的總部設在西雅圖，職位比夏力自然高了許多。

夏力又解釋道：「高華斯在電話中指出：宇宙隊中有許多國際球星，球王比利還是基辛格在幕後活動才可以獲得巴西政府批准的。因此，假如此事有醜聞傳出，可能引起國際糾紛。」

現在不但阿生明白了，就是坐在一旁，默默無言的蒙地探員也明白了。

蒙地儘管心裏對阿生憎恨，却也敬畏他幾分，這種矛盾心情的形成，是由於他不但敵不過阿生，阿生和夏力他們還隨時可以將他送回局長手裏，然後再送他上法庭。

三個人一輛車子，最後來到一間地牢夜總會門外停下來。

夜總會裏面昏沉沉的，烟霧瀰漫，酒

氣薰天。

這是一家一級夜總會，根據蒙地探員說，夏力要找的人，可能在這裏。

夏力很相信蒙地，因爲他是反黑組探員，對黑社會人物的活動十分清楚。

但是同樣的道理，也有許多黑人物認識蒙地探員，所以有蒙地出現的地方，人們連談話也十分小心起來了。甚至紛紛避開。

正當蒙地帶着夏力四處找尋范禮和加奴的時候，阿生却不知所踪。

夏力也知道這是三山五嶽人馬聚集之所，他早已向阿生警告過了，就是不知道他何故要離開他們，獨自行動。

蒙地在昏暗的環境中搜索，他正想走到櫃面去問問酒保，突然見到一條人影急竄逃向後面。

蒙地立刻吆喝一聲：「站住。」

但那人沒有理會他，急急竄向後門。

蒙地拔出手槍，直追過去。

夏力與蒙地也算得是半個行家，他看得出這是怎麼一回事，因此也加入追踪行列。

然而在逃的人有如驚弓之鳥，只管亡命地逃，並不理會任何警告。

夏力十分焦急，因爲他和蒙地都太落後，眼看那人一定可以逃脫！

蒙地曾經三番四次想開槍，但當地環境特殊，加上光綫昏暗，很易射錯了目標，所以他一直未敢採取行動。

蒙地既不能開槍，又追不上對方，焦急之情，實在難以形容。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就是對方必然就是他們的目的物之一；同時亦可以肯定，他一定是認得蒙地探員，然後才會作賊心虛地逃走。

蒙地恨不得長出一對翅膀，立刻就飛上去將那傢伙拉住。

那傢伙衝出後門，沿着後巷急遁。

後巷又髒又黑，情急之下，蒙地探員不知踏錯了脚還是怎的，跌倒地上。

尾隨而來的夏力顧得攙扶蒙地，却無法分身去追擒在逃的人。

蒙地恨得牙癢的，爬了起來。

眼看一番努力成空，前面巷口却傳來一陣怪異的聲音。

首先有人吆喝一聲。

然後似乎有人跌倒，尖叫，以後就是發生了糾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夏力和蒙地交換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眼色，然後雙雙衝出巷口。

巷口的情況已安靜下來，一塲糾纏顯然已有了結果。

有人被按在地上，痛苦呻吟，聲聲求饒；黑暗中但見一名男子正以勝利者的姿態，騎在那人的背上。四周很靜，未見有其他人。

夏力首先走了過來，他好容易就發覺那人竟然是阿生。

阿生是個有頭腦，也有經驗的人。他看得出蒙地這一類探員的作風並不實際，動手拔槍，對犯人暴燥，對市民習慣了作威作福。這種探員，犯人或疑人必然對他認識得頗深。

因此，阿生不難想像得到，萬一他們要找的人果真就在裏面，而蒙地探員又來勢洶洶的闖進去，他們將會怎樣？

阿生當時就曾經這樣想：如果他是那個疑人，他一定會逃走。除非對方本身清白，又或者對蒙地絕不認識才會例外。

於是阿生便首先作好了心理準備，悄悄留在屋外等候。

他是個機靈鬼，既然懂得留在屋外，自然知道如何監視一些可疑人物，以及看看這兒是否有後門等等。

就當阿生找到那後巷口之時，發覺有人正急急由後巷衝了過來。

與此同時，阿生還隱約可以聽到蒙地探員的吆喝之聲。

於是阿生立即意會得到，對方必然是個問題人物。

阿生一聲警告之後，隨即與那傢伙在黑暗中糾纏起來。

一個是驚弓之鳥，另一個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優劣之勢立分。

阿生就是如此輕而易舉地，手到拿來了。

蒙地探員心裏一直有些不服阿生，雖然他曾栽在阿生的手裏。

但是現在，阿生的機智，勇敢和出奇制勝的做法，令到他不能不深深佩服。

夏力亮了手電筒，照住疑人的面孔，問道：「你爲什麼要走？」

那疑人仍在喘氣，面色青青白白。

蒙地探員不等他作答，就說：「他就是加奴——我們要找的人。」

夏力拍拍阿生的肩膊，道：「好兄弟，你果然名不虛傳。」

蒙地探員也由衷地說：「是的，沒有你，我們會一無所獲。」

蒙地一手抓住加奴的衣襟，將他推向牆角：「好傢伙，你害得老子好苦啊！現在也該輪到你吃些苦頭了。」

話猶未完，蒙地已舉起了那斗大的拳頭。

眼看加奴就要皮肉受苦，阿生及時過來制止：「不要打他。」

蒙地瞪了阿生一眼：「怎麼？這種人也值得你同情？」

阿生道：「打他無濟於事，有話慢慢說好了；他不合作時，再好好教訓他也未遲。」

夏力說：「是的，打傷了他，對你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加奴如釋重負地，悄悄舒了一口氣。

加奴當然知道落入蒙地探員手中的後果，否則他也不會亡命地逃跑。但他却想不到阿生捉住他之後，會爲他求情。

因此加奴說：「是的，我們有話慢慢說吧，何必如此呢。」

「好吧！那我就由你！」蒙地氣冲冲地問：「你爲什麼要走？」

「嗯——」加奴一時之間也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藉口。他祇好說：「我可能有所誤會。」

「你誤會什麼？」蒙地探員還是火噴噴的，「你不過作賊心虛而已。」

夏力乘機說：「你是否爲了小星隊的勝利而吃驚？說吧。」

加奴面色大變。

蒙地探員握實拳頭，放到加奴的鼻子

，狠狠地咬牙切齒：「你可以一句話也不說，我也可以告你毆打警務人員。」

加奴立即道：「我幾時打過你？冤枉呀。」

蒙地示意着說：「我身上有傷痕，不是你打我，難道是他們麼？豈有此理。」

加奴當然知道蒙地身上的傷痕是如何造成的，他跌過一交。

但是，他也知道像蒙地這種探員，他要栽自己一條「毆打警務人員」的罪名，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何况蒙地現在就十分生氣，如果不是有阿生和夏力二人在旁相勸，他早已挨了蒙地一頓痛毆。

因此加奴十分靈機地，乖乖的說道：「好了好了，請問幾位，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夏力開門見山地說：「宇宙隊之敗，可是你們從中操縱？」

加奴道：「我想，一定又是蒙地探員輸了錢，難怪他生氣。這樣吧，讓我告訴我老闆，賠一些錢給你們如何？」

「你老闆是誰？」阿生立即問。

「嗯——」加奴呆了一呆，又說：「總之，我們不會令各位損失就是。」

夏力道：「你已經承認控制這塲球賽了，是不？」

「不！我們只是僥倖而已！」加奴說，「我們事前的確想收買一些球員，可惜宇宙隊的球員沒人肯接受我們的髒錢。」

蒙地探員怒火未消，咆哮着說：「他媽的，你敢抵賴？要不是你們付了代價，這塲球賽宇宙隊一定會贏。」

「我講的都是眞話，我不敢騙你。」加奴說：「我們的確未付過錢。」

阿生道：「可是，你事實上有恐嚇過宇宙隊一些球員，是不？」

「這點我不否認。」加奴說：「我波士因爲收受了不少賭注，這些賭注都是買宇宙隊獲勝的，我們希望宇宙隊幾個台柱打得散漫一些，但他們很君子，不肯要我們的錢，還聲言不會與我們合作。想不到他們到頭來却輸了這塲波。」

「你波士可是皮爾？」蒙地探員似乎十分熟悉當地黑社會的情况。

「是的。」加奴說：「既然你說得出來，我也不敢再否認。」

夏力道：「你想獲得寬恕，還是坐牢呢？」

加奴吃驚地問：「你們打算控告皮爾先生？」

「是的。」蒙地道：「開黑市外圍賭博，恐嚇球員等等，可能還加上其他罪名。如果你肯做證人，我會放你一馬。」

「你放我一馬，但他們會不放過我。」加奴說：「而且，宇宙隊球員未必敢挺身作證。」

「你錯了。」夏力道：「各方面都非常注意這次的事件。比利和里亞都是國際知名球員，國務院的重大壓力會令各治安單位插手這件事，你知皮爾、范禮等人一定逃不了。但你最先被我們找到，假如肯做警方證人，是你的福氣。」

加奴仍然十分担心：「但是，萬一你們無法把皮爾和他的手下送入牢中，他們會殺死我。」

「除非他喜歡坐電椅！」蒙地說：「不過，這次有國際特警隊插手，皮爾他們無脫罪的可能。同時，你肯帮我們，警方一定保護你。」

「那麼，好吧！」加奴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你怎說怎好。」

因賭惹禍　爲錢賣命

皮爾只是一股新興的黑勢力，主要成員都是意大利移民。

有人以爲他們是黑手黨的一個支系，其實他們只不過活躍於矛盾的罅縫之中。因爲時至今日，紐約的黑手黨派系鬥爭仍無休止。

由於黑手黨內部鬥爭不已，於是許多意籍人便乘機冒充黑手黨到處活動；皮爾這帮人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這一次，他們會該有難，終於在國際特警隊的干預下，紛紛束手就擒。

因爲有了加奴這個「內奸」做警方的重要證人，再加上國務院的壓力，以及宇宙隊若干球員的出庭作證。

皮爾和他的手下，終於被判獄。

事情似乎告一段落。

即使報紙以及電視台的報導，也宣稱這是「警方反黑組」一次大勝利。

似乎還沒有人知道這是由於國務院的重大壓力，自然更不會知道這是國際特警隊主動偵查的結果。

但無論如何，各方面對這一項事件的渲染，無形中替一向寂寂無名的小星隊做了一次義務宣傳。

因此，小星隊對桑德斯隊的一塲平凡賽事，也頓然變成一塲衆所觸目的比賽。

桑德斯隊論名氣，自然比不上宇宙隊，但他們是早期負盛名的球隊。

賽前一般球評家一致看好桑德斯隊，尤其是「恐嚇球員」事件被揭發了之後，人們都認定小星隊之勝，只不過是「因利乘便」而已。

也就是說，假如事前不是由於宇宙隊球員受到恐嚇的話，一定可以勝小星隊。

所以，這一次小星隊對桑德斯隊，球迷和球評家都一致認爲「桑德斯」最少可以贏「小星」兩至三球。

甚至桑德斯隊的教練、領隊和各球員之間，在接受賽前訪問時，也一致認爲可以必勝，的確是充滿了信心。

×　×　×

一塲原本十分平凡的賽事，估計不到會出乎意外地賣座。

不論是高價、廉價球票，一律沽清。

主辦的賽會與兩間球會，自然又意外，又開心。

呂偉艮等三俠沒有進場參觀，却可以在酒店的房間裏，看到即塲的彩色電視轉播。

據說這場賽事的門劵老早已沽清，「黃牛黨」還把球票炒高百份之五十以上。

由於球票早已沽清，賽會所以才批准電視台的「即塲轉播」，而且還是臨時宣佈的。因爲如果太早宣佈，恐怕影响賣座收入。

三俠就是因爲聽到了「電視即塲轉播」的消息，才留在酒店的房間裏，沒有外出。

也許可以這樣說：呂偉良等三俠以前對足球比賽並不如此沉迷，但經過這一次之後，他們開始感到這種運動很有意思。

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三個人的內心都難免留下一個疑團——究竟小星隊在對宇宙隊的一場比賽中，是他們演出「超水準」呢，還是宇宙隊一班國際球星心理受到威脅而演出「失準」？

那宗案件雖然已經審結，有關人等並已送入獄中。但是，這疑團一直留在三俠的腦海中。

因此，他們希望有多一次機會欣賞一下小星隊各球員的球技。

攤開報紙的體育版，小星隊球員都是相當年青的，有幾個是黑人。

球評家認爲他們全是「新血」。與桑德斯隊球員比較，輸了經驗和名氣。——這差不多也是每一名球評家的評語。

呂偉良等三俠要看的，固然是小星隊的演出，也要看看其中是否留有破綻。

賽前一般估計固然一致看好桑德斯隊，那麼，黑市外圍集團會不會因爲球迷賭徒一致下注桑德斯獲勝而賠個滿堂紅？

假如以上次的比賽爲例，外圍集團一定希望小星隊又再創「奇蹟」。

只要小星隊再勝這一仗，毫無疑問，外圍賭博集團一定又大有收獲。

三俠都有了這種心理準備，所以對這一場球賽十分留心。

球賽開始了。

旁述的人連小星隊隊員的姓名也常常弄不清楚。由此可知，他們的確是「無名小卒」之流。

但是，雙方一經對陣，小星隊竟然打出了隊形，無論輸送、盤弄、勁射等等，都見水準。

足球的確是講究整體合作的，假如隊友之間缺乏默契，的確是擁有「天皇巨星」也無法可以隻手遮天。

然而現在鏡頭所見，小星隊每一個球員都十分有默契。

他們可以十分平衡地推進，也很有默契地在同一時間退守。

上次臨塲時三俠還看得不够清楚，但這一次却看得非常澈底；小星隊之勝，看來絕非倖至。也許這就是敎練的功勞吧。

只不過交手了十多分鐘，小星隊已有入球紀錄——一比〇暫時領先。

評述賽事的人首先自認小睹了「小星隊」；現在他要更正事先的看法了——他以爲這一塲比賽又爆冷門。

是的，三俠也認爲小星隊實實在在可以獲勝。

旁述員以肯定的口吻說：小星隊上次之勝，絕非僥倖；以今天的演出水準而言，他們勝宇宙隊是十分合理的。

結果，九十分鐘賽事完塲，小星隊又一次以「三比〇」的比數，大勝了桑德斯隊。

桑德斯隊並非一隊名不見經傳的球隊，他們已十分盡力。

但是，小星隊實在比桑德斯隊打得好，這是有目共睹的。

球賽完塲時，觀衆歡呼之聲雷動。

小星隊隊員却氣定神閒地，向觀衆抱拳、鞠躬爲禮。

三俠看得有些出了神。

他們覺得良心上似乎有些不大好過，到底皮爾、范禮和加奴等意裔人是否有點寃枉？

無疑他們曾恐嚇過宇宙隊一些球星，但看小星隊今天的演出，似乎他們之勝負完全與黑社會人物的恐嚇無關。

那麼，到底警方與特警隊是否有些過份？

正如比利和里亞他們作供時也說過，他們雖則受過恐嚇，但他們沒有害怕，也沒有接受過金錢，仍盡全力演出。

假如比利他們所講屬實，小星隊之勝的確勝得乾淨俐落。

呂偉良等三俠看完了那一場球賽之後，心裏有不同的想法。

呂偉良覺得夏力插手將一些人送入獄實在有些寃枉。

阿生就覺得，他們是黑社會，平日作惡多端，入獄也應該。

林愛莉却有另一種想法，就是美國這個社會，許多事物表面看似公道；實則往往受到幕後的無形控制。

正如拳賽一樣，黑社會人物一經插手，賽果經常出人意表。

也許因爲林愛莉本身是個女人，他對足球是個門外漢，總之，她覺得有些他們見不到的事，其中必然內幕重重。

電視機還沒有關上。

球賽已經結束了，但電視台的體育記者仍在訪問小星隊和桑德斯隊的球員、敎練和領隊等等有關人物。

桑德斯隊敎練面對鏡頭，表示對方演出委實太好，他們輸得心服口服。

桑德斯隊的球員們，異口同聲地說：他們已盡全力。

反而他們的領隊表示「無話可說」，態度有點悻悻然。

至於小星隊有關人等，似乎很「脚踏實地」，他們不重視宣傳，甚至記者們訪問時，球員們也只說一句：「對不起，我沒有話要說。」

小星隊的敎練，竟然年輕得令人難以置信，看上去最多三十未到。若非電視台的記者特別介紹，三俠也不敢相信。

但是，這位「功臣」竟然也不發表任何談話，自然令球迷有些失望。

經此一役之後，小星隊的名氣就更大了。

現在最少沒有人懷疑他們的勝利與黑社會有任何關連。

也就是說：桑德斯隊球員並未受到任何威脅的影响！他們之敗，是敗於技不如人，根本就無話可說。

三俠都集中在呂偉良的酒店房間裏，他們仍瞪住電視機的畫面。

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呂偉良過去接聽，是何百力打來的。

何百力第一句就問：「你有沒有看今天的足球即塲轉播？」

「剛看完了，又是小星隊勝。」呂偉良反問：「你也有看嗎？」

「沒有，但我却知道誰勝誰負。」何百力道：「而且未開始之前，我已經知道了賽果，小星隊必入三球，穩操勝券。」

「你怎麼知道？」呂偉良感到無限驚

奇，尤其是「小星隊入三球」這一句。

「我兒子阿佳說的。」何百力說：「他雖然不承認下注賭這一塲球賽，但我知道他下了重注。剛才他匆匆外出，大概去收錢吧！老實說，我倒有些担心，所以才撥個電話找你。」

「你想我怎樣帮你？」

「想你帮我勸勸他，你也知道紐約的黑社會十分可怖；他這樣子下去，到底不是辦法。」

「我明白你的意思。」呂偉良道：「好吧，讓我替你勸勸他。」

「今晚到小店來吃飯好嗎？」

「當然好，但是，如果你不收錢就不大好了。你也知道我的性格，我不喜歡佔人便宜。」

「我只不過爲盡地主之誼，你何必太過認眞？」何百力在電話裏又說：「好了，今晚只要你來就是，我照收你的飯錢就是。」

「好吧，那麼今晚見。」

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把情形告知阿生和林愛莉。

三俠都十分明白何百力的心事，他担心自己的兒子賭出禍來；尤其是黑市外圍賭博，必然與黑社會結上不解之緣。

何百力與絕大多數的僑胞一樣，他們都習慣過着樸素的生活，與年青人的想法不同。

呂偉良儘管滿口答應何百力的要求，却沒有把握能勸服何佳。

何佳似乎與阿生談得比較默契，到底兩個同是青年人。因此，呂偉良叫阿生屆時找機會單獨與何佳談談。阿生自然答應了。

× × ×

呂偉良等三俠正想離開酒店，他們答應過何百力，到他的店裏去進晚餐的。

就在酒店門口，他們三個人遇上一個不速之客；他就是紐約特警隊的負責人夏力。

夏力見面就說：「我正想找你們一齊出去吃晚飯，你們去那裏？」

「我們到唐人街去。」阿生說：「我們已答應了何先生，你也一齊來吧。」

「方便嗎？」夏力道：「如果方便的話，讓我用車子送你們去。」

「沒有什麼不方便吧？」阿生回頭問他師父呂偉良：「師父，你說是嗎？」

「是的，只是吃便飯，而且我早已聲明不要他結賬我才去。」呂偉良道：「你來了我們正好結伴去。」

夏力他也不客氣，他的車子就停在門外。

三俠上了夏力的汽車。直駛唐人街。

夏力一邊開車一邊說：「今天的球賽，你們可能錯過了。」

阿生道：「不，我們雖然沒有入場，但可以在電視轉播中看到。」

「那你當然知道賽果？」夏力道。

阿生說：「是的，又是三比〇，小星隊勝了。」

「你有何感想？」

「你問得似乎出奇。」

「你們以爲這次的賽果正常嗎？」

「難道你以爲不正常？」

「是的，出乎一般意料之外。」

阿生道：「意料不到的事，未必就是不正常，老實說，小星隊打得十分好，應該獲勝的！」

「我沒有看電視的轉播，所以，他們演出如何，我不清楚。」夏力道：「但我剛得到一個消息，黑社會中人，又因這一塲比賽而引起了糾紛，極可能演變成流血事件。」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其實夏力突如其來，他們早已想到有些不尋常。

夏力與阿生雖然份屬同事，但像夏力這種人，負責的區份又是繁忙非常的紐約，他不會是跑來找阿生聊天的。

阿生於是問：「你是不是接到了新任務？」

夏力道：「不！這次我並未接到新任務，但我似乎意料到，不久之後，必然又有事發生。」

汽車開入唐人街。

這兒一帶的店舖大都加上中文字，甚至街邊的電話亭也有「公共電話」這四個中文字。

何百力的荷花飯店今晚顧客並不太過擠擁，門前反而顯得有些冷落。

有個人影在飯店門前徘徊。

夏力將車子停下之前，車內各人已意會到事情有些不尋常。

起初車內各人心理上有些戒備，因爲店前那人影出現得未免突然。

但後來各人發覺他神態焦灼不安，又覺得與想像中的可怕情狀兩樣。

當車子停下來之後，他們發覺那個可疑的人影並非別人，而是何百力。

何百力爲什麼會在店前徘徊？

他神色極之不安，當發現夏力的汽車之內有呂偉良等三俠的影子之後，他立即奔跑過來。

呂偉良直覺上已經感到不妙，立刻推開車門。問道：「何老伯，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剛打電話到酒店找你們，接綫生說你們出去了，我想你一定是來了這裏。」何百力道：「阿佳出去之後一直至今未返，我早說過了，他這樣可能會出事，現在眞的有事了，你叫我怎辦？」

呂偉良問：「你有沒有打過電話給他的朋友？」

「家裏和所有朋友都未見過他，這才令我担心。」何百力道：「而且，數分鐘之前，我曾經接到一個電話，不知道是對方的英語不正確，還是我的英語水準不够，對方似乎說：『你兒子在我們這裏很安全，你切不可報警，明白麼？』說完就收綫，這件事我越想越覺不妙，所以才急於找你商量一下。」

夏力，阿生和林愛莉在旁都聽得一清二楚，各人也看得出何百力的焦灼不安的神情。

何百力同時又表示店內人多，怕說話不方便，所以他才出來門口等三俠他們到來。

呂偉良問何百力：「他們沒有談及其他？例如向你要錢等等。」

「沒有。」何百力說：「他的聲音低

沉，店內人聲又嘈吵，所以我幾乎聽不清楚。」

「令郎離店時，有沒有提過到何處去？」呂偉良又問。

「沒有。」何百力道：「他只說出去一會兒，很快就回來。他出去之後，不久，我就打電話給你，那時大概只是五點多鐘吧！」

「是的，照計他已出去兩三小時了，最少也該有個電話回來。」呂偉良沉吟道：「但是現在，反而有個陌生人打電話來，這件事的確不尋常。」

夏力插咀道：「你有沒有報警？」

「沒有。」何百力道：「我甚至不敢對店內的人說。」

呂偉良對夏力道：「你還記得那個黑人占美麼？」

夏力道：「當然記得，你以爲與他有關？」

「他是外圍賭博的帶家——亦即中間人。」呂偉良又問：「有辦法找到他嗎？」

「試試吧！」夏力看看腕錶之後又說：「萬一找不到時，我們可以去找蒙地探員。」

何百力立即道：「非迫不得已，切勿報警，因爲對方曾警告過我，如果我兒有什麼不測，我也沒有意思生存下去了。」

呂偉良安慰何百力說：「令郎不會有事的，對方叫你切勿報警，顯然是另有目的，最少表示他們十分怕事，由此忖測，他們之間可能有些錢銀方面的糾紛，現在你先回店裏等待，我們會替你想辦法把他找回來。」

阿生却對呂偉良道：「不如你們先到裏面吃晚飯，我担心回頭還有電話來找何百力，現在先讓我和夏力先生一齊去找那個黑人占美。」

呂林夫婦二人實在也有些餓了，於是接納阿生的意見。與何百力一齊返回荷花飯店去！

阿生則與夏力二人重返車上，由夏力開車去找黑人占美。

夏力是當地特警隊負責人，對紐約的黑社會情況也相當熟悉。

他把阿生帶到一間下等餐室，先叫了一些東西吃，再來二杯啤酒。

夏力把侍者留住，低語道：「見到占美嗎？」

侍者道：「等一會兒他會來的，你找他？」

「是的。」夏力把一張鈔票塞進侍者的手心去！

侍者走開了。

阿生一邊進食一邊問道：「假如何佳的失踪與占美有關，我担心他不會來！」

夏力道：「占美只是中間人，照計他不會加害何佳的。」

兩個人一邊吃一邊等，不時望向門口那邊。

有人出去，也有人入來，就是不見那個黑人占美。

阿生感到不妙。他對夏力道：「我想他不會來了。讓我改變一下主意好嗎？」

「你有什麼好主意？」夏力問。

阿生道：「他出入的地方，可能不止這裏，你可否把侍者叫來。」

「嗯，當然可以。」夏力把手一揮，那名侍者又過來。

阿生道：「占美可能不來了。」隨即掏出了銀包來。

侍者問道：「你們不等啦？是否要結賬？」

阿生把一張鈔票塞進侍者手心：「不，這是你的，不是結賬。」

「這是什麼意思？兩位已經打賞過了，」侍者顯得問心有愧。

阿生笑道：「這是小意思，如果你能告訴我們在何處可以找到占美，你可能還有更多更多意想不到的好處。」

侍者會意地說：「我明白了，你們大概在他那兒下了注，贏了，是不？」

阿生只是輕輕一笑，不作聲。

夏力乘機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那黑小子？」

侍者想了想，又看看腕錶，道：「照計他每晚這時間一定來的。這樣吧，你們在這兒再等幾分鐘好嗎？」

阿生道：「你肯定他會來？」

「是的，即使他不來，我也替你想辦法找他就是了。」侍者道。

夏力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終於點點頭，道：「好吧，麻煩你了。」

侍者走開了。

阿生看見他走向櫃面，不知說了些什麼，隨即離開餐室。

夏力一邊揮手召來一名侍者，一邊對阿生說道：「你先走吧，現在也許是時候了。」

阿生會意，迅速離座，追出餐室外面去。

街外又黑又靜。

即使有路燈，路燈也很昏暗。

大都市雖然很繁榮，但最繁榮的都市，也有它的黑暗面。

紐約是世界知名的大都市，但並非每一條街道都擠滿了人。

即使香港的人口密度這麼高，但也有不少僻靜的地方。

阿生很機警，出了餐室之後，立即放眼四望，但隣近很少行人。

黑暗中，彷彿有個人影匆匆閃進了一條橫街去了。

阿生立即追上去。

但是，這小小的街道上，竟然有如一座墳墓，靜得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阿生難免感到失望。

這一帶全是舊式建築物，多數是三四層高的舊樓，前面還有石階。

阿生左張右望，始終見不到剛才那侍者的踪跡。

這條街雖然很僻靜，但也相當長，照計那侍者不可能在這麼短促的時間之內，走完這條街道轉到另一條街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在阿生追上來之前，閃進了最接近街口的建築物去了。

因此，阿生就在街口那幾幢舊建築物之間，抬頭張望。

突然街口那邊又出現了另外一個人影，阿生仔細看清楚，原來是夏力。

夏力走過來問：「他呢？」

阿生還來不及回答，有個人匆匆由一

幢舊樓的梯間衝出！

阿生正待一把將夏力拉過一旁，對方已首先發現了他們。

由屋子裏衝出來的並非別人，正是一度失踪的侍者。

侍者發覺阿生和夏力二人，雖然有些驚奇，但却沒有避開，反而朝他們走了過來，面色張惶，聲音抖動地說：「不好了，占美死了。」

「什麼？死了？」夏力和阿生也吃驚起來，他們的視綫也不由自主地朝上望。

侍者指指那幢舊樓的二樓，道：「他就住在上面，剛才我上去找他時，見大門虛掩，入到裏面就見到他倒臥地上。」

夏力和阿生在侍者的引領下，重新進入那幢舊樓去。

那上面的人似乎都睡了。

這一帶是貧苦黑人聚居的地方，他們早睡早起，反而變得清靜。

侍者指示着其中一個住宅單位，裏面燈光昏暗得很。

夏力推門入內，果然見到有個黑人倒臥地上。

他蹲下去，小心地探探他的脈搏，那人死了。

夏力再仔細的看清楚，果然是黑人占美。

阿生問侍者：「你進來時，情形就是這樣？」

「是的，」侍者道：「除了燈是我開的，大門只是半掩。」

夏力吩咐侍者：「你去致電報警，就說這兒發生了命案。」

侍者猶疑地問：「我有麻煩嗎？」

夏力道：「假如你不報警，可能更加麻煩。」

阿生乘機說：「你對我們不够坦白，其實你老早知道占美住在這裏。」

侍者吶吶地說：「請原諒我，我實在不知道你們是占美的朋友還是仇家，所以我想先來通知他一聲，再回報兩位，想不到——」

「算了，」阿生說：「現在要看你的了，如果你與我們有不坦誠合作，我們不會給你作證。」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侍者反問阿生。

阿生道：「只要我們對查案的警探說一句什麼也不知，你想你會怎樣？」

「嗯——」侍者呆在一旁。

「但是，我們只要說：你只進來現場極短時間，你就沒有嫌疑。」阿生又說：「其實，我們要你帮的事情非常簡單。」

侍者問：「你要我做什麼？說吧，我做得到的，一定做。」

「占美生前替誰工作？」阿生問。

「嗯！我只知道他沒有正當職業。」侍者道。

「不，」阿生說：「你一定也清楚他經常爲人收授外圍賭注，告訴我，他的波士是誰？」

「嗯——」侍者欲言又止。

夏力道：「你沒有太多的時間，別再要花樣了。那樣對你沒有好處。」

侍者終於說道：「他是克萊的人。」

阿生問：「克萊是誰？」

夏力不等侍者回答就對阿生道：「我知道克萊的底子，這裏頗有名氣的撈家。我有辦法可以找到他。」

阿生於是叫侍者到樓下致電報警。

夏力這時又對阿生說：「希望這只是一宗黑吃黑的案件，否則，你的朋友就凶多吉少。」

阿生也明白夏力的意思，對方如果對何佳不利，大有可能殺人滅口，因爲何佳下注外圍，占美是中間人。

侍者致電報了警之後，又趕回到了現場。

夏力問侍者：「你幾時見過他？」

侍者道：「今天下午一時左右。」

「他跟誰在一起？」夏力又問。

「似乎是克萊的另一名手下巴森。他們在一角飲酒，最後一齊離去。」侍者說道。

夏力問：「他們有爭吵？」

「沒有。」

「他平時有仇人？」

「這倒難說，尤其是他經常與別人有錢銀來往，與人結怨亦不足爲奇。」

警車聲在外面响起來，轉眼間大批警員趕至現場。

夏力向警方人員交代，證明侍者受了他們的指示才來找死者。

夏力交代完了之後，便與阿生匆匆離去。

× × ×

荷花飯店之內，呂林夫婦二人一邊進晚飯，一邊監視座上的食客。

他們想像中，對付何佳的人，可能已派有綫眼在飯店內觀察何百力的反應。

何百力雖然力持鎮定，也忍不住跑過來與呂林夫婦二人交談。

荷花飯店今夜的食客不算多，只有幾枱人客，都是外國人。

何百力越來越不耐煩，呂偉良也了解到一個做父親的人的心情。

電話响了。

何百力幾乎是衝過去，拿起了聽筒。

電話中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他要找呂偉良過來聽電話。

何百力以爲對方是夏力，他以爲夏力和阿生那邊有什麼消息，但對方却否認他是夏力。

何百力只好把呂偉良叫過來。

呂偉良心裏也感到奇怪，到底除了夏力和阿生之外，還有誰要找他？

聽筒貼近耳畔，呂偉良可以輕易聽得出，對方果然另有其人，不是阿生，亦非夏力，而是一個聲音十分陌生的人。

「你是誰？」呂偉良這時內心感到不妙。

「你是姓呂的，」對方問：「那三個討厭的中國人其中之一名，對不？」

「這是什麼意思？」

「你可知道，你們的所作所爲，害苦了別人嗎？何佳就是一個例子。」

「你就是綁架何佳的人？」

「是的，想聽聽他的聲音麼？」

「好極了。」

於是電話筒中傳來另一個人的聲音，那是何佳，他只簡單地說：「告訴我父親，我很好，不要掛心。」

呂偉艮想用中國方言問他現在何處，可惜對方已將聽筒奪回。

「中國人。」對方那男子很不禮貌：「想唐人街的華人安安樂樂過日子，你們三個討厭鬼最好立刻離開紐約。」

呂偉艮苦笑道：「我只是個跛子，怎會妨碍你們?為什麼你會討厭我們?」

「你們心裏明白，皮爾他們之有今日，完全是你們三人搗鬼。」

「原來你是皮爾的朋友。」

「可以這樣說，總之你們必須立刻要走。」

「我們走了皮爾也不會恢復自由。」

「但最少也可以洩我心頭之恨。」

「好吧!我走，」呂偉艮又說：「但是，你要立即放回何佳。」

「只要證明你們三個人離開紐約，何佳便立即回到他父親那裏。」

「我們三個人可以走，但你們如何保證日後不再騷擾華僑們?」

「他們一直很安靜，可不是嗎?這一次，你們來了之後就多事了。」

「你的指責未免冤枉，我們只是來此渡假，從未做過對不起良心的事。」

「你很會說話，可惜我沒有耐性跟你談下去，」那人又說：「明天中午之前是最後限期，過了中午，你準備好何佳的後事吧!」

電話隨即掛斷。

何百力已意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一直猷在呂偉艮身旁。

呂偉艮道：「令郎很安全，但我們明天必須先行離開紐約。」

「為什麼?」何百力當然不知道電話中的詳細情形。所以他才會問。

呂偉艮說：「他們是皮爾的手下，看來是要為皮爾出一口氣。」

「這關我兒阿佳什麼事?」何百力忿忿不平。

「我也不知道，」呂偉艮道：「也許另有原因亦未可料。」

二人回到座上，將情形告訴了林愛莉，因為剛才她並未跟呂偉艮一齊過去。

呂偉艮一直很留心飯店內的食客，但似乎見不到什麼可疑的人物。

他對林愛莉說：「一切要看今晚的收獲，如果阿生他們無所獲，明天中午之前，我們一定要走。」

何百力呆在一旁，什麼話也沒有說。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 × ×

阿生和夏力離開了命案現場之後，並沒有返回荷花飯店去。

他們要去找一個人，那是死者占美的後台老闆——克萊。

根據侍者的口供說：占美是克萊的一名手下，專替克萊黑市賭博集團收賭注。

夏力知道克萊是紐約一名黑人撈家，也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時已深夜，但紐約的夜生活只剛告開始。

夏力帶着阿生到一間地牢酒吧，那兒燈紅酒綠，人頭湧湧。

二人坐近酒櫃之前，要了兩杯酒。

夏力付錢時順口問酒保：「有見過克萊嗎?」

酒保道：「今晚還未見過他，但今日不知道是什麼日子，竟招來這麼多人關心那黑老頭。」

「很多人都在找克萊?」夏力問。

「是的。」酒保說：「你大概是第十幾個吧!」

「還有些什麼人找他?」夏力又問。

「我無法記憶了，大概都是男人，或者大胆一些說，他們十之八九是賭徒，」酒保輕輕一笑，又問夏力：「你也下了注麼?」

「下注?」夏力靈機一觸，順口說道：「是的，但並非大注，也不是與克萊直接交易。」

「是巴森還是占美?」酒保一邊抹着他手上的酒杯，一邊問。他顯然對克萊等人十分熟悉。

夏力道：「巴森，你有見過巴森嗎?」酒保既然提及巴森的名字，夏力也樂得一問。

夏力想：找不到克萊，即使找到巴森也不錯啊!因為占美已經死了，但看情形酒保還未知道占美的死訊。

酒保說：「不管是巴森或者占美，我相信你也難找到他們。」

夏力一怔，問道：「為什麼?」

夏力暗自吃了一驚，他以為酒保不但知道占美被殺害，還可能說出巴森死訊。

但是，酒保却輕輕一笑道：「如果你是他們，相信你也非走不可。」

「為什麼?」夏力故意問。

「如果你不走，就要破產。」酒保說着又問：「你可知道為什麼?你可知道他生意的情況?一場球賽的賽果就够令他頭痛了。」

「難道就是為了小星隊贏了桑德斯隊那一場球賽麼?」

「不錯，就是小星隊令到他們非走不可。」

「難道有人下了大注?」

「正是。」

「相信你也只是忖測而已，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

酒保笑笑說：「如果你認為我知得太少，你就不該問我。」

「好吧!我相信你。」夏力說，「你可知道誰下了大注?」

「大概總不會是你和我吧?」酒保道：「當然是大有來頭的人。」

「小星隊不見經傳，誰敢下大注?我不大明白。」夏力故意說。

「何止你這樣說，許多人也難明究竟，小星隊由寂寂無聞而至一雷天下响，固然令人驚奇，有人敢對他們下這麼大注，亦表示信心十足，這是另一驚奇!」酒保正想說下去，隣座有人來，他忙着走過去招呼。

夏力正想要與阿生交談，忽然又頓住了。

阿生是個十分機智的人，他一直很留心四週的環境，他知道夏力為甚麼要停止說話，那是由於剛才在隣近一張圓櫈坐下的人，正與酒保談話，而談話的內容正是他們關心的。

那人一坐下來就問酒保：「你有興趣

賺取一百元獎金嗎?」

酒保笑了笑：「是不是倒一杯酒給你即可賺取這筆錢?」

「當然不會簡單到這般田地。」那人又說：「如果你能告訴我在那兒可以找到克萊，一百元就是你的。」

「你找他幹嗎?」

「最好不要問，老實說吧，這世界上的事情，你知得太多亦未必對你有益。」

「嗯!謝謝你的忠告。」酒保雖然不大高興，顯然也懾於對方的來勢洶洶。

「我是他的朋友。」那人的語氣又變得柔和：「我有重要的事找他商量。」

「可惜今天我一直未見過他。」酒保顯然沒有興趣跟他談下去。

酒保說完就走。

那人沒有意思，只呷乾了那杯酒，轉身就走。

就在這刹那間，另外有人隨即離座，那是一個黑人，他顯然聽到了剛才酒保與那個神秘客的談話。現在他若無其事地，跟了那神秘客離開了地牢酒吧。

剛離開了酒吧，那黑人就叫住神秘客：「你可是要克萊的消息?」

神秘客怔了一怔：「你是誰?」

「靠供給情報討碗飯吃的人。」黑人說：「你可是警探?剛才我無意中聽到你向酒保探取克萊的消息，可不知是否正是我所認識的克萊呢?」

神秘客反問道：「你所認識的克萊，又是怎麼樣的?」

「黑色撈家。」

「對了，我要找的，正是他。」

「你是警探?」

「不，我不是警方人員。」

「那麼，你找他幹嗎?」

「你該問我是否付出一筆可觀的情報費，而不該問我找他幹嗎?」那神秘客取出了一張百元大鈔：「帶我去吧，如果真的可以找到克萊，這就是你的。朋友!」

「好吧，你跟我走。」

「慢着，那兒有多遠?」

「只走半條街左右。」黑人又說：「不過我得聲明在先，我只可以帶你到門口，相信你也知道，克萊也不是好惹的，一百元換一條命，太過沒有價值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走吧，我不會難為你的。」神秘客說。

於是兩個人一先一後，走向這條街的西面。

然後，黑人回轉身來，對神秘客說：「克萊就在這兒三樓。」

那兒距離酒吧果然只有半條街。

黑人攤開手板要錢，神秘客冷然一笑：「你不是開玩笑吧?人還未找到，一百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難道你要我帶你上去?」

「他如果真的在上面，我不會吝嗇這一百元。」

「老實說，如果他知道我帶你到這兒來，他也不會放過我。」

「你放心好了。」神秘客突然拔出手槍，「他不可能再有機會向你報仇的。」

黑人呆了一陣!

神秘客以威脅的口吻道：「走吧，現在不是你動腦筋的時候。」

黑人無可奈何地進了梯間。

神秘客低聲問：「是不是三樓?」

「是的。」黑人說：「他有保鏢，你要小心。」

「我明白了，你先走吧。」神秘客又問：「他認識你麼?」

「當然認識。」

「那麼，你先去騙他開門。」

「這——這怎麼可以?我只負責提供消息，我不想捲入漩渦。」

「別嚕嗦了，走吧。」神秘客用槍管插住黑人的太陽穴，推他走上樓梯。

這是舊樓，木製的梯階，即使放輕脚步走上去仍然會發出了聲响。

上面很靜，燈光也昏暗得很!

神秘客押着黑人拾級而上。

突然之間，有些梯級不知怎的，忽然倒塌下去。

神秘客連人帶槍不由自主地，直摔向下面。

黑人似乎很幸運，他沒有摔下「深淵」去。

他加速脚步，往上走。

神秘客彷彿刹那之間墮入了深淵，事實上樓梯下面只是一個陷阱，並非深不可測的地洞。

梯級上的缺口迅速還原，假如再有人由這兒經過的話，根本就不知道剛才發生過甚麼事。

神秘客結結巴巴地跌了一交，跌得他屁股也隱隱作痛，手槍已離手，不知掉到何處去了。

四週一片黑暗，神秘客有「墮落地獄」的可怖感覺。

燈光忽然亮了起來。

一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一是光亮得令他無法睜大了雙眼。

一陣格格笑聲震耳欲聾。

神秘客以手臂掩護住雙眼，勉強睜開了，他發覺他的四週圍繞了好一些人，大部份都是黑人，包括剛才「自告奮勇」，要為他「帶路」找克萊的那個黑人在內。

於是神秘客開始明白了，他中了人家的計，墮進了陷阱。

「你是誰?」有人朗聲問。

「我要找克萊。」那人說：「克萊應該知道我是誰。」神秘客的語氣，還是充滿了神秘的色彩!

「你是格連尼，是不?」

「你怎麼知道?」

「把手臂放開。」一種粗魯的聲音命令着。

「你是誰?」

「我是你要找的人。」

「克萊，你太卑鄙了。」

「誰說我卑鄙?其實你比我更卑鄙，你竟敢找到這兒來。」

「你不該躲起來。」

「好了，格連尼，別再嚕嗦了，你找我有甚麼事?現在就說吧。」

「我要找你算算我們的賬。」

「我們之間有甚麼賬可算?」

「你一向是個講信用的人。」

「你是不是指下注那一場球賽的賭注麼?」

「是的，照開出的盤口，你最少要賠

十萬元給我，你想賴賬麼？」

「這是個大騙局，我自認上當了，這算得賴賬麼，他媽的。」

「你甘心接受投注還有甚麼好說？」

「我正要找你，現在你却送上門來，眞是再好不過了。」

「你找我？」

「是的，格連尼。」

「找我幹嗎？」

「你的後台老闆是誰？」

「我沒有甚麼後台老闆。」格連尼開始習慣了眼前的光綫。

他看得清楚，與他交談的人，正是克萊，那個黑人撈家。

但格連尼想不到，帶他到這兒來的黑人，竟然是克萊一名爪牙。

毫無疑問，這一回他是上當了，雖然他已處處戒備，仍然無法避免，終於墮入了陷阱。

幾個黑人打手一湧而上，將格連尼分別捉住，隨即拳脚交加。

格連尼無從反抗，只有高聲求饒。

克萊喝住各人。

但格連尼已傷痕處處，痛不欲生。

克萊又問：「誰？說啊！誰是你的後台老闆？」

「我眞的沒有後台，相信我吧。」格連尼道：「其實許多人早已料得到小星隊會贏。」

「好傢伙，你要我相信你，除非太陽由西面升起。」克萊又向各人打了一個眼色，「把他吊起來，看他肯不肯說？」

幾名大漢合力將格連尼雙足綁住，繩子的另一端則穿過屋子高處的一條橫木，將格連尼整個兒倒吊起來。

那大漢扯住繩子一端，他控制住格連尼被吊起來的高度。

克萊又問：「現在你肯講眞話了吧？誰主使你向我下注？」

「我說，我說，你放我下來，我說。」格連尼顯然受不住這種苦刑。

克萊打個手勢，扯住繩子的人將他放下來，讓他倒臥地上。

但是，繩子仍然繞過上面那條橫樑，只要那大漢用力一扯，他又會被扯上半空去！

格連尼喘不過氣來！

克萊催促他快些說！

格連尼道：「是洛奇派我來的，他要我殺死你，除非你肯去見他，雙方展開談判。」

「你倒也坦白。」克萊咬咬牙，示意道：「把他放開吧。」

格連尼以爲可以舒一口氣，但克萊又說：「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你被我囚禁起來，另一是聽我擺佈。」

「聽你擺佈？」格連尼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

「詳細情形我會慢慢告訴你。」克萊說：「其實事到如今，已經沒有你選擇的餘地，你不必死，我已經大發慈悲。」

克萊打個眼色，格連尼即被人帶走。

克萊回頭又吩咐一班大漢，小心看管住格連尼，然後又與助手密商！

× × ×

黑人占美的屍體被發現後，警官立即召來驗屍官，證明占美是在當日黃昏時份，被人用刀刺殺的。

照現場證據推測，兇手事前可能躲在死者住宅大門後面。

死者一時不察，由外返家時，被人殺死——這是警方的假設！

當然，實際情況除了死者之外，只有兇手本人最清楚！

占美是個黑人，現場是他獨居的寓所，死者未婚，只有一個人！

根據隣居說，他是個無業遊民，但熟悉他的人則說，他是個黑社會打手，平日是替一些黑勢力收黑市賭注。

大批偵探留在現場，展開廣泛偵查。

另一方面，反黑組人員則四出找尋死者接觸過的人，尤其是克萊，因爲反黑組人員已經查出占美是克萊一名手下。

至於阿生和夏力，警方似乎還不知道他們的任務，更不知道他們原來早已設法去找克萊。

由於阿生和夏力是國際特警隊人員，因此沒有限制他們的行動，假如他們是一般人，兇案發現後自然不能立即離去！

其實阿生和夏力二人，這時候已經有了發現，因爲阿生他們在酒吧之內，表現得非常之機警。

當他們得不到酒保的合作後，無意中發現了格連尼也來查探克萊的下落，於是立即引起阿生注意，示意夏力一齊離去。

阿生和夏力二人後來發覺格連尼與一名黑人同行，立即跟踪。

後來他們發現前面二人入一幢舊樓，心裏已知事不尋常！

當他們尾隨而來時，立即發現另一項絕不尋常的現象——他們目睹樓梯間的活動機關，也親眼見到格連尼由那處「陷阱」掉下去。

事後樓梯回復了原狀，而走在最前頭的黑人，也失了踪。

當時他們仍不敢入內，直至樓梯的木板罅縫之間透出了燈光，阿生才小心觀察清楚那兒四週的環境，他發覺那幢三層高的舊樓，原來還有地牢，格連尼當時就是掉入地牢裏去了。

至於那個黑人，可能上了二樓。但後來阿生和夏力放胆入內，由樓梯的木板罅縫間窺偸時，又再次見到那黑人。

由此不難猜測得到，整幢三層高的樓宇，內部根本是互相貫通的。雖然表面看上去是每層樓有每個單位的住客。

因此，那黑人雖然上了二樓，但轉眼之間，他却出現在地牢下面。

因爲樓梯木板之間的罅縫可供窺伺，自然也可以讓阿生他們偸聽到下面談話。

阿生和夏力爲了小心起見，分工合作，由阿生伏在梯間窺伺，夏力爲他放哨。

但是，外面既未有人入來，二樓和三樓也沒有人落來！

直到格連尼被帶走，克萊吩咐他的手下依計辦事，阿生也看得見，聽得清楚。

後來阿生和夏力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決定採取一項行動……

危樓救人　險中求勝

那幢三層高的樓突然之間起火。

屋內的人紛紛逃命！

左隣右里的人也加入了混亂之中！

最先開到現場的並非消防隊，而是國際特警隊的人員！

然後便是警探！

國際特警隊和警探們都是接得阿生和夏力的電話，首先趕到的。

毫無疑問，阿生和夏力是放火的人，他們要製造一場混亂。

只有混亂，他們才可以有機可乘，因爲他們要救人——要救的就是格連尼！

本來可以利用特警隊和警方的力量去救格連尼，但是，阿生却要利用他們二個人的力量——他和夏力二人的力量去完成這件事。

爲甚麼他們要救格連尼！

因爲阿生另有計劃。

夏力是最先知道這項計劃的人，也是唯一用實際行動去支持這項計劃的人。

他們要特警隊最先開到現場，就正是爲了要保證這項計劃百份之百成功。

因此，特警隊人員開到現場一帶時，仍然按兵不决，只把守住各處路口，以防止克萊和他的黨羽聞風先遁。

阿生和夏力「混水摸魚」，終於救了格連尼這傢伙出來。

但是，有如驚弓之鳥的格連尼，仍然不知道他們原來是國際特警。

夏力親自開車，把阿生和格連尼二人載走，把守住各主要通道的國際特警隊人員，盡是夏力的手下，自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未加阻截。

反而當夏力的車子離開了現場之後，他們立即露面。

不久，警方人員亦已大批趕至現場，於是捕人行動亦告開始。

克萊和他的黨羽們，只以爲大火來得突然，從未想到這是人爲的，他們紛紛逃命，也未有想到阿生已和夏力將格連尼由地牢中帶離現場。

直至他們紛紛逃出火場後，落入警方手中，克萊等人才如夢初醒，可惜爲時已晚。

消防人員迅速開到現場，火勢很快亦受到控制，未致釀成巨災。

× × ×

夏力開着他的汽車在黑暗中疾馳。

阿生則陪伴着格連尼坐在後面。

格連尼驚魂未定，他幾乎不敢相信眼前這一切事實！

他不會忘記克萊的吊刑，他眞恨不得一槍就把克萊殺死。

他應該有這樣本事的，因爲他不但有胆有色，還是洛奇的一名皇牌槍手，否則洛奇也不會派出來找克萊這傢伙。

但是，明刀易擋，暗箭難防，他和那黑人一齊走上樓梯時，他以爲讓對方走在前頭就可保萬無一失，想不到脚下一動，人也下陷。

格連尼越想越氣，如果不是這兩個人用計將他救了出來，他是死定了。

雖然說克萊可能另有安排，但克萊既然知道他是洛奇派來的殺手，最多也只不過利用他反過來對付洛奇而已，到頭來他還是免不了要死的。

但是，眼前這兩個「救星」又是何方神聖，他們素未謀面，爲甚麼他們要仗義相救？

格連尼驚魂未定之際，也忍不住開口問：「請問你們是甚麼人？」

阿生故作神秘地笑了笑：「爲甚麼不試猜一下？」

「警探？」格連尼試探地說。

「警探會用這方式救人麼？」阿生又是一笑：「警探才不會知法犯法。」

「然則，兩位是——那方面的朋友？」格連尼又問。

「算是初出道的吧？夏力。」阿生故意對前面開車的夏力說。

夏力回答道：「是的，我們算得上是初出道的，明知要在紐約立足不易，很希望找個靠山。」

然後阿生又解釋道：「我們在地牢酒吧無意中聽到你『懸賞』，酒保對你那一百元賞金雖然不感興趣，但是，我們窮得要命，很想得到你手中那一百元，何況，你口袋中一定不止一百元，是不？」

「嗯……」格連尼下意識地按了一下自己的口袋，他口袋中有一些鈔票。

阿生又說：「正當我們跟踪你時，那黑鬼却首先搭上你了，但我們仍未失望，一直等機會向你下手刧掠。」

夏力接住說：「後來，我們發覺你有槍——當時你拔槍指住那黑鬼，所以我們一度誤會你是警方的人。」

阿生續道：「豈料到了最後，我們才發覺你跌落陷阱，被人吊起。我偸窺時聽到了你的口供，知道你有靠山。」

「是的，你們沒有做錯。」格連尼果然被輕輕騙過，以爲他們二人，是亡命之徒，他又說：「我的波士叫洛奇，在這裏倒有些名氣。你們救了我，我一定好好報答兩位，將你們介紹給他。」

阿生道：「謝謝你。」

「告訴我——」夏力一邊開車，一邊問：「我應該怎樣送你回去？」

格連尼往車外看了一遍。

他發覺夏力已將車子遠遠開離了現場，車子的速度亦逐漸慢了下來。

於是他指示夏力，如何可以將他送到洛奇的「總部」去。

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氣，他初步的計劃總算成功了。

× × ×

呂林夫婦二人與阿生失去了連絡！

直到夜深爲止，他們仍無阿生的消息，自然爲之担心不已。

最後，特警隊夏力一名助手給了呂林二人一個口訊，他們才稍爲放心。

阿生來不及親自給呂林二人撥電話，所以在通知特警隊時，順便交託了一個口訊，阿生只叫二人回酒店休息，不必再在荷花飯店等他。

然而呂林夫婦二人並非苟且偸安之輩，他們怎麼會撇下阿生，回酒店去？

但是，偏偏特警隊的人也不知夏力和阿生二人的下落。

夫婦二人左思右想，最後雖然還是返回酒店去，但却保持與特警隊之間的電話連系，他們要隨時知道阿生的消息。

同時他們也不會忘記何佳的安全，假如過了今晚之後，他們仍無法找到何佳，

明天他們就惟有「變相的宣告投降」——離開紐約。

這當然不是他們希望發生的事，但却又無可奈何，以呂偉艮的性格，他絕對不會見死不救的，尤其是何佳是他朋友何百力的獨子！

× × ×

克萊和他的一班手下均告落網！

但是，警方却找不到甚麼罪名足以控告他們。

本來夏力在電話中向探長留下口訊，可以用「非法賭博」這罪狀扣留他們，無奈一場大火之後，竟然連屋內的罪證亦告燒毀了。

於是警方只好準備放人。

但是，奇怪的是，克萊不肯走。

克萊竟然主動要求警方暫時扣留他和他的手下們！

爲甚麼？

原來克萊躲起來，無非因爲太多黑道中人下注小星隊在球賽中獲勝，假如照數賠足，克萊破產也無法應付。

現在他的秘密巢穴被焚毀了，一經被警方帶走，黑道中人必然知道他的下落，如果他在這時候出去，後果也就不難想像得到！

爲安全之計，他願意留在警方手中。

警方和特警隊商量過之後，也認爲有權扣留他們一晚，一切大可以留待明天再說。

至此，克萊才暫時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與此同時，克萊又知道了另一項不幸消息，就是他一名手下——占美的死訊。

雖然克萊對占美之死亦不足爲奇，因爲他賠不出人家應贏的錢，人家自然生氣，但是，他對占美不能及時避開而感到歉疚。

本來他已吩咐另一名手下巴森去通知占美，叫占美躲一躲，讓他想出辦法解決此事後再露面，他想不到仍有人會對占美施毒手。

那一晚，克萊和他的手下就在警局內的臨時羈留所渡宿。

他們以爲在警方的保護下，最低限度也可安然渡過今晚，一切留待明天再說。

但是事實是否如他想像中一樣？

× × ×

阿生和夏力二人成功地混入洛奇的總部。

洛奇是紐約一個頗有權勢的黑社會大頭目，他對阿生和夏力自然有着一定程度的懷疑，然而他却一向信任格連尼！

在洛奇的心目中，格連尼是個有胆有色的獨行殺手，過去洛奇有許多任務交到他的手上，格連尼都能順利完成。

因此，格連尼將當時的情形說得如何險惡，講得有聲有色，洛奇也相信下來。認爲阿生和夏力不但勇敢機智，胆色也過人。

阿生和夏力正在交代他們的身份之際，洛奇辦公室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洛奇只聽了一下，就揮手示意，他的一名手下立即會意，將阿生和夏力暫時帶到隣室去。

阿生心裏明白，那個電話一定非常之重要，否則不會如此。

隣室是一間會客室，彼此有一度門貫通。洛奇的助手將門掩上時，關得不攏，留下一條裂縫，阿生故意站近門緣，希望多多少少可以聽到對方的談話。

阿生隱隱約約聽到洛奇吩咐對方一些事情，又好像提及一些人的名字。

毫無疑問，打電話來的人一定是與洛奇互相勾結的；最少他聽命於洛奇。

但是洛奇何故會如此神秘？

阿生因爲聽得不大清楚，又怕引起這裏的人對他的疑心，所以走開了。

洛奇講完了電話，叫人將阿生和夏力帶返他的辦公室去。

洛奇拉開抽屜，取出了一幀照片，讓阿生和夏力先瞥了一眼。

「認識這個人嗎？」洛奇問。

阿生和夏力朝照片一望，心裏隨即一凜。

他們不但見過照片中的人，還知道他是誰。

照片中的人是蒙地探員。

夏力搖搖頭：「我不知他是誰，似乎未見過。」

但阿生靈機一觸，却說：「我見過他，也知道他是什麼人。」

阿生此語一出，不但令室內各人呆了一呆，連一個冷靜的夏力，也不禁暗吃了一驚。

夏力不知道阿生爲什麼要這樣說。他還以爲阿生這年青人未免太過衝動，也可能是由於阿生在「作僞」這方面經驗未够。

洛奇立即就問：「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你可知道他是誰？」

「他是警探。」阿生說，「我在唐人街過着流浪生涯時，被這傢伙盤問過！因此，我對他的印象份外地深刻。就是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蒙地，是反黑組警探。」洛奇說，「如果你們經常在街頭搶刦，應該見過他的。」

在這一刹那間，夏力不得不佩服阿生的頭腦比他反應得快。

當初他以爲自己比較聰明，但現在反而覺得自己愚蠢。

於是他力謀補救：「我到紐約還未足一個月，有一次在唐人街遇上他——」夏力指指阿生，「我們彼此發覺不但同病相憐，也可以稱得上臭味相投，於是結伴同撈同煲。」

「但是。」阿生接續道，「我們覺得在紐約這地方覓食，可眞不容易，如果沒有靠山，除了遭警探迫害之外，還會被行家欺負。因此，我們商量過之後，一直等機會找個靠山。」

洛奇道：「你們做對了。的確，想在紐約立足，絕不簡單。沒有組織，想獨行獨食，即使今天不出事，明天也可能無故被殺。但是，我得聲明在先，你加入我們組織之後，必須百份之百聽我命令辦事，不但不可以自我主張，也要小心不出錯。我不會讓你們去打刦，也不會讓你們落入警方之手。即使萬一有此一日，我的律師也會設法保釋你們出來。總之，你們只要忠心地爲我工作，保證好過以前就是！」

夏力和阿生立即表示感謝洛奇收容之恩。

洛奇又說：「剛才讓你們看過的一名警探，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已決定明天便是他的死期，這也是你們第一宗任務！」

夏力和阿生登時呆了一陣！

事前他們絕未想到洛奇會有此一着。原來洛奇讓他們看那照片，並非就是爲了「試探他們的歷史」那麼簡單。

阿生道：「爲什麼要殺他？」

洛奇有些不高興地說：「你不應該追問原因，我的手下只許做，不許問。」

「是的。我是新來的，自然不知規矩！」阿生抱歉地說：「但是，殺警員，罪可至死。」

洛奇道：「因此你們必須小心行事，不能留下任何綫索。老實說，這也是你們試金石。做得好，我會重重有賞！」

阿生不敢再問。

夏力也只望了阿生一眼。

他們儘管沒有追問下去，總也不難想像得到洛奇何故要殺蒙地探員。

像蒙地探員這種人，神憎鬼厭不是出奇的事，何況他還是一名反黑組探員，顧名思義，他是專對付黑社會份子的。

洛奇就是一名黑社會頭子。

但是，無論是阿生或者夏力，他們都不能眞的去殺死蒙地探員。儘管蒙地在他們的心目中並未留下好印象。

洛奇吩咐二人先去休息，過了今晚，一切留待明天再說。

格連尼因爲阿生和夏力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招呼得份外周到。

他們將所經過的每一吋地方，都用心記憶清楚，這是十分重要的事，因爲他們隨時地都可能有危險。

必要時，他們必須逃走。所以他們對這裏的一切環境一定要熟悉。

格連尼安置他們住在一間雙人房裏，這是一系列房間其中之一間。

這是洛奇的總部，有許多大小房間，分配給他的手下們作爲宿舍。

格連尼告訴阿生他們，他就住在隔隣一間房，那兒還有另外一個人。

阿生入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往四處觀察了一遍，表面只是看看這裏的環境，其實，他要清楚了解這裏是否有竊聽和偷窺的隱蔽裝置。

阿生和夏力都是這方面的專家，任何精巧的隱藏，都難以瞞騙得過他們。

尤其是阿生，他出道以來，在師父呂偉艮的誘導下，每次入住一個陌生地方，都習慣性地先小心觀察清楚這兒的環境。

初步的觀察是可以令他們放心的。

因爲格連尼還未走，阿生不想太過令對方感到可疑。

格連尼爲了表示對他們的感謝和關心，逗留了好一會兒才走。

格連尼走後，阿生和夏力再一次小心檢查各處，的確沒有竊聽和偷窺的裝置。

於是阿生把房門小心關上。他們仍然担心隔牆有耳，因此交談時仍然放低了聲音，而且還在熄了燈之後才開始談。

阿生說：「他可能選中我做劊子手。因爲我見過了蒙地探員。」

「是的，我們必須設法通知警方。」夏力說。

「不！」阿生立即反對，「美國社會環境特殊，他們可能有綫眼在警方處。」

「但是，我們怎麼可以眞的爲他們去殺人？」夏力說道。

阿生想了想，道：「我們來這裏的目的，不外乎要查清楚幾件事，第一，誰殺占美？第二，他們如何能預知小星隊獲勝？第三，何佳失踪是否與這班人有關？但是，我們絕難想到，他們竟要先來一次考試。」

「是的，但我們不能眞的殺人。」夏力担心地說，「我們如何渡過這一關？」

「所以我們今晚必須有所行動。」

「但是，今晚如何能行動？我們對這兒的環境並不熟悉。」

阿話道：「我們不能等了，否則天亮之後，我們就會被迫去做兇手。」

「我担心時間太短促，查不出端倪來，變成了欲速不達。」

「你有何意見？」

「我要設法通知警方，最低限度也要通知我們的人。然後叫他們佈個局，讓你或我去做兇手殺人。如果我們眞的能殺了蒙地探員，相信一定可以獲得對方的信任，那對我們的偵查工作一定很有幫助。」

「老實說，我非常担心這樣會弄巧反拙，像他們這樣龐大的組織，差不多肯定有人在警界中做他們的綫眼。現在他們既然要殺蒙地探員，所以，你通知我們特警隊人員，恐怕也沒有用。」

夏力道：「我的助手十分精明，只要將實情設法轉告他，他自會辦妥。」

「那麼，我們今晚就實行按兵不動了嗎？」

「是的，先休息够了再說。要澈底查得更清楚，必須够忍耐。」

「好吧！」阿生只好睡了。他知道夏力也是一名出色的特警人員，假如他只是泛泛之輩，也不會做到隊長這職位。

夏力這樣做，自然有他的道理。阿生爲了尊重他，只好照他意思，先等過了今晚再說。

外面很靜，看情形大部份的人都已睡了。

× × ×

警局之內，很靜。

時已深夜，這麼靜，表示這個區份一定很太平，否則不可能靜。

羈留所那邊，有人看守。

一名警員在那兒當值。

羈留所裏面，擠了許多人，都是克萊和他的一班手下們。

忽然間，有個人由走廊那邊走過來，那是蒙地探員。

蒙地是反黑組探員，所以守衞對他的出現，並不覺得意外。

蒙地把克萊召到鐵閘門後面來，那兒有鐵枝攔住，每枝的距離大約三吋。

克萊很不高興，因爲他已睡着了。

「什麼事？」克萊悻悻然說。

「我有話要問你。」蒙地說，「你可知道誰放火？」

「我不知道，我要說的，早已經說過了，你這時候還嚕嗦什麼？」

「我要知道你的仇家是誰？」

「我也不清楚。」

「你不說，天亮之後他們就會放你，屆時只怕你後悔莫及。」

「放心好了，天亮後，我的律師自會跟警方商量，也許爲安全計，老子自願坐監。」

「好吧！那你就留待明天說好了。本來我想幫你的，現在我也懶得去理。」

「喂！喂……」克萊想叫住他！

但蒙地頭也不回，走了！

這已是凌晨三四點之間。

警局之內，只有當值的警務人員，照計蒙地並非在這時候當值的。

蒙地離開了警局，獨自開車走了。

他是反黑組探員，隨時出現在警局之內，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即使他並非正在當值。

× × ×

一輛汽車在黑夜的街道上疾馳。

前面路邊有個電話亭。

汽車就在這兒附近停住。

車內有人走過來，進入電話亭裏打電話。附近沒有其他人，只是偶然會有些車子飛馳而過！

車內也沒有第二個人，唯一的人正在電話亭之內。

他在電話中正跟另一個男人交談。

對方那男人並不因爲他在這深夜時份把他吵醒而生氣！

時間應該是凌晨四點半。

那人在電話中說：「一切已照你吩咐辦妥。」

「謝謝你。」被吵醒的人說。

「我的另一半費用呢？」

「證實後就付給你。」

「你還有懷疑？」

「怕你做得不乾淨。」

「絕對不會有人會懷疑到我的身上來的。」

「但是，你如何證明他必死無疑？」

「天亮後，電台一定報告此事。」

「那麼，讓我聽了新聞報告之後，派人送來給你吧！」

「好吧，不過不要我等得太久。」

「放心吧！我不是個食言的人。」

「那麼，再見。」

那人最後離開了電話亭，開車走了。

× × ×

阿生本來睡着了，他和夏力都十分之疲倦。無奈這是陌生的環境，阿生間中總會像發噩夢似的紮醒。

他彷彿見到一個人影在房間裏移動！

一點螢火似的小光，在牆角落游來游去！阿生暗吃一驚！他記得房門早已關好了，怎麼會被人偷了入來？

他正想有所行動之際，那人已在牆角站住，然後蹲下來。阿生朝隣床望過去，雖然室內沒有燈光，但窗外的路燈折射入來，多少總可以對視覺上有些幫助。

奇怪！阿生見不到床上有人！

難道夏力悄悄離床？

是的，那個鬼鬼祟祟的人果然就是夏力。

夏力正用一支非常袖珍的小電筒，找尋出一條電話綫路。

他終於在牆脚離地數吋的地方找到了。這間房雖然沒有電話裝置，但電話綫却由此透過，然後穿牆越壁，通到另外一間房。

夏力把他的鞋脫下，剝開了鞋踭部份，原來裏面是眞空的。

現代男子的皮鞋鞋踭很高，所以裏面可以裝下不少東西。

阿生看見夏力傾出了一些有電綫附着的袖珍儀器，裏面還有個小小的攪盤，看上去彷彿小孩子的玩具電話一樣。

阿生決定靜心觀察下去。

他並非不相信夏力，但事實上，他認識夏力的日子太淺。

在此之前，夏力並非特警隊紐約區的負責人，他剛調來才不久的。

阿生在特警隊的日子不淺，知道任何大機構都難免出現一些害羣之馬。夏力會不會別有用心？他現在又要幹什麼？

阿生故意不作聲，佯作繼續睡下去，其實他一直留意聽住夏力的一舉一動。

夏力將牆脚的電話綫攞出，剪開了少許的綫口，然後把儀器上的小截電綫接駁上去。

夏力一直以那支小小的袖珍電筒作爲唯一的照明工具，他表現得十分敏捷、精巧！

接駁好綫路之後，他開始撥動那個攪盤，攪盤上有個小小的耳筒，但見不到有咪高峯。

耳筒大小如指頭，可以整個塞入耳朵之內。夏力現在就是將它塞了入去。

耳筒也有綫路與攪盤連貫住，就像收音機附帶的零件一樣。

阿生這時候開始聽到夏力低聲的談話聲，他雖然低至無可再低，但由於彼此距離不遠，阿生聽得很清楚。

原來夏力正與特警辦事處他的手下連絡。

夏力正悄悄將他們的處境對他助手說了出來，然後又吩咐他們依計行事……

至此，阿生對夏力再無懷疑；夏力所以不叫醒阿生，大概只是不想太過張揚。同時亦希望阿生好好地休息。

現在阿生畢竟也知道了。

× × ×

天色還未放亮。

警局裏的羈留所，突然騷動起來！當值的警員急急向一名值日警官報告：「克萊不知怎的，突然暴斃！」

「什麼？克萊死了？」值日警官也爲之吃驚起來。

值日警官帶同其他當值警員，進入羈留所去查究。

克萊渾身瘀黑，他的手下正紛紛呆在一旁。

大部份人都是夢中驚醒的，所以沒有誰曉得事情到底如何發生。

只知道其中一人無意中接觸到一隻冷冰冰的手，那是克萊死後的手。

於是他叫醒了其他人。

最後驚動外面的守衞。

警官一邊吩咐下屬電召救傷車，一邊向上司報告，同時封鎖了現場。

另一邊則扣留值日守衞。

那守衞羈留所的警員儘管聲聲寃枉，還是無法推卸責任。



克萊已明顯地死掉。

他看來是中毒身亡的。

若非有人下毒，就是他服毒。

但是，每個送入臨時羈留所的犯人，照例要經過搜身，爲什麼一直沒有人發覺克萊身邊帶來了毒藥？

大批偵探奉召返回崗位。

十字車也來了。

警方的驗屍官也被人從夢中叫醒。

靜靜的警局，剎那間又熱鬧起來。

處理克萊這宗案件的一名高級警官，對值日警官問話之後，又向守衞羈留所的武裝警員，仔細盤問。

那當值守衞發誓沒有被人收買將毒藥帶入來；但他却想起一個人來。

那是凌晨回過警局來的蒙地探員。

爲了職責所在，他惟有將蒙地當時的情形詳細說出。

蒙地的上司——反黑組的探長表示，他並未派蒙地插手此事。

於是所有知道此事的警務人員都會問：警方的偵探們決不會自尋煩惱，不關自己的事，一概習慣性地少理，爲什麼蒙地會在三更半夜返回到警局羈留所來？」

這時候，天色已亮。

這時候，驗屍官和警方的法醫官也有了初步的答案。

死者並非服毒自殺。

死者是被人用毒針刺了一下之後，在不知不覺間，劇毒逐漸擴散全身，因而致死。

死者的手臂之上，還可以找到一個小小的針孔的痕跡。

根據醫官的初步意見，再配合了那當值守衞警員的口供，毫無疑問，最可疑的人就是「無端上班」的蒙地探員。

蒙地的上司——反黑組探長立即帶人趕往蒙地的住所去。

× × ×

阿生一早就被人吵醒。

格連尼站在床前告訴他：洛奇要他立即去執行一宗任務。

阿生也知道洛奇要他去殺人，但想不到這麼早就開始。

阿生打着呵欠。

夏力在另一張床上伸着懶腰。

夏力和阿生睡的時間不會差得太遠，因爲阿生在半夜紮醒了之後，發覺夏力正與他的手下連絡。事後二人又在黑暗中交談了一會，最後才雙雙睡去。

睡不到四小時，現在又被人吵醒了。

阿生跟隨格連尼到洛奇的辦公室，洛奇已在那兒等他。

洛奇把一個小手提琴盒子在他辦公桌上打開，裏面是一支可以拆開的來福槍。

「我現在就要你去殺死他——蒙地探員。」洛奇又說：「這件事是你加入我這裏的試金石，做得好，我自然有奬！」

阿生道：「現在就去？」

「是的，事不宜遲，越快越好！」洛奇又向格連尼打個眼色，「你帶個兄弟開車送他去。這時候那傢伙也許未起床。」

「是的，我明白了，波士。」格連尼道。

阿生想試試那支槍，但洛奇認爲時間上已來不及。

洛奇向阿生保證，這支附有瞄準器的來福槍，性能良佳。叫阿生放心用。

阿生只好匆匆將提琴盒子關上帶走。

× × ×

阿生連再見夏力一次的時間也沒有，就被格連尼匆匆帶上車去。

那是一輛僞裝送貨小型卡車。

司機獨自在前面開車，阿生和格連尼則躲在車卡之內。

阿生明白，格連尼負責監視他，這傢伙身邊也有一支手槍。

阿生趁住這時候，檢查那支來福槍。

格連尼又叫他換上了另外一套衣服，以避人耳目。

車子停下來了。

司機在前面甲板上輕輕叩了三下—這大概是他們約好的暗號吧。

格連尼示意阿生下車。

下車之前，阿生已經從格連尼手上一幅形勢圖上了解到蒙地探員住所四周的環境。

因此，阿生落車之後，只在路邊朝四周瞥了一眼，就匆匆登上一幢大廈去。

蒙地探員並非住在那幢大廈，他只是住在大廈對面。

根據原定計劃，阿生要利用大廈的天台，伏在該處欄杆，將蒙地探員射殺。

阿生上去之後不久，格連尼也來了。

由天台望過對面三樓，可以透過窗口見到蒙地住宅內的客廳。

但客廳裏沒有人。

阿生對格連尼說：「怎麼不見他？」

「他快要出來了，準備好吧！」格連尼一邊看看腕表，一邊舉起了望遠鏡，又

說：「他客廳中的電話就要響起來了，屆時他一定會由裏面走出來……」

話猶未完，果然見到一個人披頭散髮，睡眼矇矓的，披着一幅被單，匆匆由裏面出來客廳聽電話。

從身型輪廓看，那人就是蒙地探員！

阿生故意問：「是蒙地麼？」

「不是蒙地還有誰呢？」格連尼道：「他只有一個人居住在那裏，動手吧，兄弟！」

於是阿生立即瞄準着，然後發射了一槍！

格連尼一直用望遠鏡盯實窗內正在聽電話的蒙地！

他可以清楚見到，蒙地中槍倒地。

也可以見到：白色的被單上，滲出了鮮血。

趁住阿生蹲在地上收拾好那支來福槍的時候，格連尼用他的望遠鏡再瞧多了蒙地一眼，蒙地很快就動也不動。

「好槍法，」格連尼以「識英雄，重雄英」的口吻，脫口驚呼道：「你可以成爲我的好行家，既有自信心，也會揀射擊的致命部位。」

阿生沒有答他，匆匆地離開了那兒天台。

格連尼尾隨其後，落到街上，二人還未登車，一輛警車已在對面路旁停了下來了。

緊隨在警車後面的，是一輛大房車，那是許多黑社會中人都知道的——反黑組探長的座駕車。

阿生匆匆登車去！

格連尼也上了車，車子立即開走，一切都顯得極之有默契！

當車子開動了之後，阿生忍不住問格連尼：「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指那些警方人員麼？」格連尼道。

阿生說：「是的，他們怎可能這麼快就知道這兒有事發生？」

「你可知道我們爲什麼要殺蒙地探員？」格連尼反問道。

「考考我的胆色，洛奇也說過了。」阿生道。

「不！考你胆色，只是因利乘便而已。」格連尼道，「即使你不加入我們，我們仍要殺他！」

「爲什麼？」

「那貪婪的小人，他知道得太多了，假如我們不殺他，他可能間接殺我們。」

「你的意思是——」

「現在你已是我們的人，我才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做不到的事，他已經替我做了，他昨晚殺死了克萊，洛奇主使的。」

「哦！我明白了，剛才警方派人來，大概已查出是他幹的吧！」

「是的，所以洛奇對你說，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就是這道理。」格連尼又說：「你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如果被捕，到頭來會有些什麼後果？萬一供出洛奇是主使他行兇的人，是不是等於間接殺死我們的呢？」

阿生點點頭：「是的，洛奇做事的確周密。」

「當然！」格連尼面有的色地說：「就像剛才那件事一樣，你可知道爲什麼我們要與你一齊在塲麼？」

「怕我失手，是嗎？」

「不！是要多一個證人，萬一你敢反抗他，他就讓我們證死你——證明你行兇殺人。我是最好的目擊證人之一。」

「但是，主使者是他啊。」

「不過，他的律師會代他辯護，法官未必信你口供。像蒙地這一類骯髒探員，要找殺人動機，實在容易。可不是嗎？」

阿生心裏不得不佩服洛奇那傢伙，即使他的想法如此險毒！

一陣陣的警號，十字車迎面而來。

格連尼說：「警方派去捉蒙地的人員，應該發覺蒙地死了，爲什麼不召黑箱車，却召十字車？」

阿生很有信心地說：「他們遲早會改召黑箱車的，放心吧——」

黑箱車就是運送死屍用的車。十字車只負責送「傷」者入院。

格連尼又喃喃自語道：「照計他已經死掉了，難道我看錯？」

「不會吧！別自己嚇自己。」阿生說：「好不好把車子開向現場外面看看？」

「不必了。波士很快就會有結果。告訴你吧，他一定在現場附近監視。」

「他也有到現場？」

「是的。老實說，他也是怕我們會失手！」

阿生心裏忐忑不安，事前他不知道洛奇會如此小心翼翼。

另一方面，阿生很担心蒙地眞的會死在他的槍彈之下。

那支來福槍是洛奇給他的，當然不會是假的，子彈一定也是眞的。

但是，夏力却吩咐他在格連尼的親眼監視下，照射可也。

阿生也不知道夏力和他的手下能否及時將蒙地探員掉換了。

根據夏力說：蒙地是被殺對象，他們昨晚已從洛奇口中知道了。因此，夏力已在昨晚深夜的秘密通訊中，將消息傳給他手下！

同時夏力又指示他的手下及時將蒙地撤換，用一名特警隊「演員」頂上。

因此，剛才那個披着被單的人並非蒙地，只是身裁與輪廓接近的特警隊「演員」而已，所以稱他「演員」，是他當時只在演戲。

格連尼吩咐司機按時致電給屋子裏的蒙地探員，目的自是誘他出廳聽電話，因此阿生可以在對面天台瞄準下手！

但那個已經不是眞的蒙地探員，而是身穿避彈衣的特警隊「演員」。

照夏力對阿生說：那演員屆時不但用白色被單掩蓋住身上的避彈衣，還會好像拍電影一樣，像那白色的被單有血漿滲出，讓目擊者信到十足！

夏力所以要他的手下演這一幕，目的當然爲了阿生用「謀殺」行動證實他們存心投靠，一切已經不計後果了！

但是，現在阿生所担心的，就是弄假成眞。

因爲特警隊人員可能來不及將蒙地探員掉換過來。

假如那個眞的是蒙地，他必死無疑！

因爲阿生瞄準了他背部的心臟部位，然後才發射了那致命的一槍！

也難怪格連尼當時連聲叫好了，因爲格連尼本人也是一名殺手，他自然知道用何種方式才可以「一槍致命」！

阿生就在担心中返抵了洛奇的總部。

洛奇和幾個手下果然出去了。

格連尼把阿生送返房中休息，發覺夏力仍在熟睡未醒。

這也難怪，因爲他們睡得實在太少了，所以格連尼叫阿生先去好好的睡一覺，等他「波士」洛奇回來然後再說。

阿生關上房門之後，就發覺夏力已張大了雙眼。

夏力打個眼色，示意阿生過去。

阿生到了他床邊，夏力就低聲問：「一切順利吧？」

「順利。」阿生說，「就是怕弄假成眞！」

「不會吧！照計他們有足够的時間，」夏力又說：「剛才我趁住洛奇等人出去後，搜查過他的辦公室。」

「有什麼發現？」

「衣櫃後面有個暗格，是要來放秘密文件的，我已偸拍了副本！」

阿生幾乎難以置信地，瞪住夏力，好一會也說不出話來。

阿生是個鬼靈精，許多間諜用具他都用過，但他却無法看得出夏力身上的攝影機。夏力既然說他偸拍了文件，當然有架間諜的攝影機帶在身邊才對啊！

夏力似乎也明白他當時心裏想些什麼，笑道：「爲安全計，我還是不可以告訴你太多。」

阿生自然也明白他的意思，夏力顯然是開玩笑，暗示萬一阿生知道得太多，只怕他可能身份敗露時，無法守秘。

阿生只輕輕一笑。

夏力又說：「從那些文件看，洛奇顯然與大規模的賭波集團有關。」

「小星隊的資料呢？」阿生問。

「暫時還找不到，因爲有人回來了，我只有暫時停止搜索。不過，我們只要獲得洛奇的文件，遲早必有收獲！」

阿生實在倦極，倚床睡去！

× × ×

蒙地探員的住所外面，擠了不少觀看熱鬧的人羣，還有新聞記者。

洛奇知他的親信手下，也夾在人羣之中，他的目的只是要看看蒙地是否眞的死了。

一羣記者訪問一位高級警官，問這裏是否有人被殺？

那警官只簡單地回答：「是的，有人被槍殺，他是個警務人員。」

記者問：「傷勢如何？」

「初步證實已經死去了，子彈擊中了要害。」

「他是誰？」

「一名探員。」

「姓名呢？」

「暫時無可奉告。」

「是否反黑組的蒙地探員？」

「對不起，暫時不能發表。」

「聽說他有殺人嫌疑，警方正擬拘捕他，有這回事嗎？」

「我不想說得太多，此案正由警方偵查中。」

「有人被捕嗎？」

「暫時沒有！」

「會不會是蒙地畏罪自殺？」

「不會，他已被證實是被殺，不是自殺。」

「死者是單身的？」

「是的，他未成家立室，一個人住在這裏。」警官答。

「他的行爲如何？」

「無可置評！」

這時候，一張担架床將一個人抬出來，上面蓋了一張白布。

記者湧上去拍照，被警官推開。

通常只有被證實死去的人，才會用白布由頂至踵的蒙住。

雜在人羣中的洛奇，絕對相信被抬出來的人已經死去了。

於是他非常滿意地，帶了幾個手下離去！

× × ×

傳播界在形容這是一宗：「連環謀殺案」！

首先是蒙地探員用毒針殺死克萊，記者忖測蒙地曾被黑社會收買。

蒙地因爲知得太多，於是又被黑社會幕後人殺之滅口。

不過，一切只是傳播界的忖測而已，警方發言人從始至終，未置評！

警方的惟一「官方公佈」就是：此事正由警方調查中。

但是，洛奇因爲有目共睹，所以對阿生顯得非常賞識。

他返回總部之後，立即傳阿生進他的辦公室，當面嘉獎一番。

阿生表面上非常高興，其實內心極之不安。

令阿生感到不安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會不會弄假成眞！

蒙地雖然不是一個好探員，但即使他罪該萬死，也不該由阿生去把他殺死。

當然，洛奇不會知道阿生心裏想些什麼。他對阿生道：「你由現在開始，便是我們的人，以後我們有福共享！」

阿生心裏覺得不知好氣還是好笑：爲什麼只說「有福共享」，而不說「有禍共當」？

大概這不是洛奇的心聲吧！他不會與阿生「有禍共當」的！

阿生說：「恕我坦白，我如果有任務，請派我和我朋友一齊担當，我們是患難之交！」

洛奇拍拍他肩膊：「你有種！最少證明是個江湖兒女。好吧！我會盡量安排你和你朋友在一起。」

這時候，又有電話來。

這一次，洛奇並未遣開阿生，當他面前去接聽那個電話。

洛奇似乎跟別人有約。

掛綫之後，洛奇又對阿生說：「像我們這種人不能永遠走運的，你說是不？」

「是的，波士。」阿生說。

洛奇道：「所以，我們必須把握時機，多賺一些錢，早些收山，退休享福。你可明白我意思麼？」

阿生只是苦笑。

洛奇又說：「爲了多賺一些錢，我們必須多動腦筋。我有許多財源，只要你用心點跟隨我，保證你有好處。」

洛奇看看腕表，道：「我要出去了，你今日不必做其他事，好好留下來休息。明天開始，我會有工作派給你。」

阿生笑道：「我並不累，你可以帶我出去，獃在這裏可能更悶！」

「你的確是個可造之才。」洛奇很高興地說：「好吧，那麼，我就帶你出去，讓你多見識一下吧！」

於是，阿生被洛奇帶了出去，夏力反而沒有一齊去。

在洛奇的汽車裏，阿生的心情有些戰戰兢兢。他被問及身世。

阿生只好佯稱自己是個偷渡來美國的人，本身則在香港犯過案。

他知道美國唐人街年來最多這一類阿飛輩，阿生目的正是要洛奇當正自己是個壞蛋。

阿生又暗示他在唐人街難以立足，因爲他來了美國之後，找不到失去了連絡的親友，以至被僑胞小睹。

他宣稱找不到工作，因爲沒有正式的居留證，也沒有工作證。因此，他惟有去幹「無本生意」——打刦！

他就是在這情況下結識了夏力的！

但是，聽洛奇的語氣，他似乎不大喜歡夏力這個美國人。

同時他還透露，他巳派人根據夏力的口供，去追查夏力的眞正身份！

洛奇並非不信夏力是個黑道中人，只是担心他可能是集團中的對頭人派來的臥底人物之一。

相反，阿生因爲本身是個中國人，洛奇反而沒有戒心！

車子停下來！

但洛奇沒有落車！

這是紐約最繁忙的曼赫頓區！

車門打開，有個男子上車，然後司機又再繼續開車！

現在這大房車之內，總共有五個人，洛奇，阿生，格連尼和司機。此外就是那個剛剛上了車的陌生人。

陌生人一上車就問洛奇：「一切順利麼？」

「並不如理想中那麼順利。」洛奇說，「有人賴賬，我巳幹掉他！」

「有麻煩嗎？」陌生人有點担心。

「放心，我一向做事乾凈俐落！」洛奇又說：「我有兩件事要跟你談談，第一，我們要擴大業務範圍。第二，我要調整我們之間的分賬比率。」

「這是什麼意思？」

「老實說，這種事不能永遠持續下去，我們要設法多賺一些錢，我有辦法把業務擴展到歐洲那邊去。」

「我明白你意思，其實，英倫的賭波公司巳派人過來跟我談過了。」

「但是，除了正式的賭波公司之外，我還要做黑市賭波生意。總之，趁你們大紅大紫之時，讓我們都多賺一些！」

「你要如何調整？」

「現在我們是五五分賬，但我的責任和開支龐大。」

「事實上我也傷腦筋，責任更加大，五五分賬十分公道。」

「你只要球員落力演出，但我要管賭賬的收入，有許多開支無法報數，因此，我要六成，你只可以佔四成！」

「你這樣突然推翻前議，似乎不够道義。」

洛奇瞥了阿生一眼，突然靈機一觸：

「我並非出爾反爾，事實上我們有許多麻煩，要一一加以應付。例如這位朋友，是我剛剛聘來的神槍手，我們要應付紐約的黑勢力，不能不多請幾個人，這就是開支呀。」

陌生人想了一想，終於祗好答應下來——跟洛奇四六分賬。

他們的談話雖不明朗，但阿生是聰明人，當然心裏有數！

從一連幾次足球賽事的結果均出人意料之外這點忖測，這陌生人大概是小星隊的負責人之一，眞想不到，他們會勾結在一起。

然而阿生却想不通，他們如何控制球賽的結果。

唯一的方法似乎只有一個，就是暗中買通了全體出賽球員。

換句話說：全體出場球員實際上都在球場上打「假波」！

但是，像宇宙隊這麼名氣的球隊，所有球員都是國際球員，他們又怎肯就範？

尤其是比利之流，他們肯定不會爲金錢而不顧名譽。

因此，阿生左思右想，總覺得其中可能另有內幕！

陌生人又說：「也許你說得對，我們必須面對許多困難，黑勢力即其中之一。你佔六成我不反對，但你如何保護我？」

「我會想辦法的。」洛奇說，「我會選派一些出色的槍手，做你保鏢。但我必須重新說一次，每次賽果要由我根據各方面的下注情況，衡量出輕重之後，通知你切實控制。」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陌生人說，「要輸幾多，要贏多少錢，我可以百份之百加以控制，你儘管放心好了。」

「最近有什麼重要賽事？」

「有一場特別賽事，本來安排華盛頓隊對宇宙隊，目的爲了招待幾位貴賓——阿拉伯幾個產油國家的元首。但是現在，我們的名氣大大地蓋過了華盛頓隊。」

「那就是說，這場重要表演賽，將由你們與宇宙隊比賽，是嗎？」

「正是如此。」

「幾時擧行？」

「後日下午。」

「有把握穩勝麼？」

「當然有。」陌生人想想又說：「但是，這一次，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投注買我們獲勝！」

「是的，上次你們也勝了宇宙隊。」

「所以，要看看投注的總紀錄，我們可能要僅負一至兩球，然後才可以殺入大注碼。」陌生人道，「不過，這可能影响我們小星隊的聲譽。」

陌生人總算提及了「小星隊」這名字了。那麼，此人分明是「小星隊」的領隊或教練。

可惜小星隊的領隊和教練在電視鏡頭中出現的時間甚短，所以阿生根本沒有什麼印象，也無法記憶！

洛奇道：「我們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必須看看下注的總額才可以決定作出何種紀錄的賽果。至於名譽，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陌生人立即有反應，「名譽十分重要，如果打得失水準，下次的重要賽事可能沒有我們的份兒。」

「但輸了未必就是劣隊，只是輸運氣之類，對小星的聲譽並無影响。」

「那當然！」

「好了，這一袋鈔票，是上次的分賬，裏面附有一紙清單。」

「好吧！」陌生人接收了那個布袋後，又說：「我點算過之後，再給你電話連絡！」

「你在何處落車！」

「時報廣場。」

「願我們今後合作愉快！」

「願我們財源廣進。」

兩個人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車子在時報廣場附近停下來，隨即讓陌生人落了車！

司機繼續把車子開走。

阿生好奇地瞪住陌生人的背影，但又呐呐然不敢問！

洛奇笑笑說：「你可知道他是誰？」

「他叫卡路，小星隊的領隊。」格連尼向阿生解釋。

阿生「哦」一聲，點點頭。

洛奇又說：「你對足球可有興趣？」

「在香港時候，經常有看，但這裏的球票太貴了。」阿生說。

「假如你有興趣，我可以派你去做卡路的保鏢。」洛奇對阿生說，「但你一定要守口如瓶，對任何人都不得提及今天的事！」

「當然，我從不賭波。」阿生說。

洛奇道：「是的，我們的人，一律不准賭波，但歡迎外人下注。」

「卡路眞偉大，他怎可以控制賽果？」阿生故意說。

洛奇道：「小星隊是隊神奇的初生之犢，由他控制，要輸要贏易如反掌。」

懂得打足球的人都會明白，要輸一場波，實在不難！

但是，想贏嗎，絕對不容易，除非本身實力超然，對手又弱。

然而卡路並非誇大，巳有紀錄可查，事實小星隊確贏過實力強大的宇宙隊。這是否另有內幕？

事情雖則巳成過去，甚至有恐嚇罪名的黑人物波爾，范禮等人巳落網，入獄，但阿生至今心裏仍然無法明白個中眞相，如今洛奇要派阿生到卡路那裏，阿生自然求之不得。

神乎其技　曲折離奇

時間只是上午，但中午快要來臨。

呂林夫婦二人在酒店裏等了一晚，仍然見不到阿生。

根據綁票何佳的人說：中午之前，他們必須離開紐約，否則，他們就會殺害何佳。

呂林夫婦二人很希望阿生早些回來，假如他們沒有收獲，就惟有暫時離開了紐約再說，以免害死何佳。

但是，根據特警隊的人說：夏力和阿生仍在依計劃行事。

至於夏力和阿生進行的計劃又是怎麼樣的？特警隊人員又不允透露。

呂偉艮本來很生氣，沒有阿生在着，特警隊人員似乎就不信任他們夫婦二人似的。但是，呂偉艮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想深一層，就只可以怪自己太焦急，而怪不得別人。因爲歸根究底，他們夫婦二人都不是特警隊人員。人家爲安全計而守秘，乃理所當然的事。何況這種保密對阿生也十分重要啊！

呂偉艮一想到這裏，心裏的怒氣頓消了。

他決定找一個人假扮阿生，然後一齊離開紐約再說。

於是，他帶了林愛莉一齊去找特警隊的人商量！

×　×　×

特警隊副隊長費里達，也就是夏力的一名最得力助手。

費里達接獲上司的指示之後，正率領一班特警隊員，進行一連串特殊任務。

國際特警隊的工作十分講究效率，尤其是在某些場合，他們絲毫不能出錯。

正如那一日凌晨時份，特警辦事處的電話响了，接聽電話的人正是費里達。

費里達和他的下屬全體在辦事處之內留宿，靜候夏力——他們的上司的消息。

那個電話就是夏力打回來的。

當時夏力正在洛奇的總部之內，利用特殊袖珍的儀器，偷駁室內電話綫路，與特警辦事處取得了連絡。

費里達接得命令後，隨即展開一連串的緊急行動。

費里達齊集各特警隊員，摸黑偷到蒙地探員的住宅去。

蒙地剛剛熟睡過去。

當費里達等人摸入他睡房時，他被一些聲音吵醒。

蒙地未開燈之前，探手取槍，但費里達巳將他的手槍取去。

其他特警隊員分別用手電筒照他雙眼，令他視覺感到困難。

費里達則在旁對他說：「蒙地探員，你要保存性命的，就乖乖的不要嘈吵，否則你會被殺！」

蒙地儘管掙扎，無奈對方是有備而來的。

他終於被「哥羅芳」迷藥迷倒。

費里達迫於無奈才出此一着，因爲他不希望驚動了蒙地的鄰居們。

蒙地昏倒後，隨即被人抬離現場，首先被帶回特警辦事處軟禁起來。

費里達和二名特警隊員則留在蒙地的住所內。

他們在黑暗中展開各項部署，一名特警隊隊員負責假扮蒙地探員。

這當然是一項十分危險的任務，因爲他們早巳知道事態的未來發展，夏力說過「蒙地將被人槍殺滅口」。

因此，假扮蒙地的人，實際上就是「

替死鬼」。但是，假如他做得好，就不必死，只是假死而已，也可以說，只做個「替身」就够了。

那特警隊隊員先穿上一件特製的避彈衣，睡在蒙地的床上，因爲他們仍不知道「兇手」用何種方式殺人！

至於費里達與另一名特警，則從旁監視，必要時才加以援手。

費里達負責室外，另一名特警則留在屋內隱蔽處。

費里達與另一名特警之間，固然有無綫電對講機保持連絡，假扮蒙地探員的特警也有一具對講機。

此外，特警隊還派人開了一輛僞裝的車子，在附近路口監視必要時加以援手。

以上只是當日天亮之前的情形。

天亮之後，街上很靜！

費里達依舊見不到有人來，也沒有可疑車輛出現過。

不久，一輛小型卡車開到蒙地住所對面的大厦門外停了下來。

費里達淸淸楚楚見到阿生扮演的槍手首先跳下了車，然後是格連尼。但由於費里達隱藏得好，對方很難發現他。

費里達立即用對講機以第一時間通知了屋內二名隊員。

不久，又見司機跑下車到一個路邊電話亭去打電話。

費里達也將情形轉知了屋內。以便他的同僚做好準備。

屋內的電話响了。

費里達退回那幢樓宇的梯間。

假扮蒙地探員的特警披着被單，裝成剛剛被吵醒的樣子，由臥室跑出客廳聽電話。

因爲對方是用「誘他聽電話」的方式引他現身，所以那名受過嚴格訓練的特警隊隊員，便不難想像得到對方行刺他的步驟。

事先在未天亮之前，他們已在屋內屋外細心觀察過四處的環境，因此他們也想像得到兇手必然是利用對面的天台。

所以，「替身」就以背部向窗，坐在几子上聽電話。

「替身」只朝住電話聽筒「喂」了兩句，就感覺得到背部有些東西襲擊。

於是他立即像演戲一樣，反應得十分之快捷。

就像中槍一樣，倒臥地上。

但是，當時這樣仍不保證他安全，因爲對方可能開第二槍。

萬一對方眞的開第二槍，又怎辦？

屋內的一名特警隊隊員原來早有預備，他自始至終，在窗簾的縫罅之間監視，只要對方有可能放第二槍，他就會飛撲出客廳，用他的手槍朝對面天台還擊！

當然，這是迫不得已時，才會出此一着的，否則，他一直靜伏不動。

費里達所以有此安排，自然爲了安全。屆時大可以解釋這是臨時到蒙地住所來渡宿的另一名探員。

既是蒙地的「同事」，自然有槍，也自然有此反應。

所以，萬一眞的須要第二個特警隊隊員現身，相信也不致引起對方太大疑心。

但是，結果對方只開了一槍。

即使只是那一槍已經够了，因爲避彈衣是特製的，外層充滿了血漿，子彈射破外層，血漿立即滲出，就十足像那人已中彈身亡時的情形一樣。

至於避彈衣的內層——貼身的內層，自然是絕對防彈的。

當然，萬一對方不射他背心部位，而瞄準他的頭部又如何？

費里達也担心有此一着，雖然夏力說過「兇手」會是阿生，但對方「洛奇」仍有可能臨時改變主意，派另一人前來，那就危險。

所以，費里達一直用無綫電對講機與屋內二名下屬保持連絡，必要時，他們就要改變計劃，見機行事，但費里達後來見到阿生出現，自然不必改變計劃了。

阿生担任「殺手」，自然不會開第二槍，也會對準「背心」部位發射，因爲夏力早已將計劃告訴過他。

以上就是「行兇」時的幕後情形。

後來，警方人員開至現場，自然不是有人這麼快就報警。

當時警官和反黑組探長帶人來找蒙地探員，主要是爲了憑當値警員的口供，他們懷疑蒙地被人收買，用毒計刺殺了覊留所中的克萊。因此前來逮捕他。

費里達所以退回梯間，也正是担心警方人員會在第一時間趕到了「兇案現場」來。

但他絕難想像得到警方人員這麼快就來到了現場，因爲費里達還未知道原來警局裏也出了事！

後來他在梯間截住反黑組探長和那名高級警官，幸好他們彼此都是認識的。

事實上，紐約大部份的高級警務人員，都認識夏力隊長和他的副手費里達。他們經過無數次的公事上合作之後，都認爲特警隊的效率比聯邦密探隊更好。

費里達也知道警界中有許多敗類，即如蒙地探員一樣，權充黑社會綫眼，所以他只對反黑組探長和那名高級警官說：他們奉命封鎖現場，只准高級人員入內。

其他警方人員於是只有留在蒙地住所的門口外面等候。

費里達透過無綫電對講機，把候在街外的同伴召來，協助維持現場秩序，不准其他警方人員進屋。

反黑組探長和高級警官二人見此情形，也心感不妙，無奈他們也明白到國際特警隊的地位，在美國來說，特警隊受到高度尊重，聯邦密探與「CIA」人員也不敢動他們分毫。更別說地方警務人員了。

地上躺了一條「屍」，探長和警官當時也大吃一驚。

費里達關上房門，他要絕對保密，所以未講眞相，先講任務，他要求探長和警官發誓要暫時保密，否則這件事可能變得複雜。

探長和警官同是警方高層人物，平時與特警隊合作慣了，自然是答允「澈底合作」。

就是如此這般「蒙地被殺」的消息立即傳開。當時屋外的警方人員也不知內裏，以爲是特警隊的消息比他們更快，所以比他們更早開到現場而已。

除了探長和警官之外，也沒有人知道

一直用白布蓋住的，並非眞正的蒙地的屍體，只是一名特警隊隊員而已。

爲了澈底保密之故，這特警「屍體」，也由費里達和他的手下護衞着，閒雜人等，休想接觸一下。

直至到屍體被送入殮房之後，那冰箱也被封鎖起來，以免走漏了風聲。（因爲那一格並無屍體。）

事情就在高級警務人員的協助下，一直被隱瞞了眞相，這自然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事實眞相終歸要揭曉的，到了最後階段，警方必須發表聲明。

爲了避免日後新聞界的交相指責，他們對記者們也惟有支吾以對。表面看來似覺「故作神秘」，實則警方亦有「難言之隱」！

至於眞正的蒙地探員，老早已被特警隊人員押回特警辦事處去了。

反黑組探長和一些高級警官，稍後也秘密趕往特警隊辦事處，與費里達等特警人員會合，審訊眞正的蒙地探員。

蒙地像發夢一樣，被人用冷水淋醒。

「你們是什麼人？」蒙地雙眼無法睜開，因爲他前面有一支强光的探射燈照住他的面部，但他醒了。

「你猜猜吧，蒙地！」費里達故意用另一種方式誘他說話。

「不會是我的同事吧？」蒙地只好閉着雙眼說話。

他坐在一張椅子上面，兩旁有人監視。他自己也知道反抗只是被人虐待。

「我們當然不是你的同事，但卻稱得上是你的同路人。」費里達說，「你心裏應該明白，什麼是你的同路人？」

「嗯，我明白了！」蒙地悻悻然說：「你們是洛奇派來的人，嘿！我早想到我的同事決不會用這種非法手段對付我。」

費里達和身邊的警官與探長交換了一個眼色。

警官和探長都不敢出聲，以免蒙地認出是他們。

費里達答道：「不錯，蒙地，你很聰明。」

「怎麼啦！洛奇想賴賬，是不？」蒙地說道：「其實我早該想到，他是個沒有信用的傢伙！」

「並非他沒有信用，只怪你做得不够乾淨。」費里達故意誘他說下去。

「你怎知道不够乾淨？」

「覊留所的守衞見過你接近過克萊，要不是我們及時找到你，讓你落入上司的手裏，我們豈非完了？」費里達說。

「那守衞怎麼說？」

「他親眼見你接觸過克萊，値日警官也知道你當晚並非當値，蒙地，你太愚蠢了。」

「儘管如此，他們仍無法將我入罪，你放心好了。」

「但你的上司是個老辣的傢伙，他會迫你說出誰主使你。」

「即使他打死我，我也不會說出洛奇的名字，請你轉告洛奇吧！」蒙地哀求着說：「只要他放過我，我可以爲他做任何事。」

「例如什麼？」

「例如，將那筆訂金還給他。」

「那數目不大，算了。」

「也許，我還可以令他發一點橫財，只求他不要殺我。」

「好吧，先說出你的條件是否够吸引再說。」費里達覺得這辦法果眞不錯，他似乎越知越多。

在旁的警官和探長，也肯定費里達這辦法收效。

但是，相反，假如他們警方用這方式去問口供，則屬犯法。

因此，警官和探長惟有靜觀其變，一句話也沒有說。

呂林夫婦二人却在這時候跑到特警辦事處來，要找費里達。

費里達一名助手招呼他們到會客室，然後到地下室來通知費里達。

費里達與助手耳語一番，授意他將呂林二人帶入來，但吩咐他們切不可開口說話。

費里達和這兒的人都知道呂林二人雖然不是國際特警，却知道他們的來頭，也知道他們與特警隊很有連系。現在聽助手說呂林二人有要事待商，費里達又不想他們久候，只好把呂林二人帶來地下室。

這時候，蒙地探員經過了很愼重的考慮之後，終於說道：「我有一條肉票，可以勒索到二三十萬左右。」

「肉票？」費里達怔了一怔。

旁邊的警官和探長發夢也想不到，身爲探員的蒙地，竟會幹出「綁票」這種犯法的行爲。

尤其是身爲蒙地上司的反黑組探長，要不是他站在燈光背後，人們一定可以見到他這時正滿面通紅。

他立即示意費里達繼續問下去。

呂林夫婦二人也於此時被助手帶入地牢來了。

助手打着手勢，叫呂林二人放輕脚步，同時不要作聲，雖然未落地牢之前他已再三叮囑過了，但他仍不厭其詳地，提示呂林二人！

費里達道：「蒙地，你這人眞會說謊，還好老子天天都有看報紙，幾時有人被綁票勒索？你想騙我，也該另找一個入信的藉口啊！」

「我不敢騙你，你有本事捉我到這兒來，一定不是個普通人物。」蒙地說，「告訴洛奇，我的確有個肉票，他是個中國人。」

呂林二人暗吃一驚。

他們發夢也想不到，怎麼會是蒙地這傢伙把何佳捉去？

那麼，迫令他們離開紐約的，自然也是這傢伙了。

費里達問：「說出他的名字聽聽，如果要我信你的話。」

「他叫何佳，」蒙地說，「他是一名華僑的獨子，如果洛奇有興趣，我可以把他交出來。」

「二三十萬這數目的確吸引。」費里達故意說：「你把他放在何處？」

「一名警方綫人的家人。」蒙地說，「黑人奧廸，他是我的拍檔。」

「你還有什麼財路？蒙地。」費里達道，「財路越多我相信洛奇越有興趣。」

「沒有了，」蒙地說，「事到如今，只求他收容我，不要讓我給警方找到，我已心滿意足了。金錢已屬身外物。」

費里達忍不住說：「眞想不到，你身爲警務人員，也幹這勾當，其實你的收入已經不錯，有一份薪金之外，我知道你還收黑錢。」

「那有屁用麼？」蒙地說，「還不够我輸呢。」

他的上司——反黑組探長已忍不住了：「你這害羣之馬。」

「拍」的一聲，探長衝前一掌，重重地摑在蒙地面上。

蒙地這一回才眞的有如從夢中紮醒一樣。

他聽得出這是他上司的聲音，但雙眼仍然睜不開！

費里達見事情已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對助手說：「亮了大燈吧！」

於是滿室光亮起來，那支探射燈則隨之熄滅。

沒有人可以勸阻探長，他結結實實地再摑了蒙地幾掌。

警官和費里達好不容易才將探長勸過一旁，蒙地探員這時才知道上了費里達的大當，可惜太遲了。

× × ×

國際特警隊的盤問口供方式雖屬「非法」的，但警方反而要感謝他們。

因爲若非如此，警方也不知道案中有案，也不知誰收買了蒙地。

事後特警隊人員在蒙地的引領下，與呂林夫婦二人一齊去到黑社會綫人——黑人奧廸的家裏，找到了奧廸和何佳。

警方的高級警官和反黑組探長，則爲了尊重特警隊的意見，暫時「置身事外」，一切由特警隊執行。

費里達所以勸諭警方不要太早公佈此事眞相，是担心阿生和夏力二人的安全。

因爲阿生和夏力的性命仍在洛奇那班人的手中。

何百力與何佳父子重聚，彷如隔世，呂林二人不敢居功，但也不敢將太多眞相對何氏父子二人說出。

蒙地和奧廸仍由特警隊秘密囚禁在地下室之內。

蒙地明知他的口供已被他的上司們親耳聽到，也被特警隊錄了音存案，但却不致過份後悔。最少，他在這裏總好過落入洛奇那班黑社會人的手中。

想到黑社會殺人的手段，蒙地反而感到安靜下來。

× × ×

阿生果然被派去保護小星隊的領隊卡路。

反而夏力則被洛奇冷落一旁。

阿生已在最後一次會晤夏力時，向他提出過警告，說洛奇正派人去查他的「歷史」。

夏力是個有胆有色的人，他當然不會害怕。但他仍感謝阿生的忠告。

夏力儘管身爲紐約區的特警隊隊長，他內心仍不得不佩服他的同事阿生的機智應變的急才和手段。

阿生若非一個有辦法的人，他不會這麼快便獲得洛奇的信任。

洛奇因爲他不是本地人，可能也就是這樣減少了一重顧慮，這也是原因之一。

現在阿生表面上雖然負起了保護卡路之責任，實際上却等於監視卡路。

洛奇是故意誇大了黑社會的暗殺行動，所以乘機派出格連尼和阿生兩人，分別負責保護小星隊領隊卡路，以及教練貝芬。因爲他們都是神槍手。

當然，洛奇除了要監視二人之外，也實在希望他們二人安全。

只有卡路等人安全，他們的秘密合作才可以繼續下去！

阿生明知這份差事十分危險，因爲像卡路這麼重要的人物，隨時可能被人要脅或暗算，他做他的保鏢自然更加危險了。

但是，阿生爲了澈底追查這件事，也樂於接受這任務。

由於他是卡路的私人保鏢，所以卡路每到那一處地方，他都有機會追隨左右。

照計這種情形底下，卡路有什麼陰謀詭計，阿生多少也可以看到一些跡象才對。但事實却非如此。

在阿生的想像中，卡路是個「大攪手」，他可能用「銀彈」逐個球員去收買，要被收買的球員依他吩咐去踢某一塲球賽。但是，今天下午一塲重要的賽事就要開始舉行了。卡路還沒有離開過他的辦公室，也未到過外面去。

他只打過幾個電話，阿生都很留意這些電話的內容。

一次是卡路打到球賽票房去的，他要知道售票情形。

事實上這是一塲十分轟動的足球比賽，甚至政界人士也十分注目，主要還是有幾個到紐約來參加聯合國會議的阿拉伯國家元首，屆時也去參觀比賽。

至於當地的球迷，更加不在話下了！

卡路另一個電話是打到洛奇辦公室去的，他要知道黑市下注的情形。

似乎令到卡路有點兒難以置信，球迷下注賭波的情況，竟然與報紙體育版的評述員的看法不謀而合。

報紙球評家一致看好宇宙隊。他們並不因爲小星隊連次有超水準演出而改變了主意，主要還是「名氣」和「聲譽」問題云。

原來球評家的分析就是，宇宙隊不但國際球星多，同時經過上次失敗後，敎練已針對他們的弱點，加以改善，今天必有不同的演出云。

另一原因，就是宇宙隊中的有名氣的國際球星們，爲了保持他們國際聲譽，曾揚聲這一次許勝不許敗。

也許可以這樣說：喜歡向黑市下注賭波的球迷，可能受到了報紙的影响，所以紛紛下注買宇宙隊最少也可以淨勝一至兩球。

難怪洛奇在電話中半開玩笑地問卡路：「你是否有些担心，我這裏最少收到六十萬注碼，都是買宇宙隊獲勝的，下注小星隊勝的，竟不足十萬之數。」

卡路格格大笑：「我不但不會担心，還充滿了信心。」

然後，卡路又一派正經地，對洛奇說：「你想殺入更多的注碼麼？趁還有時間，不妨開出一個較佳的盤口，吸引球迷去

買宇宙隊贏。」

「萬一他們眞的贏了，我們豈非破產。」洛奇在那邊說。

卡路道：「這是操縱在我手中的，這盤生意我也有份，我會與你一齊擁抱住掉入陷阱去麼？當然不會。」

「好吧。」洛奇說：「讓我吩咐下去，叫他們開出一個更吸引的盤口，但今天小星隊無論如何，一定要勝利。」

於是，在最後一次電話連絡中，阿生親耳聽到卡路對洛奇說：「小星隊今天仍然可以勝出三球之多。」

洛奇告訴他，由於新盤口太過具有吸引力，迅速增加投注四十萬美元。

也就是說，今天單是睇好宇宙隊的注碼，已超過一百萬。

卡路向洛奇一再保證：「小星隊」必可勝出三球這比數。

即使宇宙隊搶攻，小星隊也有把握贏他三球。

那就是：宇宙隊如果入一球，賽果會是「四比一」，入兩球的話，小星隊亦會迫成「五比二」這比數。

總之就是非勝三球不可！

阿生越聽越出奇，卡路到底有甚麼把握「必勝」？

雖然過去小星隊也有過表現，但也不致「要贏幾多就贏幾多」。

不過，無論阿生心裏怎麼樣想也好，他也只是默默地想，絕不敢問半句，以免引起卡路的疑心那時他就無法再查下去。

× × ×

球賽開始了。

宇宙隊球星出場時，被人喝了一次倒采。

小星隊球星出場時，却反而傳出了一陣如雷的掌聲。

阿生以私人保鏢的身份，跟隨住卡路到球場去。

他們進入了更衣室，阿生只見卡路神神秘秘地跟兩個人談過話。

一個是阿生見過的教練貝芬，他由格連尼保護着。

另一個人阿生並不認識。

那人金髮碧眼，唇上有一撮小鬍子。

阿生對他胸前的電腦塑膠證章瞥了一眼，發覺他叫克藍姆，職務是電台的球賽評述員。

卡路接見評述員和記者，都不是一件出奇的事，奇在其他求見的人都被排擠在更衣室門外，只有克藍姆例外。

阿生彷彿聽到卡路說：「賽果要維持三球，三比〇或四比一，或者五比二之類，總之要我們贏三球。明白麼？」

「明白了，波士。」說這話的，竟然是克藍姆，而不是教練貝芬，更不是其他球員們。

阿生滿腹疑團，左思右想，老是想不明白！

卡路要贏波不出奇，因爲他和洛奇都希望贏大錢。

但是，他爲甚麼不吩咐球員教練，反而吩咐一個電台評述員？

阿生忽然有個奇妙的想法，就是透過電台的評述員口中，在即場轉播評述時，向球迷聽衆作出虛僞的報導。

例如明明輸了，也在電台宣佈小星隊勝出等等。

但是，想深一層，就覺得這想法太幼稚，而且不可能成立。

因爲抬頭看看，球場中央看台的頂上，最少有五個包廂，那是供各電台、電視台球評員作即場轉播或者錄映轉播之用。

也就是說：即使其中一個電台作僞也沒有用，因爲球迷不一定收聽那個電台。

何況除了電台，電視台之外，還有萬千球迷，以及報紙，通訊社等等派來的體育記者們！

因此，任何一個評述員也不可能隻手遮天。

那麼，卡路與克藍姆之間，到底有甚麼秘密勾當？

阿生在陪伴卡路入場時，看見克藍姆爬上中央一個包廂——那是第三號包廂。

卡路和貝芬則坐在球場場邊一角，與後備球員一起。

阿生回頭對觀衆席上望了一眼，上面人頭湧湧，密密麻麻的。

突然之間，他眼前一亮，差些兒他還以爲自己眼花！

呂林二人竟在席間。

呂偉艮與阿生的視綫接觸，雙方都有如觸了電一樣。

他們師徒二人同是久歷江湖的人，甚麼大風浪也見過，但從未在這種場合中，遭遇過這種情形，雙方不由自主地一怔！

呂偉艮到底老於經驗，他發覺阿生的視綫接觸了他之後，立即持杖離座，看情形當然是要到洗手間去！

球賽尚未開始，許多人都趁住這時候紛紛到洗手間去。

阿生也乘機對格連尼表示要去去洗手間。

格連尼和阿生的任務同一樣，現在卡路和貝芬二人反正聚在一起，其中一人離開片刻，應該不成問題。

阿生到達洗手間之時，呂偉艮正在隣座。

兩座之間的牆脚之下有空罅，那是用防火膠板間開的。

阿生將他心中的疑問轉告了呂偉艮！

由於兩間座厠的門都關上了，根本沒有人想到他們正在低聲交談。

呂偉艮把阿生的話記在心中，同時又問及投注與「預知賽果」的情形！

阿生都簡要地，對他師父說了。

球迷紛紛回到原來的座位去。

球賽立即就要開始。

阿生回到卡路身邊，發覺卡路和貝芬二人的態度十分嚴肅，其他球員並未與他們交談。

在掌聲雷動下，球賽開始了。

宇宙隊果然改變了踢法，比利仍然握守中路，助攻助守！

但其他後防球員，則經常展開「衝鋒陷陣」式的突襲。

這正是最近一次世界杯流行的打法——攻守同盟。

十個球員可以一齊攻上前綫，但必要時也一齊退守。

同時，比利和里亞二人紛紛演出「雙龍出海」陣式，令到小星隊很快巳失了一

球！

阿生反眼看看卡路，他依舊氣定神閒。這表示他早已胸有成竹。

突然之間，小星隊穩住陣腳之後，展開了反攻！

賽果立即又拉成了「一比一」。

球迷議論紛紛，也看得份外緊張。

凡是看甚麼球賽，球迷的心理也是一樣的，一面倒的賽事，倒無興趣，絕不緊張。

但是，一球上一球落，勢均力敵的球賽，球迷則看得眉飛色舞。

現在球迷的掌聲，喝采聲不絕於耳。

小星隊一鼓作氣，又入一球！

賽果變成「二比一」，小星隊開始反敗為勝了。

但是，阿生知道這只是開始而已。最後的賽果應該是「勝三球」，阿生早已知道了。

阿生偶然放眼往觀衆席上一望，竟然見不到呂偉艮夫婦二人。

他們去了那兒？

也許他們走了。

阿生的態度並未過份引起身旁的各人注意，因爲卡路等人正集中注意力於球賽中，沒有人理會阿生。

宇宙隊今天的演出有如生龍活虎，份外精彩，轉眼又變成「二比二」。

球迷歡呼之聲有如排山倒海。

掌聲陣陣傳來，震耳欲聾。

上半場完了，還是維持二比二——雙方打成平手。

球迷似乎十分滿意！

每個球迷都在談論着剛才的賽事。

× × ×

下半場已經開始了。

宇宙隊今天的演出如有神助，他們那飄忽的打法，令到小星隊無從捉摸。

小星隊一直用二名快速球星「釘死」十號的比利。

但是，下半場的攻勢竟分散在其他九個球員的身上。

十分鐘後宇宙隊已迫成「三比二」。

宇宙隊又勝一球。

阿生第一次發覺卡路情緒變得焦灼不安。

他悄悄問身邊的貝芬：「教練，究竟怎麼一回事？」

「可能克藍姆那傢伙糊塗，剛才一球之失，分明是傳遞錯誤。」貝芬說。

「他媽的。」卡路很生氣地站了起來：「讓我上去看看。」

但是，貝芬立即勸住他：「別焦急，也許他存心製造緊張，看下去再說。」

卡路只好坐下來。

貝芬又說：「你上去，很易引起別人的懷疑，忍耐一下吧。」

卡路說：「不妨告訴你，萬一這場賽事輸了，不但以前赢下的會化爲烏有，我們二人也非走路不可。」

貝芬不作聲。

他當然知道今天黑市下注的情形。

又過十分鐘，宇宙隊勢如破竹，轉眼又下一城。

現在的賽果是「四比二」。宇宙已勝出了兩球！

卡路道：「還有多少時間？」

貝芬看看大鐘：「還有廿五分鐘。」

卡路呱呱大叫：「他媽的，二十五分鐘怎麼可以速入五球？」

貝芬也說：「是的，我們要七比四之數才可以殺個滿堂紅——究竟克藍姆怎麼攪的？眞是豈有此理。」

卡路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於是匆匆離座而去。

格連尼低語阿生：「即使他進入洗手間，你也要一步跟實他，明白麼？」

阿生會意地點點頭，跟了上去。

卡路氣沖沖地走上二樓。

阿生知道二樓是可以通上天台的——那些包廂要由天台落去。

阿生也知道卡路何事如此緊張，萬一小星隊輸了這場球賽，他和洛奇就要一齊破產，所以格連尼叫阿生切不可放走他！

來到二樓一條梯間之前——那是通上天台的唯一通道，那兒出現了一些來歷不明的彪形大漢。

他們阻住卡路和阿生的去路。

卡路說：「我要上天台。我是卡路，小星隊的領隊。」

「對不起。」為首一名大漢道：「此乃禁區，閒雜人等，不得擅進。」

「我只想找人。」

「無論你是誰，不管你是否找人，一律不准。」

「你是甚麼人？」

「警探。」

「警探？」卡路不敢相信，苦笑道：「我以前也上過去，今天爲甚麼會多了你們？」

一名大漢出示了警方的證件：「這是臨時安全措施，卡路先生，眞對不起，閣下如有投訴，可到我們局長辦公室去。」

卡路無可奈何，只好對天台那唯一的通道呆望。

突然間，他發覺有人叫他：「卡路，你快些過來。」

卡路和阿生都不由自主地回頭一看，人羣中有個他們熟悉的影子。

他，正是洛奇！

洛奇把卡路帶到一角，生氣地問：「你怎麼攪的？」

「時間無多了。」卡路情急地看看腕錶：「若要小星隊反敗為勝，快想辦法上天台。」

「上天台幹嗎？」

「老實對你說，勝負關鍵全都操在克藍姆之手。」

不但阿生不明白，洛奇也不明白。

時間僅餘十多分鐘，九十分鐘的賽事就要全部完了。

比數已是「五比二」，宇宙隊大發神威，又入一球。

卡路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甚至洛奇只知道要設法立即上天台。

洛奇也知道克藍姆在一個包廂之內，但進入包廂，只有上天台之後才可以，否則就插翼也難飛。

登上天台的正式通道只有一條，但那條路根本行不通。

把守在那裏的人既然已表明是警探，即使洛奇也無可奈何。

各人繞到球場另一角，洛奇發覺那兒有條去水渠。

於是他們沿住水渠，由那兒爬上去。

但是，如此一來，又浪費了幾分鐘的時間！

現在距離完場時間已不足五分鐘光景，紀錄還是「五比二」——宇宙隊遙遙領先。各電台的評述員也公認宇宙隊可以「穩勝」不可能有奇蹟出現。

就是三號包廂之內，竟然見不到克藍姆的影子。那包廂之內，只有四個人。

當卡路和洛奇衝進去的時候，發覺這四個人都不是他們認識的。

卡路生氣地問：「克藍姆呢？」

「誰是克藍姆？」一個跛子反問。

「這是甚麼電台？」卡路又問。

「不是甚麼電台，只是音响控制中心。」那跛子含蓄地笑了笑：「小星隊之勝，全憑這裏的儀器，說出來也令人難以置信……」

卡路面紅一陣，又白一陣。

他回頭要將阿生懷中的手槍奪來，但阿生反而避開！

卡路呱呱叫道：「殺死他。」

洛奇於是示意他的二名槍手立即採取行動，在這情況下，誰也會明白，小星隊今天之敗，全是這四個陌生人搗的鬼。

二名槍手立刻拔槍，眼看就要射殺那跛子與其他三個人。

就在這一刹那間，鐵杖自跛子手中揮出，搶先擊去了其中一名槍手的手槍。

與此同時，阿生以迅速不及掩耳的動作飛起一脚，踢跌了另一名槍手之手槍。

洛奇大吃一驚：「你瘋了嗎？」

他罵阿生，但阿生反而用槍管指住洛奇：「不要動，我是國際特警，快叫你的人停止，否則我殺你。」

洛奇如夢初醒。

大批警方人員和國際特警隊人員，由下面湧上了天台來。

卡路見勢色不對，奪路而逃，但各處通道早被封鎖。

帶住大批警員開到現場的，是警方反黑組探長。率領特警隊前來的，是夏力隊長。夏力因得不到洛奇信任，獨個兒歇在宿舍之內。

後來他發覺大部份的人都去了看球賽，便悄悄與他的助手費里達連絡。

費里達知道時機成熟，問明地址，會同警方人員，開到洛奇的總部，將留守的幾個黨羽逮捕。

特警隊和警方大擧搜索洛奇的總部，夏力指示暗格之所在！

結果，洛奇大批犯罪證據落入警方手中。而洛奇本人，這時正在球場上，那場比賽看得他提心吊胆。

因爲小星隊一敗塗地，他和卡路等人非破產不可。

至於包廂中的四個人，分別是呂林夫婦二人，另一個是特警隊中一個懂得電子儀器操作的隊員，還有一個則是警探。

原來呂偉艮知道了克藍姆可能操縱賽果之後，便依阿生所提示的，找到三號包廂上面去。

這時候，夏力和警官們剛好趕到球場來。但他們却無法在人羣衆多之中找到洛奇等人。

夏力與呂林二人會合後，經過與警方一番商議，決定用另一種方式，讓洛奇等人送上門來。於是他們迅速封鎖天台以及球場內各處主要通道。

呂林二人則在三號包廂中，把克藍姆和一名控制員制服。

他們覺得這不是甚麼電台，而是一個無綫電控制中心。

原來由這裏俯視球場，不但一目了然，還可以利用無綫電通話機指揮小星隊各球員「走位」。

每個小星隊球星原來都有一枚電子袖珍接收器——像耳塞一樣，塞入耳中，克藍姆的職責有如一個指揮官，他實際上是「眞眞正正的敎練」，而非「評述員」。

凡是有足球經驗的人都明白，在足球場這麼大的場地上，平面作戰，最困難的是「視覺」和「默契」。

兩者之間，關係重大，人來人往，有時球員「看不通，睇不透」，交錯球有之，走失了「位」亦有之。

但有了小如尾指指頭的耳塞，則可接收高高在上，看得一目了然的克藍姆的直接指示，何時何地某一號球員應上前幾多碼，退後若干步即可接到來球……等等，自然是事半功倍。

小星隊上幾場賽事，就是憑住這小小秘密獲勝。

他們個個年青力壯，有氣有力，只要平時有正常訓練，再加上有克藍姆指揮若定，因此便可以制勝。

除了無綫電通話——其實只是與廣播的原理差不多，但要有個特製的袖珍耳塞才可以聽得到。

此外還有一個即場的電視傳眞鏡頭，讓克藍姆可以縮窄視覺範圍，窺破了「敵情」之後，更可決勝千里。

總之，一切秘密盡在其中。

呂林等人知道了秘密之後，便代替克藍姆的工作——「指揮」小星隊作戰。

當然，呂偉艮故意亂說一通，應上不上，應退又不退。

因此，小星隊又焉得不敗？

現在眞相既然大白，卡路、洛奇等人又送上門來，於是警方便不費吹灰之力，將各人繩之於法。

他們不必破產，因爲黑市賭波是非法，但他們要坐牢。

至於洛奇，除了「非法控制球賽」罪名之外，還有主使蒙地殺人的罪名，因爲蒙地未死，當然有生口對證。

後來再查明克萊的手下——黑人占美，也是洛奇派人去殺的。

洛奇本來想殺占美，誘出克萊，但克萊不上當！

但事情到頭來，還是邪不勝正，爲非作歹的人，永不會逃出法網，即使暫時逃出了，遲早總會有報應。

宇宙隊又大振雄風，比利再次吐氣揚眉，他希望英式足球能在美國發揚光大。

麥海雲·文
盧令·圖

白鶴掠翅 破 雙龍出海

加入張保仔 合力反清廷

從北方挾技南下的武林高手，最古老的一個莫如昇隆長老了，現時譽滿海外的白鶴派，由吳肇鍾先師傳下，吳肇鍾從黃林開學技，黃林開則由王隱林學習得來，至於王隱林，到鼎湖山向昇隆長老學技，照年份推算，昇隆長老距今百年過外，無論如何，他可以說是北派武術傳到南方來的第一人。

昇隆長老是直接從阿達陀喇嘛學習武功的，這一派的武功兼有白鶴派，少林派以及喇嘛派三種，青海玉樹鎮的喇嘛僧阿達陀，是當地武林高手，他偶然看見白鶴與毒蛇相門，悟出白鶴八法，再行深造研究，創白鶴拳，再把這一派的拳術傳入昇隆長老，至於昇隆長老，本來是少林僧人，得到阿達陀的眞傳，等於把白鶴派，喇嘛派和少林門三派的拳脚集中一身，無怪他的出手特別高了。後來由他把武功傳授給大智，大圓，大覺以及大慧四個入室弟子，他們都是和尚。

照理昇隆長老渾身武藝，一定是非常出色的，不過，他從來不與別人搏鬥，究竟武功高到甚麼程度呢？難以測知，他的弟子大智和尚却跟張保仔這個海賊的左先鋒陸金水打過，這一場僧俗比武，曾經哄動一時，值得舊事重提。

當時昇隆長老是從火燒少林寺當中逃出來的，據說全寺四百僧人，只有十三個和尚逃出，後來有八人在貧病交纏中死去，剩下五僧，都是武功特別出色的，分別在兩廣兩湖，四川，雲南各地起帶頭作用，成立會社，秘密宣揚反清復明的工作，後來結集在一起，叫做洪門，那幾個少林和尚就是洪門「五祖」。

昇隆長老是負責南下，希望攏絡江湖人物，澈底反清復明的，那時有些朋友從廣東到來，談及張保仔等人，擁有數萬之衆，戰船亦有百艘，盤踞珠江口岸，滿清的官兵，也沒法制服他。聽了這個消息，昇隆長老喜出望外，說：「反清復明，此期是已。」

跟着率領四個入室弟子南下。

當時九龍油蔴地，深水埗一帶，已有相當多的居民，不過是漁民以及農夫等，滿清政府在九龍城設立縣府，文官巡檢，武官千總，屬新安縣管轄，駐守的清兵有數百人，另在大鵬灣水師守備那方面有戰船四艘，海上的士兵共有一千，兵力單薄，與港島這邊張保仔幾萬海盜相較，相差極遠，當然他們無法制服張保仔了。

張保仔本來是廣東省新會縣崖門海面的漁家子弟，在嘉慶年間，跟隨海盜鄭一落草爲寇，鄭一此人身材高大，精通拳脚，兩臂有數百斤力，他掌握的一口厚背大砍刀，重三十斤過外，仍然行走如飛，且又精通水性，隨時可以潛水遠去，有如水怪，他的妻子，衆人稱她一嫂，亦是名敎頭的掌珠，擅長梅花刀，夫婦兩人，初時率領海盜數百，戰船僅有十多艘，後來清廷無力清剿，鄭一的勢力愈來愈大，截刦商船，甚至受到葡海軍與英海軍的戰艦圍攻，亦無所畏。

不過，鄭一的命運欠佳，有一次會戰，被炮轟斃，其妻一嫂，就變成唯一的領袖，以港島作爲根據地，延攬羣雄，再圖大舉。

張保仔年壯力强，饒勇善戰，加入海盜的集團。

不久，便卽與一嫂結爲夫婦，橫行無忌，賊兵竟達四五萬人，擁有大艇小艇百艘過外，他的勢力由大鵬灣伸展至香山，台山，新會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各處提督，只是設法應付，無力進剿。

當時的情形大概如此，無怪昇隆長老認爲張保仔那帮人可以合作，澈底反清復明。不過，昇隆長老僅有五人南下，除非加入他們那邊的一帮賊，否則，孤掌難鳴，可是，加入之前，必須細心觀察，因此，昇隆老長在荃灣的竹林禪院住下，就叫大徒弟大智和尚單獨乘搭小艇渡海，前往香爐峯跟張保仔見面。

當時哨兵密佈海上，發覺對方僅有一人，而且是和尚，料想他難以作惡，便把大智和尚帶到大寨之內，鄭一嫂當中坐着，張保仔側坐，另有彪形大漢十多人，手握大刀闊斧，左右排列，威風凜凜，儼如一座軍營。

大智和尚到大堂之內，合掌爲禮，鄭一嫂抬頭一望，看見大智和尚雖然是出家人，虎背熊腰，氣宇軒昂，肅然起敬，說：「大智禪師，據說你們師徒五人從青海玉樹鎮到來，有何貴幹呢？」

大智和尚說：「家師昇隆長老雖然出家，但却非常愛國，恢復明室，念念不忘，他聽到大王人强馬壯，兵精粮足，清廷的官員兵也畏懼三分，前程無限，故此，特自到來投奔大王，傾全力相助，盼大王號召天下英雄，先取兩廣，然後北伐中原，必可一戰成功，我們雖然僅得五人，但因從幼就苦心練武，頗有成就，可能替大王效力。」

鄭一嫂與張保仔聞言，面有喜色，張保仔說：「大師自稱武藝高强，可否當面試驗一下呢？」

大智和尚說：「如果大王歡喜，隨時可以試驗。」

張保仔說：「如此更好。」

他剛剛閉嘴，忽見武士當中有人高聲大叫：「大哥，單人表演拳脚，難以看出造詣如何，更加無法在戰場使用。」

張保仔看看那邊，這個武士正是左先鋒陸金水，陸金水也是水上人家，跟張保仔一路，年方二十七歲，臂如木柱，綽號生霸王，在船上作戰，或者侵入清廷的營地襲擊清兵，極爲英勇，等於張保仔的左手，故有左先鋒之稱，張保仔望了他一眼，說：「左先鋒，你說單人表演無法看出功夫的高下，那麼，如何試驗然後可以顯得出眞功夫呢？」

陸金水舉手握拳，揚了一揚，說：「我一拳打出，力度有五百斤，無人能够捱得我一拳，請大智禪師跟我較量高下，如果他能够把我擊退，就讓他們師徒五人加入，否則，入了我們這一帮亦是無用。」

張保仔說：「這樣也好。」跟着望望大智和尚，意思是請他發表意見。

大智和尚說：「這一位武士想跟貧僧較量，貧僧怎會拒絕呢？只怕貧僧一時錯手，把他打傷，不好意思。」

陸金水哈哈大笑，說：「禪師自視太高了，如果你能擊敗我，那是最好的事，我的武功自信不差，你把我擊敗，那是我自取其辱，與你無關，絕不後悔，請你放心發招。」

陸金水說完這句話，行到大廳的中央，擺好招式，大智和尚也不客氣，走到廳中，與陸金水遙遙相對。

鄭一嫂坐在當中發施號令，各頭目坐在左右兩邊，非常熱鬧，照他們的看法，陸金水身高六尺過外，兩臂極粗，所學的又是硬拳硬馬，如果一拳迎頭打落，那個和尚的光頭立刻打爆，實在無法用手招架，故此他們都替和尚揑一把汗。

各人準備妥當，張保仔大喝一聲，卽開始接戰。陸金水人快馬快，大叫一聲，疾走幾步，一拳迎頭打落，果然不出各人所料，想把和尚的光頭打爆，來勢極兇。

這一招獨劈華山，乃是陸金水的絕技，對方用手擋格，他就連發七招，無從抵擋，不過，大智和尚似乎知道他落場急攻，應該暫時避過他的攻勢，看清楚拳路然後接戰，於是身體一側，已經跳出圈外，陸金水剛剛收拳，抬頭看不見和尚，大吃一驚，連忙轉身，大智和尚並未乘機反攻，他也覺得暗暗稱奇。

兩人相鬥十多個回合，大智和尚始終沒有發招，不過左右閃避，盡量卸開對方的攻勢而已，陸金水以爲和尚怯戰，有機會便卽用他擅長的絕招撲攻，施展牛角捶之後，突然收拳，化拳爲掌，雙掌齊出，向大智和尚中門打去，準備對方接戰，便卽抓住對方的手，把它拗曲甚至拗斷。

他以爲大智和尚的拳力有限，不易橫臂擋格，更難把他的雙掌抬高。殊不料大智和尚並非如此接戰，兩手齊出，只是輕輕的擋住對方打來那一招「雙龍出海」，便卽側身一脚踢出，跟住小跳，其實那一脚是連跳帶踢的，這一招白鶴掠翅，正是尅制雙龍出海的絕技，陸金水未曾學過這種拳法，當然看不出來，各人都看見陸金水雙拳並未收回，大智和尚的右脚已經踢到，隆然一聲，陸金水的小腹竟被踢了一下，馬步也站不穩，向後仆倒八尺過外。

張保仔與鄭一嫂齊聲叫好，大智和尚連忙上前扶起陸金水，抱拳賠罪。

陸金水不但沒有怪責他，反而哈哈大笑，就此爬起來，抱拳爲禮，說：「大師的拳脚神出鬼沒，我自問無法抵擋，甘拜下風。」

大智和尚趁勢向張保仔說：「大王，不瞞你說，貧僧的拳脚是五人當中最低級的，家師昇隆長老以及其他幾個大師的武功都勝過我許多，如果他們前來協助大王，必可成事，將來大王不只是在香爐峯稱霸，可以把勢力擴展至中原，成爲一國之尊，你的意下如何？」

張保仔說：「此事並非三言兩語所能決定的，請大師留下來，住三幾天，再行定奪。」

大智和尚於是留步，張保仔三次跟他密談，明白整個局勢，慨然說：「令師徒數人對我是有帮助的，你仍在此地居住，我派人到竹林禪院接令師昇隆長老到來，共商大計。」

大智和尚聽了，喜出望外。

張保仔再跟鄭一嫂密密計議之後，便卽派人渡海迎接那些僧人。

昇隆長老得到張保仔的命令，便帶着那幾個門徒乘搭漁船，從九龍那邊到長洲，謁見張保仔與鄭一嫂，願以客卿的姿態協助張保仔打江山，反清復明，而且對張保仔說知，此行只是推翻清廷，並非有何種願望，大功告成，便卽回到寺門居住，絕不求名求利。

不過，他到了香港之後，雖然張保仔與鄭一嫂都把五人看做客卿，待以嘉賓之禮，但因張保仔究竟是海盜出身，所作所爲，使昇隆長老極端失望，後來張保仔率領嘍囉，用幾十艘賊船在珠江口，截刦英國與葡萄牙的商船，與英國海軍發生劇戰，互有死傷，張保仔再又率領嘍囉在珠江口三角洲各縣刦殺，使沿海各鄉的居民恨之入骨，這種情況，看來不像是想攻入中原，昇隆長老極端不滿，却又無可奈何。

後來張保仔竟然接受清廷的招撫，率海盜三萬人，另有戰船二百艘，到香山縣受降，昇隆長老聞訊，非常憤怒，但却孤掌難鳴，只好帶着大智，大圓，大覺，大慧四個門徒往西江鼎湖山慶雲寺居住，後來王隱林在該處拜師兼習武，不必細表。

兩期完俠情中篇

憶文·文
盧令·圖

龍鳳英豪（上）

蒼蠅問白黑　讒巧令親疏

急驟的「嗒嗒」蹄聲，震破了漆黑原野的寂靜。

根據蹄聲的快速，而知那是一匹千里的快馬。

能駕馭這麼快速馬匹的人，當然也是一位馬術精湛的好手。

由於月黑風高，看不見馬蹤，也瞧不見馬上的人影。

也許是老翁，也許是老婆婆，也許是英挺的少年，也許是美麗的少女！

快馬如飛前進的方向，顯然是奔向數里外的小鎭。

小鎭僅有數十戶人家，死寂，昏沉，沒有人聲，也沒有犬吠，僅有一點微弱的燈光，顯示出小鎭尚有一絲生氣。

那點燈光，正是發自小鎭街口唯一一家的小酒舖內。

小酒舖內僅有七張桌子，但六張桌子却坐着有人。

一燈如豆的櫃台後，坐着渾身顫抖的老掌櫃，目光惶急不安的望着滿座酒客。

酒客八九人，個個濃眉環眼，大都袒胸挽臂，每個人的屁股下都坐着兵刄。

這些酒客的桌上都擺着有酒，却沒有那一人斟出來先飲，似乎正等着這位即將飛馬馳至的客人。

坐在黑暗角落的一人，頭戴瓜皮帽，身穿錦繡袍，生得是獐頭鼠目，唇上蓄着小鬍子，看來四十餘歲，他正閃爍着目光，側耳凝神，當然也是傾聽這位即將飛馬馳至的客人是否有了動靜。

小酒舖的氣氛十分低沉，每個兇煞酒客的脚上都暗透着緊張，有的人的額角上，已因焦急不安的等待而滲出了油油汗水，那個身穿繡袍的中年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在這時，驀然傳來一聲隱約可聞的烈馬長嘶！

這聲馬嘶，對小酒舖內的每一個人來說，不啻平空打了一個霹靂。

小酒舖內立時掀起一陣騷動，每一個兇煞酒客都立即不安的摸了摸屁股底下的兵器。

氣氛突然緊張，情形如臨大敵，這也可顯示出來人必是一位極厲害的大人物！

身穿繡袍的中年人，更是緊張的急忙由座位上站起來，一面舉袖拭汗，一面急聲吩咐道：「大家開始喝酒，大家開始喝酒……」

話尚未完，八九個壯漢早已拿起桌上的酒壺「吱吱」的喝起來。

繡袍中年人一看，不由無可奈何的說：「唉，看你們竟嚇成了這副樣子！又不是眞的要你們和他拚，到時候只不過拿起傢伙作個樣子罷了……」

話未說完，其中一個彪形大漢，突然將酒壺重重的向桌上一放，憤聲道：「杜師爺，你說的好聽，作個樣子罷了。那個不知道『天星堡』的少堡主馬幼龍是當今武林後起的新秀？動起手來勇猛如虎，拿

出眞本事來和他硬拚都難保完命，還能虛應架勢作樣子？」

另一個虬髯壯漢也憤憤的接着說：「可不是，一個不小心，肩上碗大個疤，腦袋搬了家，這是鬧着玩兒的嗎？」

身穿繡袍的杜師爺，立即好言寬慰道：「就是嘛，所以老莊主才請你們九位在這兒頂着，再說，萬一罩不住，埋伏在街上的張武師他們也會馬上衝過來！」

一個紅面膛的壯漢，哼了一聲，譏聲道：「等到他們衝過來，這兒的九個人恐怕已倒下了八個！」

杜師爺一聽，不由生氣的說：「那會那麼糟？眞到了那步田地，鳳姑娘和秦少島主也會索性將馬幼龍那小子給幹了，你們不相信自己的本事，難道也不相信鳳姑娘和秦少島主？」

紅面膛的漢子繼續洩氣的說．「等到鳳姑娘看出情勢不妙來，咱們哥兒九個已經魂遊地府了！」

杜師爺聽得一瞪眼，正待說什麼，其餘幾個壯漢已既緊張又焦急的怒聲道：「別囉嗦了，人已經到了……」

杜師爺神色一驚，急定心神，這才發現急如驟雨的「嗒嗒」蹄聲已經不遠了，是以，脫口呼了聲「好快」，轉身就向一個深垂布帘的室門前奔去。

幾個壯漢一見．不由同時怒喝阻止道：「杜師爺……」

已經奔進帘內的杜師爺，聞聲又掀帘探出頭來，急聲道：「我不能和他照面，我不能和他照面，抱歉，抱歉！」

把話說完，急忙將門帘放下了。

也就在杜師爺將門帘放下的同時，一聲烈馬怒嘶，挾着震耳蹄聲，一匹高大神駿紅鬃馬，已飛奔到門外的微弱亮光下。

馬上是個身穿絳紅長衫的英俊少年，腰懸寶劍，只見他勒韁收馬，就趁紅馬那聲怒嘶人立的一刹那，右手一按鞍頭，飛身縱下馬來。

小酒舖的老掌櫃，最愛看這位少堡主的飛身下馬了，可惜，他這時瑟縮在櫃台後，正在那裏打哆嗦。

九個壯漢雖在那裏飲酒壯胆，但也忍不住覷目偷看這位劍眉朗目，英挺俊逸的美少年。

這位身穿絳衫的美少年，正是方才談到的「天星堡」少堡主，武林後起之秀的馬幼龍。

馬幼龍飛身躍下馬來，順手將絲韁向鞍頭上一丟，立即愉快的說：「李掌櫃，快叫三禿兒出來遛馬！」

說話之間，一縱已到了門口，急步奔進了小酒舖內。

進了小酒舖一楞，這才發現老掌櫃的神情有異，六張桌子上正坐着有人飲酒。

老掌櫃的早已站起身來，強展笑顏，道：「少堡主，三禿兒出去了……」

馬幼龍見九個壯漢的身下都坐着兵器，立時提高了警惕，同時一笑道：「那我在這兒等他一會兒！」

說罷轉首，發現門內正好空着一張桌子，立即走過去坐下來。

老掌櫃見進來經常路過的馬少堡主，明知情形不妙，但仍關切的問：「少堡主，要不要來一壺？」

馬幼龍立即揮手含笑道：「不用了，今天是魏王莊的段老莊主生日，我在那兒喝的够多了！」

老掌櫃立即殷勤的說：「那我去給您倒碗茶來！」

馬幼龍急忙道：「不必，不必，別客氣！」

但是，熱心的老掌櫃，却趁機遞了個緊張眼神，轉身走進了賬房內。

馬幼龍一看老掌櫃的眼神，知道暗示他小心，不由遊目察看小酒舖內的九個壯漢。

九個壯漢個個身材魁梧，兵器是刀棍都有，看他們袒胸挽臂的衣着，很像最近到處打家刦舍的流寇。

但是，對方九人個個默默飲酒，並無任何粗野舉動，他當然不便遽下斷語。

就在這時，身後突然傳來輕微的「嗦嗦」衣响。

馬幼龍心中一驚，急忙回頭，只見一個黃緞勁衣青年和一個紫衣少婦，逕自走了進來。

黃緞勁衣青年，濃眉大眼，腰佩寶劍，看來二十五六歲，緊閉着兩片嘴唇，目光烱烱，神色有些憂慮，但也透着幾分傲氣。

紫衣少婦着羅衫，百褶長裙，年齡最多十八九歲，儀態嫻靜秀麗，嬌靨白晳中透着象牙色，看來有些瘦弱，是一個黛玉型的嬌小病態小婦人。

由於紫衣少婦靜靜的跟在黃緞勁衣青年的身後，微垂螓首，目光低視，益顯得她柔弱多姿！

馬幼龍因爲有女客，不便打量，立即回過頭來。

只見黃緞勁衣青年走至櫃枱前，用手一拍枱面，沉喝道：「掌櫃的……」

馬幼龍看得劍眉一蹙，正待說什麼，那個虬髯壯漢已轉首沉聲問．「你喊掌櫃的什麼事？」

黃緞勁衣青年立即望着虬髯壯漢，傲然沉聲說道．「沒什麼事，叫他來騰一張桌子！」

說罷，立即舉手一指九個壯漢，命令似的問：「你們九個可是一夥的？」

那個彪形大漢一直以不屑的目光斜看黃衣青年，這時一聽，立即冷冷的問：「是一夥的又怎麼樣？」

黃緞勁衣青年立即一拍櫃台，瞋目怒喝道：「那就趕緊給大爺我讓出一張桌子來！」

馬幼龍見對方是來飲酒吃飯的，自己只是坐一坐，趕緊含笑站起來。

也就在他起身的同時，虬髯壯漢已用拳一捶桌面，怒斥道：「你是什麼東西，要大爺們讓張桌子給你？」

黃緞勁衣青年，傲然怒聲道：「大爺是秦皇島少島主秦必宗……」

話未說完，彪形大漢已仰面哈哈笑了，同時笑聲道：「大爺我是你秦必宗的祖宗！」

如此一說，其餘八個壯漢俱都哈哈笑了！

黃緞勁衣青年秦必宗一聽，頓時大怒，怒喝一聲，橫肘撤劍，寒光如電一閃，「嗆」的一聲將劍撤出來！

這時，那位一直縮立，神色緊張的紫衣少婦，才焦急的悄悄扯了一下秦必宗的衣袖。

馬幼龍見老掌櫃一直沒有出來，知道他見發生了事巳不敢再出來，但是，如果聽任這些人動手打起來，倒楣的還是老掌櫃。

是以，急忙跨出位置，向着秦必宗抱拳和聲道：「秦世兄，小弟是『天星堡』的馬幼龍……」

秦必宗聞聲轉首，也急忙扣劍抱拳道：「原來是馬世兄，讓你見笑了。」

說罷，又用手一指紫衣少婦，介紹道：「這是賤內……」

馬幼龍趕緊又向着紫衣少婦拱手道：「嫂夫人！」

紫衣少婦含笑垂首，急忙一福，低聲道：「小女子王之鳳……」

馬幼龍見九個壯漢巳暗暗提起兵刄，是以，未待紫衣少婦王之鳳話完，急忙道：「秦世兄，嫂夫人，請到小弟邊坐！」

說罷，急忙用手指了指自己的位置。

豈知，秦必宗竟斷然沉聲道：「不，馬世兄有所不知，小弟並非定要他們的桌子，而是看不慣他們這幫歹徒匪類……」

類字方自出口，彪形大漢和虬髯大漢巳同時大喝一聲，各提厚背大砍刀，飛身逕向秦必宗撲去。

秦必宗毫無懼色，也大喝一聲「鼠輩找死」，身形一閃，揮劍向兩人迎去。

紫衣少婦王之鳳，嚇得嬌呼一聲，雙手抱頭，立即就要縮在櫃台下。

馬幼龍一見，急忙閃身擋在她身前，同時急聲催促道：「嫂夫人，快請退到門外去！」

就近的四個壯漢一見，立即同時怒喝道：「這小子也是那小子的同路人，兄弟們，上！」

怒喝聲中，兩個持刀，兩個持棍，齊向馬幼龍撲來。

馬幼龍怕傷了紫衣少婦王之鳳，立即大喝一聲「住手！」「嗆」的一聲也將劍撤出來。

四個壯漢那裏肯聽，依然是刀棍齊下，齊向馬幼龍攻來。

馬幼龍本不願多事，這時被迫無奈，也只得揮劍搏殺起來。

這邊一交上手，那邊的秦必宗巳朗聲道：「馬世兄，請你照顧着賤內先退出去，這幾個毛賊小弟還應付得了！」

馬幼龍也眞怕誤傷了王之鳳，而且，他也發現秦必宗一人力敵五個大漢，飛桌躍櫈，的確游刄有餘，爲了讓秦必宗容易退到街上去，立即大聲道：「嫂夫人快請退到街上去！」

說話之間，「沙沙」兩聲，寶劍揮處，巳先削斷了對方兩人的一刀一棍。

兩個壯漢一見，同時驚嗥一聲，飛身疾退，各自抄起一條長櫈，再度撲來。

馬幼龍趁機回頭一看，發現紫衣少婦王之鳳巳經渾身顫抖的退到街上，立即也退到小舖門外。

正待招呼秦必宗退出來，小舍內突然暴起一聲悽厲刺耳的驚心慘叫！

馬幼龍悚然一驚，急忙回頭，只見秦必宗的左臂，連肩帶脅又被一個壯漢用刀砍下來。

一看這情形，馬幼龍頓時大怒，倏起殺機，大喝一聲，飛身前撲，手中寶劍一連兩閃，兩個手持刀棍的壯漢巳應劍發出兩聲悽厲慘嗥，兩具無頭屍體，也相繼旋身栽倒。

馬幼龍一招得手，進步欺身，正待再進攻另兩人，裏面的秦必宗巳被另一個大漢，跟上一刀，攔腰斬爲兩斷。

緊接着，五個持刀大漢，同時大喝一聲，再向馬幼龍殺來。

就在這時，退到街上的王之鳳，忽然發出一聲驚恐尖叫！

緊接着是一陣雜亂吆喝：「我們快去，小酒舖那邊出事了！」

馬幼龍心中一驚，飛身縱出小舍，發現紫衣少婦王之鳳，正拉着他的馬韁在那裏尖叫發抖。

再循聲看向街內，十數燈籠火把下，正有數十人由各戶人家中提着明亮單刀奔出來。

接着在吵雜吆喝聲中有人喝道：「別讓那一男一女跑了，快放箭，快放箭！」

馬幼龍見對方匪徒人多勢衆，加之秦必宗巳死，這時救人要緊，是以，一劍逼退了追出來的幾個壯漢，飛身縱至紫衣少婦身前，探臂一挾，騰身上馬！

早巳低嘶不耐的紅馬，一俟馬幼龍的身形一坐上馬鞍，立即一聲怒嘶，昂首豎鬃，放開鐵蹄，如飛馳去。

這時，羽箭巳颼颼射至，也許是天黑，也許是弓箭手的技術不良，紛紛在馬幼龍的頭上一兩丈處射過。

紅馬快如電掣，眨眼巳馳至弓箭射程以外。

被挾在馬幼龍脅下的紫衣少婦王之鳳，這時才哭聲問：「少堡主，必宗呢？」

馬幼龍見問：先機警的回頭看了一眼馬後，發現十數燈籠火把仍停在鎮口小酒舖前，馬後並沒有人追來，這才微勒絲韁，飛身躍下馬來。

紫衣少婦王之鳳，一被放在地上，立即驚急的哭聲問：「少堡主，你可是要回去救必宗？」

馬幼龍黯然搖首道：「秦世兄被匪徒砍了兩刀，可能巳沒救了！」

紫衣少婦王之鳳一聽，立即放聲大哭了！

馬幼龍聽得神色一驚，忙道：「嫂夫人請不要哭，當心匪徒們再聞聲追來！」

王之鳳一聽，立即強自壓低了哭聲，但却極關切的問：「你看到必宗中刀在什麼地方？」

馬幼龍爲免王之鳳更加傷心難過，只得含糊的說：「好像是肩上一刀，腰上一刀！」

王之鳳聽罷，再度掩面哭了！

馬幼龍立即憂急的問：「嫂夫人和秦世兄今夜準備前去何處？」

王之鳳掩面哭聲道：「我們要去太原府訪一位前輩，沒想到今夜竟發生了這種不幸事情，叫我這弱女子，舉目無親的可該怎麼辦呀？」

說罷，更加傷心的哭起來。

馬幼龍生具俠肝義胆，立即寬慰的說：「嫂夫人，但請放心，我和秦世兄雖不

相識，但也都是武林世家的子弟，說來長輩之間都有淵源關係，嫂夫人不如先去『天星堡』，一面派人通知老島主，小弟再一面請人買棺收殮秦世兄……」

話未說完，王之鳳巳哭聲道：「我此刻方寸巳亂，早巳沒有了主意……」

馬幼龍一聽，也不由黯然道：「所謂人死了不能復生，嫂夫人總要節哀順變，以身體爲重。」

王之鳳繼續哭聲道：「必宗巳死，我何堪獨生，但身爲媳婦的，總該對年老的公婆有個交待。」

馬幼龍立即道：「既然這樣，我們現在馬上趕回『天星堡』，小弟立即派人飛馬通報秦老島主知道。」

說罷，立即一拍馬鞍，繼續道：「嫂夫人，請上馬。」

王之鳳一聽，立即放下雙手，淚痕滿面的一楞，問：「那麼你呢？」

馬幼龍毫不遲疑的說：「小弟在地下跑。」

王之鳳立即斷然道：「不，雖說男女授受不親，但也總要衡情度理，再說，方才你巳挾着我跑了一里多地，這時何必又要拘禮？」

馬幼龍不禁有些遲疑的說：「方才是情勢緊急，搭救嫂夫人要緊……」

王之鳳立即噙淚追問了句：「若是匪徒一直追在身後呢？」

馬幼龍立時被問得語塞，但他仍正色道：「那當然另當別論，再說，此一時，彼一時，小弟仍認爲禮不可廢。」

王之鳳激爲感動的看了馬幼龍一眼，只得領首道：「好吧，只怕你的馬太快，我會被摔下來……」

馬幼龍立即道：「小弟會在一側照顧着。」

王之鳳走至馬側，正待上馬，七八丈外突然響起一個少女的清脆聲音道：「慢着。」

馬幼龍和王之鳳同時一驚，循聲轉頭，只見七八丈外的草叢中，緩緩站起一個苗條纖影，正舉步向這邊走來。

一看那個熟悉的婀娜纖影，馬幼龍立即不高興的說：「又是妳。」

只聽走來的少女刁鑽的說：「不錯，又是令我們少堡主見了就討厭的金小鸞來啦。」

王之鳳凝目一看緩步走來的金小鸞，身材健美，不瘦不肥，穿着一身淡金色的錦繡勁衣，背後的寶劍也是金絲穗，生得水汪汪的眼睛，蛋型臉，確是一個討人喜歡的美人兒。

打量間，巳聽馬幼龍道：「誰說我討厭妳來？」

金小鸞立即道：「不討厭幹嘛說話總是那麼冷冰冰的呀？」

把話說完，也走到了近前！

馬幼龍不便回答她的問話，立即沉聲問：「妳來幹甚麼？」

金小鸞閃動着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了王之鳳一眼，頗含妬意的打趣道：「來看你們這齣令人羨煞的『千里送京娘』呀？」

馬幼龍一聽，立即沉聲道：「小鸞，不要胡說，這位是秦少島主的夫人，還不上前賠個不是？」

金小鸞望着一臉悲戚神情悽苦的王之鳳，哂然一笑道：「我只知道秦必宗的未婚妻子武功很高，劍術驚人，可沒聽說有這麼一位病鴨子似的少夫人……」

人字出口，飛身前撲，纖掌一揚，逕向王之鳳的面門拍去。

王之鳳一見，只嚇得抱頭嬌呼，急忙萎縮在地上。

早巳生氣的馬幼龍，脫口怒喝道：「小鸞住手，妳怎麼可以如此無禮？」

怒喝聲中橫臂揮出一掌，立即將金小鸞逼退。

接着收招繼續道：「妳可知道秦少島主剛剛被殺，秦少夫人現在五內正如刀割嗎？」

萎縮地上的王之鳳一聽，再也忍不住掩面痛哭了！

飛身縮退的金小鸞，先是望着王之鳳一楞，接着又望着馬幼龍，冷冷一笑問：「你說的秦必宗剛剛被殺，可是你親眼看到？」

馬幼龍一聽，不由生氣說：「當然是我親眼目睹，這種事也是隨便說的嗎？」

金小鸞依然冷冷一笑道：「只怕你未必看得清楚。」

掩面痛哭的王之鳳，聞聲一驚，急忙放下雙手，極震驚的抬頭望着馬幼龍。

馬幼龍立即正色怒聲道：「是我親眼看見的，秦兄一連被砍了兩刀，這還會錯嗎？」

金小鸞一聽，不由氣得一跺脚，哼了一聲怒聲道：「我不要跟你這個大傻子說話。」

話字出口，倏地轉身，直向正南如飛馳去，眨眼之間，巳消失在黑暗中。

王之鳳一看，急忙由地上站起來，極不安的關切問：「少堡主，她是誰？」

望着黑暗發楞的馬幼龍，急忙一定神，沉聲道：「不要管她，我們走。」

說罷轉身，不由分說，托起王之鳳的嬌軀放在馬鞍上，自己也一長身形，縱落在後鞍絨毯上，一抖絲韁放馬直奔正南。

夜靜無人，官道平闊，座馬狂馳如飛，坐在前面的王之鳳，神情緊張，雙手緊緊握住鞍橋，唯恐被馬巔下去。

說也奇怪，紅馬如此狂馳，坐在馬鞍上的王之鳳並沒有被馬巔下來。

她回頭看一眼馬幼龍，發現他雙眉緊蹙，神情懊惱，知道他正爲方才金小鸞的事而不快，因而再度關切的問：「少堡主，那位金姑娘……」

馬幼龍立即道：「是我家老總管的女兒。」

王之鳳繼續問道：「她好像對你少堡主……」

馬幼龍急忙解釋道：「因爲我兩自小就在一起長大，我娘又很喜歡她。」

王之鳳一聽，知道這是一對青梅竹馬的小兒女，因而更加關切的問：「馬老夫人喜歡她，那麼你呢？」

馬幼龍沒想到王之鳳會這麼問，神情一楞，不由遲疑的說：「我……」

王之鳳立即緊逼一句問：「是呀，那麼你喜歡不喜歡她呢？」

馬幼龍由於心情懊惱，加之金小鸞的

突然負氣離去。因而使他忽畧了王之鳳剛剛死了丈夫，那裏還有心情來問這些話的警惕。

是以，他目光前視，木然自語似說：「她的性子很倔强，有時候也很聽話：：」

王之鳳立即接着說：「有時候也不聽話，是不是？」

想是馬幼龍仍想着金小鸞的事，因而沒置可否，僅「嗯」了一聲作爲回答。

紅馬繼續昂首疾馳，不足半個時辰，前面已現出一兩點光，閃閃爍爍，似是隨風搖幌。

王之鳳首先關切的問：「少堡主，那裏是……」

馬幼龍立即道：「我們到了，那就是『天星堡』。」

王之鳳聽得心中一驚，這才發覺她心裏一直盤旋着進入『天星堡』以後的事，而忽略了這近二十里的路程。

紅馬速度的確快得驚人，方才還看到兩點閃爍燈光，眨眼之間已看清了那是高大堡門的兩盞斗大燈籠，同時，也看清了堡牆高近兩丈，範圍極爲廣大。

王之鳳看罷，不由驚異的問：「天星堡這麼大？」

馬幼龍立即道：「天星堡內共有兩千戶人家……」

話未說完，王之鳳已大感意外的脫口道：「甚麼？不是只你們馬姓一家？」

馬幼龍淡然一笑道：「兩千多戶人家，那能都姓馬？」

話聲甫落，高大堡門上已有數人歡聲道：「少堡主回來了，少堡主回來了。」

就在歡呼聲中，紅馬已「咚咚」的馳過護堡河的吊橋，直奔堡門內。

堡門下也有四個勁裝大漢，一見馬幼龍的身前坐着王之鳳，紛紛歡聲道：「少堡主果然帶着新娘子回來了。」

馬幼龍一聽，心中十分生氣，知道是金小鸞的惡作劇。

但是神情震驚大感意外的王之鳳，對堡丁們呼她新娘子似乎毫不介意，她竟閃動着一雙明亮杏目，急急察看裏面的高大堡牆上，以及堡內街道上的每一個黑暗角落。

她首先發現堡牆上並沒有三步一崗，五步兩人，而街道巷口的黑暗角落裏，也沒發現有任何暗樁埋伏。

這時，早已減低馬速的馬幼龍也對王之鳳的舉措引起了注意，因而關切的問：「妳在看甚麼？」

王之鳳急忙一定心神，立即含糊的說：「外間盛傳『天星堡』，警衞林立，戒備森嚴，有如銅牆鐵壁，甚至有人說，飛鳥都難進入……」

話未說完，馬幼龍已關切的問：「這話妳是聽誰說的？」

王之鳳立即支吾說：「好像是途中有人這麼說，這時我已記不得了……」

馬幼龍淡然一笑道：「道聽途說，不可深信，酒樓茶肆，也多是訛傳之語。」

說話之間，已將馬勒住，立即躍下馬來，接着將王之鳳小心的扶下來。

王之鳳遊目一看堡內，有的人家相連有的人家獨立，其中部份人家似是店舖。

由於二更將盡，全部關門閉戶，堡內一片沉寂，僅極少數的人家尚亮着微弱燈光。

王之鳳對馬幼龍放下馬匹去那一座大木門，似乎並未注意，但當她發現二三十丈外的黑暗中矗立着一個大石坊時，卻忍不住神情突顯激動，目光同時一亮。

就在這時，大木門已被叩開，同時响起一個惺忪的老人聲音，恍然道：「噢，原來是少堡主，你……」

王之鳳神色一驚，急忙轉首，發現馬幼龍正在和一個睡眼惺忪的老者，低聲談她的來歷和在小酒舖發生的事。

只見馬幼龍把話簡單的說完，立即向着她招手道：「嫂夫人請過來，這位是牛老爹，是堡裏唯一供親友訪客住宿的車馬小店。」

說話之間，王之鳳已到了近前，並悽聲呼了聲「牛老爹」，同時，也發現了大門橫楣上，寫着「牛添福老店」五個字。

牛老爹已經知道這位紫衣少婦是秦皇島的少夫人，是以連連謙聲說「不敢」，並肅手道：「秦少夫人請。」

馬幼龍也在旁急忙寬慰道：「嫂夫人請先安歇，小弟馬上派人備棺前去收殮秦世兄的遺體。」

王之鳳一聽，立即戚容滿面的說：「少堡主，一切全仗你了。」

馬幼龍急忙拱手正色道：「小弟份內事，嫂夫人何必掛齒，小弟這就去了。」

說罷轉身，急步走至馬前，飛身上馬，直向來時的堡門前馳去。

牛老爹見馬幼龍離去，立即向着王之鳳肅手道：「秦少夫人請至上房安歇。」

王之鳳走進門內，一俟牛老爹將門關好，立即跟在他的身後。

店內僅有三間客房，在上房一側有條通道，後院可能是供停放車馬之用。由於店內冷清寂靜，顯然沒住任何客人。

牛老爹將王之鳳引進上房，打着火種，立即謙和的說：「小店簡陋，少夫人，你就委屈一晚上吧。」

說話之間，並將桌上的油燭燃上。

王之鳳看也沒看房內的陳設和情形，立即感激的說：「謝謝你牛老爹，你去睡吧。」

牛老爹一聽，立即熱心的說：「少夫人，你不要吃點甚麼，喝點甚麼的呀？」

王之鳳黯然地搖首道：「我這時候心亂如麻，甚麼也吞吃不下，只覺得睏倦疲乏……」

牛老爹一聽，連連頷首道：「好好，那您就儘早安歇吧。」

說罷躬身，立即退出門外，並反手將門帶上。

王之鳳一見牛老爹將門帶上，精神立時一振，順手將門閂拴上，「卜」的一聲吹熄了油燭，竟匆匆的將羅衫長裙脫下，露出了一身紫緞勁裝和鏢囊。

一脫下羅衫，王之鳳再不遲疑，急步走至後窗前，拔下窗閂將窗推開，嬌軀一縱，極輕靈的縱出窗外。

窗外是停放車馬的後院，但她略微遊目一看，立即飛身縱上房面，展開輕功，迫不及待的逕向那座高大石坊前馳去。

王之鳳穿房越脊，輕快無比，不一會兒已到了高大石坊下，看來她身手矯捷，

那裏有一絲病態？

她遊目一看，附近人家一片寂靜，既無燈光，也無動靜，巷道暗角中，更無外間傳說的暗樁和埋伏。

再按照獲得的綫索向前走去，果然不錯，前面不遠處確有一家山藥小舖。

她飛身至近前，發現是一間只有店舖沒有後院的獨立房屋。

王之鳳先機警的看了一眼左右附近，發現確無可疑之處才悄悄弓起纖指，在門板上敲了兩下。

也就在王之鳳第二次敲在門板上的同時，裏面已响起一個老人的蒼勁聲音問：「誰？」

王之鳳聽得目光一亮，神情立現激動，立即悄聲回答道：「老吉壽，是我。」

裏面先是一靜，旋即驚異問：「您？您是那一位？」

王之鳳立即生氣的悄聲道：「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我是小姐。」

「小姐」兩字才自出口，裏面已傳出興奮的「啊」聲，接着門閂聲响，呀的一聲門開了。

只見一個乾瘦老者，滿面驚喜，神情激動，雙目閃着興奮的光彩，望着王之鳳，興奮的歡聲道：「小姐，您……」

話剛開口，王之鳳已伸手將老者推進門內，同時低叱道：「小聲點兒，快把門關上。」

老者被推得一楞，但急忙一定神，迅即將門關上，同時驚異的問：「小姐，您是甚麼時候到的呀？」

說話之間，已將桌上面的火種摸在手中。

但是，王之鳳卻急忙警告道：「不要點燈，我有話問你。」

老吉壽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小姐，您……」

王之鳳冷冷一笑道：「老吉壽，我警告你，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如果你敢不對我說實話，當心我馬上斃了你。」

老吉壽一聽，立即有些生氣的說：「小姐，你這是說的甚麼話？您簡直把我鬧糊塗了。」

王之鳳立即怒聲道：「那是你裝糊塗，我問你，我爹是怎樣死的？」

老吉壽被問得一楞，不由道：「是被人暗算的呀！」

王之鳳一聽，立即目湧熱淚，怒聲問：「是被誰暗算的？」

老吉壽立即蹙眉難過的嘆了口氣道：「唉，直到現在也沒有查出來！」

王之鳳冷冷一笑，道：「你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沒有查出來，我剛回來不到十天就查出來了！」

老吉壽聽得精神一振，立即關切的問：「小姐，那人是誰？」

王之鳳一聽，目露寒芒，切齒恨聲道：「我爹死在誰家，暗算我爹的眞兇就是誰！」

老吉壽一聽，面色大變，脫口焦急的大聲道：「小姐，你可千萬不能胡說，人家馬老保主，出錢出力，全力保護老爺和夫人……」

話未說完，王之鳳也不覺面帶煞氣的大聲道：「你知道嗎？馬星武這樣做，正好遂了他納我娘爲偏室的目的？」

老吉壽一聽，頓時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他震驚的完全嚇呆了。

王之鳳自認揭發了父親被害的陰謀，不由切齒恨聲繼續道：「怎麼樣？老吉壽，你現在才大夢初醒，完全清楚了馬星武的爲人呢？」

老吉壽急忙一定心神，他這時似乎才恍然悟出他這位老主人的獨生女兒今天來得突然，可能和他想的完全相左了。

王之鳳見老吉壽一臉迷惑的盯着她直瞧，不由生氣的沉聲道：「老吉壽，你爲什麼對着我直瞧？」

老吉壽的老臉上，不但沒有了悲傷和驚異，突然變得神色鎭定，心平氣和，他不答，反而問道：「小姐你什麼時候出閣的呢？」

王之鳳聽了，立即想到自己的髮式和兩耳的耳墜，一時無法解釋，只得斥聲說道：「你胡說，我剛回來還不到十天，那能……」

老吉壽立即驚異的問道：「那你爲什麼……」

話剛開口，王之鳳已羞怒交集的說：「這完全是權宜之計，爲了混進『天星堡』，不得不如此。」

老吉壽聽得神色一驚，更加迷惑不解的問：「小姐，你是怎麼混進去的呀？」

王之鳳道：「和馬星武的兒子馬幼龍一起過來的。」

老吉壽聽得目光一亮，但旋即淡然道：「聽你方才的話意，你顯然還沒有見到夫人！」

王之鳳一聽談到她的娘，立即嬌靨罩煞，目閃冷芒說道：「我一到此地就來找你……」

老吉壽立即道：「可是要老奴帶你去看夫人？」

王之鳳恨聲道：「恰恰相反，我要你幫我去殺沽名釣譽僞善隱惡的馬星武。」

老吉壽這一次既不震驚也不意外，立即鎭定的問：「老爺被馬老堡主暗算，復納夫人爲妾的事，你是聽那一位知道個中內秘的人說的？」

王之鳳毫無遲疑的說：「魏王莊的段老莊主！」

老吉壽冷冷一笑，道：「正如小姐你方才說的，恰恰相反……」

原就已起疑慮的王之鳳，心中一動，立即沉聲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吉壽突然目射冷芒，沉聲道：「暗算老爺的，很可能就是段逸艮！」

王之鳳聽得嬌軀一戰，花容立變，但她强自叱聲道：「你胡說，既然斷定是他，爲何至今沒見你們採取行動？」

老吉壽沉聲道：「那是因爲還沒有握住確切的證據！」

王之鳳立即怒聲道：「沒有確切的證據怎可胡說？」

老吉壽立即沉聲問：「小姐你說老爺是馬老堡主暗算的，並納夫人爲偏室，你可有了確切證據？」

王之鳳被問的一楞，但她仍倔强的說：「這是段老莊主和杜師爺兩人親口對我說的。」

老吉壽不由冷冷笑了，同時憤聲道：

「那是一面之詞，如果馬老堡主和夫人也僅憑一面之詞，就是十個段逸戛也早被捉來活祭老爺了！」

王之鳳一聽，頓時無話答了，但她仍心有不甘的說：「可是我娘被馬星武納為偏室確是事實呀?」

老吉壽立即問：「你還沒見到夫人，你怎的知道夫人的近況?」

王之鳳立即生氣的說：「我聽得够多的了……」

老吉壽立即道：「耳聽無用，最好親眼看到！」

王之鳳母女連心，因而不自覺的問：「我娘現在那裏?」

老吉壽說道：「在馬老堡主家的佛堂裏！」

王之鳳聽得心中一驚，不由脫口驚異的問：「什麼?佛堂?……我娘她住在佛堂裏?」

老吉壽一聽，立即黯然道：「夫人不但住在佛堂裏，而且也落了髮！」

王之鳳聽得大吃一驚，花容立變，脫口急聲問道：「我娘為什麼要落髮?為什麼?」

老吉壽噙淚黯然道：「還不是為了外間的流言?」

說此一頓，特地又望着王之鳳，肅容正色問：「小姐，你怎的這麼傻，請你想一想，別說馬老堡主是位有德的長者，就拿夫人和老爺說，兩人結髮情深，相敬如賓，夫人會變節再醮嗎?」

王之鳳早已淚流滿面，不由抽噎着低哭道：「老吉壽，我現在可以不可以去見我娘?」

老吉壽毫不猶疑的說：「當然可以，老奴馬上就引導你前去。」

王之鳳急忙拭淚頷首，老吉壽立即向前開門。

老吉壽正待舉步，王之鳳却機警的立即將他攔住，同時低聲道：「小心，看看附近是否有人?」

被攔得一楞的老吉壽，立即驚異的問：「小姐，我們是去看望夫人，莫說外面沒人，就是被人看到，又有什麼關係?」

王之鳳斷然道：「不，我不希望在這個時候被人看到！」

老吉壽立即寬慰的說：「你放心小姐，不會有人看到的，除了堡門和堡牆上有幾堡丁打更外，街上根本沒有巡夜的，就是馬老堡主的府上，也不過留兩個家丁照顧燭火，照應門戶而已。」

說着，舉步邁出門外。

王之鳳急忙跟着走出，但仍大感意外的問：「真的連馬府上也無巡更護院的武師?」

老吉壽一面帶上舖門無可奈何的說：「小姐，你離家學藝才幾年，怎的連我老吉壽的話都不相信了?」

說罷一肅手，繼續說：「小姐請前頭走。」

王之鳳立即說道：「還是你在前頭走吧。」

老吉壽頷首應了個「好」，當先向前走去。

王之鳳雖然跟在老吉壽的身後走，但她依然機警的四顧察看，因為，這與魏王莊主和杜師爺說的出入太大了，她不得不心懷疑慮。

但是，當她看了堡內各處一片寧靜的情形，她又開始懷疑段逸戛和杜師爺如此佈署究竟是何居心了?

心念間，驀聞在前引導的老吉壽，恭聲道：「小姐你看，前面門樓下懸着兩盞紗燈的宅院，就是馬府了。」

王之鳳聞聲抬頭，只見前面十數丈外，果然有一座高大門樓，兩盞明亮的雪白紗燈上，用紅漆寫着「馬府」兩個大字。

再看院牆，高約丈五，範圍廣大，並有角門，左右並無隣居，是一座四週獨立的大院子。

就在這時，堡門方向突然傳來一陣「嗒嗒」的馬蹄聲響，而且顯然是往這面駛來！

王之鳳一聽這陣熟悉的馬蹄聲響，神色一驚，脫口急聲道：「馬幼龍回來了，我們快躲一躲！」

老吉壽立即鎮定的道：「用不着躲，他由前面那排房子便直奔馬府的車馬大門了，不會到這邊來的！」

王之鳳凝神一聽，老吉壽說的果然不錯，蹄聲已轉向了前面那排房子之後。

但是，她目光一亮，心中一動，立即望着老吉壽，急切的問：「老吉壽，我娘的佛堂在什麼地方?」

已經看出王之鳳心意的老吉壽，立即問：「小姐可是要自己去?」

王之鳳立即頷首道：「不錯，我不想深更半夜的打擾人家！」

老吉壽似乎深知他這位小姐的脾氣，因而頷首道：「好吧，夫人的佛堂，就在後花園的一個獨院裏，裏面有兩個僕婦服侍……」

話未說完，王之鳳已迫不及待的連連頷首應着，並急得展開身法離去。

但是，老吉壽却特別鄭重叮囑道：「小姐，在未見到夫人之前，你千萬不要作出令夫人痛心的事來！」

來字方出口，王之鳳已說了一聲「我知道」，展開身法，極輕靈的向前去。

到達距離馬府最近的一家民房暗影下，馬府的門樓已清晰可見，門高五階，左右各設石墩石獅，黑漆大門，金光閃閃的門環，兩盞明亮的紗燈，靜靜的懸在門樑下，由於夜靜更深，益顯得光芒飛灑。

這時，那陣嗒嗒的蹄聲已經消失了，顯然馬幼龍已回到了他家的馬廐內。

王之鳳機警的看了一眼附近暗處和院牆上，發現果然沒有傳說的埋伏和弓箭手，這才飛身落至院牆下，騰身落上牆頭，迅即躍進就近的一座房面上。

她悄悄探首一看，院內廣闊，一片昏黑，三進大院落，僅內宅尚亮着燈光。

再看房下院中和通道暗角，果然和老吉壽所說，不但沒有暗樁，連個巡更的人也沒有。

雖然如此，王之鳳仍然不敢大意，因為這是赫赫有名的馬老堡主的府邸，一般僕婦侍女也都有不俗的武功根基，她不得不格外小心。

是以，她以極輕靈的身法，快閃疾避，迅即向遠處那片樹木疏落但極茂盛的廣院馳去，因為，她斷定那裏就是馬府的花

園。

越過兩進院落，前面已是方才看到的燈光處，那裏竟然是後進內宅的上房。

由於房廳內坐着有人，王之鳳心中一動，立即向前潛行過去。

隨着她沿着房面的輕縱躡進，她已漸漸看清了上房坐在側椅上的一人，正是途中負氣離開馬幼龍的金小鸞。

金小鸞在那裏櫻唇啓合，纖手尚比劃着手勢，似是正在對上首的老者和中年婦人報告什麼事情。

另外站在一角的是一個僕婦和一個侍女，根據他們的神態和神情看，顯然是入睡後剛剛被喚醒不久。

王之鳳一見老者紅光滿面，霜眉銀鬚，目光柔和的望着金小鸞，微微頷首，靜心在聽，便知道那位祥和的老者就是『天星堡』的老堡主，馬幼龍的父親馬星武。

下首椅上坐着一位雍容端莊，年約四十八九歲的嫻靜婦人，顯然就是馬府的女主人馬夫人。

根據現場的情形一看，王之鳳便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王之鳳為了要聽一聽金小鸞說些麼，立即摒息伏在房面上，藉着橫脊的花磚圓孔窺視靜聽。

只見那位雅容端莊的馬夫人，焦急的望着金小鸞，親切而又謙和的埋怨道：「鸞兒，不是大娘責備妳，既然妳都窺見了眞情實況，妳當時為何不把實情告訴妳親哥哥呢?」

金小鸞立即高嘟着小嘴，委屈的說：「鸞兒也沒想到事情進展的這麼快，再說……再說……」

馬夫人立即關切的問：「再說什麼?看妳這孩子。」

金小鸞的美麗面龐似乎紅了，因而以下的話也沒有再說。

這時才見馬老堡主寬慰的說：「好在並不是外人，這位王之鳳姑娘，是不是靜之賢妹的鳳兒，稍時靜之賢妹到了，一問就知道了。」

王之鳳一聽「靜之賢妹」，心中一陣悽楚，熱淚奪眶而出，因為，馬老堡主說的「靜之」，正是她已削髮為尼，終日唸佛的可憐母親。

只見馬夫人有些惋惜的說：「如果眞是鳳姑娘，她該先見咱們這兒來呀，為什麼先跑到魏王莊去找段逸戛?」

馬老堡主祥和的一笑道：「聽鸞兒說，鳳姑娘是和魏王莊的師爺杜夏三，還有秦皇島的秦少島主他們在一起，很可能是中了他們的奸謀詭計而不自知。」

話聲甫落，房下院中已有了急促的腳步聲！

王之鳳以為是娘來了，急忙探首向下一看，竟是一個家丁領着剛剛馳回的馬幼龍，匆匆向上房走去。

上房內的一個侍女探頭向門外一看，立即望着老堡主和馬夫人，答聲道：「啓稟老爺夫人，少堡主回來了。」

侍女報告完畢，引導的家丁已停在院中階下，而馬幼龍則加速步子向上房內走去。

馬幼龍一進上房的門，坐在側椅上的金小鸞已由椅上站起來，但仍有些鬥氣的樣子看着馬幼龍。

馬幼龍急行兩步深躬一揖道：「啓稟父親母親，孩兒去魏王莊拜壽回來了。」

馬老堡主神色祥和的微一頷首，舉手一指身側的一張椅子，道：「坐下談話。」

馬幼龍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坐在椅上，並以生氣的目光盯金小鸞一眼，似乎在說：「又是你在爹娘面前搬弄是非。」

但是，高嘟檀口的金小鸞却一揚螓首，一屁股回坐到椅上。

馬夫人一見，立即慈祥的埋怨道：「你們這兩個孩子，一會嘻嘻笑笑，一會兒吵吵鬧鬧，娘也眞把你們沒有辦法！」

馬幼龍一聽，立即生氣的說：「娘，小鸞總是鬼鬼祟祟的跟着我……」

馬老堡主立即解釋道：「那是你娘不放心，要鸞兒暗中照顧你。」

馬幼龍立即不高興說：「龍兒已經十九歲了，又不是小孩子，要她照顧！」

馬老堡主一聽，立即對愛兒揮了個寬慰手勢，同時關切的問：「你這次去拜壽，對你端正叔被暗算的事，可曾見到一些蛛絲馬跡?」

馬幼龍立即搖頭道：「回稟父親、孩兒遲鈍，看不出段逸戛曾有暗算端正叔的跡象。」

王之鳳這時已經是淚流滿面，聽了馬星武父子的對話，才知道馬家父子直到現在，仍沒放棄為她死去的父親王端正暗查元兇是誰，而且，根據她所聽到的，看到的，以及自己聯想到的，她很可能已上了段逸戛的當。

心念間，已見馬老堡主又望着馬幼龍，關切的問：「回來的途中可發生了什麼事情沒有?」

馬幼龍見問，立即不高興的先看了金小鸞一眼，接着欠身恭聲道：「龍兒正待要稟告父親和母親知道。」

馬夫人立即道：「你可知道那位王之鳳姑娘是誰?」

馬幼龍見問，立即迷惑的望着母親，問：「娘，她是誰?」

馬夫人道：「很可能就是你靜之嬸的女兒鳳姑娘！」

馬幼龍一聽，立即吃驚的說：「她不是秦少島主的夫人嗎?」

馬老堡主霜眉一蹙道：「這正是我和你娘感到不解的事，因而也不能肯定她就是你靜之嬸的女兒！」

馬幼龍不由迷惑的問道：「為什麼?娘……」說罷，驚異困惑的望着馬夫人。

只見馬夫人一嘆道：「如果那位王之鳳姑娘眞是你靜之嬸的女兒，她和秦少島主成親，能不先來通知她娘嗎?再說，你靜之嬸住在咱們家裏，可以說是人盡皆知的事，她在摩天嶺學藝回來，能沒有個耳聞嗎?」

馬幼龍一聽，不自覺的說：「根據在小酒舖發生的情形看，秦少夫人不可能是靜之嬸的女兒。」

馬老堡主和聲問：「龍兒，你是根據什麼如此肯定?」

馬幼龍毫不遲疑的說：「這很簡單，因為少夫人如果是靜之嬸的女兒，秦少島主遭人圍攻時，她會不支援協助，而任由七八個匪徒攻殺嗎?」

（未完）

兩期完技擊鬥智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鐵拳神槍奪命斧（下）

前文提要： 阿泰加入一場黑帮火併，成爲神槍手老曾的助手，老曾與碼頭大王胡巨鵬發生利害衝突，迫於廝殺，阿泰憑一雙拳頭大敗飛斧黨，聲名噪起，老曾憑他的神槍也解決了胡巨鵬，阿泰的愛人美花原是老曾的妹子，因被迷姦而成爲奪命雙絕林閃飛的太太，林閃飛竟然自薦於老斧頭「飛斧黨首領」去殺阿泰和老曾。美花離奇失踪，林閃飛帶了十二名殺手去找阿泰交涉，幸得老曾以槍制止，他不忍殺自己的妹夫，遂放走了他們。

威猛若鐵拳　誰敢與爭鋒

今夜無月。

今夜無風。

但丁香樓裏有酒，也有肉。

阿泰在等溫柔。

但溫柔却像今夜的月，今夜的風，等了許久還沒有出現。

阿泰一杯復一杯的把酒猛喝。

忽然間，丁香樓外來了三個黑袍人。

那是三個神秘、詭異的黑袍人。

阿泰仍然在喝酒，似乎一點也沒有發覺。

直到這三個黑袍人都出現在他眼前之際，他才醉態可掬的問道：「溫柔爲甚麼還不來陪我？」

這三個黑袍人好像一點也沒有聽到阿泰在講甚麼。

忽然間，雷吉叔出現了。

他是丁香樓裏的老闆。

但現在他已不是一個活老闆，是一個死老闆。

他不是自己走進來的。

在他的背後，有一個人在「推動」着他的身軀，就像小孩子在玩木偶戲一樣。

阿泰看來醉薰薰的，但他仍然看出雷吉叔已經變成了一個死老闆。

無論是誰，當他的咽喉上被一柄利刀插着之後，他都一定活不下去。

雷吉叔的咽喉裏，現在正好插着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刀。

鮮血仍在不停滴下。

但雷吉叔的呼吸早已停頓。

在雷吉叔背後的人，究竟是誰？

×　　×　　×

三個黑袍人的頭上，都戴着一頂闊邊毯帽。

阿泰忽然笑了一笑：「你們的斧頭在那裏？」

中間的一個黑袍人冷冷的回答：「我們沒有斧頭，只有六隻手。」

阿泰有點意外：「你們不是飛斧黨的黨員？」

左邊的一個黑袍人道：「我們並非飛斧黨黨員，但却替老斧頭先生辦事。」

阿泰冷冷道：「你們是日本人？」

右邊的一個黑袍人道：「不錯，我就是小池森美。」

中間的一個黑袍人又道：「我叫坂正鄉。」

左邊的一個黑袍人冷冷一笑，道：「我就是倉島謙一。」

阿泰道：「林閃飛今早殺了三個日本人，名字也和三位一模一樣。」

倉島謙一搖搖頭：「他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

「中國人？」阿泰露出一個吃驚的表情，問道：「爲甚麼他們都穿着日本的袍服？」

倉島謙一嘿嘿一笑：「這三個人是老斧頭的手下，他們扮成日本人，就是要分散敵人的注意力，掩護我們，誰也想不到林閃飛居然會誤會將馮京作馬凉，把那三個中個人統統殺死！」

阿泰嘆息一聲，道：「你們的中國話講得很好，一點也不像日本人。」

倉島謙一冷冷道：「咱們在名古屋曾對中國的語言、歷史和文化都有超過十五年的學習研究，而且還已在上海混了六年，當然能把中個話講得很好。」

坂正鄉勉强露出一個笑容，道：「可惜你還是看出了我們是日本人。」

阿泰悠然道：「我不是看出，而是聽出來的，你們日本人的輕功，和走路時的聲音，總和中國人有些差別。」

小池森美陰冷地一笑：「你的耳朵眞不錯，最好用來下酒。」

阿泰微微一笑，道：「閣下的牙齒不太堅固，恐怕我的耳朵會震碎你三十二顆獠牙。」

「獠牙？」小池森美顯然不明白獠牙是甚麼東西。

阿泰補充着說道：「獠牙就是狗牙、野豬牙、牠們又長又尖的兩隻牙，就叫獠牙！」

小池森美大怒，發出一聲豺狠般的低吼，直向阿泰撲過去。

小池森美一動手，倉島謙一和坂正鄉也衝了上來，以三對一，圍住阿泰猛力進攻。

阿泰悍然不懼，他不怕日本人，也不怕空手道。

小池森美剛撲前，阿泰的身子已像豹子般飛躍而起，一躍就是丈二。

小池森美是空手道高段好手，這種飛躍的姿勢，他可比阿泰跳得更高、更快。

但阿泰却跳得恰好到處，而且恰好在閃避過小池森美的手刀之後，還連消帶打地一脚蹬在他的臉上。

小池森美的反應也極快，右拳虛扣，左手一蹻便向阿泰的足踝上撞去。

小池森美的左肘，經過多年苦練，現在已能憑一肘的撞力，便將二十塊瓦磚完全擊碎。

阿泰就算再强壯，他的足踝也絕對比不上二十塊堅硬的瓦磚。

阿泰立刻縮腿。

小池森美怪笑一聲，右手直向阿泰的小腹上插去。

誰知道阿泰剛縮回去的腿，忽然又像彈簧刀般再度激射出來，依然向他的臉上蹬去。

小池森美做夢也想不到世間上竟然有這種刁鑽、不可思議的奇怪腿法。

他想再起左肘。

但阿泰這一脚，竟比剛才的一脚更快，他的手剛提起，臉上便已火辣辣的捱了一下。

阿泰以一敵三，下手不再留情，跟着又是一拳，重重打在小池森美背心之上。

這一拳力逾千鈞，小池森美如何禁受得起，整個人像斷綫風箏似的，直向外飄了出去。

坂正鄉怒喝一聲，雙拳齊出，直撞阿泰的胸腹要害。

阿泰毫不閃避，以拳迎拳，也雙拳迸出。

坂正鄉想不到他竟然敢硬拚，拳上勁度更是添加幾分。

「蓬」！「蓬」！兩聋緊接而來的悶響，四拳已相撞在一起。

阿泰露出一個冰冷的笑容，坂正鄉在長長的吸着氣。

四拳乍合又分，阿泰再接再厲，又是雙拳向坂正鄉的拳頭上撞去。

坂正鄉臉色已變，冷汗涔涔而下。

原來他一向自以爲很堅硬的拳頭，現在已變得紫紅腫脹，拳骨和手腕上的劇痛，使他整個人已趨向嚴重的崩潰。

但他還有一雙脚。

空手道脚上的威力，比拳頭和手刀更爲可怕。

可是他的脚還未踢出，阿泰的拳頭已到。

又是兩聲悶響，坂正鄉的拳頭又再被阿泰的鐵拳撞了上去。

鐵拳！

名符其實的鐵拳！

坂正鄉終於深深體會到阿泰在拳頭上的威力，竟然猶勝過自己苦練多年的空手道。

阿泰這兩拳再度擊下，使坂正鄉的兩隻手的腕骨完全碎裂，痛苦得令他跪在地上。

阿泰沒有再加進襲。

因爲倉島謙一已拔出了一柄超過三尺半的東洋刀，從後面向阿泰狠狠的劈下。

就在這一刹那間，阿泰忽然蹲下，踢出一腿。

這一腿剛好在倉島謙一的膝蓋上。

倉島謙一怒吼一聲，不顧一切的掄刀揮斬，只要給他的刀鋒斬劈一下，阿泰勢非去見閻王不可。

這種東洋刀殺傷力之强，是每一個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

這種刀完全是爲了殺人而設製，不但薄而鋒利，而且刀鋒略帶弧型之狀，又長又彎，使用起來十分稱手。

眼看倉島謙一的東洋刀勢必把阿泰斬開幾段之際，阿泰忽然伸脚一勾，把一張方桌勾到自己頭頂之上，倉島謙一不虞有此，東洋刀恰恰砍進了桌子邊緣，險險拔不出來。

阿泰却已趁着這個時候，連人帶桌一起向他的身上撞去。

只聽得嘩啦嘩啦價天巨響，倉島謙一竟然被阿泰這一撞之力撞到欄杆之上。

阿泰殺得性起，又是連續三拳，向倉島謙一的胸口上重重擊去。

倉島謙一慘呼吐血，雙眼向外凸出，

當時立即氣絕身亡。

阿泰稍鬆一口氣，誰知道背後突然又有連環飛腿掃至！

× × ×

連環飛腿。

好快的連環飛腿。

阿泰連看都還未有看清楚，下顎已被人重重的踢中。

但他却已知道這個人是誰，他就是躲在雷吉叔屍身後的人。

林閃飛！

他終於冒出血來了。

可是，阿泰連勝三位日本空手道高手後，反應已比平時遲鈍。

而林閃飛又是覷準了機會，才驀然出擊的。

當然，他佔有絕對性的優勢。

阿泰覺得整個人都有暈眩的感覺。

林閃飛以腿功稱絕江湖，自非浪得虛名之士可比。

阿泰仍不服，挺身欲戰。

但林閃飛此時已智珠在握，不肯放過機會，又再一腿向阿泰的太陽穴上踢去。

阿泰想反擊，無奈已力不從心。

林閃飛盡情肆意攻擊阿泰，他覺得自己又打贏了一次勝仗。

但他沒有殺阿泰。

因爲他相信美花已落在阿泰的手裏。

凌晨兩點零五分。

老斧頭坐在一張方桌上，不停地打量着阿泰。

這裏沒有椅，只有一張方桌。

因爲這裏不是客廳，而是地牢。

老斧頭公館的後園裏，有一座地牢。

也是飛斧黨的地牢。

從外面進入這裏，最少要經過三重關卡，四度厚厚的鐵閘門，和超過二十個守衞的監視。

老斧頭喜歡把他的敵人囚禁在這裏。

當他心情開朗的時候，他會走到這座地牢裏，探訪他的敵人。

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會走到這裏，順手揀幾個「瞧不順眼」的傢伙，親手砍翻。

他視殺人爲娛樂。

每次殺人之後，他都會覺得很興奮，居然馬上就立刻要找個女人回來陪他整個晚上。

現在，阿泰已全身赤裸，被綁在地牢裏的一根木柱上。

「鐵一般的阿泰！鐵拳阿泰！」老斧頭喃喃地在笑，突然冷喝道：「難道你這個人眞的是鐵打的？」

阿泰昂着頭，神態倔强而驕傲。

林閃飛就站在他的身邊還不足三碼。

他的手裏，有兩柄金光閃閃，鋒利無比的金斧頭。

「這是我的奪命斧，」林閃飛冷冷道：「這兩柄斧頭不單能奪人的性命，也可以在奪命之前首先奪去你的一雙鐵手。」

老斧頭大笑道：「好極了，我不喜歡這個人的拳頭，小林，你快把他的兩手都給我剁下！」

林閃飛淡淡一笑：「砍下他的一雙手，現在來說可謂易如反掌，但如果老曾知道他的雙手已斷，將來在談判上他就不會對飛斧黨作出讓步。」

老斧頭濃眉一皺，道：「老夫幾時說過要和老曾這個兔崽子談判？」

林閃飛道：「是我要和他談判，我的妻子現在一定在老曾的手裏，我要用阿泰來跟他交換人質。」

老斧頭冷冷道：「你以爲我一定同意你這種做法？」

林閃飛道：「你會同意的。」

老斧頭冷笑道：「恐怕未必。」

林閃飛道：「你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老斧頭臉色立時劇變，厲聲喝道：「你竟敢講這種說話，把他拿下！」

林閃飛靜靜的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在老斧頭身邊的一羣打手也沒有動。

十幾對眼睛，都在盯着老斧頭，好像從來也不認識這個人似的。

老斧頭突然覺得渾身都已濕透。

他整個人都已變成冰冷。

林閃飛又淡笑着，走到老斧頭的面前說道：「老斧頭，你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老斧頭臉如土色：「是誰主使你幹這件事的？」

地牢裏突然响起了一個婦人的聲音：「我！」

老斧頭怒道：「誰？這裏爲甚麼會有個女人？」

那個婦人的聲音冷冷的道：「老匹夫，居然連老娘的聲音都認不出來了。」

老斧頭面色突然慘變。

地牢裏這時冒出了一個全身白衣的老婦人。

「我就是你的老婆，你砍死了我的兒子，你究竟還算不算是個人？」

老斧頭冷汗涔涔而下。

八年前，他把獨生子親手砍翻之後，他的老婆便隨着宣告失踪。

有人傳說，她跑到江邊，跳江自殺死了。

也有人說，她乍聞愛子被丈夫所殺，傷心欲絕之餘，去做了尼姑。

但老斧頭一直不相信這些傳說。

他知道她的脾氣。

她絕不是那種隨隨便便就會跳江自殺，或者因一時衝動便去削髮做尼姑的那種女人。

但他一直都猜不透，她爲甚麼會忽然失踪。

直到現在，這個謎揭開了。

原來他的老婆一直都在暗中主持一個陰謀，秘密聯絡好她以前的心腹手下，準備一舉殲滅老斧頭，連根拔起。

老斧頭現在已發覺，在他身邊的十幾個打手，以前都是他老婆的忠心份子。

林閃飛冷冷的對老斧頭道：「現在你應該認命了罷？」

老斧頭慘笑一聲，道：「好！你們幹得好！」

他忽然從衣袖裏取出一柄尖刀，用力的向自己頸上抹去。

血飛濺。

這個統治了飛斧黨二十多年的黑社會巨頭，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老婦人恨恨的道：「老匹夫，你滿手

血腥早已該死，常言有道虎毒不食兒，你還能算是人嗎？」

飛斧黨黨員人人垂頭，黯然不語。

老婦人突然冷冷的對大家道：「從今後起，林閃飛先生就是飛斧黨的首領，各位手足別忘記我這句說話。」

人叢中突然有人大叫道：「快制止她，她想自殺！」

可是，遲了，太遲了。

但即使有人想制止她自殺，也無從着手。

因爲她早已把毒藥藏在舌底下，那是一顆含有劇毒的藥丸。

她忽然用力咬碎藥丸的外囊，然後就立刻不省人事。

三十秒鐘之內，她已毒發身亡。

× × ×

在荷花夜總會裏，早已過了打烊的時間。

但在這間全市設備最第一流的夜總會內，現在仍然亮着三份之一的燈火。

燈火亮在夜總會裏距離大門最遠的一個角落。

這裏現在最少有七十個男人。

而且是七十個殺人不眨眼的男人。

他們都是老曾的手下。

老曾就在夜總會的賬房裏。

這七十個久經訓練的職業打手正在等待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常言有道，一山不能藏二虎。

老曾和飛斧黨之間的決戰，遲早都會發生。

每一個人都知道，老曾和老斧頭這兩個黑社會鉅子，他們的積怨已越來越深。

他們之間，似乎已絕無妥協的餘地。

老曾擁有三間夜總會。

他是荷花夜總會的老闆。

早在三個小時之前，他已發出了一道命令，要召集他所有的手下。

其中包括陸德貨倉的大老闆陸潛雲在內。

陸潛雲雖然家財千萬，但他也是老曾的部屬。

然而，陸潛雲直到現在，還未趕到夜總會。

老曾再次催派手下追查，但陸潛雲和他的三十七個手下都竟已全部失踪。

老曾，最後終於證實了一件可怕的事實。

陸潛雲已背叛了他的組織。

他也許準備另起爐灶。

但這還不是老曾所最担心的。

他最担心的，就是陸潛雲是否已投靠了飛斧黨！

如果陸潛雲眞的投靠飛斧黨，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老曾將會面臨到最嚴重的一次挫折。

不過無論如何，他已決定深夜出擊。

他要讓老斧頭知道，老曾的手下，是絕不容許被人用卑鄙的手段綁架走的。

× × ×

凌晨兩點五十七分，老曾正準備率領他的手下向老斧頭進軍之際，突然有個血淋淋的老人，一顛一拐的闖了進來。

這個人赫然竟是陸潛雲。

陸潛雲突然這個樣子的闖進來，每個人都難免爲之大吃一驚。

但老曾却一點也不覺得驚異。

因爲他已看見了荷花夜總會門外，還有大批殺手正準備衝進來。

顯然，陸潛雲也已被人出賣。

陸潛雲闖進夜總會才十秒鐘，他已支持不住倒下。

雖然這裏的燈光並不很充足，但老曾已發現他的頭上有一條深深的血痕。

這一道傷口，就是陸潛雲的致命傷。

老曾冷冷的看着他。

「你爲敵人而出賣我，可是得到的報酬，竟然是背後突如其來的一斧，」老曾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太相信林閃飛了，可惜他並不是個遵守諾言的君子！」

夜總會的門外，陡地响起了一陣冷笑：「我的確不是個君子，但我却是陸潛雲一直最信任的人。」

陸潛雲慘叫一聲，道：「你……是個畜牲！」

林閃飛冷笑道：「我不是畜牲，我是你的眞正徒弟，你一直都想利用我，想我替你打跨飛斧黨和老曾，而你却在坐享其成！」

陸潛雲面色慘變，突然雙眼一翻，竟已氣絕。

老曾緩緩地越衆而出，他現在總算已明白了一件事。

林閃飛早就是陸潛雲的門下弟子，但這件秘密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老曾認識阿泰已很久，陸潛雲爲了要加强老曾對自己的信任，於是再收阿泰爲徒。

陸潛雲的確有很高深的武功。

但歲月不饒人，他已年老，而且有了病。

一種老年人常見的哮喘病。

他不能憑武功去壓倒這個城市裏最可怕的兩大組織。

但他可以在這兩個惡勢力集團之間製造鬥爭，令到老斧頭和老曾都爲之元氣大損。

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奪命雙絕大殺手林閃飛，既是他的弟子，也是他手上最有力的一張皇牌。

他一直不讓林閃飛正式加盟飛斧黨，就是要暗中替他製造最有利的形勢，才作最出其不意的突擊。

老斧頭終於跨台，被逼自殺。

林閃飛統治了飛斧黨。

陸潛雲的計劃已成功了一半。

他知道老曾一定會去搶救阿泰。

但他却想不到林閃飛竟然會在對付老曾之前，竟然首先拿師父開刀。

林閃飛殺師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他不想自己長久委居在師父之下。

第二：他若不殺陸潛雲，陸潛雲遲早亦會殺他。

這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盡，走狗烹的必然結果。

林閃飛與陸潛雲各爲師徒，其實一直都在互相勾心鬥角，面臨到最後關頭，到底還是勢非互相火併不可。

但林閃飛的殺師行動，却令陸潛雲意想不到。

他以為自己一直在計算着林閃飛。

卻沒有想到林閃飛的手段更狠辣，而且在還沒有完全成功之際，便已動手。

× × ×

老曾冷冷地望着林閃飛，殺氣已將這兩個人完全籠罩着。

老曾瞪着眼，道：「其實我早就懷疑陸潛雲和你之間的關係，現在果然證實，你們以前並非從不相識。」

「豈僅相識而已？林閃飛輕輕咳嗽兩聲：「遠在阿泰還未拜他為師之前，我便已經是他的徒弟。」

「好徒弟！」老曾突然冷笑，向陸潛雲的屍身一指：「如果他不是收了一個你這麼樣的好徒弟，他現在也不會有這種悲慘的收場。」

林閃飛沉臉揚眉，冷冷道：「你將來的收場，也未必就會比他更好。」

老曾的臉越來越更冷漠無情：「你以為我眞的捨不得殺你，你就錯了，當日在陸德貨倉裏你和陸潛雲動手動腳的表演把戲，瞞得過阿泰，卻瞞不過我，那天我不殺你，主要原因就是要讓陸潛雲以為我還未對他動疑，所以才放你一條生路。」

林閃飛淡淡一笑：「你現在的確可以殺我。」

老曾已把他的手槍拔出。

他拔槍的速度，幾乎已可以媲美從槍管裏發射出來的子彈。

但他沒有開槍。

林閃飛冷然道：「當日你不敢開槍，今天你更加不敢，因為阿泰已落在我的手裏。」

老曾冷笑。

林閃飛又道：「何況你就算眞的開槍，也未見得就可以殺死我！」

老曾大聲道：「難道你比子彈的速度更快？」

林閃飛道：「不是比子彈快，而是比你的手指更快，只要你的手指一動，我已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閃避，連消帶打地一斧砍在你的頸子上。」

老曾道：「你在做白日夢。」

林閃飛嘿嘿一笑道：「你不妨……」

他只說了三個字，忽然就像旋風般向老曾撲了過去。

老曾就在這一剎那間，連響三槍。

三聲槍響之後，林閃飛的金斧已到。

老曾這三槍竟然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之下落空。

短兵相接之下，林閃飛的金斧顯然應該大佔上風。

但事實上卻並不如此。

老曾三槍都沒有射中林閃飛，但他的拳頭卻似乎比子彈更快，一拳就險險打爆了林閃飛的眼角。

林閃飛面部雖然被擊，金斧去勢依然急勁。

老曾忽然左脚踢起，踢在對方右腕腕骨之上。

林閃飛右手金斧急退，左斧卻迎了上來，立刻飛劈老曾的膝蓋部位。

誰知老曾並不縮脚，卻忽然開槍。

「砰」一聲響，林閃飛的金斧被子彈射中，站在他身邊七尺外的一個飛斧黨黨員卻應聲倒下。

原來子彈反彈回去，剛好射中他的鼻子。

林閃飛雙斧飛舞，冷不防老曾忽然一個滾地葫蘆，整個人像皮球般滾離五尺，然後翻身再度開槍。

槍聲一響，林閃飛右肩中彈，鮮血直冒。

但他悍然不懼，「颼」一聲響，右手金斧如箭般向老曾身上飛擊過去。

老曾移身一側，堪堪閃過。

但林閃飛已如猛虎出柙，又再向他的腰間連揮五斧。

老曾冷笑一聲：「好狠毒的招數！」

五斧之後，老曾身子已退到幾乎進入帳房之中。

林閃飛突然停斧。

他已受傷。

然而，老曾也在最後的一剎那間被金斧擊中，腰上捱了一斧。

老曾冷冷道：「好斧法！」

林閃飛道：「你的槍法却並不好，五槍只有一槍能擊中我的肩部。」

老曾冷笑道：「你到底還是美花的丈夫！」

林閃飛突然狂笑：「你現在又承認不捨得殺我了？」

老曾道：「阿泰呢？」

林閃飛道：「問得好，可是我也想問問你，美花到底給你囚禁在甚麼地方？」

老曾冷冷道：「你錯了，我沒有綁走你的妻子，我也在到處打聽她的下落。」

林閃飛問道：「你查出了她的下落沒有？」

老曾道：「我沒有查出，但卻可以猜出。」

林閃飛突然眼中一亮，怔怔的看着陸潛雲的屍體。

「難道美花的失踪，竟與陸潛雲有關嗎？」

老曾道：「如果我沒有猜錯，美化的確是被陸潛雲所擄走！」

「目的何在？」

「目的就是要增加你對阿泰的仇恨，他早就想你們兩個小伙子拚命！」

林閃飛點點頭：「可是我和阿泰仍然活着，但他卻已死在我的斧下。」

老曾道：「他根本就想不到，你竟然會在大事還未完全成功之前，便把他殺掉，這是他最嚴重的一項錯誤。」

林閃飛道：「你現在還不殺我，也是嚴重的錯誤！」

老曾道：「你怎知我不會殺你？」

林閃飛道：「如果你要殺我，早在第一槍的時候便可以射中我的咽喉，我知道你的槍法絕不會如此差勁！」

老曾乾咳一聲，道：「你太看得起我了。」

林閃飛露出狡黠的笑容：「咱們畢竟是親戚，我畢竟是你妹子的好丈夫！」

老曾道：「家和萬事興，不如我們來一個協議，彼此和平相處好不好？」

林閃飛沉吟半晌，說道：「你的意思，是……」

老曾道：「我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去殺死老斧頭，把飛斧黨變成林姓天下。」

林閃飛突然大笑：「你以為我現在是

個甚麼人？還是以前的林閃飛？你太瞧扁人了。」

老曾道：「難道老斧頭已死在你的暗算之下？」

林閃飛道：「我沒有暗算老斧頭，是他自殺身亡的！」

老曾冷笑着，道：「難怪你威風八面，原來你已取代了老斧頭的位置。」

林閃飛道：「我現在只想找回我的美花。」

老曾道：「咱們何不一起到陸德貨倉裏搜上一搜？」

林閃飛沉吟半晌，終於道：「好！」

× × ×

黑夜中，江風吹得很猛。

陸德貨倉就在江邊。

老曾和林閃飛，各自率領大隊人馬，殺到貨倉門前。

貨倉裏燈光黯淡，老曾下令作地毡式的搜索。

林閃飛和飛斧黨的黨員，也在努力找尋。

可是，擾攘了幾乎一小時，依然毫無所獲。

林閃飛忽然發現貨倉裏有一個很秘密的地牢。

可是，地牢裏除了有幾十箱烟草藥品之外，哪裏有美花的踪跡？

林閃飛對老曾道：「你似乎猜錯了，陸潛雲並沒有擄走美花，他……」

他的說話還未講完，貨倉裏忽然有一把粗壯的笑聲響起。

林閃飛的臉陡地發青。

「誰？誰在笑？有甚麼好笑？」

粗壯的笑聲依然沒有停止。

在黯淡的燈火下，一個高大的人影，從貨倉堆裏貨物中走出。

這個人赫然竟是阿泰！

× × ×

林閃飛這一次眞的楞住了。

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個獵人，看見一隻已被自己困住的獅子，忽然從樊籠裏逃出來的時候同樣驚愕！

他實在想不出他是怎樣逃出來的。

阿泰一面大笑，一面大聲道：「你們不必多加費神了，美花已不在這裏。」

林閃飛怒道：「你又把她藏到甚麼地方？」

阿泰突然停止了笑聲，道：「你以為我是個甚麼人？是個賊，還是個專門偷人老婆的瘋子？」

林閃飛冷笑道：「你兩樣都是！」

阿泰哼一聲，道：「我已把她釋放，她現在大概已在家裏等你！」

林閃飛道：「我不相信。」

阿泰冷冷道：「無論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都沒有有多大關係，反正你馬上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林閃飛目中露出嘲弄之色道：「別忘記直到目前為止，你仍是個敗軍之將。」

阿泰冷冷的看着他，忽然緊握雙拳：「這次情況不同，那三個日本武士已完蛋，憑你一人之力，絕不可能把我制服！」

林閃飛嘿嘿一笑：「你未免太過自信了，不過我承認，你確有幾下子本事，你究竟是怎樣逃出來的？」

阿泰忽然吹了一聲哨子。

貨箱叢中，立刻冒出了一個五十多歲的黑衣漢子。

這個人的臉，就像個被嚇破了胆的死老鼠。

林閃飛面色一變：「胆小鬼！」

這個人的確就是胆小鬼。

但他的胆是不是眞的很小？

阿泰突然露出了一個冷漠的微笑：「你以為這個人的胆很小？你錯了，他的胆子其實比你的頭還更大！」

林閃飛實在想不出，這個在老斧頭公館中默了多年的僕人，究竟原來是誰？

胆小鬼笑了笑，道：「我原來的姓名，就是譚大胆！」

譚大胆！

他不但不是胆小鬼，而且還是江湖上有大胆拳王之稱的譚大胆！

× × ×

譚大胆的臉色，開始漸漸紅潤。

他控制臉部表情的功夫，也許比他在拳頭上的功夫更到家，更精采。

他忽然就由一個胆小的老鼠，變成了一隻胆大無比的老虎。

譚大胆在拳壇上極具名氣，在二十五前年，有誰不知道他就是中原五大拳王之一！

阿泰悠悠地一笑，說道：「他才是我的眞正授業恩師，陸潛雲只過是拿來玩玩的。」

林閃飛一怔。

「陸潛雲根本沒有眞正教過我甚麼武功，」阿泰接下去說道：「因為他並不是眞心想教我，我也沒有誠心誠意去學，我覺得這種師徒關係，簡直就像小丑戲一樣荒謬可笑！」

譚大胆盯着林閃飛，道：「你的確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年青人，可惜未免太過自負。」

老曾淡淡道：「他能夠把老斧頭逼下台，也確實有值得自負的地方。」

阿泰忽然對老曾道：「我知道你的確不忍心把他殺死，我也一樣，可是這個人會對你構成多大的威脅，你可曾知道？」

老曾道：「我知道。」

譚大胆冷冷一笑：「你們都不願意殺他，只因為他是曾美花的丈夫，心中也絕不會過意不去。」

林閃飛道：「你可以動手，但能否殺得了在下，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譚大胆冷哼一聲道：「你太自負了，本來我應該親自動手殺你，可是我又不屑動手！」

阿泰終於上前對林閃飛道：「拿出你的斧頭來，你若殺不了我，你就必死！」

× × ×

林閃飛果然拿出了他的一雙金斧。

「我知道你很喜歡美花，」他冷冷道：「如果你能把我殺死，她便是屬於你的了！」

阿泰臉上掠過一絲憤怒的神色：「她本來就是屬於我的，可是我不懂得你那一套，專門用迷藥來對付女孩子！」

林閃飛臉色陣紅陣白：「我承認曾用迷藥，你也許會認為這是無恥的手段。」

老曾大聲咆哮道：「難道你做出這種

事你認爲很光榮？你再說下去，我一槍轟碎你的腦袋！」

林閃飛道：「我知道你的槍法厲害，但你如果要殺我，早就該動手了，何必等到現在？」

阿泰忽然暴喝一聲：「無恥敗類，看拳！」

林閃飛眼中一亮，阿泰的拳已到胸膛上！

× × ×

就在阿泰的拳頭剛發出之際，林閃飛已下令：「殺！」

在陸德貨倉裏，現在最少也有百多個打手在互相對峙。

林閃飛一聲令下，飛斧黨黨員立刻和老曾的手下混戰在一起。

一時間，斧頭，尖刀，利劍，鐵棒，種種殺人的武器都在揮舞，互相砍劈。

好一場天昏地暗的大厮殺。

阿泰獨鬥林閃飛，戰況更加是激烈無比。

林閃飛一雙金斧已全力施展，儘量發揮了最大的威力。

但阿泰拳風呼呼，招式精絕，每一拳每一脚，都把對方的金斧封鎖着去路，林閃飛幾番欲突圍而出，皆功敗垂成。

可是，阿泰要收拾林閃飛，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戰況雖激烈，但誰也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佔有上風。

老曾和譚大胆技藝高强，雖然四週都是飛斧黨黨員的斧頭，但憑着他倆的精湛功夫，足以應付裕餘，何況老曾的手下，久經戰陣，實力上亦絲毫不比飛斧的黨員遜色。

剎那之間，偌大一個貨倉裏，都染滿了血腥。

驀地，林閃飛大喝一聲：「倒！」

阿泰竟然中斧！

但他沒有倒下。

他被林閃飛一斧劈在背上，傷痕深約一寸，血液不停往外冒湧。

林閃飛一擊得手，精神大振。

却想不到阿泰雖然中斧，但鬥志仍然旺盛，拳頭上的威力更加添增幾分。

「蓬」然一聲，林閃飛也挨了一拳。

這一拳雖然也沒有令林閃飛倒下，但他的嘴角已有鮮血吐出。

好重的一拳。

這一拳剛好打在林閃飛的右肺上。

林閃飛又再一聲大喝，雙斧直取阿泰咽喉。

阿泰側身一避，反手連揮三拳。

這三拳以牙還牙，都向林閃飛的咽喉上揮出。

阿泰拳力重逾千鈞，如果讓他在咽喉上打上三拳，恐怕誰也挨不起。

林閃飛知道厲害，身子凌空飛躍，以腿迎拳。

結果，阿泰的第三拳，擊在林閃飛的左小腿上。

林閃飛只覺得小腿上一陣劇烈痛楚，左脚竟被這一拳打得完全痲木。

但他的反應仍然極快，一個翻身，又再俯衝過來，鴛鴦斧法分別從左右兩方向阿泰出擊。

阿泰左手一伸，將林閃飛的右斧一下擊落。

但林閃飛的左斧，却已如速雷般向阿泰的臉上劈去！

阿泰背上中斧，全力擊落林閃飛的右斧已令他傷勢更深重，這一斧竟然無法再加閃避。

林閃飛的斧頭，果然並非弱者。

但老曾却在千鈞一髮之際，用槍管阻住林閃飛的金斧，只聽得「錚」一聲响，老曾的手槍竟被劈成兩截。

林閃飛原擬憑這一斧取却阿泰性命，却被老曾在最後關頭把阿泰從枉死城裏搶救回來。

林閃飛冷冷道：「你的槍現在已變成廢鐵。」

老曾索性把手槍丟掉，道：「我要殺你，不一定要憑槍彈。」

林閃飛道：「你們兩人一起上，且看誰是强者！」

阿泰破口大罵：「沒你娘鳥興，你以爲我怕你了？」

大罵聲中，老曾已首先發難，從懷中掏出一柄短刀，直刺林閃飛下顎。

林閃飛僅餘一斧，但氣勢依然威猛，每一斧都足以致任何人的命。

阿泰再運拳勁，加入戰圈。

林閃飛以爲老曾手槍被毀，不足爲慮，誰知他這個想法，却大錯特錯。

老曾不但是神槍手，也是神刀手。

他的刀法，神出鬼沒，如龍在霧，如蛇在林，又彷似一陣輕風，來無影去無踪，極難捉摸。

再加上阿泰硬橋硬馬的鐵拳，兩人互相配合起來，居然又另具一番威力。

「唰」地一聲，林閃飛肩膊問首先中刀。

這一刀雖然刺的並不甚深，但却使林閃飛雙斧凌厲的氣勢爲之減弱幾分。

接着，阿泰的鐵拳又再重重的抽在他小腹上。

林閃飛疼出了冷汗。

但他仍奮力踢出一脚，將阿泰的第二拳逼退。

然而，老曾又趁機撲過來，一刀刺向林閃飛的心臟。

這一刀很要命。

林閃飛不能不退。

但他的身子才退兩尺，阿泰已從後繞至，雙手將他整個人高高抱起。

林閃飛臉如紙白，右手揮斧，但人在半空，雙腿離地，這一斧竟然無從下手。

阿泰氣力驚人，抱起林閃飛後，雙手猛力一箍。

這一箍之下，林閃飛的胸前肋骨竟被完全箍斷，口中不停吐血。

老曾咬着牙，一刀向他的咽喉上直刺去。

這一刀不偏不倚，正中咽喉。

名震江湖的奪命雙絕大殺手，就這樣地死在阿泰和老曾的夾擊中！

× × ×

林閃飛一死，飛斧黨全軍盡墨。

但老曾的手下，也傷亡慘重，這一役，老曾慘勝而已。

戰事終於結束。

曾美花果然回到阿泰的懷裏。

他們本來就是一對情人，如果不是林閃飛的介入，他們早就已經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老曾現在唯一担心的，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譚大胆。

因爲他已查出，譚大胆和雷銃開曾有來往。

雷銃開是本市市長殷正嵐的女婿。

也是這個城市裏的警衞隊大隊長！

× × ×

十二月十一日，這是大雪紛飛的一個中午。

老曾正在博羅飯店裏，吃他今天第一頓的早飯。

博羅飯店是他在十一月才開設的新飯店，也是他的另一個分部。

當他剛吃第一口飯的時候，飯店門外，突然來了一輛華麗的英國轎車。

車廂裏冒出了五個人。

老曾雖然在飯店內，但透過一層輕紗隔着的玻璃窗，他看得很清楚。

第一個從車廂裏冒出來的人，就是譚大胆。

接着而來的，是三個神高神大，滿臉精悍之色的漢子。

老曾是內行人，一看便知這三個人的職業是私人保鑣。

最後一個是年約四十的中年紳士，他的衣服筆挺，考究漂亮，嘴裏啣着一口雪茄，氣派十足，儼然是個大富豪的架子。

老曾心中暗暗冷笑。

他認識這個中年紳士。

其實這個中年紳士的裝扮應該是個威風凜凜的警官，因爲他的職務是警衞隊大隊長。

但現在他的派頭，却只像個闊綽的大富翁，而並非像個警衞隊中的領導之材。

他就是雷銃開！

老曾担心的人，担心的事，終於出現了。

× × ×

雷銃開一行五人，就坐在老曾對面的一張桌子。

他們好像沒有看見老曾。

老曾也沒有理會他們，自顧自的在吃飯。

直到他吃完飯之後，譚大胆才施施然的走過來。

「曾爺，雷先生有點事想找你談談，請你過去一趟。」

老曾淡淡道：「好。」

雷銃開仍然坐在哪裏，臉上毫無一點笑容。

直到老曾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才露出了一個微笑，道：「曾先生，請坐。」

老曾也不客氣，依然坐下。

這裏本來就是他自己的地方，他當然不必客氣。

老曾忽然笑了笑，道：「雷大隊長日理萬機，事務煩重，倒不知道爲了甚麼事，居然來到這種小地方，來找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小人物？」雷銃開倏地大笑：「其實你早就不是小人物，到了現在，你更加是這裏的頭號大人物，在你們的圈子裏，有誰不知道，你幾乎已完全控制了整個天下？」

老曾苦笑一下，道：「你太看得起曾某人了。」

雷銃開冷冷一笑，道：「本來你們的事，我也不想太多過問，你知道我這份人一向隨便馬虎，如果是別人當上這個職位，恐怕你不會事事順利如意。」

老曾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雷銃開又道：「老實說，區區一個警衞隊長的職位，又能够掙得到多少薪金？你現在已雄霸了整個黑社會，連老斧頭給你打跨，相信你應該明白我的目的。」

老曾道：「每年二十萬，怎樣？」

「二十萬？」雷銃開呸一聲，道：「我不是要錢！」

老曾道：「不要錢，難道想要命？」

雷銃開道：「我要的是你整個天下的一半，以後你是組織裏的老大，而我算是老二也不妨，但你每賺十塊，我就要佔一半！」

老曾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我的江山是老天爺送給我的？你的胃口也未免太大！」

雷銃開道：「老曾，這件事對你可說有百利而無一弊，你肯答應，我保證今後沒有任何人敢動你一根汗毛！」

老曾說：「的確沒有人敢動我，但你却在要我的命！」

雷銃開道：「你不肯？」

老曾忽然對譚大胆道：「原來你早就想動我的主意！」

譚大胆陰陰一笑，道：「你的處境我也很同情，樹大招風，這種例子我見得太多了。」

「同情？」老曾咆哮道：「我爲甚麼要你來同情？這件事絕無商量餘地，別人怕甚麼警衞隊長，但我不怕，大不了拚個同歸於盡！」

雷銃開拍桌而立，怒道：「放肆！」

老曾毫不示弱，也大聲怒喝道：「放你娘個屁！滾！滾出去！」

雷銃開面色變了。

他自從任職警衞隊隊長以來，從來都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講這種說話。

譚大胆對老曾道：「我以爲我的胆子很大，想不到和你相比，還是你的胆子大得多。」

老曾板着臉，道：「你以爲把雷大隊長捧出來便能够嚇到我，也未免太小覷曾某人了。現在我總算看清楚，大胆拳王譚大胆也是一個卑鄙小人！」

譚大胆冷冷道：「難道你不怕鐵拳阿泰？」

老曾哼一聲，道：「阿泰雖然是你的徒弟，但我相信他，他和你這種人不同，他絕對不會把朋友出賣。」

譚大胆桀桀一笑：「你的判斷未免下得太早了，阿泰向來都很聽我的說話，只要我一開口，他立刻就會來對付你。」

博羅飯店門外，突然一個人大聲插口道：「你可以叫我去殺任何人，但只有老曾例外！」

譚大胆面色倏地發青。

他轉身望去。

只見阿泰只穿着一件單薄的上衣，冒

着大風雪走進了飯店之內。

「我絕對絕對不會出賣我的朋友——老曾！」

× × ×

雷銃開嘴裏的雪茄，仍有一大半。

但他突然把雪茄拿下，就向阿泰的臉上扔去。

阿泰伸手一接，雪茄立刻就平平穩穩的落到了他手裏。

他看了一看，微笑道：「這種雪茄的氣味，比豬糞還令人難受，就和你這個人一樣，教人望而生厭。」

譚大胆走過去，正正反反的在阿泰臉上打了七八個耳光，然後又搶過那根雪茄，怒喝道：「畜性，你可知道自己在跟甚麼人講說話？還不快道歉，保證不出三天你就會給拉去槍斃！」

阿泰冷笑着，連眼都不眨一下：「你可以再打我七八十個耳光，但你要我向他這條豬玀道歉，倒不如爽爽快快立刻就拉我去槍斃！」

譚大胆面色頓時變得難看到極點。

他已作勢，想再給阿泰幾拳。

但雷銃開却道：「別跟這種人一般見識，他不配做你的徒弟。」

譚大胆應聲道：「不錯，他的確是不配。」

阿泰看見譚大胆的這副樣子，恨不得牆上有個洞，好讓自己的頭立刻能够鑽進去。

他對自己的授業恩師，感到失望。

澈底的失望。

阿泰忽然對譚大胆道：「雷銃開這個老烏龜究竟給了你多少好處，令到你如此奴顏婢膝，變成了他的一個走狗？」

譚大胆面色更是大變。

「畜牲，越來越不像話了！」

怒罵聲中，譚大胆已向阿泰撲前，但他這一次並非打他耳光，而是拔刀向阿泰的臉上劃去。

刀光森寒，這一招，竟然是要命的刀法。

阿泰仍然動也不動，任由譚大胆一刀劃去。

——你可以殺我，但却不可以逼我出賣朋友。

這句說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老曾已經深切的瞭解。

譚大胆的刀已逼近眉睫。

老曾突然從背後發難，也拔出一柄尖刀，向譚大胆的背心上刺去。

譚大胆乍聞背後刀風嘯嘯，已知老曾出手，他突然身子一沉，原本劃向阿泰的刀子，忽然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直射老曾小腹。

老曾發刀，主要並不在殺人，而在援救阿泰，譚大胆既已收刀，他也立刻退了開去。

譚大胆冷冷道：「老曾，我教訓徒兒你也插手，未免太多管閑事了。」

老曾沉着臉，輕輕用衣袖把刀子抹了抹，道：「你在我的地方殺我的朋友，如果我還不出手制止，將來江湖上的朋友，恐怕會把曾某人的臉都笑黃了！」

雷銃開突然冷冷一笑，說道：「這裏不是你的地方，而是我的地方，而且這個城市裏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地方，任何人在這裏犯了法，我都會毫不客氣的把他逮捕。」

老曾道：「我現在犯了法沒有？」

雷銃開道：「你每一分鐘都在犯法，所以我每一分鐘都可以把你關進牢裏！」

老曾淡淡一笑，道：「你現在何不試試？」

雷銃開瞪眼道：「你以爲我不敢？」

老曾嘿嘿冷笑：「有殷正嵐市長做後台，你還有甚麼事不敢做？」

雷銃開冷然道：「你既然知道，那便應該對我客氣一點，尊重一點。」

老曾眉頭一皺，嘆道：「可惜你的後台雖大，我的後台也並不小。」

雷銃開一楞。

老曾忽然把刀子揚了揚：「這把刀子，就是我的後台，我現在已決定不讓你活着離開這間飯店。」

雷銃開渾身都因憤怒而在發抖：「你敢？」

老曾冷冷道：「曾某人有刀子做後台，還有甚麼事不敢做？」

他一聲令下，飯店門外立刻已有四五個手下封住出路。

老曾更慢條斯理，從容不逼地索性把閘門一併關上。

雷銃開怒道：「反了！反了！」

他一面破口大罵，一面已拔出一柄德國製造的軍用手槍，一槍便向老曾的胸膛射去。

但老曾反應敏捷，子彈還未射出，他的人已躍到一張桌下，也拔槍想回敬雷銃開。

老曾槍法奇準，但他還未開槍，譚大胆已一刀向他的腰間刺到。

老曾立刻轉移槍管，向譚大胆臉上轟去。

譚大胆刀法驚人，胆色也驚人。

但無論如何，他都不能和一枚子彈的速度相比。

就在還差一寸便可以刺中老曾的刹那間，老曾的槍聲已响。

譚大胆的臉上，立刻被子彈轟穿了一個大洞。

好大的一個洞。

這一槍威力驚人，竟將飛撲而來的大胆拳王，震飛五尺之外。

譚大胆挨了這一招，立刻連動都不能再動，僵直的躺在地上。

雷銃開大爲駭然。

他的三個保鑣沒有槍。

但他們的身上，却有一柄兩尺長的刺劍。

雖然，對付老曾的神槍，刺劍會十分吃虧，但這三個人都有一股拚死的精神，恃着人多，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向老曾撲前刺殺。

老曾彈無虛發，槍聲一响，又殺了一人。

但其他兩個保鑣，却已從左右兩方殺到。

老曾大喝一聲，與兩個保鑣纏鬥在一起。

阿泰看見雷銃開又欲開槍射殺老曾，不顧一切的向他揮拳痛擊。

雷銃開雖然也有很不錯的武功根底，但如何是阿泰的敵手？十招之內，已被逼得險象環生，手中雖然有槍，但却無從施放。

突然間，老曾又再放槍，將另一名保鑣打成重傷。

雷銃開却在這個時候，爭取到一個放槍的機會。

砰！

一聲槍响，這一槍竟然意外地擊中了老曾的後腦！

老曾後腦中槍，傷勢嚴重，似乎危在旦夕。

阿泰看見老曾血流如注，不禁連眼睛都紅了。

× × ×

雷銃開槍擊老曾之後，又想再用槍對付阿泰。

但阿泰却已拚命的將他纏住，居然用兩隻手按着對方的兩隻手，然後用前額向他的腦袋猛撞。

阿泰並非練過鐵頭功。

但他相信雷銃開的頭顱一定比不上自己的頭顱堅硬。

連撞七八下之後，雷銃開果然已開始暈眩。

但阿泰沒有練過鐵頭功，他這樣子向雷銃開施展撞頭攻勢，連他自己都被震蕩得有點迷迷糊糊的感覺。

雷銃開還有一個保鑣。

但他已被老曾的一羣手下重重包圍，陷入險境。

這個保鑣武功極高，連傷老曾六名手下。

但他自己也受了重傷。

終於，他抵敵不住，被老曾的手下砍得血淋淋，倒斃地上。

雷銃開身爲警衛隊大隊長，權勢熏天，家財百萬，却想不到陰溝裏翻船，在這裏遭遇到一場可怕的挫折。

阿泰現在已變成一個狂人。

雷銃開手裏的槍，終於被阿泰奪下。

阿泰奪槍在手，忽然像是被淋了一桶冰水，整個人冷靜下來。

他用槍管，對準了雷銃開的臉。

雷銃開向來只慣用槍指嚇別人，現在輪到自己被手槍指着，不禁也像是被淋了一桶冰水，整個人冷冰冰的，臉色青白發綠。

「放下手上的槍……如果你殺了我，你一定會後悔，永遠後悔……」雷銃開大聲道。

「後悔？我爲甚麼會後悔？」阿泰的聲音在發抖，並不是因爲恐懼，只是因爲憤怒。

他整個人都在憤怒火燄燃燒中。

雷銃開突然衝前，想奪回阿泰手裏的槍。

但是，阿泰立刻一拳重重抽在他的下顎。

雷銃開剛剛衝出的身子，又被震退一丈。

阿泰緩緩走近，忽然把手槍扔掉，扔到老遠的一個角落裏。

阿泰冷冷道：「我從未開過槍，也不懂得怎樣去開槍，但却懂得怎樣殺死專門開槍的人。」

雷銃開喘了口氣，道：「你放我一馬，這件事我決不追究，你還有甚麼條件，即管說出來，我一定答應。」

阿泰冷笑道：「可惜我現在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你的命！」

說完，阿泰的拳頭就瘋狂的向他臉上，身上，腎囊上，膝蓋上不停的撞去。

沒有人能數得出阿泰究竟一共打了多少拳。

但這些重拳，已足够讓雷銃開再死一百次！

× × ×

當阿泰離開雷銃開的時候，雷銃開早已像一隻死狗般，渾身都已霉爛。

老曾仍未嚥氣。

但無論誰都看得出，他這種傷勢必死無疑。

阿泰衝前，緊握着老曾的手。

「阿曾，你不能死！你絕不能死！」

老曾苦笑，凄然低聲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別難過，好好對待美花，雖然她以前曾對不起你……」

阿泰的心冰冷，不住點頭。

他忽然覺得，老曾的手比自己的心更冷。

老曾雖然仍瞪眼看着自己，但已然氣絕畢命。

阿泰突然大吼。

他又衝回到雷銃開的屍體上，重重再打幾百拳，踢幾百腿。

最後，他更檢回那柄手槍，在雷銃開的臉上連轟幾槍。

「誰說我不懂開槍？」他瘋狂地大笑，笑聲穿雲裂石，神態駭人已極。

甚至連老曾的手下，都以爲阿泰眞的瘋了。

幸好他並沒有瘋。

他只是覺得哀痛。

深切，深切的哀痛……

× × ×

雷銃開被殺，全市轟動。

但阿泰早已帶着他的妻子，和林閃飛遺留在美花腹內的骨肉，一起離開這個城市。

他愛美花，而且愛得痴迷。

但他沒有忘記溫柔。

他在丁香樓裏與溫柔相對兩月，彼此雖然沒有眞正的感情，但他總算在她身上，找到了美花的一點點影子。

原來溫柔有五分酷似美花。

他一直沒有冒瀆溫柔。

因爲他視她如美花，視她如他的舊日情人。

現在，一切都已轉變。

夢中人已重歸懷抱，雖然彼此都曾受到挫折，但仍然無損於他們那份眞摯的感情。

自從雷銃開被殺那一天之後，再也沒有見過阿泰，也沒有人再見過曾美花。他們究竟去了那裏？

沒有人知道他們身在何方。

就等如沒有人知道老曾葬在甚麼地方一樣。神槍老曾和鐵拳阿泰，都在那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裏，隨着風雪而消失得乾乾淨淨……

——續完——

武林軼事

嚴繼温技傳顧汝章

希華

近代武林英雄人物當中，顧汝章是很出色的一個高手，他曾經在廣州西瓜園用鐵砂掌向馬肚拍打三下，那一匹駿馬就此倒地哀鳴喪生。嚇到馬戲班主俄國大力士奧德臉色發青，不敢計較，就此掩旗息鼓而去，此事發生之後，顧汝章的大名不脛而走。

顧汝章生前多次表演鐵砂掌，一手拍碎十多個青磚，左右兩隻手的手掌都是堅如鐵石的，一眼望去，微帶青藍，因爲他天天用手揷進鐵砂，又拔出來，跟着拍打，鐵氣侵入皮膚的顏色之內，一生都有這種奇異的膚色留下。

這一類的事情反映出顧汝章是不同凡响的一個，固然他苦心練武，技有所成，那是他個人的成就。

此外，他得到名師嚴繼溫的指點，也是很難得的，大多數人只知道顧汝章的功夫厲害，很少人懂得他的師傅是誰，我試在這裏把嚴繼溫傳授給顧汝章的過程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顧汝章出生之地就是山東，他的父親叫做顧利之，在南京設有一間鏢局，他是主帥，鏢局的名稱叫做「利之鏢局」。

此事發生於山東嚴繼溫主理的濟東鏢局，當時祖孫三代都做鏢局的生意，一來武功不弱，二來黑白兩道，嚴繼溫都有朋友，可以說是路路相通，經營鏢局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並非單靠武功能够吃得開。

有一天，嚴繼溫承接濟南一間商務所委托，以濟東鏢局的名譽把一批絲綢由山東帶到江西的南昌，再由南昌運一批瓷器回到濟南，這種貨色並銀兩，亦無珍貴的古玩在內，本來只派三四個鏢師護送，便卽成行，但因嚴繼溫在北方生長，一向想到江南地帶遊玩，於是乘此次接辦鏢局的便利，順便往江南一遊，索性親自押運。

此外，他還率領兩個知名的鏢師，叫做萬國武，以及林單凡，另有十六個普通的鏢師同行。

這帮人離開了濟南城，一路南下，經過江蘇省，進入江西，抵達盧山，那是古代稱做「沉龍」的地方，這個縣境前面是大江，背後羣山起伏，形勢險要，城南最高峯就是盧山，盧山以北叫做牯嶺，地形極爲險要，乃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嚴繼溫等一行二十人，本來可以渡過長江，抵達新巷，便由鳳亭湖的水路南下，安抵南昌，那就比較安全，殊不料嚴繼溫恃着武藝高强，且欲一遊盧山，故此，在新巷這一座城內歇脚，不必急於動身。

翌日他率衆往盧山附近的牯嶺走動，索性從陸路往南昌去，沿途飽餐山色湖光，另有一番樂趣。

牯嶺既然是極端險要之處，當然有大盜座鎭，打家刦舍，此人姓古，單名一個虎字，拳脚刀槍都是第一流的江湖人物，還有嘍囉三四百人，到處搶刦，清兵圍剿，亦非敵手，故此，官方把他稱做「牯嶺虎」，認爲這一條路極端危險，可免則免。

嚴繼溫既然是一個總鏢頭，當然知道江湖險惡，每到一處，先行探聽前路有無惡霸或大盜埋伏，然後動程的，照道理說他不應該走陸路，走水路比較安全，可是，他恃着武功超卓，認爲僅有古虎一名匪首座鎭，未必斗膽冒險進犯，再又知道劇盜刦掠之前，往往打聽那帮鏢師押運的貨是甚麼，卽使有匪帮出現，知道他們所押的貨不過是山東絲綢，並非金錢珠寶，未必動手，如此忖測，更加樂觀，他們在旭日東升之際上路，沿途欣賞雄壯如畫的山景，絕無所懼。

靠近黃昏，那一帮鏢師愈去愈遠，深入牯嶺山麓，形如八陣圖的危險地區，忽然聽到前面蹄聲雜沓，向前一望，塵土飛揚，似是一隊人馬擋住去路，嚴繼溫立刻揮手叫他們散開，佈形陣勢，準備迎戰，他本人策馬站在第一綫，絕不做聲。

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就看見大隊人馬疾馳而來，爲首之人騎着戰馬，殺氣騰騰，滿臉鬍鬚，猙獰可畏，他在馬上大喝一聲，自稱「牯嶺虎」，叫對方報上名來。

嚴繼溫說：「我們是山東省濟東鏢局的人，我是鏢頭嚴繼溫。」

古虎笑着說：「你知道我們這裏的規矩嗎？凡是押鏢經過的人，必須跟我這一枝棍較量一下，贏了我的便可通過，輸給我時，便要把全部貨物留下。」

嚴繼溫聽了，從容說道：「既然你有這規矩，小弟自當奉陪，你打算在馬上決鬥抑或站着打鬥呢？」

古虎說道：「我們就此作戰好了，不必落馬。」

說完，古虎立刻策馬上前，嚴繼溫亦卽提

和棍法，卻是非常近似的，古虎一向沒有敵手，那時他發覺對方的槍法厲害，知道自己充其量，不過打個平手，再鬥下去，絕不會佔上風，只好另出奇謀，虛幌一棍，便卽率衆退入叢林之內。

嚴繼溫懂得江湖上的大忌，有一句話叫做「逢林莫追」，只好押着貨物更加小心的向前進發。

他們連人帶馬行了一個時辰，已經擺脫了一座叢林，忽又看見另一座樹林，如果他們不願向原路退走，便要穿過那一座樹林了，嚴繼溫想了想，終於大着膽子策馬緩行，走入叢林之內。

果然不出所料，那些人先後進入叢林，忽然聽到喊殺連天，但卻不見一人，嚴繼溫大驚失色，叫他們改變方向，打算從原路退出，就在這時，伏兵四起，嚴繼溫趨馬上前，大殺一輪，不料踏中絆馬索，馬翻人跌，他一躍而起，仍用手中槍向林中伏兵應戰，殊不料樹林之內，不但林下有兵，枝葉當中也有賊兵，那些匪徒從上紛紛拋下軟索，嚴繼溫幾乎渾身給繩索套住，整個倒地打滾，匪徒一湧上來，把他擒獲。

鏢師萬國武和林單凡兩人上前搶救，給古虎攔腰截擊，兩人知道絕非古虎的敵手，當機立斷，改變主意，轉身逃跑，走向新巷，另想辦法。

新巷又名九江城，時在白晝，客商雲集，鏢客頗衆，可是，夜幕低垂，卻又另有一番景象，華燈高照，絃歌之聲不絕，兩人雖然看見美色當前，卻又無心欣賞，到達酒樓，只好借酒消愁。

那時金陵利之鏢局總鏢頭顧利之，跟四位鏢押師鏢往南昌去，已經交代妥當，回程到達九江城，在酒家吃喝，痛飲之際，忽見隣座兩

槍決鬥，兩人就此大戰起來。

古虎精於少林六合門的武功，善用少林棍，嚴繼溫也是少林門，精於少林廿四槍，本來都是嵩山少林寺的高手，不過門戶不同，而且一個是鏢頭一個是匪首，亦不相同，至於槍法

位帶刀的武士面有憂色，隱約有長嗟短嘆之聲，趨前一問，才知道那兩個人是嚴繼溫的鏢師，當時濟東鏢局名氣極响，顧利之雖然沒有跟嚴繼溫碰過頭，但卻知道對方是個英雄好漢，此行不過一時大意，失手被擒，便對林萬兩人說之，如果他們想回到山東帶幾個鏢師到來合力攻下賊巢，一往一返，費時數天絕非上策。還是救人要緊！

萬國武林單凡兩人正在愁眉不展，聽到此言，喜出望外，於是趨前問計，顧利之看見那個地方人多嘈雜，不便交談，提議回到客棧然後從詳計議。

翌日晨曦初上，他們七人，快馬加鞭，直趨牯嶺，到了嚴繼溫中伏的叢林中，顧利之與其他四位鏢師躲在岩洞之內，由萬國武林單凡兩人誘敵。

過了一個山咀，忽見一座木棚，有幾個嘍囉看守，他們一眼就知道那是古虎的山寨，怒火攻心，策馬衝前，手起刀落，見人就斬，轉瞬間，已經有四五個嘍囉血洒荒山，其餘的急急忙忙門了木柵，飛報寨主。

古虎聞言出戰，手持鐵棍，向前衝出，看見前來衝寨的只是萬林兩人，欺他是手下敗將，大聲呼喝，叫他們放下兵器，否則，有命來，沒命走，說完便卽揮動鐵棍，向兩人攔腰橫掃過去。

萬林兩人在林中已經跟古虎交過手，自知不敵，此行不過依照顧利之所說的妙計，誘敵進攻而已。

當時目睹對方的鐵棍攔腰掃來，他們且戰且退，轉瞬就退到顧利之躲藏之處。

牯嶺是一個山勢嶙峋之地，奇岩怪石，層出不窮，到處都可以作埋伏掩蔽之用，古虎正在追擊，忽然之間，斜角殺出五名鏢師來，暗呼不妙，不敢戀戰，急忙退出林外，那時他們的嘍囉已經追到，其他六個鏢師纏住幾個盜匪衝殺，打作一團，只有顧利之單對單的向古虎挑戰。

顧利之學的少林槍法，與嚴繼溫相同，擅長施展少林廿四槍。

古虎跟他交手了不久，就知道對方槍法與嚴繼溫相似，雖然他的鐵棍厲害，但因一收一放，較爲沉重，反而吃虧，不敢戀戰，忽見他的嘍囉以及得力的幾個頭目給對方鏢師殺得七零八落，自知情勢欠佳，索性策馬飛奔，不戰而退。

顧利之一來佔了上風，不肯罷手，二來擔心古虎沿路還有伏兵，愈是拖延下去，愈加不妙，索性策馬奔馳，追趕上去！

快要接近懸崖，顧利之把心一橫，索性雙脚夾住紅纓槍，改用彈子弓，由弓箭射出一連串的鐵彈來。

其中一彈打中古虎的座騎，那匹駿馬痛極狂跳，一陣暴風雨之聲，連人帶馬跌入千尺過外的崖岩之下，粉身碎骨，一代梟雄，化爲荒烟蔓草。

顧利之殺了古虎，立刻策馬回到戰場，那六個鏢師已經捉住對方的頭目，七人先後押着那幾個頭目帶同賊巢，救出嚴繼溫，帶走貨物，並把古虎刦來的不義之財，分別派給嘍囉和匪帮頭目，以及被擄的婦女，遣散各人回家，順勢放一把火，於是，古虎的山寨就此化爲烏有。

嚴繼溫感激顧利之仗義救他，此後每次押鏢南下，必到金陵拜訪顧利之，變成莫逆之交，因爲顧利之的次子顧汝章想學嚴家的拳脚，嚴繼溫就把他擅長的渾身武藝教給他，顧汝章於是繼承顧利之以及嚴繼溫兩人的刀槍拳棒，以及擅長的拳脚，愈練愈精，隨後南下兩廣，威震四方，並且以鐵砂掌飲譽武林，至今仍給後輩景仰。

——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靜如山（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大爺熱心公益，為臥虎鎮內的活菩薩，三個亡命客闖入徐家莊，綁架七名人質，要脅鎮民用首飾金錢相贖，團練吳連飛及糧商錢力新為此事發生爭執，吳團練堅決反對與匪徒妥協，時間急促，匪徒限天亮前贖人，這晚，吳連飛便展開調查，鎮上剛巧來了一個陌生商客濮陽，與錢力新生意交往，吳連飛與他交談下，對他非常信任，接受他許多建議，濮陽再找吳團練，認為錢力新極力主張以錢贖人，可能內有蹺蹊——

狐狸披羊皮　尾巴終外露

濮陽道：「吳團練，我却另外有一個看法。」

吳團練道：「說來聽聽。」

「吳團練，我又羞於啓齒……」

「為什麼？」

「我和錢掌櫃雖是買賣上的交情，却也相處不錯，我們這種猜測，對他是一種侮辱，再告訴你，更有出賣他的嫌疑……吳團練，在作人與作事的兩條路上我很難選擇。」

吳連飛保持了緘默，他一向不喜歡强人所難。

「站在作人的立場，我不該在你的面前說這些，站在作事的立場，我有義務提供各種你不明白的情況。」

「我非常感謝。」吳連飛作了暗示。

「那麼，我還是把我的想法說出來吧！不過，我希望這只是對眼前情況的判斷和研討，並不是對一個人的論斷，吳團練，你同意嗎？」

「好，這就算是咱們之間的君子協訂吧！」

「吳團練，根據目前的情況推論，歹徒搜刮徐宅，無所得，才開出了價碼。首飾也好，大洋也好，只是大家一時濟徐三爺之急，事後徐三爺一定會歸還這筆錢，對嗎？」

「那是一定的。」

「如果錢力新拿出一筆錢，事後徐三爺欠他一筆錢，除錢之外，徐三爺還欠錢力新一份恩情。以後，在糧食的收購價格方面，如果錢力新當面向徐三爺提出來，徐三爺一定會讓步，與歹徒妥協，對錢力新是有利的。」

「如果不花一分錢，就將徐家七口救出，對錢力新就無利嗎？」

「最少，他無法居功。」

「就算錢力新眞有這想法也無可厚非，不損人而利己，誰都會作這種打算。」

「這是吳團練聽完我的想法之後所有的感覺嗎？」

「是的。」

「那我倒放心了，我不但不打算出賣好友，反而替他的立場作了一番解釋。」

「濮先生，我了解咱們臥虎鎮的每一個人，歹徒有內應，那是千眞萬確的，可是，錢力新也絕不會勾結歹徒。」

「吳團練，我也敢這麼保證。」

二人的談話似乎已到了一個停歇的階段，就在這個時候，唐全林氣喘吁吁地跑來了！

他想說什麼，因為有濮陽在，他又閉上了嘴。

濮陽很識趣地站了起來說：「吳團練！你忙，我回客棧去……」

「不！濮先生！你請坐，我還有事請教……」吳連飛又轉過頭來對唐全林說：「全林，有事快說！」

「團練！徐家大院那三個歹徒好像對咱們的動態瞭若指掌，如今他們已經提出話來了……」

「他們怎麼說？」

「他們知道團練已經下令停止收集金飾，而且也沒有籌措那筆大洋，他們說，從半夜三點就要開始處決人質。」

「現在幾點？」吳連飛依舊很鎮定。

濮陽摸出一只金鍊掛錶看了看：「十點過五分。」

「還有五個鐘頭。」吳連飛喃喃地說道。

「吳團練！」濮陽插了嘴：「如果坐在這兒，五個鐘頭一幌眼就過，請問，你的行動計劃擬訂了嗎？」

「還沒有。」吳連飛搖搖頭。

「那就太危險了，亡命之徒是缺乏耐性的。」

「濮先生，我有個大胆的想法。」

「哦？」

「我認為徐家大院那三個歹徒是在和我比耐性，誰的耐性最好，誰就是勝利者，我看他們絕不會輕易殺人。」

「這話也可能對，但他們絕不會等到天亮。」

「為什麼？」

「因為天亮之後，他們不便逃離臥虎鎮。」

吳連飛想了一想，突然問：「濮先生，我想委托你一件事，不知道你肯不肯答應？」

「請吩咐。」

「我想請你當中間人，你是外來客，立場比較超然。」

「要我去和歹徒談判？」

「是的。」

「要我說些什麼呢？」

「告訴他們，徐三爺絕不願意為臥虎鎮任何一個老百姓加添麻煩，所以，他們要求五百件金飾的事我們絕不能答應，大洋在籌措，準定在天亮前交給他們。」

「好！」濮陽站了起來。「我立刻就去。」

「濮先生！態度一定要堅持。」

「我知道。」

「還請濮先生以關心的態度了解一下他們錢到手之後離開的計劃，我相信他們一定有週密的佈署。」

「我會相機行事。」

「費神啦！」吳連飛抱拳行禮。

「不必客氣，請吳團練在這兒稍候，我快去快回。」

濮陽走過之後，唐全林迫不及待地說：「團練！你怎麼可以輕易相信一個外人呀！這太危險了……」

「全林！你不要過問我的決定……另外幾件事辦得怎麼樣了？」

「那幾個土混混還是沒有下落。」

「楊二嫂呢？」

「回酒館去了，外面已經不准有人走動啦！」

「全林！立刻召集所有的人回到鄉團本部，熄燈睡覺……明白嗎？這是一招障眼法。」

「團練！能不能把詳細的計劃告訴我嗎？」

「不必問。然後你去找錢掌櫃，就說我改變了主意，請他立刻準備現大洋，錢送到虎頭茶園來。」

「是！我立刻就去。」唐全林不再多問。

「暗中選兩個槍法好的，教他們養足精神。」

「是！團練還有什麼別的吩咐嗎？」

吳連飛揮揮手，唐金林立刻走了。

吳連飛教林虎頭重新為他泡一壺茶，儘管情況如此惡劣，他還是那樣沉靜，眞是作到了孫子兵法上「不動如山」的金科玉律。但是，這一仗他能打贏嗎？

× × ×

楊二嫂回到了酒館，心裏不禁怦怦跳跳，以往，她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半夜裏敎她走過野墓地也不在乎。今兒個心裏可不自在，大概是應了「作賊心虛」那句話。

她不但心虛，還心急，濮陽托她的事還沒辦成，可是，鄉團又在下令撐人，她眞不知道該怎麼辦。

回到酒館就回房，却萬料不到房裏有人。

一個空閨獨守的小寡婦，一旦面臨這種情況，一定會嚇掉魂，她張大了嘴，却沒叫出聲來。

「別嚷。」

這一開口，楊二嫂立刻聽出是誰了。

「薛老九？」

「妳在找我？」

「一個姓濮的在找你。」

「姓什麼？」

「濮！三點水，一個僕人的僕字。」

「他找我幹嗎？」

「要你夜裏十二點去關帝廟會他。」

「沒說別的？」

「沒說別的。你快走吧！吳連飛也來這兒打過轉。」

「楊二嫂！你千萬記住一件事。」

「哦？」

「在任何情況下都別說見過我。」

「我知道。」楊二嫂已經在發抖了。

刀疤薛老九走了，從窗口跳出去，他就是從那兒進來的。

楊二嫂連忙去關上窗戶，料不到窗外伸進一隻手。

「哎呀！」楊二嫂這回叫出了聲。

那隻手在窗框上一按，整個人就跳了進來。

這人楊二嫂認識，傳說他會一身飛簷走壁的輕功，因此大夥兒叫他蝙蝠張。

蝙蝠張落地之後，就靠在窗邊上，冷冷地說：「楊二嫂，兔子不吃窩邊草，妳用不着緊張，我只想問妳一句話，剛才刀疤薛老九來過這兒，對不對？」

「我……我沒……沒瞧見呀！」

「楊二嫂！光棍眼裏不揉砂，妳這是幹嗎呀？」

「我……眞的沒看見他呀！」

「楊二嫂！鄉團的人四處在找薛老九，如果我去告密，說他在妳這兒出現過，妳猜會怎麼樣？」

「張爺！這……這是幹嗎呀？我雖是婦道人家，也算落門落檻，你們幾位爺們平日來吃吃喝喝，我跟你們伸過手，要過錢嗎？張爺！得饒人處且饒人……」

「別廢話！薛老九到底來過沒有？」

「來……來過。」

「他來幹什麼？」

「張爺！他……還不是……想來欺負我。」

「胡扯！咱們幾個土混混，什麼樣壞事都幹過，就不會幹那霸王硬上弓的骯髒事兒，不是咱們不想幹，也不是咱們不敢幹，是怕幹了晦氣，說！他來幹什麼？」

「張爺！你要問就去問薛老九本人好了。」

「說！我在那兒能夠找到他。」

「關帝廟。」

「這會兒？」

「十二點。張爺！你要是混的，就別說在我這兒知道的。」

「放心，我不會說。」蝙蝠張又飛了出去。

這一次，楊二嫂的動作來得夠快，砰地一聲將窗戶關上了。

她靠在壁上直喘氣，有生以來她還不曾經歷過這種事，她心裏在暗暗地罵道：這是中了那門子邪呀？

楊二嫂畢竟是見過世面的，她雖然嘴裏罵邪門，却還不至於嚇得不敢上床睡覺。如果說她躺到床上去會想什麼，那也只會想濮陽，濮陽是唯一令她動心的男人。

熄了燈，上了床，楊二嫂什麼也沒想就睡着了。

夜很深沉，也很靜悄，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

關帝廟在鎭東，嚴格來說，它是在鎭外，東頭的第一家舖子是鍾家藥舖。關帝廟距離藥舖還有一箭之地。

關帝廟只有平常人家單院那麼大小，半截牆，小小的拜壇，小小的殿堂，裏頭供着老爺，關平，周倉，馬僮四尊塑像。這兒的確不太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午夜終於來臨了，鄉下人很小用時鐘，他們判斷時間多半憑藉感覺，或者觀察星月，還不至於相差太遠。

在矮牆的背後有人探頭，是薛老九。

他的行動異常詭秘，此刻星月爭輝，視野廣闊，而他在探頭之前却沒有露過行踪，他的確非常老道。

他留意鎭口上那條官道，也注意關帝廟背後通往臥虎山的小徑，他似乎希望了解約會他的人從那個方向來。

但他沒有任何發現，換句話說，約會的時間已到，而他沒有見到約會他的人，他想：這次約會未必靠得住。

突然，他的背後响起一個冷冷的聲音：「薛老九。」

他一驚，下一個動作似乎是拔刀，轉身。

而他並沒有動。在道上混久了，都會多有一門專長，薛老九擅長聽聲音，只要是他聽過一次的聲音永遠都記得。

不錯，這正是約他到此地來見面的那人。

約薛老九到此來見面的人是濮陽。

是濮陽嗎？

一身黑衣，就如鬼怪傳說中的黑無常，一頂捲邊草帽遮去整張臉。如果教吳連飛來看，他絕不會認爲這個人就是濮陽。

薛老九站在那兒一動都不動，他也許了解約他的人有一個習慣，不喜歡和別人面對面地談事情。

「薛老九！你從那兒走來的？」

「我從大乾溝溜出去，在十里塘繞了個圈兒。」

「有人踩綫嗎？」

「放心，若是被人踩上綫，我還能混嗎？」

「事情辦妥了？」

「已經按照您指定的地方放妥啦！」

「你要出遠門，跟諸親好友道過別了嗎？」

「別逗啦！像咱們這號人物，有什麼諸親好友呀！相好的只有兩種人，一是鄉團的鷹爪子，一是專門騙咱們賣命錢的土娼，那有什麼招呼好打的，濮爺，你答應的……」

「薛老九！只要你把事情辦妥，我是如數付錢……對了……上回給你多少？」

「五十塊。」

「哦？那我還欠你五十塊，對嗎？」

「是呀？」

「老規矩！退着走過來，手伸在背後接錢。」

薛老九倒退着走，雙手伸在背後，那模樣兒令人發噱。

五十塊老光洋不算發橫財，可是在這些土混混眼裏却不算小數目。大乾溝的土娼夜渡資才三毛大洋，有了這筆錢可以到縣城，到外地去風光，風光，見見世面。

薛老九沒料到他這一回到手的不是沉甸甸的光洋。

是一把利刀。

利刀不是放在他手上，而是刺進他的心臟。

刀法準而狠，薛老九事先毫無警覺。

他的兩隻手突然伸向空中，似乎想抓住什麼。他的身子向後仰，重量支撑在那把利刀上。星月在他的眼前盤旋，飛舞，突然，像一個頑童打碎了一個銀盤，碎片向他飛來，緊接着是一遍黑暗襲來，耳邊响起了一陣嗡嗡鳴叫。

在矮牆的左邊，有一叢矮樹，樹枝間閃動着兩粒星。

樹叢中不會有星星，那是一雙眼睛。

黑衣人一直沒拔出刺進薛老九心臟的那一把刀，他順着薛老九萎頓倒下的軀體而逐漸蹲下。等到薛老九已經靜止不顫動，他才以薛老九的衣角壓住刺口，以極快的速度拔出了刀。眞是老幹家，這樣噴血不會濺汚他的衣裳。

他顯然很珍視身上那襲黑衣。

他拔出刀之後，又搜遍了薛老九的全身。

不知道他搜查的結果是否滿意，他已決心離去。

當他轉過身來時，發現面前站了一個人。

是蝙蝠張。

不知道這個黑衣人是否認識蝙蝠張。有一點却能肯定，他非常吃驚。

「薛老九該死！」蝙蝠張首先開口說話。

「哦？」黑衣人並沒有輕率接口。

「他，我，還有大脚顏老七，咱們三個接了一宗買賣，薛老九說只有老光洋五十塊的進賬，我跟顏老七各分十五塊，他拿二十塊。顏老七料定他搗了一半，所以教我跟來看，果然，他有五十塊沒報賬，他不是該死嗎？」

黑衣人打了一個冷顫，他似乎沒有料到這帮土混混將友情，道義，人命都看得如此淡薄。

蝙蝠張又接着說：「這合該我跟顏老七要發橫財，咱們一人分二十五塊老光洋，可不是小數目。」

「你的意思是，要我付五十塊錢。」

「你應該付的，不是嗎？事兒給你辦好了呀！」

「你大概就是蝙蝠張，是嗎？」

「沒錯。」

「你胆子可不少。」

「爺們！咱們在刀口上舔血，一向是提着酒壺玩土娼——喝着幹。要錢不要命，有什麼好怕呀？」

「剛才的情況你都見到了嗎？」

「見到了，眞俐落，爺們是好手。」

「你不怕？」

「怕？」蝙蝠張肩膀一聳。「沒什麼好怕的。」

「蝙蝠張，我爲什麼要幹掉薛老九？只因爲我不願付那五十塊錢，如今你來討那筆賬，豈不是棺材裏伸手？」

「死要錢？嘿嘿……對極了，我是死要錢。」

「你不怕我用對付薛老九的方法對付你？」

「我不在乎。」蝙蝠張毫無畏懼地說道。

「好！」黑衣人的左手從腰間摸出一個沉甸甸的捲兒。「這裏是五十塊老光洋，過來拿吧！」

利刀仍在他右手，誰敢去拿他左手的錢？

「爺們！」蝙蝠張冷冷地說：「可別忘了還有個顏老七，大脚顏老七，我在你面前已經提過好幾次了。」

「他怎麼樣？」

「他在遠遠地看着咱們，如果你殺了我，你可能有機會逃走，可是你苦心安排的一切就完全白費了。爺們，你肯嗎？你寧願爲區區五十塊大洋而全功盡棄？」

蝙蝠張這一着的確厲害。

黑衣人將手中那個沉甸甸的紙捲兒扔了過去。

蝙蝠張接在手裏，掂了掂，說了聲：「謝啦！」

「你可以走了吧？」

「爺們！咱們再談另外一宗買賣。」

「哦？」

「咱們原先一直想不透，你玩那麼一着花招有什麼用，如今咱們可明白啦！你可以到手好幾萬現大洋，咱們三個只到手一百塊，還賠上薛老九一條命，這好像太便宜了吧！爺們！賞點錢給薛老九燒燒紙，怎麼樣？」

「你想訛詐？」

「爺們！在你頭上訛詐，那不是在老虎頭上拍蒼蠅嗎？只求你賞點，多少隨你意，這不苛吧？」

「沒關係，」黑衣人突然放輕鬆了。「俗話說得好，江湖一把傘，許吃不許攢，你好歹開個價。」

「我方才就已說過了，隨你賞，隨你賞……」

「蝙蝠張，我可要提醒你一件事，我出門可不能帶着幾挑子的現大洋，你開價要開在譜子上。」

「這麼着，我看看你眼面前能解出多少。」

「你別問我能解出多少，你就說你要多少吧！」

「對了！我差點忘啦，你可以在錢掌櫃那兒支銀子哩！」

「別磨蹭，蝙蝠張，咱們都很忙，是不是？」

「一千，怎麼樣？嘿嘿！一千個老光洋。」

「一千？好的，我會如數照付，你在什麼地方等我？」

「老地方，這兒，需要多久時間？」

「一個鐘頭。」

「好！我在這兒坐等，」蝙蝠張又指指躺在地上的薛老九的屍體。「我順便看着這具屍體，免得被人盜走了。」

很明顯，這話含有示威之意。

黑衣人沒再說什麼，掉頭走去。

在虎頭茶園，吳連飛還在那兒等待濮陽的消息。

陳標倒先一步來了。

「團練！」陳標疾聲說：「沒有見他進去呀！」

「哦？」吳連飛顯得很詫異。

「前前後後有好幾處暗卡，都沒有瞧見。」

吳連飛還想問什麼，却見濮陽正急沖沖地朝茶園走來，吳連飛打了一個手勢，陳標連忙退走了。

濮陽的茶還放在那兒，他一進門就一口氣喝乾，一副唇焦舌爛的模樣。

「怎麼樣？」吳連飛迫不及待地問。

濮陽在他的對面坐下，一句話也沒有說。

「怎麼啦？」吳連飛再問了一次。

「吳團練，你對我好像還有一點兒防範。」

「咦？這是什麼話呀？」

「難道沒有人向你報告，我根本就沒有去過徐家大院？」

吳連飛笑了，他絕沒有想到濮陽的反應會如此敏銳。

「吳團練，我這是正在等待你的答覆哩！」

「濮先生！的確是有人向我這樣報告過。」

「你爲什麼不問我？」

「不必問。」吳連飛的態度顯得非常沉靜。

「爲什麼不必問。」

「因爲我知你一定去過徐家大院。」

「你難道不相信你部下的報告？」

「濮先生！你的行動還會落在我那批膿包手下的眼裏嗎？我想，你一定是用非常的方法潛進去的。」

「吳團練眞是高明！」濮陽讚揚地說：「不瞞你說，我是從背街側院越牆進去的。一來我想暗中觀察一下動靜；二來嘛！我想試試那三個歹徒的警覺性。」

「結果呢？」

「唉！說起來眞丟人，我一進去就被發現了。」

「這不是太危險了嗎？」

「現在想想還會出冷汗，當時的情況的確很危險。幸虧我反應快，立刻就表明了使者的身份。」

「談過了嗎？」

「經過一番談判之後，五百件金飾他們願意取銷，但是，要增加一萬塊老光洋，一共是兩萬塊！」

「這都無關重要，他們打算如何撤退呢？」

「言下之意，好像已經有了週密的安排。」

「沒有透露一點嗎？」

「諱莫如深。」

「濮先生！你衡量一下，如果我施展突擊計劃，成功的成份有多少？」

「零。」濮陽回答得很快，似乎早就料到吳連飛會有此一問，而他也早就將這個答案準備好了。

這個答案是無情的，粉碎了吳連飛的希望；也踐踏了他的自尊。

憤怒的青筋在額頭出現，良久，才逐漸消失。

「歹徒才三個人。」吳連飛終於控制了情緒。

「不錯。」

「他們最多只能守住三個方向。」

「是的。」濮陽的表現也很冷靜。

「可是，徐家大院是四方的。」吳連飛的話明顯表示出，他認爲歹徒的防守有漏洞。

「吳團練，你忽略了一件事，他們只要守住一個方向就行了。」

「哦？」

「人質？」濮陽很用力地說出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像兩根繩索，一根綁住了吳連飛的手脚；另一根綁住了他的意志，使他無法動彈。

「亡命之徒最拿手，最厲害的手段就是破壞與毀滅，他們可以在你一展開救援行動時就立刻殺死人質。」

這不是威脅，而是忠告。

吳連飛又恢復了他特有的冷靜，木無表情，一語不發。

「儘管如此，」濮陽又說：「我是堅定我當初的建議——絕不與歹徒妥協。此例一開，永無寧日。」

吳連飛立刻問道：「莫非濮先生有什麼妙策？」

「吳團練，十全十美的方法任何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也構想不出。以我看，先籌錢，佯裝妥協，然後在歹徒得手後撤離本鎭時再想法子將他們截留下來。」

「濮先生！這仍是怯弱的表示。而且，歹徒在撤離時也必然會挾持人質作保護，到時恐怕……」

「吳團練，你無法顧到那麼多呀，除此之外，你難道還有更完美的方法嗎？」

吳連飛又沉默了，良久，他才以結束的語氣說：「濮先生請先回客棧休息，我還要再仔細考慮一番。」

「好吧！你仔細想想，不過，我有個請求。」

「濮先生不必客氣，有事請吩咐！」

「歹徒撤離鎭上時一定少不了車馬，我猜想他們早有安排，也必然安頓在附近，我想去搜尋一下，請吳團練給予我充份的行動自由！」

「濮先生，你是朋友，不是敵人，早就有部份的行動自由，濮先生，我代表臥虎鎭的老百姓感激你。」

濮陽匆匆走了，對於吳連飛的感激，他似乎很滿意。

吳連飛沉靜地坐在那兒，唐全林又來了，在他對面坐下，他依然一語不發，活像一尊泥菩薩。

夜也沉靜。

在沉靜的夜晚，荒郊野外顯得格外荒涼。

有一條黑影在閃動，他的速度非常快，即使眼力再好的人也難察覺他的行動。

他搜遍每一座林子，每一堆草叢，每一條溝壑，沒有發現任何有生命的東西。

然後他又向那座孤伶伶的關帝廟接近，每一處陰影，每一個角落，搜得非常仔細，他仍然沒有發現任何有生命的東西；薛老九的屍首巳沒有生命。

蝙蝠張不是在這兒等候着一筆橫財的麼？

那個黑衣人落到了關帝廟的階前，輕輕叫了一聲：「蝙蝠張！」

一道黑影從天而降，原來蝙蝠張蜷曲在飛簷之上。

「蝙蝠張，勞你久等啦！」黑衣人很客氣。

「沒什麼！還不到一個鐘頭哩！」

「顏老七呢？」

「問這幹嗎？」

「我要親眼看到你們兩人分錢呀！」

「大爺，您忙，又何必管這些閒事，總共才一千大洋，就算讓我一個人吃了，也肥不到那兒去呀！」

「蝙蝠張，倒看不出你這個土混混，還眞夠心狠手辣。你是不是巳經把顏老七給做啦，嗯？」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跟顏老七無怨無仇的……」

「我可不管你跟顏老七有沒有仇，也不管顏老七的死活，我只關心一件事，顏老七死了，我就是把你給宰啦！也沒人去通風報信，攪我的局，壞我的事啦！」

蝙蝠張一聽此言，差點要飛起來。不過，他還很沉得住氣，淡笑着說：

「不瞞你說，我還眞留了一手，顏老七躲在暗處看着咱們哩！」

「蝙蝠張，」黑衣人冷冷地說：「土混混就是土混混，你那一套去唬鄉巴佬吧！我前前後後都巳搜索過了，沒有半個活的！」

蝙蝠張雙臂一張，突地跳了起來。

從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一旦跳起來就像蝙蝠似的靈巧，休想再抓到他。

可是，黑衣人却在這一瞬間擲出了一把飛刀。

飛刀如閃電，當然比蝙蝠張要快。

飛刀正中胸口，蝙蝠張落了下來。

他的雙腿用力一蹬，就再也沒有動過一動。

黑衣人冷笑了一聲，揚聲道：「顏老七，如果你眞的在這附近看着我，也用不着去通風報信，這一千塊大洋你獨吞吧！也再沒人跟你搶着分賬啦！」

夜還是那樣沉靜！

幾乎人世間的罪惡大半都在夜幕的掩護下進行，而它始終不聞不問。

黑衣人丟下一個沉甸甸的包裹走了。

顏老七並沒有出現。

可是，另一個人却出現了！

他的行動非常矯捷，他察看了薛老九的屍體，又看了看死去的蝙蝠張，還拔下了那把鋒利的飛刀。

他當然也檢起了那個沉甸甸的包裹。

包裹裏並沒有一千塊大洋，而是一塊磚頭。

然後，他在黑夜中迅速地消失。

夜，依舊是那樣沉靜。

× × ×

吳連飛仔細地在觀察那個柳條包，在他聽完陳標的報告之後，始終未發一言。

林虎頭也楞在那裏，吳連飛教他指認那個柳條包，他肯定地點點頭。他等待吳連飛再問另一個問題，可是吳連飛自此緘默，再也沒有開口。

過了好久，好久，吳連飛才揮揮手：「虎頭，你去歇着吧！」

林虎頭轉身走了，一座石磨突然離開了他的心頭。

「陳標，你驗明了死者是薛老九和蝙蝠張？」

「沒錯。」

「那個黑衣人如果換一個地方，換一副裝束，你還認得出嗎？」

「認不出。」陳標顯出了慚愧之色。

「當時你眼見他行兇殺人，你不想逮住他嗎？」

「想過。可是團練一再教我們遵守『不動如山』的金科玉律，事實上我想逮住他也不可能。」

「是因爲他很兇？還是因爲他的行動太狡猾？」

「我不怕他兇，但是我不願意打草驚蛇。」

「陳標，你是否想到過，他可能再回去察看現場？」

「可能？」

「那麼，他就會發現這個柳條包不見了。」

「但他可能想到顏老七，不會想到咱們頭上！」

「嗯，顏老七！」吳連飛喃喃自語地說。

「團練，這個人一定會繼續活動，咱們如果週密佈署，一定可以逮到他。」

「陳標，我看不必勞師動衆了，好，你去吧，繼續跟我保持聯繫。記住，不動如山，咱們如今最好的策略就是以靜制動。就算你認出了那個黑衣人，也別去招惹他。」

「是！」陳標很恭敬地答應，然後掉頭離去。

緊接着，又來了人，是錢力新。

「老弟！」錢力新頗有悔不當初之概。「剛才在大夥兒面前我的確是過份了一點……唉！我心裏一急，嘴裏就亂說話，其實，我壓根兒沒看不起你的意思。」

「錢爺，這事過去了，眼面前還非得您來主持大計不可，那邊只要現洋，不要金飾，不過，數目加了一倍。」

「錢不成問題，不過，有一件事你可得留神。」

「錢爺請吩咐。」

「徐三爺的安全，他掉一根頭髮我都不能容忍。」

「錢爺！我也同樣不能容忍呀！」

「我沒對付過土匪，可是我了解土匪是不講情理，不講信用的。錢到手之後，他們可能還有新的花樣。」

「這倒可以請錢爺放心，我有法子控制他們。」

「好了，現洋我準備好，到時你通知我好了。」

「我送錢爺回去……」

「不必啦，但願今夜平安無事，明天我要好好睡一覺，今晚別想閉眼睛啦！」

錢力新走了，吳連飛沒看出一點破綻來。

若說錢力新會勾結歹徒來算計徐三爺，吳連飛難以置信。可是，濮陽爲什麼要說出一些懷疑錢力新的話呢？

吳連飛眞是冷靜得像一座山，他甚至連坐姿都沒有改變一下。

又有人進來，是濮陽。

「團練，我鎭前鎭後都看過了。」

「辛苦！」

「沒有車，沒有馬，也沒有任何的安排。」

「如此說，他們一定各自準備了一對翅膀。」

「吳團練，現在巳經下一點了。」

「怎麼樣？」

「只剩下四個鐘頭了，夏季，天亮得格外早。」

這是忠告，是提醒，吳連飛却無動於衷。

「濮先生，四個鐘頭時間不算短！」

「團練莫非有了萬全之計？」

「我只作了一件事。」

「何事？」

「請錢掌櫃準備了兩萬塊大洋，隨時可以抬過來。」吳連飛語氣突然一轉：「濮先生也許會失望。」

「失望？」濮陽瞠目結舌。「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隨時都可能向歹徒妥協。」

濮陽沒有隨便接腔，他目不轉睛地望

着吳連飛，似乎想從吳連飛眼神中看出他說這句的眞正動機。

「濮先生，你可以回到客棧中去睡覺了。」

「吳團練，我的確很失望，難道我提議你在歹徒得手撤離時加以截擊你都不想試上一試嗎？」

「我想那是多餘的。」吳連飛顯得心灰意冷的樣子。

「吳團練，我只能說一句話——非常可惜。」

「可惜什麼？」

「以你的威名，那些歹徒應該在你手裏栽觔斛。」

「徐三爺的性命要比我的威名還更重要。」

濮陽站了起來，吳連飛也站了起來。

「吳團練！還要我把你的決定通知歹徒嗎？」

「我自己去，順便送你一程。」

吳連飛和濮陽在路上都沒有說話，來到悅來店，濮陽向吳連飛揮揮手。吳連飛眼看對方進了店，才轉身離去。

來到徐家大院門前，吳連飛登上了台階，那兩扇大門也就自動地打開了。

吳連飛一跨過高高的石檻，那兩扇大門又很快地關閉。

爲首的歹徒巳站在吳連飛的面前。

「團練！」那個歹徒冷冷地說：「巳經下半夜了。」

「嗯！」吳連飛很沉穩地問：「你們打算甚麼時候離開臥虎鎭？」

「拿到錢之後。」

「如果現在我就將錢送過來呢？」

「現？在」爲首的歹徒有些不相信的神色。

「是的，兩萬塊大洋，那不是你們要求的數目嗎？」

「吳團練，我們需要仔細檢查，大洋是不是假的。」

「咱們打那兒弄來那麼多假大洋？」

「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銀錢過手，當然要弄清楚。」

「一塊一塊地敲打，檢查，那要多久的時間？」

「恐怕要到天亮。」

「我明白了，天不亮你們絕不走，是不是？」

歹徒沒有吭聲。

「如果等到天亮，你們帶着兩萬塊大洋逃走的機會恐怕更小，我眞想不透你們打的是甚麼主意？」

「吳團練，你也過份操心啦。」

「你知道二萬塊大洋有多重嗎？」

歹徒又沒有吭聲。

「兩萬塊大洋是一萬四千四百兩，十六兩一斤，差不多九百斤，要一輛雙轡大車才拖得動啦。」

「吳團練，你用不着替咱們操心。」

「朋友，我是非操這個心不可呀。」

「爲甚麼？」

「你們要能安全離開，那些人質才安全呀。」

歹徒再度沉默。

「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你們撤退的計劃。」

歹徒仍然沉默。

「你們的頭兒是誰？」

「是我。」

「不是你，你們的頭兒在鎭上活動自如，對不對？」

「吳團練，用不着說這些廢話，去把大洋抬過來。」

「大洋既然準備好了，當然要抬過來，朋友，我一直想知道一件事，你們打算如何離開臥虎鎭？」

「怎麼？你要設法攔截咱們嗎？」

「正好相反。」吳連飛的語氣很平穩，「我不希望鬧事，甚至希望咱們從此不要再見，如果你們需要車馬，我都可能爲你準備，只要你們悄悄地走，不要使我太難堪，我就巳經很滿足了。」

爲首的歹徒緘默，他似在考慮甚麼。良久，他才開口：「這等咱們見到大洋之後再談吧。團練，你不希望咱們傷害人質，咱們也不願受到任何傷害，這是咱們的心願，希望彼此都不要破壞對方的心願。」

「我明白。」

「好了，你可去抬大洋了，不過，你還得注意一件事，不管你用甚麼方法將那些大洋送到徐家大院來，但是每一次只能進來兩個人，而且只到跨進門檻爲止。」

「我絕對遵守。」

「請吧。」

吳連飛退出了徐家大院，首先他就去悅來店看看濮陽，小二告訴他，濮陽巳經睡覺了，吳連飛還登樓隔窗看了看，濮陽的確是睡着了。

然後，吳連飛又召來陳標和唐全林，低聲囑咐一番。

陳標和唐全林立刻分頭去辦事。

吳連飛又隨便選了幾個挑夫，到錢宅去運送現大洋。

大洋兩千塊一袋，一共有十袋之多。

大洋運到徐家大院門前，再由兩個健壯的挑夫分批運送進去。

歹徒抖出來一句話——一個鐘頭之後請吳連飛再去徐家大院一趟。

就在這個時候，身手矯捷的唐全林巳經從西邊的院牆翻進了徐家大院。

徐家一片漆黑，一落地，唐全林就證實了一件事，濮陽的話未必可靠，他並沒遭遇任何抵抗。

徐家大院的地形對唐全林來說，是很熟的，房第連雲，徐家七口到底囚禁在那間屋子裏呢？

也許在大廳，也許在一間毫不顯眼的耳房。

唐全林腦筋不停地在轉動，而他的身子却沒有動，他巳經順利地潛進徐家大院，不能因輕擧妄動而功虧一簣。

前面是空曠的花園，走過去，容易被廊下埋伏的人所發覺，右側是一排桂竹林，可以掩護，然而却容易引出响動，如果桂竹林中有埋伏，自己更是死路一條。

唐全林突然想到一個最安全的方法。

他仰臥在地上，目光可以看到四週的動靜，然後靠肩背及拐肘的力量緩慢前進，目標是那一排黑黝的屋宇。

速度緩慢，但是非常可靠而又安全。

當他移動到庭園中一座涼亭旁邊的時

候，突然發現有一個人影飛快地閃過來。

「誰？」廊下有人喝問。

「我呀。」

如此一來，這兩個人的身形都暴露在唐全林的眼裏了。

歹徒一共只有三個，必定有一個人在點收銀元，那麼，除了這兩個之外，就再也不會有別人了。

潛伏在廊下那個亮相了，他有些埋怨地說：「你怎麼可以亂跑呀？」

「老大敎我來傳話呀。」

「快說吧。」

「口天萬兒認裁，巳經將二萬塊大洋送過來了。」

「哦？」

「老大說，口天萬兒也很可能在暗中弄詭，敎咱們留神點。」

「放心吧，一隻蚊子也別想飛進徐家大院。」

就在這一個空檔裏，唐全林巳經縱上了長廊。

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唐全林絕沒有想到有這樣一個機會，但他更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坑人的陷阱。

進佔徐家大院的歹徒只有三個，這是吳連飛親眼所見，親口所說的，可是，唐全林一上長廊後腦就挨上了一棒子，那麼，這一棒子又是誰敲下的呢？

答案很肯定——徐家大院絕不止三個歹徒。

吳連飛仍在虎頭茶園等着，有人來，是陳標，不是他所等的唐全林。

陳標沒有說一個字，只作一個眼色。

這個眼色只有吳連飛才看得懂。

吳連飛皺了一下眉頭，然後伸出一根指頭幌了一下，也只有陳標才懂得他的用意，然後，陳標走了。

緊接着，吳連飛也離開了虎頭茶園。

吳連飛來到悅來店，直趨濮陽居住的上房。

濮陽好夢正酣，吳連飛叫了許久才將他叫醒。

濮陽翻身坐起，睡眼惺忪地望着吳連飛。

「對不起，吵醒你的好夢。」吳連飛歉疚地說。

「有事？」

「有幾個問題想請敎濮先生。」

「客氣。」濮陽跟着鞋子下了床。

「濮先生剛才去徐家大院是從那邊院牆進去的？」

「西側。」

「一下去就是……？」

「花園。」

「你安全通過花園了嗎？」

「通過花園的時候毫無阻碍，在廊下碰上了人。」

「幾個？」

「不知道，人在背後，說話的只有一個。」

「濮先生，你就這樣大搖大擺地通過花園嗎？」

「當然是掩掩閃閃的，我自問很有技巧。」

「請坐下。」吳連飛打了一個手勢。

濮陽有些愕然，但他還是坐下了。

吳連飛用脚一勾，濮陽的一隻鞋子到了吳連飛的手中，他翻轉過來，觀察鞋子的底部。

那是一隻布底鞋，上面沾着泥土。

「濮先生，你除了去過徐家大院，還去過別的地方嗎？」

「沒有呀。」

「濮先生，你仔細想想，眞沒去過別的地方？」

「沒有。」

「瞧！」吳連飛指着鞋子的底部：「這上面沾着紅土，咱們臥虎鎭只有關帝廟前的廣場上才是紅土。」

濮陽的臉色微微一變。

「其實。」吳連飛又緩緩地說：「去過關帝廟也沒有甚麼，也許濮先生一來臥虎鎭就去過了，或者……」

「吳團練。」濮陽扳着臉說：「我壓根兒就沒去過關帝廟，如果你懷疑甚麼，就不妨直說，用不着拐彎兒。」

「那麼，這鞋底上的紅土也是別地方沾上的。」

「吳團練，沒關係，有甚麼疑問儘管提出來好了。」

「濮先生，我一向都不懷疑別人，尤其是我所尊敬的人，濮先生，我一直都很尊敬你，你不覺得？」

「承情。」濮陽的語氣非常冷漠。

「關帝廟出了兩件人命案，都是剛才發生的……」

「怎麼？你指我是殺人兇手？」

「不，濮先生，沒有眞憑實據，我絕不敢那麼說，如果濮先生去過關帝廟，也許會瞧見甚麼？」

「我沒去過。」濮陽的口氣很強硬。

「那就算了。」吳連飛的態度和氣得令人不解。「濮先生，打擾你睡眠，實在不好意思……告辭了。」

吳連飛就這麼沒頭沒腦地走了。

連濮陽都估不透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如果他對濮先生起了疑心，就應該窮追不捨，或者不動聲色。他這麼作不是存心打草驚蛇嗎？吳連飛會這樣愚蠢嗎？

吳連飛離開悅來店，就去了楊二嫂的酒館。

他再次面對另一個睡眼惺忪的人。

「楊二嫂，妳是好街坊。」吳連飛和顏悅色地說：「可是，妳未必能看清那一個人是好，是壞，有幾句話我要問妳，妳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團練，我不知你在說些甚麼……」

「沉住氣，我會一句一句地問妳……今晚，有個客人在妳這兒喝酒，是個外來客，姓濮……」

「我知道，那時候你還曾經盤問過他哩。」

「後來我走了，他和妳談了些甚麼—？」

「沒甚麼呀？」

「楊二嫂，這個人我懷疑他跟徐家大院那幾個歹徒有來往，已經把他給抓起來了，妳的話對他很重要，對妳也很重要。妳可千萬要實話實說才行喲。」

「我……我……」楊二嫂猶豫了。

「再想想，再想想，他到底跟妳說了些甚麼。」

（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皋·文
盧令·圖

臘鼓（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兩名金披風分別與高矮怪人交戰，高矮怪人戰敗死去，沒留下什麼口供，齊飛燕與舒文照上酒樓飲酒時又受到紅袍人謝小山挑釁，舒文照略施小技，謝小山狼狽而逃，然後齊飛燕假扮男裝偕同舒文照上趙家妓院找娉兒姐妹，打聽風塵劍客許影的消息，娉兒姐妹流露身世苦況，說許影已走了，卻帶來黑衣人的不斷騷擾，齊飛燕聞悉，同時接納他們姊妹二人加入飛雲帮——

自是風流誤　猛龍變毛蟲

銀槍公子桑長林是安慶三公子的老公，但武功却是三公子中的第一人。

桑公子住在城郊，出城北約莫一里，就是他的府第「桑園」。

地以園名，他這幢府第必然具有園林之勝了。不錯，桑園不只是屋宇連雲，大厦千間，而且花木扶疏，亭台處處，是安慶頗負盛名的私人府第。

此時時方正午，桑府陶然廳上正有幾個其樂陶然之人在廳上聚飲。

坐在首席的是一名鬢髮斑白，面容削瘦的老者，坐在下方主位的，是一個約莫三十上下，長像不俗的錦衣青年。

左側是金刀公子諸葛明，右側是紅袍公子謝小山，那位錦袍青年必然是銀槍公子桑長林了。

他的確是桑長林，三公子酒筵聯歡，可以說司空見慣，是一樁極爲平常之事。

祇不過威鎭安慶，名滿大江南北的安慶三公子似乎並不歡樂　連那位白髮老者在內，每人都是一副嚴肅的面孔。

這也難怪，安慶三公子栽了，昨天在大庭廣衆之中，紅袍公子曾經丟人現眼。

拍的一聲脆响，謝小山幾乎將酒杯砸碎，雙目光光閃閃好像要擇人而噬一般。

金刀公子諸葛明一嘆道：「不要難過，二弟，這個仇咱們一定要報，否則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安慶三公子的字號了。」

紅袍公子謝小山道：「那還等什麼？昨天晚上咱們就該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這個愚兄何嘗沒有想到，但……」

紅袍公子謝小山哼了一聲道：「你怕飛雲帮？你怕那個姓舒的？」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冷靜一點，二弟，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咱們必須想一個萬全之策。」

坐在上首的白髮老者道：「飛雲帮勢力龐大，金披風武功驚人，咱們雖然不一定怕他們，穩重一點總是對的。」

紅袍公子謝小山道：「既然如此，咱們就永無復仇之日了。」

白髮老者道：「話也不是這樣說，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師父可是已有成算？」

白髮老者道：「有，不過……」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師父還有顧慮麼？」

白髮老者道：「不是顧慮，爲師的是要顧及整個形勢。」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徒兒不懂，請師父明白指示。」

白髮老者道：「飛雲帮威震天下，在當代一宮二帮三堡之中，有領袖羣倫，舉足輕重之勢，這樣一個强大的帮派，咱們實在不宜與他們公然爲敵，再說那姓舒的是飛雲帮的首席金披風，縱然爲師的出手，也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而且那姑娘是飛雲帮的飛鳳院主，功力更是深不可測，他們還帶了十名金披風，及二十四名俏羅刹，如若挑明了叫陣，咱們決非其敵。」

金刀公子諸葛明問道：「依前輩之意呢？」

白髮老者道：「要對付飛雲帮，咱們必須借重外力。」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借重外力？誰敢開罪飛雲帮來帮助咱們？」

白髮老者道：「這麼說，你是看輕天下之士了，不錯，飛雲帮的確可怕，但天下之大，難道就找不出敢與飛雲帮爲敵之人？」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是誰有這份胆識？依徒兒猜測，此人必非安慶之人。」

白髮老者道：「不錯，他們的確不在安慶。」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他必是名震當代的武林高人了，師父說說看，徒兒也許識得。」

白髮老者道：「你可知道風塵劍客許影？」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是他？此人徒兒知道，不過風塵劍客雖是知名之士，仍不足與飛雲帮爲敵。」

白髮老者道：「我說的不是他，而是千里追踪，要將他置於死地的那批人。」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師父是說擊傷風塵劍客的黑衣蒙面人？」

白髮老者道：「不錯，正是他們。」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這批人行踪飄忽，師父是怎樣識得的？」

白髮老者嘿嘿一笑道：「在當代江湖之中，還沒有爲師不能交結之人，這一點小事算得了什麼！」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那敢情好，請師父爲弟子等引見引見。」

白髮老者道：「當然可以，不過你們必須先將兩件事情辦妥。」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是那兩件？」

白髮老者道：「他們要生擒風塵劍客許影，許影却在安慶城裏失踪，你們是此地的聞人，如果找不出風塵劍客，他怎肯交你們這樣不顧道義的朋友？」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師父放心，此事包在弟子的身上，那第二件呢？」

白髮老者道：「很好，不過第二件與第一件有連帶關係，辦好了第二件，第一件也等於成功了一半。」

語音一頓，接道：「你們自然知道趙家大院了，那兒有兩個紅牌姑娘——」

紅袍公子謝小山道：「前輩指的是娉兒倩兒？」

白髮老者答道：「不錯，娉兒是風塵劍客許影的老相好，他就是在娉兒那裏失踪的。」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前輩要咱們去抓娉兒倩兒？」

白髮老者道：「是的，抓活口帶回來拷問是上策，如若無法帶回，殺了她們也可以迫使風塵劍客許影出面。」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這好辦，兩個風塵女人嘛，只要派兩名莊丁就可手到擒來。」

白髮老者哼了一聲道：「如果眞像你說的那麼容易，許影焉能活到現在！」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師父，是風塵劍客許影帮助她們？」

白髮老者道：「許影身負重傷，自身難保，那有能力帮助別人。」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難道她們深藏不露，竟是一對武林高人？」

白髮老者道：「不錯，她們武功之高，你們安慶三公子可能遠非其敵。」

三公子同時面色一變，良久，金刀公子諸葛明道：「看來咱們當眞是徒擁虛名了，安慶城裏來了兩位高人，咱們竟被她們蒙在鼓裏。」

紅袍公子謝小山道：「大哥，咱們去瞧瞧，我不信咱們對付不了她們。」

白髮老者哼了一聲道：「你以爲老夫騙你？」

紅袍公子謝小山道：「晚輩不敢，晚輩決無此意。」

白髮老者道：「希望你當眞決無此意，否則，連擊傷風塵劍客的黑衣蒙面人都有一人栽在她們手裏，你如若想去碰她，就有點不知死活了。」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如此說來咱們兄弟就無法完成前輩交待的任務了，這該如何是好？」

白髮老者道：「路是人走出來的，難道你們就不會動動腦筋？」

紅袍公子謝小山微微一笑道：「晚輩明白了，走，大哥，咱們去尋尋樂子。」

待他們兩人離去，銀槍公子桑長林雙掌一擊道：「來人。」

一名勁裝大漢應聲而入道：「主人有什麼吩咐？」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叫田總管。」

勁裝大漢道：「是。」

片刻之後，一名年約四旬，面目獰惡的大漢進入陶然廳，他先向白髮老者抱拳一禮道：「晚輩田嵐參見言老爺子。」

白髮老者道：「不必多禮。」

總管田嵐再對銀槍公子桑長林一揖道：「參見主人。」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田總管……」

田嵐道：「主人有什麼吩咐？」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本城近日發生了幾件大事，你可知道？」

田嵐道：「稟主人，屬下無能，屬下只知道風塵劍客許影曾經來到安慶，而且身負重傷。」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現在呢？許影是離開了，還是藏在那兒療傷？」

田嵐道：「這個……」

銀槍公子桑長林哼了一聲道：「限你於三天內找到許影，縱然翻轉安慶的地皮也在所不惜。」

田嵐道：「屬下遵命。」

遣走田嵐之後，銀槍公子桑長林吁出一口長氣道：「師父，現在你老人家總該放心了吧？」

白髮老者搖搖頭道：「你如果認爲那兩個粉頭是等閒人物，你就錯了，爲師正在替你兩位義兄担心呢。」

銀槍公子桑長林道：「師父，你老人家太過小心了，她們既是粉頭，就得接待客人，那時覷機下手，必能萬無一失。」

白髮老者道：「但願如此。」

銀槍公子桑長林認爲白髮老者是過慮，但一個時辰之後，金刀紅袍兩公子却氣色沮喪的空手而回。

「前輩，咱們兄弟無能……」

「怎麼，你們吃了虧？」

「不，她們已經離開趙家大院了。」

「甚麼，她們離開了？你沒有問她們去了那裏？」

「晚輩問過，趙家大院却沒有一人知曉。」

白髮老者此時的面色顯得難看已極，似乎他突然遭到一種嚴厲的挫敗，好像一世英名都要付諸流水一般。

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他頹然坐了下來，道：「讓她們來吧，難道老夫當眞怕了她們？」

銀槍公子桑長林一怔道：「師父，你老人家在說些什麼？」

白髮老者啊了一聲道：「沒有什麼，爲師只是覺得這兩個女人有點可怕……」

他語音甫落，廳外忽然冷笑一聲道：「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姓譚的，你到底怕些什麼？」

白髮老者呼的一聲站起來，同時厲聲叱喝道：「你是誰？出來讓老夫瞧瞧。」

廳外人哼了一聲道：「你不會出來麼？難道你當眞害怕？」

銀槍公子桑長林大喝一聲道：「朋友好胆量，居然敢到桑園撒野！」

他說話之間，已偕白髮老者及兩位義兄奔出廳外，及擧目一瞥，只見廳外涼亭之上，一男三女併肩而立，男的英姿勃發，有如玉樹臨風，女的風華絕代，宛如仙子臨凡。

這一男三女是如此的美秀動人，按說白髮老者與安慶三公子在一目之下就該生出好感。

誰知他們不只是未生好感，白髮老者與金刀紅袍兩公子還面色一變。

因爲那男的是舒文照，金刀紅袍二人曾經在他的手上栽過觔斗。

仇人見面，份外眼明，金刀紅袍兩公子面色劇變，應該在情理之中。

其次那三個女的他們全都認識，一個是飛雲帮飛鳳院主齊飛燕，另外兩名就是他們想擄來的姑娘。

趙家大院的娉兒倩兒名滿安慶，安慶三公子自然全都相識，適才他們空手而回，現在別人却送上門來。

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敢闖龍潭虎穴之人，必然具有降龍伏虎的能耐。

令人不解的是白髮老者，他的臉色爲什麼也會十分難看？

難道他眞的做了虧心事？

難道當眞已經報應臨頭？

不錯，他的確已經報應臨頭，索債的就是趙家大院的一對姐妹花，現在做舒文照隨身丫頭的娉兒倩兒。

一聲冷哼，兩對充滿殺機的目光，凌厲的逼向白髮老者，首先開口的是倩兒，她的言語也像由寒冰地獄中冒出來似的。

「譚永高，還認識咱們姐妹麼？」

「妳……老夫不認識。」

「你是譚永高總不會錯吧？」

「這……不，安慶城裏誰不知道老夫是言員外？」

「我說的不是安慶，你還記得關東麼？我想你不會忘記的，你在那兒起家，你是譚家牧場的主人……」

「妳在胡說些什麼？老夫不懂。」

「你應該懂的，姓譚的，先父待你不薄，爲了一柄青虹劍，你竟敢暗中下毒，再血洗西天目山……」

「小賤人汚衊老夫，眞箇胆大已極，快給我拿下，拿下……」

此時銀槍公子桑長林的家丁已將陶然廳圍了起來，只要桑長林一聲令下，必會引起一場慘烈的混戰。

自然，舒文照等不會將這般家丁放在心上，只是如果要擺脫他們，也得費上一番手脚。

那麼佔便宜的自然是譚永高了。

如那白髮老者當眞是譚永高，如果他想趁混亂中脫身遠颺，要抓他却也不易。

而且白髮老者是桑園主人的師父，師父叫拿人，做弟子的焉能不管。

於是，銀槍公子桑長林擧手一揮，一片人潮跟着向舒文照等湧來。

忽然，涼亭之上响起一聲龍吟般的長嘯，接着嬌聲叱喝道：「站住。」

長嘯與叱喝，是齊飛燕以內力所發，聲波貫耳，如擊金石，那般家丁只覺頭腦一陣昏眩，心臟幾乎要從口腔之中跳出。

這一叱之威竟是如此的驚人，家丁人數雖多，却心驚胆裂再也不敢前進半分。

齊飛燕柳眉一挑，冷冷道：「咱們是找譚永高了斷私人恩怨的，希望各位不要捲入這場是非，否則……」

一綫精芒迅速一閃，在枝葉紛飛之中，幾株大榕樹像剃刀剃頭似的，枝葉洒得滿園皆是。

桑園的人驚呆了，他們面如死灰，身軀像篩糠似的，一直抖個不停。

這是馭劍之術，是劍道至高無上的境界，當今之世能够達到此等境界的劍術名家幾如鳳毛麟角，估不到却出現在一個女郎身上。

馭劍之術無遠不屆，無堅不摧，白髮老者如果眞想脫身，也只好打消此一念頭了。

如果他當眞就是譚永高，現在是肉在俎上，只好聽憑別人宰割。

只是他的神色此時倒平靜下來，是豁出去呢？還是眞金不怕火煉？

結果這些都不是，原來他來了後援。

幾條人影來勢如箭，但輕靈得像幾片落葉，一閃之間，便停身在陶然廳前。

白髮老者急跨幾步，向來人抱拳一揖道：「見過五方使者。」

來人是五個，稱爲五方使者。

五方使者究竟是何方神聖，以齊飛燕久走江湖的見聞，竟想不出他們是什麼門派。

他們是兩男三女，身着紅黃藍白黑五色衣衫。

論年齡，全都不大，最大的是一位紅衣女郎，也不過三十出頭而已。

此時紅衣女郎俏目流轉，向四週打量一眼道：「這是怎麼回事？」

白髮老者指着舒文照一行道：「這般人自恃武功，到咱們這兒找碴。」

紅衣女郎道：「他們是誰？」

白髮老者道：「飛雲帮飛鳳院主齊飛燕，首席金披風舒文照，及趙家大院的兩名粉頭娉兒倩兒。」

紅衣女郎雙目暴睜，向齊飛燕等逐一打量，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得很，這當眞是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語音一頓，目光向四週的家丁一瞥道：「叫這般人走遠一點，不要在這兒礙手礙脚的。」

白髮老者應了一聲是，回頭叫銀槍公子桑長林遣走家丁，現在火爆的場面似乎冷了下來，但暗潮洶湧，殺機較適才更甚幾分。

這項殺機自然是五方使者帶來的，打從他們現身桑園，就有一股凌人的氣焰，與無比的殺機。

舒文照不在乎這些，齊飛燕却忍不下來，無論在飛雲帮，甚至在整個江湖，除了對她的兄長忍讓三分，還找不出一個敢對她當面無禮之人。

於是，柳眉一挑，以極端輕蔑的口吻道：「穿紅衣的，妳打聽咱們作什麼？想賣身，可惜妳還不够做丫頭的材料……」

「住口。」

這一聲叱喝，勢如焦雷轟頂，氣勁之强，是舒文照行走江湖以來所僅見。

不過出聲叱喝的並非紅衣女郎，而是一個身着黑衣的粗壯大漢。

齊飛燕可沒被他嚇着，櫻唇輕撇，冷冷道：「你窮吼什麼？想死就站出來。」

黑衣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齊飛燕，別認爲妳是飛鳳院主，在本使者看來，飛雲帮不過是一些土鷄瓦狗罷了，今日有幸相遇，本使者要叫妳增長一點見識。」

他果然站了出來，而且在向齊飛燕叫陣。

齊飛燕原已動了殺機，她自然不會叫黑衣大漢失望。

但舒文照却伸手一攔道：「殺鷄焉用牛刀，燕妹，讓我來。」

齊飛燕道：「好是好，你可得跟他留下一點什麼，否則我不依。」

舒文照道：「好，依妳。」

他跨下涼亭，迎着黑衣大漢道：「尊駕總該有個稱呼吧，請教……」

黑衣大漢道：「『北方使者姜虎臣』接招。」

此人身材高大，長像威猛，使用一柄鐵鐗又是重兵器，此時一鐗揮出，虎虎生風，不必鐵鐗擊實，單憑鐵鐗帶起的暗勁，已使人承受不起。

舒文照不敢硬接，脚下一錯，一劍飄出，避招還擊，拿揑得恰到好處。

他使的是太極慧劍，劍勢輕飄，似乎毫無着力之處，但輕靈巧快，借力使力，正是以柔克剛的打法。

十招以後，北方使者姜虎臣已落入被動，他的鐵鐗可以砸倒一座高山，却碰不到舒文照的一絲衣角。

處境不利，就會導致心慌意亂，心意一亂，招式自然更不靈活了。

終於劍光一閃，响起一聲慘嗥，一條斷臂，一柄鐵鐗同時跌了下來。

舒文照退後兩步，冷冷道：「在下不爲已甚，尊駕可以請了。」

此時對方身着白衣的大漢奔上前來，他帮助姜虎臣止住斷臂之處的血水，將他扶了回去。

舒文照一劍傷敵，桑園之人同時面色一變。

紅衣女郎叱喝一聲道：「舒文照，你敢劍傷北方使者！」

舒文照淡淡道：「上陣搏殺，死傷難免，在下已經手下留情了，姑娘何必如此緊張？」

紅衣女郎道：「不錯，上陣搏殺，固然死傷難免，但你不同……」

舒文照道：「哦，在下又有什麼不同的？」

紅衣女郎問道：「你是不是韋娃的丈夫？」

舒文照道：「正是。」

紅衣女郎道：「你的武功是不是韋娃所授？」

舒文照道：「也不錯。」

紅衣女郎道：「韋娃背叛本帮，已然罪在不赦，你再劍傷北方使者，你們夫婦今後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

舒文照聞言一呆，他對韋娃的出身原本毫無所知，經紅衣女郎如此一說，他才知道他那位嬌妻竟出身於這個神秘門派。

他在遲疑之際齊飛燕却哼了一聲道：「舒氏夫婦只不過棄暗投明罷了，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紅衣女郎道：「別逞强，齊飛燕，咱們清理門戶，希望妳不要插手。」

齊飛燕道：「妳錯了，穿紅衣的，舒氏夫婦是飛雲帮的重要部屬，本院主怎能不管？」

紅衣女郎道：「齊院主，爲兩個人而兵連禍結，禍延全帮，這筆賬的得失，妳可曾仔細的打算一下？」

齊飛燕道：「不勞費心，本院主早就打算過了。」

紅衣女郎道：「這麼說妳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以保護本帮的叛徒了。」

齊飛燕道：「舒文照是本帮的首席金披風，韋娃是本院的副院主，本帮的重要部屬，豈容妳肆意誣蔑，妳再敢出言不愼，休怪本院主出手無情。」

紅衣女郎面色一沉，似乎想要翻臉動手，但她的目光有意無意之間向那些削掉枝葉的大榕樹一瞥，她那陰沉的臉色，忽然開朗起來。

「好吧，看在本院主的面上，今天咱們可以放姓舒的一馬，不過本帮行道江湖，無往不利，飛雲帮如若存心與本帮作對，將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不智之擧，咱們不多說了，是禍是福在一念之間，希望齊院主多加考慮。」

語音一落，身形忽閃，霎眼之間，這

般神秘莫測的五方使者已走得踪影全無。

娉兒忽然尖叫一聲道：「不好，姓譚的也逃了。」

齊飛燕扭頭一瞥，不只是姓譚的，連安慶三公子也走得一個不剩。

她原想追的，而且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桑園是銀槍公子桑長林的家，要迫他們出來何嘗沒有方法？

但，舒文照面色沉重，使她有點放心不下，於是她決定先回鏢局再作後計。

回到鏢局，舒文照稱說頭痛，向齊飛燕告了一個罪逕自回到他的住處。

娉兒倩兒趕忙着倒茶，獻手巾把，請舒文照暑洗風塵，並潤潤嗓子。

舒文照飲了一口茶道：「我想歇息一下，妳們去吧。」

倩兒道：「公子，你到底那兒不舒服？如果當眞病了，最好找個大夫瞧瞧。」

舒文照說道：「我沒有病，只是——唉……」

倩兒道：「小婢知道公子的心情，你是不願飛雲帮受到連累。」

舒文照道：「不錯，一人做事一人當，何況，大丈夫怎能托庇於人！」

娉兒道：「公子，你是飛雲帮的一份子，齊院主並未拿你當外人，小婢斗胆，認爲不宜用那托庇二字。」

「哈哈……小丫頭的確可人，舒兄，我替你收了這麼兩個可愛的人兒你應該怎樣謝我？」

聽口吻，來人必然是齊飛燕了。

不錯，她的確是齊飛燕，祇不過她那身打扮，却使舒文照目光一亮。

頭上秀髮如雲，鬢角插了一枝精工打造的鳳凰步搖，隨着她的步伐在不停的顫抖。

雲袖短衫，曳地長裙，在微風吹拂下，使人有一種飄飄如仙的感覺。

她的確像一個仙子，仙子只怕還沒有她如此美麗。

其實齊飛燕原來就是美麗的，祇不過她地位太高，平時只是兩頰如霜，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冰冷之色，人們敬鬼神而遠之，自然忽略她的美麗了。

由於此次特殊任務，舒文照有幸能够日日與她相處，但時至今日，他從未向她仔細的瞧過。

現在她明媚若仙，以往的權威與尊嚴，全被嬌媚的女性所取代。

所謂女爲悅己者容，她分明故意炫耀她的女性美，怎禁得舒文照不呆呆直視。

這一瞧可糟了，舒文照的心湖，竟盪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敢情齊飛燕不只是美得出奇，那風華萬端，神韻欲流之中，還有一股令人無法形容的媚態。

因此，她無論一舉手，一投足，都會扣人心弦，使人興起無法自已的遐思。

最後她走進房中，投給他一記勾魂蕩魄的媚笑，身形一側，就在一張高背圈椅之上坐了下來。

舒文照直到此時才喘出一口大氣，但心頭仍在怦然而動。

齊飛燕向他瞥了一眼道：「坐下嘛，舒兄，你在發什麼呆？」

舒文照啊了一聲，在對面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此時他們相隔咫尺，微息可聞，他倒有點神色拘謹，不敢再作劉楨之平視。

齊飛燕扭頭對娉兒道：「娉兒，妳去向崔總鏢頭要幾樣菜，一壺酒，我要跟舒兄解解悶兒。」

娉兒道：「小婢遵命。」

酒菜好像事先準備好了的，片刻之間，娉兒就帶着兩名僕婦送來。

菜餚十分豐富，女兒紅也有兩大壺，娉兒倩兒擺好酒菜，斟好兩杯美酒，然後退立兩側侍候着。

齊飛燕邀約舒文照入席，伸出纖纖玉手，舉起酒杯道：「來，舒兄，咱們先乾一杯。」

舒文照道：「好，我敬妳。」

待三杯美酒下肚，舒文照的神情也活潑起來了。

不過他依然長長一嘆道：「燕妹，我認爲妳應該認眞攷慮一下……」

「你要我考慮什麼？」

「自然是我與韋娃的去留了，這是一件大事，妳的確應該考慮。」

「不，我已經考慮過了，不必再作考慮。」

「妳聽我說，燕妹，此事關係全帮，妳也不是帮主……」

「不錯，我不是帮主，但我的決定沒有人可以改變，縱然是家兄他也要聽我的，再說江湖之上原是一個弱肉强食的所在，一山難容二虎，飛雲帮不能容許那神秘的帮派存在。」

「這個……」

「舒兄，你忘了咱們此行的任務了，咱們就怕找他們不到，現在豈不正好？」

「唉……」

「別嘆氣，舒兄，消滅神秘帮派，維護飛雲帮在武林中的尊嚴，這是飛雲帮的決策，不要胡亂的將恩怨攬到自己的身上，你是聰明人，何苦這麼想不開呢？」

舒文照被齊飛燕一陣分析解說，他的心境當眞輕鬆起來了，接着哈哈一笑道：

「好，咱們不談這些了，乾。」

女兒紅酒性溫和，因而舒文照喝得很多，其實只要是酒就能醉人，女兒紅當能不會例外。

約莫一個更次，他醉了，齊飛燕的酒量較好，但也有些醺醺然了。

娉兒見狀急忙前來扶持，齊飛燕道：「我來扶他，妳們收拾一下吧。」

娉兒倩兒微微一怔，兩人相視一笑，逕自收拾殘席。

她們久處歡場，對男女之間的事瞧得很多，早已看出這位飛雲帮的飛鳳院主對舒文照情有獨鍾，只是想不到她會如此的大胆而已。

其實這全怪女兒紅喝得太多，酒爲色之媒，一個人在面對自己心愛的人兒之時，有酒壯壯色胆，他就忘掉一切顧忌了。

但舒文照使君有婦，這是問題之一。

其次，齊飛燕貌美如花，當得是色艷桃李，風華絕代，如果她要男人，何求不可得？

其三是飛雲帮名震江湖，飛鳳院主齊飛燕在帮中具有極大的權威，在當代武林之中，縱然是一帮之主，也會對她禮讓三

分，因而只要她芳踪所至，必會受到尊敬與禮遇，各派的青年子弟追逐在她石榴裙下的頗不乏人，然而，她却整日面若嚴霜，任他是何等男子，她從不正眼一顧，如若一旦惹火了她就會吃不完兜着走了。

像她這樣的一個女人，竟會對舒文照一見鍾情，豈不是一件異數？

沒有人能對此事作合理的解釋，要麼只能說這是一個緣字。

她扶着舒文照進入房中，兩人依偎着走近床榻，他們是當眞醉了，竟一起滾倒在床榻之上。

× × ×

金鷄三唱，燭淚成堆，不懂情趣的陽光，竟由碧紗窗中悄悄的溜了進來。

綺麗的美夢，無盡的春光，都被它破壞無遺，留下的只是甜蜜的回憶而巳。

× × ×

他們的酒醒了，睡意也像黑夜一般消失得點滴不存。

齊飛燕噘着嘴，瞅着傻呆呆的舒文照大發嬌嗔道：「你是怎麼啦？後悔了？」

舒文照惶然道：「不，燕妹，我該死，昨夜我以爲……以爲……」

齊飛燕哼了一聲道：「以爲是韋娃，哼，你就只識得韋娃，可是，你瞧……」

其實舒文照早巳瞧到了，桃花點點，落英繽紛，這證明齊飛燕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好姑娘，只是這樣更增加了他的歉咎與不安。

「燕妹，妳叫我如何是好？」

「這就是看你了，你是男人……」

「是的，我是男人，我應該負責，只是……」

「不要只是只是的，我問你，你是否喜歡我？」

「敬如神明，愛甚心肝。」

「好，這就够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齊飛燕愼謀能斷，堪稱女中豪傑，巾幗奇英，決不是一個只顧目前，不計後果的粗俗之人。

也許情關難破，也許她生有兩種不同的性格，不管怎樣，舒文照對她具有一份信心，而且大錯巳成，也只有以後再說。

於是，他們着回衣衫，打開房門，娉兒倩兒這對俏丫頭，早巳在門外侍候着。

「恭喜主人，恭喜院主。」

齊飛燕面色微紅的嗯了一聲道：「昨夜咱們喝醉了，她們兩個丫頭：該打！」

倩兒道：「院主，這不公平吧？」

齊飛燕道：「少廢話，咱們餓了。」

倩兒道：「是，小婢立即去張羅早餐，娉丫頭快服侍主人夫婦洗臉。」

語音一落，一溜烟似的就奔了出去。

他們剛剛用過早餐，白姐就來稟報道：「稟院主：古分壇主魯總鏢頭求見。」

齊飛燕道．「叫他們進來。」

白姐道：「是。」

當白姐稟報古魯二人求見之時，齊飛燕那嬌生雙頰的面色迅速一變，立即恢復冷若冰霜的神情。

古魯二人聯袂而來，雙雙躬身一禮道：「參見院主。」

齊飛燕道：「不必多禮兩位請坐。」

古魯二人再與舒文照打過招呼，才在一側坐了下來。

齊飛燕向他們冷冷道：「有事？」

古今同道：「太湖，王官堡，及嶗山上清宮三大門派，在五日之內，同時遭到强烈的襲擊……」

齊飛燕微微一怔道：「必然又是那神秘帮派的傑作，太湖三派的損失如何？」

古今同道：「的確是那般人的傑作，至於三派的損失，聽說上清宮王官堡傷亡很重，只有在太湖他們沒有佔到便宜。」

齊飛燕道：「他們要到東西了麼？」

古今同道：「這個屬下就不知道了，因爲來人沒有說。」

齊飛燕面色一沉道：「古今同，你這個分壇主做了多久了？」

古今同心頭一慄，額上的冷汗立即像黃豆一般的暴了出來。

「稟院主，屬下忝居安慶分壇一年零兩天，雖是乏善可陳，所幸尚無缺失。」

「唔，可惜你現在就有缺失，本院主對你十分惋惜。」

古今同再也坐不下去了，他知道這位權傾飛雲帮的飛鳳院主十分難惹，一旦惹火了她，他這個分壇主準會丢官罷爵。

於是他雙手一抱道：「屬下無能，請院主指示。」

齊飛燕道：「咱們要知道百敗秘笈是否被那神秘門派所取得，太湖三派的損失只是次要，你知道嗎？」

古今同道：「是，屬下立即辦理。」

齊飛燕道：「鄱陽鏢局暫停接鏢，全力協助分壇主追查百敗秘笈及神秘帮派的下落，必要時我可以派人支援你們。」

古今同魯平應了一聲，道：「屬下告退。」

他們一走，齊飛燕那滿臉嚴霜就像被春風吹走一樣，點滴不存了。

「文照，你說，像這樣蹣跚無能的人，居然也能當上分壇主！」

「不，我認爲古分壇主的能力不錯，只是妳的要求太嚴罷了。」

「什麼？你倒帮他來編排我，哼！你們男人都是一樣的貨色。」

「好，好，我不說，總該可以吧。」

「不行，你巳經說了。」

「這……」

「我要罰你。」

「好，妳說，怎麼罰？」

「告訴我，百敗秘笈的內容你是否全部記得？」

「記得，而且部份全部習會，部份巳習會八成。」

「啊，此話當眞？」

「燕妹，妳想我還會騙妳麼？」

「你當然不會，不過，聽說因爲你跟韋娃瞧不懂其中的內容，在羣雄追逐下，才獻出秘笈以求脫身，這一招江湖上人人相信，只有我半信半疑。」

「哦，怎樣半信半疑？」

「交出秘笈，以求脫身是眞的，瞧不懂內容是假的。」

「燕妹果然聰明。」

「不過我還有點不明白？」

「那一點？」

「百敗秘笈是武林瑰寶，習得其中一招半式，便可終身受用不盡，如若習會其

中全部武功，放眼天下，將不作第二人想，你與韋娃當時必然已經習得其中的部份武功，你們所遇到的除了一個明明道長，並無特殊的人物，如何輕易的就將秘笈交出？」

「這個……」

舒文照目光四轉現出一股遲疑之色。

齊飛燕微微一笑道：「好，咱們不談這些，你看我的武功，能够接下幾招百敗劍法？」

舒文照道：「妳說錯了，應該問百敗劍法能否接下妳一招。」

齊飛燕一怔道：「此話怎講？」

舒文照道：「馭劍之術，是劍道的極高境界，妳有如此驚人的成就，百敗劍法又算得了什麼？」

齊飛燕道：「你弄錯了，我在桑園使的那一招並非馭劍之術。」

舒文照道：「哦，那是什麼劍法如此凌厲？」

齊飛燕道：「血雨三式，也就是百敗劍法。」

舒文照愕然道：「妳說什麼？」

齊飛燕道：「你可知道流星門？」

舒文照道：「不知道。」

齊飛燕道：「流星門源出南海，因為收徒十分嚴謹，因而門下人才往往陷於凋零，三百年前，流星門出了一位奇材，他認為本門武功過於霸道，失於偏激，一旦收徒不慎，會在武林中造成一場浩刦，於是他坐關三十年，苦苦研鑽，終於將該門武功除霸與王，去蕪存菁，寫成一部百敗秘笈……」

舒文照道：「啊，那是百敗大師。」

齊飛燕道：「不錯，正是那位神僧，但流星門認為他離經叛道，將他逐出門牆，於是他就隱居於西南而不知所踪，那部百敗秘笈，也就成為一件懸案了。」

舒文照道：「他既然隱居，江湖上又如何知道那部百敗秘笈的？」

齊飛燕道：「那是因為流星門下的一代門主，認為百敗神僧並無過失，且不應使百敗秘笈流傳江湖，因而派人到中原尋找，三百年來，流星門不僅素願未償，該派倒落得烟火斷絕，後繼無人了。」

舒文照道：「這些妳怎麼知道的？」

齊飛燕道：「因為我與家兄是流星門的記名弟子。」

舒文照道：「夘怪燕妹的武功如此之高，原來妳是流星門下。」

齊飛燕一嘆道：「先師是流星門的最後一位門主，也是流星門惟一的一位門下，可惜我與家兄遇到先師之時，他老人家已經是油盡燈枯，只教了咱們一招血雨三式，就解說流星門及百敗神僧的淵源，然後……」

舒文照道：「原來如此。」

齊飛燕道：「我兄妹踏遍三山五嶽，一幌數年，百敗秘笈仍如石沉大海，迄未完成先師的心願，想不到你跟韋娃却於無意中獲得，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半分也勉強不得。」

舒文照道：「不要難過，我得到的還不跟妳得到一樣麼？趕有空之時，我將它敎給你就是。」

齊飛燕眉目掀動，笑意盈盈的道：「此話當眞？」

舒文照道：「當眞。」

齊飛燕道：「多謝門主。」

舒文照道：「什麼？妳叫我門主？」

齊飛燕道：「不錯，先師臨終遺言，獲得百敗秘笈之人，便是本門之主，並負有振興本派的責任，你既已獲得百敗秘笈，而且習會了流星門的武功，你自然就是流星門的門主了。」

舒文照呆了一呆道：「一門之主必須武功品德都堪為門下表率，我那有這份能耐。」

齊飛燕道：「不要担心，文照，我會幫你的。」

舒文照沉默半晌道：「此事以後再說，我有點疲倦，想歇息一下。」

齊飛燕道：「我也想歇息咱們走。」

回到房中，齊飛燕順手掩上房門道：「文照，你是不是有話要單獨對我說？」

舒文照道：「不錯。」

齊飛燕道：「現有就只有咱們兩人了，你說吧。」

舒文照道：「我與韋娃得到的並不是眞正的百敗秘笈，這也是咱們肯將它送人以求脫身的原因。」

接着他將韋娃火焚百敗秘笈的經過，源源本本的說了出來。

齊飛燕沉思半晌道：「那百敗秘笈必是以火布做成，所以才能不畏烈火，以如此珍貴的火布做成秘笈，怎麼可能會是假的？」

舒文照道：「難道百敗神僧會欺騙後人？」

齊飛燕道：「神僧不會欺騙後人，但難保他不另有深意。」

舒文照道：「無論如何，我並未獲得眞正的百敗秘笈，就不能算作流星門的門主，所以妳以後不能這麼稱呼。」

齊飛燕嫣然一笑道：「好，我不稱你門主就是，但我要你演幾招百敗劍法給我瞧瞧。」

舒文照道：「當然可以，走，咱們到後院去。」

他們不願驚動別人，雙雙穿窗而出，舒文照拔出長劍，一連使出三招，然後收劍一笑道：「百敗劍法精深博大，玄奧無比，我只是初學乍練，妳可不要見笑。」

當舒文照劍光驟起之時，齊飛燕便目定口呆，及劍光已歛，她還未回過神來。

舒文照見狀一怔道：「燕妹，妳是怎麼啦？」

齊飛燕櫻唇一噘道：「你騙我。」

舒文照道：「我什麼事騙妳了？」

齊飛燕道：「適才你說所學的並非眞正的百敗武功？」

舒文照道：「不錯，百敗秘笈上是這麼說的。」

齊飛燕道：「如果這還不算眞正的百敗武功，那麼天下任何一門絕學，都成為莊家把式了。」

舒文照道：「這話怎講？」

齊飛燕道：「你每一招都有十八個變式，十八個變式都在刹那間完成，同如一個同時發出十八劍，每一劍又都帶着雷霆萬鈞一般的劍氣，縱然是血雨三式也無法比擬，其他的劍術自然等而下之了，此等劍法，當得是前無古人，我敢斷言，放眼天下，無人能接下你一招，你還說不是眞正的百敗武學，豈不是騙人？」

舒文照道：「我決未騙妳，百敗秘笈上的確是這麼說的。」

齊飛燕沉吟半晌道：「也許百敗神僧當眞另有深意，待咱們到達滇西野人山自會求得答案。」

舒文照道：「咱們要去滇西？」

齊飛燕道：「當然要去，但不是現在，現在咱們要做的是追回百敗秘笈，咱們決不能讓它落在別人的手裏。」

舒文照道：「那神秘帮派似乎也在尋找百敗秘笈？」

齊飛燕道：「不錯，所以咱們刻不容緩，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舒文照道：「百敗秘笈是上清宮明明道長，太湖少湖主劍簫雙絕莫寒梅，王官堡少堡主張錫泉分別獲得，咱們應該先去那裏呢？」

齊飛燕道：「此處距太湖較近，咱們先去太湖。」

舒文照道：「咱們何不暫時留在這兒，待我敎給妳百敗劍法再去。」

齊飛燕道：「血雨三式，威震武林，我雖然只會一式，就足以叱咤風雲了，再說咱們時時都在一起，你就不能邊走邊敎麼？」

舒文照道：「當然可以，咱們現在就開始，妳看可好。」

齊飛燕道：「多謝。」

於是舒文照開始傳授齊飛燕百敗劍法，一天匆匆過去，只習會了第一招的三個變式。

這已經不錯了，當初舒文照與韋娃有時要花兩個月的時間才能習會一招，按她的進度，只要六天就可習會一招絕學。

這並非齊飛燕的智慧比韋娃舒文照為高，原因是她已經習得一招血雨三式，又不必自己摸索去學。

翌晨，齊飛燕以飛鴿傳書將行動告知鄱陽總壇，然後由安慶乘船直放金陵。

在離開鏢局之時舒文照忽然啊了一聲道：「燕妹，咱們還有兩件事未處理。」

齊飛燕道：「那兩件？」

舒文照道：「妳派出古魯二人，咱們這一走……」

齊飛燕道：「咱們在金陵設有分壇，有什麼消息他們會送到金陵分壇去的。」

舒文照道：「原來如此，還有妳原先曾想找到風塵劍客許影，現在也不管？」

齊飛燕道：「咱們跟那神秘帮派的目的一樣，因為許影是王官堡主的拜弟，抓他只是想用做人質，與王官堡交換百敗秘笈而已，現在咱們既準備前往王官堡，許影就無足輕重了。」

舒文照慨然一嘆道：「懷璧之罪，竟是如此的可怕！」

齊飛燕微微一笑道：「不要迂了，咱們走吧。」

此時跟在舒文照身後的倩兒悄悄一拉他的衣袖道：「公子……」

舒文照啊了一聲道：「燕妹，倩兒她們的殺父之仇咱們不能不管。」

齊飛燕略作思忖道：「那白髮老者不論是不是譚永高，依我猜想，他必然已經離開了安慶，倩兒，妳可知道他住在那兒嗎？」

倩兒道：「稟院主，就住在桑園。」

齊飛燕道：「好，咱們再去一趟桑園，金披風與二十四婢先上船，咱們去去就來。」

白妲道：「院主，小婢與藍鶯想跟妳去。」

齊飛燕道：「好吧。」

於是齊飛燕舒文照帶着白妲，藍鶯，倩兒，娉兒直向桑園奔去。

桑園的家丁一見齊飛燕，如同見到兇神一般，不只是面色大變，連全身都嚇得顫抖起來。

齊飛燕冷冷道：「叫桑長林出來，本院主有話問他。」

家丁道：「是，小的這就去。」

片刻之後，桑長林出來了，這位名滿安慶的銀槍公子，也是一副恐懼之色。

「見過齊院主。」

「譚永高呢？」

「這……」

「識相一點，桑長林，你如果不交出譚永高，本院主就叫你血流五步。」

「可是，家師姓言……」

倩兒怒叱道：「姓言的就是譚永高，你休想欺騙咱們。」

桑長林面色一沉道：「倩兒，妳是什麼身份？桑園豈能容妳撒野！」

舒文照道：「倩兒是在下的婢女，身份雖是不高，對你銀槍公子，也不見得有什麼低下。再說，她為了殺父之仇，閣下如是窩藏兇犯，咱們豈只是撒野而已。」

齊飛燕道：「姓桑的，咱們耐性有限，再不說實話，你就後悔莫及了。」

桑長林長長一嘆道：「家師的確就是譚永高，祇不過他已離開安慶了。」

倩兒道：「此話當眞？」

桑長林道：「事到如今桑某怎能欺騙各位，姑娘如若不信，桑園任憑搜查。」

齊飛燕忽然一指點出，桑長林不由連打兩個寒噤，他瞪着一雙恐怖的目光，吶吶道：「院主：在下……說的是眞話。」

齊飛燕冷冷道：「也許你說的是眞話，但你却是他的徒弟，那麼咱們只有委屈你了。」

桑長林道：「院主，只要妳吩咐，要怎樣在下無不遵命。」

齊飛燕道：「好，你只要查明譚永高的踪跡，我會派人解開你的穴道，否則你將終身癱瘓，並將變為白痴。」

在桑長林目瞪口呆之際，他們離開了桑園，正主兒既已不在安慶，倩兒姐妹復仇之事只好以後再說了。

× × ×

天朝金粉，秦淮風月，金陵，是一個值得令人响往的所在。

這天齊飛燕等到達金陵，正當午夜時分，天空還飄着毛毛細雨。

他們的船隻剛剛靠上碼頭，金陵分壇主尙小斌已在岸邊恭候。

此人年約四旬，儀表頗為不俗，他親自登上樓船，向齊飛燕抱拳一揖道：「屬下尙小斌參見院主。」

齊飛燕道：「尙分壇主不必多禮，咱們的住處是否已經準備？」

尙小斌道：「早已準備妥當，請院主上轎。」

齊飛燕道：「不必了，反正路程不遠，走走倒可以舒暢一下筋骨，文照，咱們走。」

尙小斌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因爲他知道齊飛燕要步行，沒有人能更改她的決定。

他向舒文照瞥了一眼道：「屬下遵命，不過，齊院主，這位是誰，似乎面生得很。」

齊飛燕道：「他叫舒文照，是風堂的首席金披風，文照，這位尙小斌，現任本帮金陵分壇壇主。」

舒文照雙拳一抱道：「久仰。」

尙小斌淡淡道：「咱們都是一家人，舒兄不必客套。」

此人神色之間，帶着幾分傲氣，對首席金披風他好像並未放在眼裏。

原來尙小斌曾經充當過首席金披風，而金陵分壇又是飛雲帮四個最大分壇之一，因而金陵分壇主的地位，堪與五堂堂主分庭抗禮，他自然不會將舒文照放在眼裏了。

其次是此人一身功力，決不在五堂堂主之下，在飛雲帮頗獲帮主兄妹的賞識。

而且他十分傾慕齊飛燕，數年夢寐以求，希望能够雀屏中選。

現在半道裏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齊飛燕與舒文照如此親近，他那不快之情，自然要溢於言表了。

舒文照並未察覺尙小斌的不快，仍與齊飛燕併肩而行，沿途指指點點，談論着金陵的景色。

金陵分壇距碼頭果然不遠，是浥江門外一個十分壯觀的建築。

尙小斌將齊飛燕與二十四婢安置在後院，十名金披風位於第二進，只有舒文照及倩兒居西跨院，等於無形中將他隔離起來。

舒文照隨遇而安，齊飛燕也未反對，因爲他們在金陵只是暫住，用不着爲此事引起不快。

翌晨齊飛燕召集尙小斌舒文照在後院議事，這位飛鳳院主，仍是一臉的嚴肅。

「尙分壇主……」

「屬下在。」

「你可知道太湖受到攻擊之事？」

「屬下知道。」

「說說看。」

「上月十三日的深夜，神秘帮派毀掉太湖的榮巷，木瀆兩個據點，東洞庭也受到極大的損失，不過神秘帮派並未討得便宜，他們喪生湖裏的幾達半數，其餘的只好敗興而歸了。」

「咱們如果進攻太湖，有沒有獲勝的把握？」

「沒有。」

「哦，說說理由。」

「太湖有三萬六千頃，其中島嶼無數，咱們人數過少，很難應付複雜地域的搏鬥。」

「說的也是，文照，你看呢？」

齊飛燕問完了尙小斌，再徵詢舒文照的意見，其實舒文照毫無江湖經驗，她所以如此，衹不過表示對他的尊敬而已。

舒文照道：「我沒到過太湖，但由鄱陽湖的地勢推想，太湖必然也是一個港汊縱橫，地形十分複雜的所在，對此等地區實施攻擊，只有兩種方式較爲可靠……」

齊飛燕道：「那兩種方式？」

舒文照道：「一種是以龐大的兵力，具有移山塡海之勢，一舉將太湖撲滅，另一種只用三五個人，以奇襲的方式，直搗太湖帮的指揮中心。」

齊飛燕點點頭道：「好辦法，看來咱們只好採用第二種方式了。」

尙小斌道：「不可，太湖湖主神風劍莫標劍術通玄，數十年從未遇到過敵手，而且太湖高手如雲，三五個人豈不是自投虎口！」

齊飛燕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如能擒着莫標，太湖縱有千軍萬馬又有何妨！」

尙小斌道：「此事太過冒險，勝算可能不多，屬下請院主多加考慮。」

齊飛燕道：「我已決定冒險，不必再作考慮了。」

尙小斌長長一吁道：「既然如此，屬下只有聽憑吩咐了。」

齊飛燕忽然語氣一轉道：「金陵六朝主都，很難得來此一遊，咱們先丢開公事好好的玩幾天再說。」

尙小斌精神一振道：「屬下當作識途老馬替院主帶路。」

齊飛燕道：「多謝，哦，太湖之中的大小船隻，八成都歸莫標所管轄，尙分壇主能不能找到一艘願意載咱們的？」

尙小斌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件交給屬下就是。」

齊飛燕道：「好，尙分壇主請便，我還有事跟舒首席研究一下。」

尙小斌應了一聲道：「屬下告退。」便神色怏怏的退了出來。

齊飛燕面色一霽，衝着舒文照嫣然一笑道：「此人能力頗強，只是心性狹窄，不能容物。」

舒文照道：「這就很難得了，人非聖賢，總是有些缺點的。」

齊飛燕道：「這就是你的缺點，對什麼人都好，從來不說別人一句壞話。」

語音一頓，粉頰上忽然印上一抹羞意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歇息幾天？」

舒文照道：「妳不是說要暢遊金陵的麼？」

齊飛燕道：「我早就玩過了，尙小斌不見得比我熟習。」

舒文照一怔，說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齊飛燕道：「告訴你吧，傻瓜，是爲你，也是爲我。」

舒文照道：「爲妳爲我？哦，我知道了，因爲我是土包子，還沒有見識過帝王之都，但妳……」

齊飛燕道：「我……月信來潮……」

舒文照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妳們女人眞是麻煩。」

齊飛燕哼了一聲說道：「不麻煩誰來跟你生男育女？哼，賺便宜還不是你們男人。」

舒文照道：「對不起，算是我說錯話了。」

齊飛燕道：「就這麼簡單？」

舒文照道：「那麼，我認罰。」

齊飛燕道：「這話可是你說的，走，陪我出去玩玩。」

舒文照道：「這……妳方便？」

齊飛燕道：「我什麼不方便，我又不是生病。」

舒文照道：「好，咱們走。」

他們沒有携帶從人，只向白妲交待一聲，便由浥江門入城，沿途觀賞起來。

一日漫遊，走遍了故宮，鷄鳴寺北極閣，鼓樓，當遊完清凉山已是紅日西下，炊烟處處的時份了。

次日齊飛燕感到疲乏，已提不起遊興，但却鼓勵舒文照出遊。

「文照，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有機會遊覽不可錯過，快去吧。」

「妳不去？」

「我感到疲乏，今天不能陪你了。」

「那我也不去，在家裏陪妳聊聊。」

「咱們那天不可聊？而且我需要歇息，你還是自己去吧。」

「可是……」

「別可是了，帶着你那兩個俏丫頭，不是就有遊伴了麼？」

「好吧。」

齊飛燕要歇息，他呆在家裏也的確無聊，於是就帶着倩兒娉兒再去遊覽。

他們先遊朝天宮，再到秦淮河。

秦淮河在水西門與通濟門之間，水自東而西橫貫城南一角。

相傳秦始皇東遊時，望氣者說金陵有王氣出現，於是塹北山以絕其勢，遂成秦淮。

經過六朝建都金陵之後，秦淮河已成了徵歌選色的遊樂之地，一般裘馬王孫，江湖豪客，無不結駟連騎，以一遊秦淮爲快。但舒文照既非裘馬王孫，也談不上是江湖豪客，對戲擲金錢，閒抛玉馬的風流事兒，也沒有那份興緻，儘管畫舫連雲，笙歌盈耳，他依然無動於衷。

誰知倩兒却拉着他的衣袖道：「公子，咱們遊遊河好麼？」

舒文照道：「此地如此噪雜，這個河不遊也吧。」

娉兒道：「六朝烟花，秦淮風月，是人們响往的地方，何况這兒蘇杭佳麗，北國胭脂，全是人間殊色，公子不領略一下，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舒文照忽然目光一凝，向倩兒娉兒逼視着，那兩股湛然神光，使這雙俏丫頭心跳不已。

她倆嬌靨一紅，竟然雙雙垂下頭來。

「你是怎麼啦？公子，那有這麼瞧人的！」

「哦，這麼瞧有什麼不對？」

「當然不對，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呀？倩兒。」

「因爲你瞧得人家臉兒熱，心兒跳，不信你就摸摸。」

「好，我就摸摸。」

舒文照飽讀詩書，幼承庭訓，雖然不是一個規行矩步的書呆子，但決不是一個行爲輕薄之人。

他們此時是在夫子廟前，一個百耍雜陳，人潮擁擠之處，倩兒雖是叫他摸，他說什麼也不會伸出手去。

然而他不願摸，却有人願意代勞，一隻綠山之爪，竟輕快的向倩兒胸前摸去。

其實倩兒也知道舒文照決不會摸，她如此說只不過撒嬌罷了。

當那綠山之爪伸來之際，她一驚抬頭，瞧到一個油頭粉面，衣着華麗的公子哥兒，他不只是伸手來摸，還顯出一股邪惡的笑意。

倩兒這個氣可大了，纖掌急抬，劈向那人的腕脈，另一隻手一掌揮出，賞給他一記沉重的耳光。

那人似乎身懷武功，急側頭縮腕，避讓這兩記重擊，只是他想不到倩兒的身手如此了得，一個避讓不及兩下一起中的。

「啊……賤人，妳……」

他終於跳了開去，只是遲了一點。

這一遲可遲得很糟，臉上留下五條清晰的指印，右腕骨痛欲裂。

他的額頭在冒冷汗，看來倩兒出手似乎重了一點。

舒文照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急忙雙拳一抱，道：「小婢無狀，希望兄台多多海涵。」

「海涵？嘿嘿，你跟大爺磕三個响頭，然後爬到秦淮河裏喝一肚子臭水，如果大爺瞧得高興，也許會饒你一遭。」

「兄台這是不講理了，是閣下出手輕薄才惹來小婢動手的。」

「講理？你知道大爺是誰？」

看情形，這位公子哥兒必然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娉兒瞧不慣他那副驕狂的神色，撇撇嘴道：「你該不是皇子龍孫吧？說出來讓咱們見識見識。」

那人道：「的確應該讓妳見識見識，妞兒，妳可知道太湖一條龍？」

娉兒啊了一聲道：「龍中寶？原來閣下是這麼一副德性。」

龍中寶大怒道：「小賤人，妳說的什麼？」

娉兒道：「姑奶奶叫你挾着尾巴快滾，否則你縱然磕三個响頭，喝一肚子臭水，咱們也不饒你。」

龍中寶叱道：「反了，給我拿下。」

敢情龍中寶不只是有一羣狐朋狗友，還帶着五名專做打手的跟班，此時他一聲令下，五名彪形大漢立即圍了上去。

太湖正是飛雲帮要去的地方，估不到寃家路窄，竟遇到其中的一個主兒。

龍中寶雖然只是太湖湖主的外甥，但他能够號稱太湖一條龍，此人的份量必然不會太輕，因而舒文照就打定一個主意。

身如遊龍，雙掌一陣伸縮，那五名打手連人影都未看清，便像木雕泥塑一般定在那裏。

舒文照不再理會他們，脚下一滑，右掌再吐，有如籠中捉鼈一般，一把扣着龍中寶的脈門。

「跪下磕頭，姓龍的，當街調戲婦女，應該接受一點懲罰。」

這叫着六月的債，還得快，龍中寶適才要別人磕頭，現在他却跪了下去。

脈門被扣，勁力全失，舒文照又在他的腿彎用脚踩了一下，他焉能不跪！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十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陰靈下毒，胖子胡大掌櫃竟能復活，並網住水晶人，梳辮的姑娘又笑又唱分散胡之注意力，使水晶人脫網，雙方正待厮殺，追風叟和月婆婆及時拿出一隻「金手」來制止！不知他們合伙要進行一項什麼大陰謀？小方和陽光決定回拉薩幫助飛鷹，誰料拉薩地方的人都避開他們，「鷹記」內不見了朱雲，連卜鷹的莊院也燒成灰燼，一個喇嘛想告訴陽光一個秘密，却又中了陰靈的毒跪下死了。小方和陽光對於卜鷹仍然活着很有信心，他們一定要找到他……

山深有人在　林密現飛鷹

▲在山深處

（一）

在山深處，在水之濱，在一個遠離紅塵的綠樹林裏，搭一間小小的木屋。

在你飽經憂患，歷盡艱苦，出生入死，百戰歸來的時候，偷半月閑，帶一個你所喜歡她也喜歡你的女孩子，到這木屋來，做一點你喜歡做她也喜歡做的事，或者什麼都不做。

如果你有這麼樣一間木屋，如果你有這麼樣一個女孩，你當然不願意別人來打擾。

所以這木屋，這女孩一定都是你的秘密，絕不會有第三者知道的秘密。

所以你有了危險時，也可以躲到這裏來。

× × ×

卜鷹有這麼樣一間木屋，在山深處，在水之濱，在一個遠離紅塵的綠樹林裏。

「陽光」就是他的女孩。

這是他們的秘密，本來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現在她把小方帶來了。

（二）

木屋裏有四扇大大的窗子，一個小小的火爐。

如果是夏天，他們就會打開窗子，讓來自遠山來自水濱的風吹進窗戶來，靜靜的呼吸風中從遠山帶來的木葉芬芳。

如果是夏天，他們就會在小小的火爐生一堆旺旺的火，在火上架一個小小的鐵鍋，溫一角酒，靜靜的看着火焰閃動。

這是他們的世界，寧靜的世界。

「如果卜鷹還是活着，一定會到這裏來的，」陽光說：「他一定知道我一定會來找他。」

× × ×

卜鷹沒有來。

× × ×

門沒有鎖。

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沒有人知道這地方，門不必鎖。

「陽光」推開門，臉上的血色就褪盡了。

一個空屋，滿屋相思，滿屋濃愁——

他為什麼沒有來？

她的身子忽然發抖，血色已褪盡的蒼白的臉上，忽然起了種奇異的紅暈。

她的身子抖得好可怕好可怕，她的臉紅得好奇怪好奇怪。

她看見了什麼？

× × ×

她什麼都沒有看見。

窗下有張小桌，她的眼睛就在盯着這張小桌子看，可是桌上什麼都沒有。

無論誰在看着一張空桌子時，臉上都絕不會露出她這樣的表情。

她為什麼會忽然變得如此興奮激動？難道她能看得見一些別人看不見的東西？

小方忍不住要問她，「陽光」用力咬住嘴唇，過了很久才能開口。

「他沒有死，他已經到這裏來過。」

「你怎麼知道他來過？」

「這張桌子本來有個泥娃娃，是他特地從無錫帶回來的泥娃娃。」陽光輕輕的說：「他一直覺得泥娃娃很像我。」

小方終於明白：「你們上次走的時候，泥娃娃是不是還是在這張桌上？」

陽光點頭：「我記得清清楚楚，絕不會錯，」她說：「我們臨走的時候，我還親了它一下。」

「以後你們還有沒有來過？」

「沒有。」

「除了你們之外，還有沒有人會到這裏來？」小方又問。

「沒有。」陽光强調地說：「絕對沒有。」

「所以你認為卜鷹一定已經到這裏來過，泥娃娃一定是他帶走的？」

「一定是。」

她的聲音已哽咽，有些問題她想問，又不敢問，因為她知道這些問題一定會刺傷她自己。

——卜鷹既然已來了，為什麼又要走？為什麼不留在這裏等她？為什麼沒有留下一點消息。

這些問題她就算問出來，小方也無法回答的。

× × ×

這些問題她沒有問出來，反而有人為她回答了——是一種很奇怪很驚人很可怕的方法回答的。

（三）

開始的時候，他們只聽見屋頂上有「篤」的一聲響。

接着，這小木屋的四面八方都同樣的響聲，「篤、篤、篤……」一連串響個不停，就好像有無數愚蠢的獵人，將這小木屋錯認為一個洪荒巨獸，射出了無數弩箭，釘在木屋上，想活活把它射死。

木屋不會死，世上也沒有如此愚蠢的獵人。

這是怎麼回事？

× × ×

他們很快就明白這是什麼回事了。

就在這一瞬間，木屋忽然飛起，每一塊木板都忽然脫離了原來的結構，一塊塊飛了出去。

每一塊木板上都釘着個鋼鈎，每一個鋼鈎上都帶着條長索。

他們只看見一條條長索帶着一塊塊木板滿天飛舞，一轉眼就不見了。

木屋也不見了。

那張小小的空桌子還在原來的地方，那個小小的火爐也還在原來的地方。

木屋裏每樣東西都依舊在原來的地方，可是木屋已經不見了。

× × ×

這裏是深山，是在大山最深處一個遠離紅塵的綠色叢林最深處。

長索飛來又飛去。

木屋也飛去。

大山却仍依舊，叢林也依舊，風依舊在吹，風中依舊充滿了從遠山帶來的木葉芬芳。

雖然是白天，陽光却照不進這塊濃密的原始叢林，四下一片濃綠，濃得化也化不開，綠得就像是江南的春水。

除了這一片濃綠和他們兩個人之外，天地間彷彿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別的人，沒有聲音。

「陽光」看看小方，小方看看她，孤零零的兩個人，兩個人的手脚都已冰冷。

因為他們都知道，現在他們雖然看不見任何人，也聽不見任何聲音，可是在每一株綠樹後，每一個陰影裏，都已經佈滿了他們看不見也聽不見的殺機。

長索不會無故飛來，木屋也不會無故的飛去。

——他們的仇敵已經來了，跟着他們來的，在拉薩，在那火場裏，就已經釘上了他們。

——如果卜鷹還沒有走，現在當然已落入了這些人的掌握中。

——所以卜鷹走了，而且沒有留下一點消息。

——因為他算準了「陽光」遲早一定會來找他，也算準了他的對頭一定會跟着她來的。

强敵環伺，殺機四伏。

現在他們應該怎麼辦呢？

× × ×

「陽光」看着小方，小方也看着她，兩個人居然全都笑了，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就好像木屋還在原來的地方。

「這地方眞不錯，」小方微笑道：「你早就應該帶我來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喜歡這地方。」

小方找了個椅子坐下來，忽然說：「我敢跟你打賭。」

「賭什麼？」

「我敢賭這裏一定有酒。」

「你贏了。」

「陽光」笑得彷彿眞的很愉快，眞的從一個小小的櫃子裏拿出了一罐酒和兩個酒杯。

她在小方對面坐下來，小方拍開了酒罐的泥封，深深吸了口氣。

「好酒。」小方說。

他倒了兩杯酒，一杯給自己，一杯給「陽光」。「我敬你，」他舉杯：「祝你萬事如意，長命百歲。」

「我也敬你，」陽光說：「也祝你萬事如意。」

他們同時舉杯。

他們還沒有把杯中的酒喝下去，忽然間，風聲破空，「叮」的一响，兩個酒杯都碎了。

（本章終）

▲殺機四伏

（一）

酒杯是被兩枚銅錢擊碎的，銅錢自濃蔭深處飛來，距離他們最少在十幾丈外。

要用一枚銅錢打碎一個酒杯並不難，要用一枚銅錢從十幾丈外打碎一個酒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陽光」和小方都好像根本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

兩個人居然還是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就好像手裏根本沒有拿過酒杯，又好像酒杯還在手中，根本沒有被打碎。

如果這時候有人在看着他們，一定會認爲這兩個人都是白痴。

× × ×

這時候當然有人在看着他們，這木屋四面的密林中都有人。

奇怪的是，他們雖然拆了木屋，擊碎酒杯，却沒有別的舉動。

如果說「陽光」和小方是在演戲，他們就在看戲。

這些人難道是特地來看戲的？

× × ×

天色已漸漸暗了。

小方站起來，在這個已經不見了的木屋裏，沿着四面已經不見了的木壁，轉了兩個圈子，忽然說道：「今天的天氣眞不錯。」

「的確不錯。」

「你想不想出去走一走？」小方問陽光。

「陽光」看着他，看了半天，才慢慢的搖了搖頭：「我不想去，」她說：「你去，我在這裏等你。」

「好，我一個人去，」小方向她保證：「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四面的木壁門窗雖然已全都不存在了，他却還是從原來有門的地方走了出去。

他走得很慢，態度很悠閑，就好像眞的是吃飽了飯出去散步的樣子。

木屋建造在樹林裏特地開闢出來的一塊空地上，他剛剛走到空地的邊緣，林木後面忽然有條人影一閃，一個人輕叱：「回去！」

叱聲中，十二點寒星暴射而出，打的既不是小方穴道，也不是他的要害，却將他所有的去路全都封死。

迎面打來的三點寒星來勢最快，小方既不能再向前走，也不能左右閃避，只有隨着迎面打來的這三件暗器的來勢向後退，一路退回了木屋，退回了他原來坐着的那張椅子上。

他剛坐下，這三件暗器也落了下去，落在他面前，却不是剛才擊碎他酒杯的那種銅錢，而是三枚精鐵打造的鐵蓮子。

鐵蓮子本來是種極普通的暗器，可是這個人發暗器的手法却極不普通，不但手法極巧妙，力量更算得準極了。

「陽光」看着小方，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眼中却已有了憂懼之色。

現在無論誰都已經應該可以看得出，這次來的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小方居然又向「陽光」笑了笑。

「我回來得快不快？」

「陽光」居然也對他笑了笑，嫣然道：「眞是快極了。」

這句話還沒說完，小方已經從椅子上飛身而去，脚尖點地，燕子抄水，弩箭般撲向另一邊林木的濃蔭深處。

他的身子剛撲入樹蔭，樹蔭中也响起一聲輕叱，彷彿還有劍光一閃。

「這條路也是走不通，你還是得走回去。」

一句話，十五個字。

這句話說完，小方的身子已經從樹蔭中飛出，凌空翻了三個筋斗，從半空中落下來，又落在木屋裏，落在他原來坐着的那張椅子上，衣襟已被劍鋒劃破了兩條裂口，坐下去很久之後，還在不停喘息。

這邊樹蔭中無疑也伏着絕頂高手。

奇怪的是，他雖然擊退了小方，却沒有再乘勝追擊。

只要小方一退回木屋，他們的攻擊就立刻停止，看來他們只不過想要小方留在木屋裏，並不想取他的性命。

× × ×

來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究竟是想幹什麼？

（二）

天色更暗。

小方和「陽光」還是對面坐在那裏，樹蔭中的人已經看不見他們的臉色。

可是他們自己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很不好看。

「陽光」忽然嘆了口氣。

「時候已經不早了，一天過得眞快，」她問小方：「你還想不想出去？」

小方搖頭。

「陽光」站了起來。

「那麼我們不如還是早點睡吧！」

「好，」小方道：「你睡床，我睡地板。」

「陽光」又盯着他看了半天：「我睡床，你也睡床。」

她的口氣很堅決，而且已經走了過去，把小方從椅子上拉了起來。

她的手冰冷，而且在發抖。

她是他生死之交的未來妻子，暗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雙眼睛在看着他們，如果是別人，一定會避嫌，一定會堅持要睡在地上。

小方不是別人，小方就是小方。

「好吧，」他說：「你睡床，我也睡床。」

（三）

木屋裏只有一張床，很大的一張床，他們睡下去，還是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他們還是在一個小而溫暖的木屋裏，門窗都是開着的，絕不會有人來侵犯騷擾他們。

可是他們心裏都知道，所有的事都已經不一樣了，他們的性命隨時都可能像酒杯一樣被擊碎，他們能活到什麼時候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陽光」蜷曲在一床用大布縫成的薄被裏，他們的身子距離很遠，頭却靠得很近，因爲他們都知道對方一定有很多話要說。

先開口的是「陽光」，她壓低聲音問小方：「你受傷沒有？」

「沒有，」小方耳語：「因爲他們根本不想要我的命。」

「如果他們想呢？」

「那麼我現在已經是個死人。」

小方從來都不會洩氣的，他既然這麼說，就表示他們已完全沒有機會。

「陽光」勉强笑了笑。

「不管怎麼樣，反正他們暫時還不會出手的，我們不妨先睡一下再說。」

「我們不能睡。」

「爲什麼？」

「因爲我們不能留在這裏，」小方道：「絕對不能。」

「你想衝出去？」

「我們一定要衝出去。」

「可是你已經試過，」陽光道：「你自己也知道我們的機會不多。」

「我們很可能連一成機會都沒有。」

「那麼我們豈非是送死。」

「就算要死，我們也得要衝出去，」小方道：「就算要死，我們也不能死在這裏。」

「爲什麼？」

「因爲我們絕不能連累卜鷹。」

小方的口氣堅決：「他很可能還留在附近，這些人既不出手，又不放我們走，爲的就是要利用我們誘卜鷹入伏，如果卜鷹還在附近，他會不會讓我們被困死在這裏？」

「陽光」沉默着，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嘆了口氣：「他不會。」

小方盯着她，一個字一個字的問：「我們能不能讓他來？」

「陽光」沉默。

這問題又是個根本不必回答的問題，她凝視着小方，眼睛裏已經有了淚光。

她絕不會爲自己傷心，可是爲了一個寧死也不願朋友被傷害的人，她的心已碎了。

——小方不能死，絕不能死

——可是卜鷹呢？

「陽光」閉上眼睛，過了很久很久，忽然伸出手，緊緊的抱住小方。

「如果你決心要這麼做，我們就這麼做，」她說：「不管你要到那裏去，我都跟着你，你要下地獄，我也下地獄。」

（四）

夜色漸深。

小方靜靜的躺着，讓「陽光」緊緊的擁抱着他。

他沒有動，也沒有負疚的感覺，因爲他瞭解「陽光」的感情，也瞭解他自己的，他們雖然在擁抱，可是心裏想着的却是另外一個人。

一個隨時都可以爲他們去死，也可以讓他們去死的人。

——卜鷹，你在那裏？你知不知道他們對你的感情？

忽然間，一條人影自暗處中飛出，橫空飛過十餘丈，又忽然落下，「砰」的一聲，落在這個已經不存在的木屋裏，落在他們的床邊，一落下之後，居然就不再有動靜。

這個人是誰？來幹什麼？難道他們的仇敵已決定不再等待，已決定要對他們出手？

× × ×

「陽光」看着小方。

「我們好像有客人來了。」

「好像是的。」

「我們不理他行不行？」陽光故意問小方。

「爲什麼不理他？」

「他連門都不敲就闖進來，連一點禮貌都沒有，這種人理他幹什麼？」

小方笑了。

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陽光」的手也已鬆開，他的身子已掠起，準備凌空下擊。

他沒有出手，因爲他看清了這個人。

這屋子根本沒有門，就算有門，這個人也不會敲門的。

死人不會敲門。

這個人的頭顱已垂下，軟軟的掛在脖子上，就像是個被頑童拗斷了脖子的泥娃娃一樣。

這裏雖然無燈無月，小方還是一眼就看出他是個死人。

——是誰拗斷了他的脖子？爲什麼要把他拋到這裏來？

小方的心跳忽然加快，已經想到了一個人。

就在這時候，另外一個方向的暗林中，忽然有一條人影飛出，橫空飛過十餘丈，「砰」的一聲，落在這個已經不存在的木屋，頭顱也同樣軟軟的掛在脖子上。

「陽光」一骨碌翻身躍起，一把握緊小方的手，兩個人的心都跳得很快，眼睛裏都發出了光。

暗林中已傳出冷笑。

「果然來了！」

「閣下既然已經來了，爲什麼不出來跟大家見見面？」

冷笑聲中，夾雜着衣袂帶風聲，木葉折斷聲，隱約還可以見到人影閃動。

遠處又有人輕叱：「在這裏！」

叱聲剛响，暗林中就有三條人影冲天飛起，向那邊撲了過去。

「陽光」和小方的心跳得更快，他們當然已猜出來的人是誰了。

暗林中人影兔起鶻落，全部往那個方向撲過去，衣袂帶風聲中夾雜着一聲聲叱喝。

「姓卜的，你還想往那裏走？」

「你就留下命來吧！」

× × ×

來的無疑是卜鷹。

他故意顯露身形，將暗林中的埋伏誘開，讓小方和「陽光」乘機脫走。

「陽光」又在看着小方，不管什麼事她都要小方做決定。

小方只說了一句話：「他在那裏，我就到那裏去。」

「陽光」連一句話都不再說，兩個人同時移動身形，也往那個方向撲了過去。

他們也知道暗林中步步都有殺機，可是他們一點都不在乎。

× × ×

繁星滿天，星光都照不進，茂密的木葉，木葉雖然已枯黃，却還沒有凋落。

他們還是看不見人，連遠處的呼喝聲都已漸漸聽不見了。（本章終）

▲密林哭聲

（一）

這個樹林是在羣山合抱的一個山谷盆地裏，山勢到了這裏突然低陷，地氣極暖燠，連風都是暖的，所以現在雖然已經是初冬，木葉仍未凋落。

可是地上仍然有落葉，就像是一個人往往會因爲很多種原因要離開他的家一樣，葉子也往往會因爲很多種原因而離開它的枝。

小方沒有聽見落葉上有任何人的脚步聲，「陽光」也沒有。

他們只聽見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他們聽見一個人在哭。

× × ×

每個人都會哭，在生的時候會哭，在死的時候也會哭，在生與死亡間那個階段更會常常哭。

有些人只有在悲傷痛苦失意才會哭，有些人在興奮激動歡樂時也會哭。

有人說，一個人在他一生中最無法避免去聽的兩種聲音，除了笑聲外，就是哭聲。

所以，哭聲絕不能算是一種奇怪的聲音。

可是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候，無論誰聽見有人在哭，都會覺得奇怪極了。

最奇怪的是，這個正在哭的人，又是個誰都想不到他會哭的人。

× × ×

小方和「陽光」聽見哭聲的時候，已經看到了這個正在哭的人。

這個人赫然竟是胡大掌櫃。

他們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坐在一棵很高很大的古樹下，哭得就像是個孩子。

如果他們沒有親眼看見，他們絕對想不到名震江湖的「三寶堂」主人居然會在這種地方，這個時候，坐在一棵樹下面像孩子一樣抱頭痛哭。

可是他們親眼看見了。

× × ×

胡大掌櫃好像沒有看見他們。

他哭得眞傷心，好像已經傷心得沒法子再去注意別人，可惜他們却沒法子不去注意他。

他們都見過他，都認得他，都知道他是誰。

幸好他們假裝沒有注意他，假裝沒有見過他，他們決定就這樣從他的面前走過去。

他們沒有走過去。

胡大掌櫃忽然從樹下一躍而起，擋住了他的去路，臉上雖然還有淚痕，却已經不再哭了，眼睛雖然還是紅紅的，却已經發出了狡狐般的光。

他忽然問他們：「你們是不是人？」

小方看看「陽光」，「陽光」看看小方，故意問：「你是不是？」

「我是。」

「我也是。」

胡大掌櫃冷笑：「你們都是人，可是你們看見有人哭得這麼傷心，居然能假裝沒看見。」

「陽光」也冷笑。

「就算我們看見了又怎樣？難道你要我們坐下來陪你哭？」她說得理直氣壯：「你在這裏哭，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胡大掌櫃居然也理直氣壯地說：「就是爲了你們，我才會哭的。」

「爲了我們？」小方忍不住問：「你怎麼會爲了我哭？」

胡大掌櫃的樣子看來更傷心。

「我這一輩子，只喜歡過一個女人，」他說：「我找了她很久，等我找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死了。」

「她怎麼死的？」

「被你們活活吊死的，」胡大掌櫃悲叫道：「被你們吊在一棵樹上，活活吊死的。」

他狠狠的盯着小方好一會：「我知道你姓方，叫做要命的小方，你想賴也賴不掉。」

小方已經有點明白了。

「你說的那個女人是不是柳分分。」

「是。」

「你眞是以爲是我殺了她？」

「不是你是誰？」

小方嘆了口氣：「如果我說不是我，你當然一定不會相信的。」

他沒有再說下去。

他看出胡大掌櫃已經決心要他的命，無論誰都已經應該能够看出這一點。

——鳳凰展翅。

胡大掌櫃的雙臂已展起，姿勢奇秘而怪異，雖然沒有人知道他的暗器是用什麼手法打出來的，但是每個人都知，只要他的暗器一打出來，就沒有人能够笑得出來了。

（二）

「陽光」忽然笑了出來，不但笑了出來，而且唱了起來。

她唱的就是那天她在那乾枯的綠洲中沙丘後聽到的那首歌謠。

「燕北有個三寶堂，

名氣說來响噹噹，

三寶堂裏有三寶，

誰見誰遭殃，兩眼淚汪汪。」

× × ×

她的記憶力實在好極了，連一個字都沒有唱錯，而且唱得就像那小女孩一樣，她還沒有唱完，胡大掌櫃臉色已改變。

「你是誰？」

「我就是我。」

「你怎麼會知道我是誰？」

「我怎會不知道？我不知道誰知道？」陽光甜笑：「其實你也應該知道我是誰的。」

「我應該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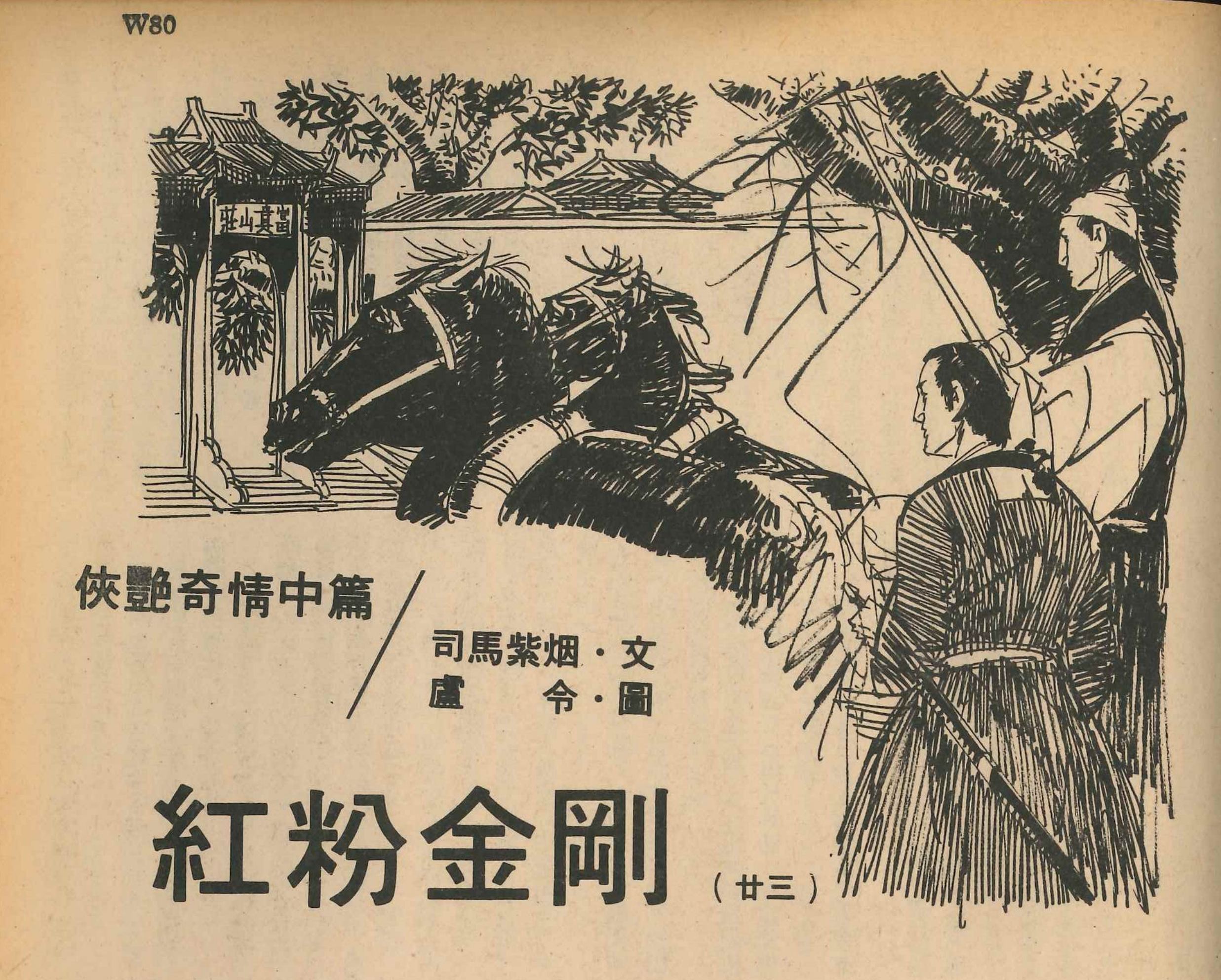
「你再仔細看看我是誰？」她笑得好像也有點像那梳着十七八條小辮子的小女孩了，只差手裏少了一條雪白可愛的獅子狗。

胡大掌櫃吃驚的看着她，一步步向後退。

「你以爲陰靈是誰？」陽光又道：「你眞的以爲是那個瓶子，還是那個……」

她話還沒有說完，小方已拔劍。

（以下轉入第89頁）



俠艷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廿三）

前文提要

南宮俊與馬成按了鳳目掣樞紐後，引來大批食人蟻，他們穿着高蹺，帶着火花才避過去，他們投藥泥下蟻洞，迫蟻羣傾巢而出，大鬧百花宮，後來全部都死在湖裏，使毒的婆子苗金娘使出「血身飼蠱」大法，又被南宮俊破了，蠱蟲全收入虎珀囊中，虞莫愁此時出現，自認制服了二童，並與南宮俊打賭，下禁宮取二童身上的腰牌，誰料二童與十二天魔女全部失踪了，虞莫愁便施巧計，將他們二人也困在禁宮內，南宮俊對打賭之事心感不安……

忠誠感毒婦　魔女又惹禍

馬成道：「少主不必爲這件事而不安，事情的促成是屬下故意爲之，否則虞莫愁在動手時就不可能那麼順利地把他們刼去，屬下此舉有兩個用意，一是藉着虞莫愁的蠱惑手段，讓他們破了童身而減低一點魔性，再者，也是因爲這地下寢宮內那些妖女實在該殺，她們都是由百花宮訓練出來，專事蠱惑江湖人的香餌，有不少江湖人就是被她們拖下泥淖的，一個男人只要跟她們交合過之後，就會死心塌地的爲他們去賣命，很難再有力量把他們勸回頭了。」

南宮俊道：「難道她們又用了什麼藥物？」

馬成道：「用藥物就落了下乘了，這一批女子都是從小就施以媚術的訓練，根本不知廉恥爲何物，她們個個都嬌美如花而精擅迷神之術，在男人最動心時施爲，不知不覺間爲其控制，而且在交合時奇趣橫生，使那些受制的男人，爲博一歡，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南宮俊道：「會有這麼厲害嗎？」

馬成道：「少主有所不知，她們所蠱惑的男人，多半是成過家的，可是入其圈套後，不但對自己的妻子棄而不顧，有些人心神喪失，甚至於殺了自己的妻兒以表誠心的！」

「這樣就太不應該了，也太有悖倫常了！」

馬成一嘆道：「所以屬下才要假手那兩個小鬼去毀了她們，這些女子本身也許沒有罪，因爲她們是從小就被擄來接受那種訓練的，但是她們却已經成爲了一項工具，根本不能算是人了，所以毀了她們，也無傷於仁道。」

「先生這話我還不太懂，她們既是身不由主……」

馬成道：「虞莫愁爲什麼要這地下寢宮視爲禁地，不讓閒人出入。目的不是怕人進去，而是她們出來，因爲這批女子魔

性巳深，出來後會弄得天下大亂了……」

南宮俊沒有再問下去，他雖說還不明白那些女子的情形，但是巳經可以想像了。尤其是在虞莫愁的分宮中，居然要爲她們另設禁地，由此也可以知道她們的大概了！

他輕輕一嘆，正想再說些什麼，却見假山洞的門突然地開了，虞莫愁提着劍，怒沖沖地跑了出來，一看她的表情，南宮俊與馬成就知道他們腦袋巳經保住了！

虞莫愁不等他們開口就怒叫道：「南宮俊，你們太卑鄙了，居然設下這等可惡的手段，難怪你們敢跟我打賭……」

馬成明知故問地道：「怎麼了，可是那兩個小子沒有妳想像中那麼聽話，妳輸了賭注，想要賴皮不成！」

虞莫愁的眼睛怨毒地盯着他們有好一會兒，終於嘆了口氣道：「馬成你這個千刀萬剮的老甲魚，老娘不得不認輸，失去那些鏢銀，老娘還可以擔待，失去了那些寶貝，老娘就無法向總宮交代了，你這一手釜底抽薪使得眞絕，你把銀子抬走吧，把那批活寶給我放回來！」

馬成不禁也吃驚了道：「虞夫人！妳說什麼？」

虞莫愁道：「老毒虫，別裝糊塗了，你難道還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告訴你，別的給你們毀了奪了去都沒什麼，總宮還可以忍受，只有那十二金釵，你可不能，總宮的兩位宮主，費了多少的心血才訓練成了這二十四名天魔女，你們刧去了一半，那會叫總宮傾全力跟你們拚命的！」

南宮俊道：「夫人，我們的確不知道妳說的是什麼？」

馬成也道：「虞娘子，妳說那十二名天魔女被人擄刧去了！而且認爲是那兩個小子做的事！」

虞莫愁道：「不錯，你們別賴，除了你們之外，不會有別的人，我的寢宮裏巳經一個人都沒有了！」

南宮俊道：「連那兩個小傢伙也不見了！」

「你們不要明知故問了，他們把人帶走了，總不成還會留在那兒，老娘認輸，銀子由你們搬去，但那十二個人，你們一定要放回來，這批人在你們手中根本沒有用！」

南宮俊道：「虞夫人！我們的確不知道，妳下去之後，我們在這兒一步都沒動，妳的侍女可以作證！」

「我知道不是你們，人是從秘道裏走的，而且那條秘道只能從裏開，一定是你們的兩個小鬼弄的手脚！」

馬成道：「虞娘子，妳的寢宮中還有秘道？」

「當然有了，這是一條極爲秘密的通道，除了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那兩個小鬼不知怎麼居然摸到了！」

馬成道：「這就是了，既然那條秘道只有妳一個人知道，那兩個小鬼怎麼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找了出來，再說那十二名天魔女也不是等閒之輩，一身武功，內外兼修，除了妳之外，也沒有別人能指揮她們，那兩個小鬼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本事，否則妳也不會放心把他們兩個人留在下面了，因此妳指證的那些事，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虞莫愁呆了一呆才道：「但是底下的人的確是一個都不見了，而且一定是從秘道中走掉的！」

「妳究竟有沒有從秘道中追出去看看呢？」

虞莫愁道：「誰也沒這麼大的本事，這條秘道是必要時用來作爲逃走與阻擋追兵的，開關是在裏面，但一經打開使用後，有十二道千斤鐵閘會自動降下，封死去路，現在路都封死了，我想追上去也沒辦法。」

「妳能肯定是那兩個傢伙幹的？」

「下面只有他們兩個是外人，不是他們是誰？」

南宮俊心裏多少有點底子，因此道：「夫人，照妳說的情形看，恐怕是內人比外人的嫌疑大得多！」

虞莫愁道：「什麼，你要說是我們自己人幹的，絕不可能，那十二名天魔女的腦子裏像是一團亂草，別說她們不知道秘道的事，就是知道了，也不會使用的。」

馬成道：「難道底下祇有他們十四人嗎？」

虞莫愁道：「還有兩個是我的貼身心腹侍女，她們的忠貞比那些天魔女還要可靠，絕不會背叛我。」

馬成道：「虞娘子，妳對手下的人眞能如此信任嗎？」

虞莫愁傲然道：「當然，如若那兩個人也會背叛我，輕而易舉就可以殺了我，而不僅是帶走那十二名天魔女了。」

南宮俊道：「虞夫人，既然妳能確定人是由秘道中離開的，而這秘道又祇有妳一人得知，那至少可以證明我們也不知道這件事，更不知道我那兩名侍童上那兒去了。」

虞莫愁却急急地道：「不！你一定知道的，所以你們才敢以性命來跟我打賭，南宮俊，我巳經認輸了，把全部的失鏢還給你，但是那十二名天魔女，却一定要還給我。」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目前我不知道是怎麼個狀況，如果那些天魔女是我的侍童帶走的，我或許可以考慮。」

虞莫愁道：「當然是他們了，底下沒有別的人。」

南宮俊道：「這可很難說，有許多事是出乎妳意料之外的，但是在未曾確知情況的發展前，還無法預測，如果虞夫人允許，請讓我下去看看。」

虞莫愁道：「莫非你還不相信我說的話？」

南宮俊道：「不！我絕對相信，夫人臉上的憂急之色，絕不是裝出來的，我下去看看是想了解一下，是否有過打鬥的痕跡，是否發生過什麼流血殺人的情事。」

虞莫愁道：「那是我的地方，你們會比我清楚？」

南宮俊笑道：「夫人心情焦灼，可能會有所疏忽，再說我南宮世家有一套連絡的暗計，發生了什麼事，何去何從，都會留下記號的，這些記號只有我看得懂，所以我下去看看後，也許能够給夫人一個較爲滿意的答覆。」

虞莫愁沉思有頃才嘆口氣道：「好罷，反正我這座寢宮也不算是秘密了，而且那些銀兩都在那兒，也要你們自己去搬上來，你們就下去看看吧，但是沒有答覆可不行。」

她又再度轉身，打開了假山中的秘門，進入一間像亭子般的小屋子，南宮俊與馬成也跟着進去，門掩上後，脚底微震，感覺中似是在向下沉。

二人微現驚色，虞莫愁笑道：「這是一項很巧妙的設計，也是由上至下的唯一通道，如沒有我的帶領，開動機鈕，根本就不得其門而入，就算找到那扇門，也不會想到這間屋子是可以升降浮沉的吧！」

南宮俊道：「那升降開關的關鈕是在門上的吧，門開了，牽動下降機關，而上面的門自動關閉，下面的門就打開，這一點設計雖然巧妙，但是並不太奧秘！」

虞莫愁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果然片刻後，脚下又微微一震，表示巳經到了底下，虞莫愁搶先走向門口，一道板壁似的石牆也豁然自動開放，進入一所大廳！

那應該是一座花廳才對，四壁都是敞開的，視野很廣，看出去青天白雲，遠山翠谷，花枝搖曳。

廳中鋪着厚厚的地毯，側面有一口白石砌成的池子，水深約四五呎，清澈見底，水面上飄着一些零落的花瓣，水中可能是洒了一種香料，氤氳着一種醉人甜香！

而且水面上還輕散着一絲淡霧，池雖不大，却也有三丈見方，作長方形，池邊有白石砌起了尺來高，兩尺寬的邊欄，南宮俊用手試了一下水道：「這水是溫的，奇怪了，莫愁湖這兒還有溫泉嗎？」

虞莫愁笑道：「少主，只要會動腦筋，那兒都有溫泉，這也沒什麼難的，讓地底的水泉，通過一條竹管，經過一口長年不斷火的大鍋，然後再用竹管引到這兒來就是了。」

南宮俊道：「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是見到水源來自那雕龍的口中，還以爲是引地泉噴出來的，却原來是用人工加熱的，夫人倒是好心思，不過這水燒得溫溫的，就無法養魚了，不是很可惜嗎？」

馬成笑道：「少主，這水池可不是養普通的魚，而是養美人魚的，那是從白樂天長恨歌中得來的靈感——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祇可惜此刻沒人了，否則該是何等旖旎風光！」

南宮俊這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座浴池，倒是有點訕然，覺得自己太孟浪了，問出這種幼淺的問題，應該想也想到的！

虞莫愁道：「那兩個小殺胚的剛來時很倔强，我把他們點了穴道，抱進了水池，叫十二天魔女一起下去，陪着他們嬉水一番，才把他們的心嬉動了起來！」

馬成道：「那怎麼得了，十二天魔女光是那一場摩登伽艷舞，巳經够人消受了，何況還在水裏掩掩現現，挨挨擦擦，就是一個死人，也會活了過來！」

虞莫愁笑了一聲道：「馬成，對付這兩個小孩子，還用得什麼天魔艷舞，只不過是老娘小演了一齣貴妃出浴，然後叫那些女孩兒們在他們身邊走動一下而巳！」

馬成道：「這我倒不信了。那兩個孩子年紀雖然正在長發的時際，但是平素的定力還很不錯，假如妳沒有用特殊的方法，很難引得他們動心的！」

虞莫愁道：「笑話，毒蜂子，百花宮把我這金陵分宮定名爲玫瑰宮，又豈是叫着好聽的，老娘若是沒有兩手，宮主肯把二十四名天魔女分給我一半嗎，你若不信，老娘立刻就拿你作個試驗，如果老娘跳下去洗個澡，你們這兩個人能够維持住不動心的話，老娘就認輸！」

南宮俊忙道：「不必，不必！我們不在這上面分勝負！」

馬成却道：「虞娘子要親施法身，演一次出水芙蓉，這倒是難得的機會，少主，我們可不能放過這場眼福。」

南宮俊道：「馬先生，這是很無聊的事！」

馬成道：「少主，如果我們還要跟百花宮作對下去，這就不是很無聊了，百花宮中，一些風月陣仗，尤甚於此，少主不妨先用她來一試自己的定力，如果連她這一關都躲不過，那就趁早別上總宮去。」

虞莫愁一笑道：「對呀！少主，這也是對我的一番考驗，如果我這一手無法打得動你，只有請宮主出馬了！」

南宮俊道：「我如果要跟百花宮作對，不是在這種方式下進行吧！」

虞莫愁格格一陣嬌笑道：「南宮少主，看樣子馬成還沒有把百花宮的情形對你說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找上百花宮，較量的方式可不是由你挑選的！」

南宮俊道：「笑話，至少對某些很不合理的方式，我可以拒絕接受吧，難道她們還能强迫我不成？」

虞莫愁笑笑道：「小伙子，說這個話表示你對百花宮的了解太不够了，別的不說，我現在祇是一個人，看你是否能拒絕我的那些挑戰方式，對不起，我去換件衣服！」

她飄身向一間偏屋行去，南宮俊忙攔道：「等一下！」

可是虞莫愁的動作很快，巳經滑進了門，南宮俊正要追進去，却見虞莫愁巳經脫掉了外衣，裸出了後背，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不能再追進去，只得順手替她把掛起的珠簾放了下來，虞莫愁笑道：「謝謝你了，其實你不放下簾子也是沒關係的，我換衣服時可不怕人偷看！」

給她那樣一說，南宮俊更加不好意思，忙走到離遠門開一點的地方，連簾間隱約的身影都看不見了！

馬成過來道：「少主，入鄉要隨俗，我們既然要跟這一批魔女作對，就必須要準備接受她們的一切！」

南宮俊道：「可是這個不是太沒有意思了！」

馬成道：「虞娘子只是宮主身邊的侍女，道行尚淺，正好拿她一試自己的定力，通得過她這一關，才可以談到總宮去，

再者，我們還要對付另一個地方，就是訓練那四個小鬼的百寶齋，他們把一個人的天性強自壓制，屬下也想研究一下，要如何才能化去他們的魔性！」

南宮俊道：「馬先生這話是怎麼說的呢？」

馬成道：「所謂魔者，也就是佛家所說的六慾，是人的心意中種種與生俱來的慾念而已，百寶齋則反其道而行之，屬下想了解他們着魔的程度，想法子破除其魔性！」

南宮俊道：「我們總不能也用這個方法吧？」

馬成道：「那倒不必，南宮世家，自然不能用這種方法，不過屬下可以用藥物來達成同樣的效果！」

南宮俊皺皺眉頭道：「用藥物，那些藥是犯忌的！」

馬成道：「少主這個想法就太迂了，藥是用來治病的，任何一種藥，都能有它治病的效能，只不過有些藥被用錯了地方，才使得那種藥變得邪惡了，就以助興的春藥而言，對一個先天虧弱不足的病人說來，的確是良藥，但是如果用錯了對象，給一個沒有病的人服用了，才有邪惡的效果！」

南宮俊道：「話雖這樣說，可是我們對付的人……」

馬成道：「屬下已經研究過日月山海那四個孩子，發現他們的魔性都是爲了那種反常的壓制而引起的，只要解除那種抑制，他們就會緩緩地漸趨正常，所以屬下才主張讓虞娘子把他們擄了去，以毒攻毒去解除他們的魔性，現在已知見了效，屬下就可以對症下藥了！」

南宮俊問道：「他們的魔性眞能解除嗎？」

馬成笑道：「慢慢來，一定可以的，這個屬下可以保證，當然工作並不簡單，但只有方法用得對，絕沒有問題，屬下想領略一下虞娘子的銷魂妙術，也是一種研究的方法，藉以了解一下要怎樣的程度才能見效！」

南宮俊吐了一口氣道：「只要先生認爲有用，我倒並不在乎試一試什麼風月陣仗，而且我也相信自己的定力，東佛對她們那一套知之頗詳，練功首以養氣澄慮爲主。」

馬成道：「少主，東佛對魔教的一些邪功了解，都是二十年前的，經過這些年來，那些妖孽養精蓄銳，都成了氣候，自然功夫也非同往昔可比了！」

南宮俊笑道：「萬變不離其宗，東佛指示的都是魔教中一些武學的最高境界，至少尚無人能達到過，這方面倒是不必擔心他們能玩出什麼花樣來，只是他們在別的地方搗鬼，比較討厭，我相信那兩個小鬼是把她們的人帶走了，因此我想到那兩個侍女中，必然有一個有問題的，否則日童跟山童沒有這麼大的本事，能够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制住十二名已失本性的天魔女，找出機關秘道，這必定是百寶齋的勾當，也是這種手段，令人防不勝防！」

馬成道：「屬下也是想到這個情形，好像百寶齋那邊已經開始要有所行動了，少主倒是不可不愼重！」

南宮俊點頭道：「我知道，我正在動腦筋，想個什麼辦法，把百花宮跟百寶齋之間先挑開來，借用百花宮的力量，使得百寶齋的內情公開出來。」

馬成道：「對呀！目前可不就是個好機會，虞莫愁對十二名天魔女的失踪很不甘心，只要把百寶齋透露出去，她自然會找了去，這不就成了嗎？」

南宮俊道：「問題就是在這兒，我們只是忖測，沒有實在的證據，總不能空口白話就栽在他們身上去！」

馬成點點頭道：「這倒也是，慢慢再想辦法好了，反正我們總會知道結果的，到時候看是怎麼處置好了！」

說到這兒，他忽又咦了一聲道：「虞娘子是怎麼了？換身衣服要這麼久，虞娘子，妳快點好不好，妳的花容月貌我們已經領略了，再怎麼打扮也變不出第二個樣子來！」

室中居然寂無回音，馬成神色一變，飛身過去，到了門簾前面道：「虞娘子，妳再不回答，我就要進來了！」

屋中依然沒有回應，馬成用他那隻鋼手探前一鈎，把珠簾整個地鈎了下來，屋中居然空無一人，四壁蕭然，竟是空空的，敢情這是另一座升降的屋子，她已經乘上去了，向上一看，又深又黑，不知頂在何處。

南宮俊也過來了問道：「是怎麼一回事？」

馬成恨恨地道：「這個賊婆娘，居然溜掉了！」

南宮俊把房中的情形看了一遍道：「恐怕不是溜，而是把我們關在這個下面了，這個女人倒是很厲害！」

門口傳來虞莫愁的聲音道：「南宮少主、毒蜂子你們聽着，我已經上去了，這是唯一的一條通路，除非我來放你們，否則誰也無法把你們救上來了！」

兩人又搶出門外，發現聲音是從一座小的玉雕美人口中吐出的，那必然是用管子連通下來的通音裝置。

馬成怒叫道：「虞婆子你這是甚麼意思！」

虞莫愁笑道：「沒甚麼意思，你們捉了我十四個人，我只能把你們兩個人扣下作抵押，向南宮家交涉去，把我的人還給我，就放你們出來！」

馬成叫道：「鬼婆子，妳講不講理，怎見得妳的人是我們刦走的，我們也沒有看見那兩個小鬼！」

虞莫愁道：「是他們下來後，我的人才失踪了，自然是他們嫌疑最大，我找上南宮家的人，不怕他們不交人。」

南宮俊道：「夫人，南宮家的人也不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的，祇有我自己出來，才能找到他們！」

馬成跟着道：「是啊，虞婆子，妳別胡鬧，讓我們少主上去好找人，我留下來給妳們抵押好了！」

虞莫愁一笑道：「毒蜂子，你以爲自己的份量重得很呢，老娘看你却不怎麼樣

，因此，老娘也不上這個當！」

南宮俊道：「這怎麼會是上當呢，我們既然答應妳的事，從無反悔，要不然我留下來讓馬先生上去！」

虞莫愁一笑道：「爲甚麼要你們上來呢，該辦些甚麼事，你們寫張字條，我替你們辦得好好的，假如我不方便，就由你們指定交給誰都行，放人的事就免開尊口了。」

說完聲音已漸漸遠去，馬成再在底下叫，上面已沒有回音了，馬成不禁恨恨地道：「這個臭婆娘眞不是人。」

然後又對南宮俊道：「少主，對不起，這都是屬下多事，才惹來了這場禍事，屬下眞不知要怎麼說才好！」

南宮俊一笑道：「不怪先生，是我自己要下來的，虞莫愁既已存心要把我們陷在底下，總有辦法的！」

馬成苦笑道：「我們難道就這樣被她困住了不成！」

南宮俊道：「目前似是如此，但是也不盡然，我們沒有試過，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找出脫困的路呢！」

馬成道：「大概不容易，這座地下室我是聞名久矣，除了她允許放下來的人，別的人如果想進來，無異登天，換句話說：底下的人，如果不得其允許，上去也是不可能的！」

南宮俊一笑道：「那倒未盡然，連日童跟山童都能找到一條秘道出去，我們難道就不如他們了！」

馬成苦笑道：「少主，那是原有的，而且可能有人幫助他們，再說，僅此一條秘道，已經被他們破壞了。」

南宮俊道：「也許還有另外的一條路呢！」

馬成道：「這所地下室是虞莫愁鳩工興建的，她如另外還有秘道，就不敢再把我們關起來了。」

南宮俊一笑道：「虞莫愁接掌莫愁分宮有幾年了。」

「五年了，以前是由一位退仕的老翰林所有，虞莫愁施展了狐媚的手段，嫁給那個老頭兒爲小星，不上兩年，就把那位老翰林給擺佈得一命歸西，她才順理成章地成爲遺孀，承受了這份產業，才開始着手修建！」

南宮俊笑道：「馬先生看了這地下寢宮的規模，可是五年之內能完成的，不說別的，光是挖這麼大的一個深坑，也得好幾年工夫，更何況要雕玉爲柱，刻花爲壁，每樣都是要費時費力的，這五年來，她不會是一直在動工吧。」

「那倒沒有，好像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這個地方竣工已經三年多了，屬下三年前就來過一次。」

南宮俊道：「這絕不可能是新建的，很可能是原來已有規模，她只加以修繕改造了一部份而已。」

馬成忙道：「少主見解極是，屬下竟沒有想到。」

南宮俊道：「既然她只是改建修繕，那很可能對這內部的建設，自己也不清楚，如果我們細心地找一找，說不定還能找出一條她都不知道的秘道呢！」

馬成自然難以相信這種話，可是他看南宮俊朝他不住地打眼色，知道南宮俊必有所指，遂不再出言辯駁了。

兩個人在屋中前前後後再找了一遍，却連一絲痕跡都找不到，馬成低聲道：「少主，當眞會有秘道嗎？」

南宮俊道：「一定有，即使沒有的話，我們也能挖呀！」

「甚麼，我們自己挖出一條來？」馬成失聲驚呼，但是只叫出了甚麼兩個字，就被南宮俊用眼色瞪回了其他的話，改用細聲說了出來。南宮俊却很從容地用低細的聲音道：「先找找看，實在找不到，我們就自己挖一條。」

馬成道：「少主！你可曾算過挖一條地道要多久？」

南宮俊一笑道：「算過了，最長不過兩個時辰。」

馬成差點又要叫起來，勉強又忍住了，他知道這位少主，雖是經驗稍缺，但在運計構思，觀測策劃上，往往能過人一等，他說的挖地道，必然是另有一種新的主意了。

找了一遍之後，南宮俊又開始找第二遍，最後指着一個角落道：「就是這裏，挖出另一條新的地道來。」

馬成不敢多問，只是道：「少主請示在下如何着手？」

南宮俊笑笑道：「把裏面的東西移出來一點，挖兩個洞，够我們容身就行了，我想要不了多大的功夫的。」

馬成道：「可是，我們如何才能上去呢？」

南宮俊道：「當然還是要由升降機上去。我的秘密通道只是通往升降機去的捷徑而已！」

馬成略微一想，倒是明白了，心中十分慚愧，南宮俊的辦法並不十分新鮮，可是自己却偏偏想不到。

動手時實在很簡單，那個角落實際是間小小的貯藏室，以繡錦爲幕，擋住了裏面零亂的什貨，兩個人只把東西重新整理一下，使人能躲進去就行了。

不到半個時辰，他們已經安頓好了，於是靜坐調息，却是過了兩個時辰後，才聽見虞莫愁的聲音道：「南宮俊毒蜂子給你們送飯下來了，就在靠池的右壁，有個小方洞，我用籃子把食物吊下來，你們自己取下來！」

兩人都不理她，又過了一會兒，他們看見了那個小方洞處果然有一小竹籃垂下來，虞莫愁在上面連聲催促，兩個都不理她，只見竹筐又提了上去了。

食物原封不動，一定使得虞莫愁大爲奇怪，就這樣熬到了第二天，虞莫愁終於忍不住了。

一陣咕哩咕嚕的索鏈聲響，那幢作爲升降的小屋又降下來了，首先出來的是四名劍婢，她們出來後，四下分散，各處找了一遍，才又回到屋前回道：「夫人！沒有人！」

虞莫愁一直很小心，在裏面控制着機紐準備着隨時急速上升，聽見報告後，她

才徐步而出，手握長劍道：「怪了，難道他們眞找到了留下的秘道出去了。」

那些劍婢都不回答，虞莫愁想了一下，忽而將手一揮道：「搜，這次小心一點，仍然一個細節都別放過，我倒不信這個地方眞還會有另一條秘道？」

於是四名劍婢的前導，她們又開始了第二次的搜索，直等她們搜到一個較遠的方向時，南宮俊與馬成一個招呼，同時飛身而出，擋住了那架升降機。

虞莫愁聞聲四顧，南宮俊已經攔住了進入升降機的路，連忙挺劍過去罵道：「南宮俊，你好卑鄙！」

南宮俊也掣劍在手，一面招架，一面笑道：「虞夫人這卑鄙二字，用在我身上沒甚麼道理吧，我是上了妳的當，被妳關在下面的。」

「可是你却使弄詭計，把我們哄了下來。」

南宮俊淡然一笑道：「我卽使把妳們哄下來，也沒有甚麼不對，可是我只是找一個安靜的角落，養養精神，不說話而已，那也算是哄妳嗎？」

虞莫愁叫道：「怎麼不算，我以爲你們已經走掉了。」

南宮俊道：「妳以爲的事情可不見得就是眞實的事情，正如妳以爲下面的人不見了，是我那兩個侍童帶走了……」

虞莫愁道：「本來就是他們帶走了，我還會瞎說不成！」

南宮俊一笑道：「沒有人說妳瞎說，妳的人不見了是事實，不過究竟是不是我的人帶走的，却難以料定！」

「難以料定，難道說你也不知道？」

南宮俊道：「我的確不知道，我到下面找了一遍，也找到了他們離去的秘道，留了個記號，說他們隨人由此而去，但究竟是隨誰去的，却不知道了。」

虞莫愁不信道：「你的下屬跟人走了會通知你，却不告訴你是跟誰走的？」

南宮俊道：「照理是應該告訴我的，可是先看見那些記號的不一定是我，也許有甚麼不便之處，所以才沒說！」

虞莫愁一怔道：「不便之處，難道你的意思是說，我的手下中有了叛徒？是怕我知道了。」

南宮俊笑道：「我可沒這麼說，而且我說的不便之處，也祇是猜測之詞，並沒有一定認爲是如何如何！」

虞莫愁沉吟了片刻才道：「不行，南宮俊，那十二名天魔女你一定要歸還給我，失鏢我可以歸還，雖然宇文雷並沒有將全數解繳到此，但是不足之數，我先行補塡上都可以，只要你把那十二名天魔女還給我。」

南宮俊道：「夫人說這些話可是眞的嗎？」

虞莫愁道：「怎麼不眞呢，我唯一仗以抵禦你們的不過是毒蠱與毒蟻而已，二者都被你們破解了，論手底技業，你我或可一戰，但是你們來的人太多了，我這兒遲早都將不敵，我跟你拚下去，又有甚麼好處呢。」

馬成也從角落處慢慢地出來道：「虞娘子，敢情妳在上面也受到了壓力，才會下來看看的。」

虞莫愁怒道：「毒蜂子，老娘是向南宮俊談判，可別昏了頭，以爲老娘怕了你這蠢材！」

馬成一笑道：「虞娘子，我被南宮世家聘爲武士之後，儘量要想學點風度，不作興從前那一套了，可是不行，遇上了妳這種人，講客氣，談風度，論交情都沒有用，只有一個辦法能整倒妳，還是我從前的方法。」

虞莫愁神色一變道：「毒蜂子，你又用毒了！」

馬成笑道：「這次我把毒下在妳的水池中，隨着妳那種迷人的香氣一起噴出來，所以妳絕對不會發現，而且現在我已經改邪歸正，下的毒都仁道多了，祇使妳們暫時失去行動的能力，不會要你們性命的，現在妳們坐下來吧。」

隨着他的說話，那四名劍婢首先腿下一軟，坐倒在地，虞莫愁怒叫一聲，挺劍向前砍到，馬成舉起他的那隻鋼手輕輕架住，輕輕一奪，就把劍奪了過來。

虞莫愁無力坐地，馬成笑道：「虞娘子，這可不是我存心算計妳，是妳先給我的靈感，如果妳不是在這泉水中下了綺情香，我也無法把這軟如綿給妳加進去，而且若不是妳們嗅慣了那種氣味，我這軟如綿散布一股軟香之味，也很容易爲人所發覺，不會輕易上當了。」

南宮俊道：「先生眞的在水中下了毒了？」

馬成一笑道：「是的，少主，這樣子才能叫她安安份份地聽話，否則這個婆娘太狡獪了，隨時都會作怪的。」

南宮俊道：「我怎沒感到有毒呢？」

馬成笑道：「少主身邊帶着千載雄珀之精，能袪百毒，像這些輕微的氣息之毒，對少主是沒有甚麼作用的，她們如果一下來，立刻發覺有異，摒住呼吸，也可以避免的，可是她們已經聞慣了，而且還養成了癮頭，久時不聞，就會渾身不舒服，虞娘子迫切地下來，也與此有關，我算準了她，把藥下在水中，不怕她不上當。」

虞莫愁瞪了他一眼，終於嘆道：「毒蜂子，你這時候整倒了我有甚麼可得意的，我已經一敗塗地了。」

馬成道：「我並不是爲了得意，只是不想被妳關住。」

虞莫愁苦笑道：「我也沒有存心一直關你們，我向南宮客世家一個叫歐陽敬的人遞出了話……」

南宮俊忙問道：「他是怎麼回答你的呢。」

「他說他們沒看見那兩個小鬼，也沒有擄走我的十二天魔女，無從交換起，他更不相信我能把你們禁住，只給了我十二個時辰的期限，說十二個時辰時，我如果不把失去的鏢銀交出，他就要率衆來毀莊了。」

南宮俊笑道：「他沒有談到我跟馬先生的安全吧。」

虞莫愁道：「沒有，他說南宮門中總不考慮交換條件，決定了一樁行動後，任何事都無法中止的。」

南宮俊道：「這大概可以幫助妳了解一點南宮世家的行事了，我們只要是爲了一個堂堂正正的理由，進行一項行動，就勇往直前，死無回顧，妳想用人質來脅迫我們就範，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虞莫愁道：「難道你們對門下人的性命完全不顧了。」

南宮俊道：「那也不然，有誰被擒制之後，我們會盡一切的力量去救援他，但必定是由我們自己救出來，此外，那怕是一點很小的條件，我們也不會接受的。」

虞莫愁一嘆道：「我認了，反正我已失去了行動的能力，殺剮任便，現在當然也不夠資格談條件了。」

南宮俊道：「虞夫人，鏢銀一定要妳歸還，以了結一段公案，至於妳被擄刼的人，我也會帮你尋找，看看是那一路的人馬，夾在中間湊熱鬧。」

虞莫愁驚喜地道：「少主，你這話可是眞的？」

南宮俊笑笑道：「當然是眞的，這個時候，我犯不着騙妳吧，不過我也要把話先說在前面，我只能帮妳打聽消息，却不見得會出力代妳把人追回來，因爲妳那十二天魔女，俱非善類，依我的性子，直是除去的好！」

虞莫愁一嘆道：「少主，如果能除得去，倒也罷了。」

南宮俊道：「怎麼，難道她們都已經修成不死之身了！」

虞莫愁道：「那倒不是，當然她們從小以特殊的藥物泡煉，又施以一種特殊的氣功，使全身軔如堅罩，柔軟如綿，潤潔如玉，尋常刀劍的確傷不了，而且她們每個人都有一身頗爲不錯的功夫，在江湖上也堪稱一流好手了。」

南宮俊道：「就是這點條件，也不見得無敵呀。」

虞莫愁道：「她們可怕處不在此，而在她們一個個都是天生麗質，絕代尤物，沒有一個男人忍得起心來殺她們。」

南宮俊道：「還有這等事？」

馬成道：「少主，這倒是千眞萬確的事，百花宮網羅了許多已成名的高手爲用，大部份是靠着這一批天魔女。」

虞莫愁道：「我急急地要追回來，固然她們是難得的人材，但是如果落入別人的手中，不加控制而隨意去運用，久而久之，使我的控制失效，那就糟了，天下突然增出這十二個近乎瘋狂的絕色美女，還有不亂的嗎？」

南宮俊也覺得事情頗爲嚴重，沉思片刻道：「我們先上去想辦法吧，這件事我一定給妳一個交代。」

虞莫愁道：「少主，那你就叫老馬把我四個丫頭救醒過來，叫她們好帮忙把鏢銀提出去，先給你一個交代，也好專心一意地來辦那十二天魔女的事。」

馬成道：「虞娘子，既然妳如此說了，我也不會如此小氣，乾脆連妳也一起解了，咱們做事可是全憑良心，妳要再反悔作怪，我絕對還有制你之法。」

說着取出一個小瓶子，傾出五顆藥丸，在她們每個人口中塞了一粒，着令她們調息約莫半刻光景，一個個果然就恢復了行動，虞莫愁倒是很守信用，帶着四名劍婢，去到一個小屋中，搬出五口木箱道：「少主，這裏面是每箱五千兩赤金，足抵五十萬兩銀子了。」

馬成道：「不須要這麼多，總數是五十萬兩沒錯，但是在第十六分宮已經收回十萬兩了。」

虞莫愁道：「那就算我們百花宮捐出來賑災的善欵吧，我們使得賑災的事就誤了一陣，也算彌補一下。」

南宮俊連忙道：「夫人此舉必將得到武林道的同欽。」

虞莫愁苦笑道：「錢是我拿出來的，但是我可不能居名，那多出的十萬兩也還是你們居名的好，我不能讓總宮知道這件事，我想這個忙你們總肯帮的。」

馬成道：「虞娘子，妳爲甚麼不讓總宮知道呢，那樣一來，妳豈不是要短了十萬兩銀子的賬。」

虞莫愁一笑道：「短不了的，這十萬兩本就是我歷年積存下來的私蓄，用在一個有意義的地方也很好！」

對於她的改變，南宮俊倒是很意外，但是看她的態度，倒又像是很誠懇，只有全心去相信她了。

一行人帶了黃金來到了上面，情況已經很緊急了，歐陽敬帶了人，已經準備攻莊了，幸好南宮俊及時出去，止住了衝突，歐陽敬喜極趕前道：「少主原來沒有失陷，先前聽她們說已經困住了少主，要談交換條件……。」

南宮俊笑道：「我與馬先生是被困了一陣，不過虞夫人很通情理，經過我們一番辯論之後，她不但開禁放我們出來，而且還把百花宮先前所刼的鏢銀送還，更還多捐了十萬兩紋銀以爲賑災之助，促成義舉！」

歐陽敬愕然地望着南宮俊，感到很難相信這是事實，可是那四名劍婢手中捧着的黃金以及後面一列漢子挑着的沉重木箱，看來都不假，只有一拱手道：「夫人如此俠行，必將獲得武林道的同欽，在下先示敬意！」

虞莫愁有點不好意思，因爲她並沒有南宮俊說的那麼好，可是當着這麼多人也不便否認，只有紅着臉道：「妾身心敬南宮少主的技藝與爲人，略表心意，算不了什麼，何況妾身還有事求於南宮少主。」

求南宮俊，也就是求南宮世家，歐陽敬忙道：「夫人有什麼需要本門效勞的地方？」

虞莫愁看看南宮俊，南宮俊問道：「歐陽總管，日山二童的下落可會發現？」

他平時稱歐陽敬爲叔叔，這時突然以總管相稱，就表示他是以少主的身份問，歐陽敬忙道：「禀少主，他們並沒有向屬下連繫，但是，屬下却聽說有人看見他們在鷄鳴山前的道上停過，隨行的有一批女子。」

虞莫愁神色一動，南宮俊却又問道：「東方姑娘跟西門蛟姣帶了月海二女在什麼地方？」

歐陽敬道：「她們好像尾隨在後，不過因爲屬下受命少主分頭行事，故此沒有進一步去探究！」

南宮俊問道：「鷄鳴山上有什麼特殊的地方莊院？」

虞莫愁搶着道：「那一定是富貴山莊了。」

南宮俊道：「富貴山莊，又是什麼地方？」

虞莫愁道：「是一位退休的大官的別業，這位大官員以前幹過戶部尚書，自然是又富又貴，所以才蓋了這所山莊，美輪美奐，極盡其奢華能事，是個很有名的地方。」

南宮俊一笑，道：「夫人倒是十分清楚。」

虞莫愁道：「這麼一個有名的地方，我當然想去見識一下，有次搭上了一個官眷的關係去了一次。」

「夫人覺得那裏如何呢？」

虞莫愁想了一下道：「富是不必說了，連我的寢宮也比不上，只不過我有個感覺，他們似乎不是單純的官宦之家，裏面的人，頗不乏內外兼修的高手！」

南宮俊故作愕然地道：「是江湖中人了？」

虞莫愁搖頭道：「不是，江湖人我都認識，他們沒有一個江湖人，但無可疑問是技擊好手，我想他既是京官出身，自然會有一些護院好手，所以也未加注意！」

「何以見得那些人是往富貴山莊去了呢？」

虞莫愁道：「鷄鳴山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可以容下那些人，就是富貴山莊，因此妾身敢大膽判斷！」

南宮俊沉思片刻才道：「好！我就陪夫人上富貴山莊去一趟，不過到了那兒之後，我却不一定帮夫人！」

虞莫愁道：「當然，只要有了確信百花宮自會對付，不敢再勞少主費神了！」

南宮俊淡然一笑道：「夫人，我不是說絕對不帮忙，假如那件事是值得一做的，即使夫人不要我插手，我仍然會盡全力促成夫人的，正如我這次向貴宮追回鏢銀一樣，我既非失主，也不是承保的鏢局，可是我拚將全力，幾度出死入生，也一定要求將那筆銀子送到災民的手上，南宮世家做的就是這些工作，多少年來，也一直在爲此盡瘁！」

虞莫愁沒有說話，她也不知道該如何說法，歐陽敬道：「少主，請示還有什麼指示，屬下以便遵行！」

南宮俊忙道：「歐陽叔叔太客氣了，小侄不敢當。請叔叔會同失鏢的鏢局，急速將黃金變換成銀兩，送到兩淮災區，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別的就不敢麻煩叔叔了。」

歐陽敬道：「少主放心好了，南宮門下大部份人手都將從事這一次押鏢賑災工作，絕不會再出什麼問題了，少主在金陵，還需要些什麼人手，屬下以便調遣。」

南宮俊道：「不用了，這件事人多也沒有用，還是我們原先的幾個人就行了，賑災重要，我不躭誤叔叔了！」

歐陽敬帶人恭身而退，也把黃金帶走了，虞莫愁似乎想要說什麼，但是後來又停住了。

馬成見了笑道：「虞娘子，有話就說好了！」

虞莫愁道：「少主，妾身當然不敢要求你一定要帮忙，可是你似乎多少也該要幾個人在身邊的！」

南宮俊笑道：「那座富貴山莊的人不會比夫人的莫愁別莊多吧，設備的嚴謹也不會比貴莊更周密吧！」

虞莫愁道：「我是太相信那些虫蠱設置了，但富貴山莊的人却都是硬底子，眞功夫，少主雖然神勇……」

南宮俊道：「我還不見得一定就跟他們作對呢！」

虞莫愁道：「但有備總是無患。」

「夫人，妳準備帶多少人前去呢？」

虞莫愁苦笑一聲道：「我就自己一個人跟這四個丫頭了，分宮中雖然還有些人，但是多半屬於庸手，去了等於不去，這也怪我自己不好，總宮本來派了六處分宮的高手來支援我，結果被毒蟻一擾，走掉了一半，被那個苗金花再一攪，另一半也走掉了，逼得我祗有單身應戰了，那是我的錯失，但是少主却不必如此呀！」

南宮俊笑道：「夫人以爲此去必有一戰？」

虞莫愁道：「是的，他們若是殺死了那十二名天魔女，倒也罷了，但是他們却收服了這些天魔女，從我的控制中投向他們，這證明他們必然是一批不簡單的傢伙，而且別有異圖，自然不肯把人還給我，一戰在所難免！」

「夫人對富貴山莊了解多少？」

虞莫愁道：「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們的實力不弱，人數也不少，不過沒有關係，他們不知道我們整個百花宮的力量有多大！」

南宮俊一笑道：「有一件事夫人沒想到！就是對方對夫人的了解，如果人家不知道百花宮，又豈能騙走妳的天魔女！」

虞莫愁怔住了，她吃吃地道：「這麼說他們是針對我們百花宮而來的，這是些什麼人，有如此大的膽子！」

南宮俊道：「對我還不十分了解的事，我絕不作任何評測，因此也無法回答夫人的話，只知道他們對百花宮，絕不會一無所知，因爲經由夫人的寢宮內秘道出來，必須要裏面的人才做得到！」

虞莫愁道：「是的，十二天魔女不會知道的，有問題的必然是怡紅，快綠兩個丫頭中的一個！」

南宮俊笑道：「十二天魔女也未必完全無辜。」

虞莫愁道：「她們絕對沒問題，因爲她們從小就……」

南宮俊道：「她們從小就用訓練於男女之事，修習天魔姹女大法神功，固是不經外務，可是她們一樣要練武功，要習歌度曲，要學很多取悅男人的言語，方法，要習天魔艷舞，那都要很深的智慧，至少她們不是白痴……」

「那自然，她們個個聰明頂絕，但是除了她們所習的內容外，她們不通任何世務，以免分心！」

南宮俊笑道：「可是她們一定是八九歲時才入宮！」

「不錯！一定要那麼大，才可以看出未來的妍媸，發展，也一定要那麼大，才能够領略接受的訓練！」

南宮俊笑道：「在這以前，她們也許已經就接受過別的訓練了，然後才派到百花宮去呢！」

「這不可能吧，八九歲的孩子又能接受些什麼訓練！」

南宮俊一笑道：「夫人所謂的八九歲，並不是指眞正的年齡，而只是你們從外表上看來的年齡！」

虞莫愁不禁又是一驚道：「少主！你能否再說清楚些！」

南宮俊道：「有些孩子看來年紀還很小，實際却已經很大了，你們魔教中就有一種方法，使人在發育成長中，停頓在某一個階段，以爲駐顏保眞之術的嗎？」

虞莫愁道：「是啊，可是不會有人在八九歲時就施以此術的，把人停留在八九歲的階段上有什麼用呢？」

南宮俊笑道：「怎麼沒用呢？把一個女孩子在八九歲時限制生長個五六年，施以各種訓練，等被百花宮搜去時再解開禁制，你們以爲搜求去的女孩兒才八九歲，實際上已經是十五六了，妳還能說她們人事不知嗎？」

虞莫愁駭然失色道：「如果眞有這樣的人，那就太可怕了，他似乎專門看準了百花宮而對付我們了！」

南宮俊道：「我只是根據所知，告訴夫人說那些不可能的事，也有可能的時候，却不是肯定說必有此事！」

虞莫愁沉思片刻才道：「好……我們這就上北極閣去！」

南宮俊道：「夫人，那富貴山莊不是在鷄鳴山嗎？」

虞莫愁笑道：「鷄鳴山也好，北極閣也好，都是一個地方，鷄鳴山是因爲鷄鳴寺而得名，因爲寺就在山脚下靠近玄武廟的地方，山中有北極閣，供奉着北斗星姥，是所道觀，香火也很盛，富貴山莊則是在山的另側，隔着山頭的鷄鳴寺相望，這是近幾年的事，不是久居山下的就不知道了！」

南宮俊笑笑道：「承教！承教！夫人對金陵地理形勢如此相識，就請夫人爲導，在下追隨左右！」

虞莫愁道：「那可不敢當，妾身這兒有的是車子！」

她叫人駛出一輛豪華的綠呢大車，前面是由兩頭駿馬爲引，車子很寬敞，由一名壯漢執轡，停在面前道：「少主如果不嫌屈尊，妾身就想請少主同車，也好請教一些事。」

南宮俊倒也不客氣，逕直上了車子，馬成跟在後面，車子的坐位是兩排相對的，中間還伸出一張斜長的茶几。每排坐椅都分成兩人座份，每把椅子還有着雕飾精美的扶手。的確是極盡華美之能事。

南宮俊與馬成並排坐下，虞莫愁只有到了對面去，四個劍婢則分成兩對，扶住了兩邊的車門，站在踏板上，車子已經開始行動了。

馬好，車精，御者的技術熟練，這可以說是一趟很愉快的旅行，尤其是滿車載着都是千嬌百媚的麗人。

香車美人，是最引人注目的。他們這輛車子就是那回事了，窗帘是撩開的，扶着窗門的四名劍婢已經够動人了，更何況車中的虞莫愁流目四顧，萬種風情呢！

南宮俊像是個攜姬遊春的世家公子，一派從容，自得其樂，馬成則像個清客師爺，夾在裏面略顯不倫不類！

在車上，南宮俊把富貴山莊的情形問得很仔細，等到車經鷄鳴寺，南宮俊向馬成說了幾句話，身形突閃，虞莫愁只眨了一眨，就不見了他的影子！

馬成笑笑道：「這位少主眞了不起，今天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施展輕功身法，虞娘子，這可不是吹的，妳這輩子見過這麼快的身法沒有，簡直就像陣風，連扶住車門的小丫頭們，恐怕也不知道有個人從她們身邊出去了！」

四名劍婢的臉是向着外面的，她們的確不知道南宮俊從她們的身邊出去了，即使車子裏的馬成與虞莫愁，他們只知道南宮俊突然失踪了，却也未能看清楚他是從那一邊離開的。虞莫愁驚問道：「少主上那兒去？」

馬成道：「他先要去找一些人，然後會到富貴山莊的！」

虞莫愁本想問找誰的，繼而一想，這或者涉及對方門戶中的隱密，故而止口不問了，但馬却成却說了出來：「少主是去找東方英與一位西門姑娘，她們還帶着兩個侍女盯住了那兩個渾小子，一定也到了富貴山莊，却一直沒有消息，少主要先去找一下！」

虞莫愁不再問了，馬成的臉上却現了一層憂色，因爲他想起了南宮俊跟他談的問題，的確是够憂慮人的。

東方英與西門蛟姣帶了月海二女，據歐陽敬的說法是追蹤山日二童下去了。

假如引走了十二天魔女是百寶齋下的手，日山二童跟他們合作自然是不成問題，可是東方英她們追蹤就大可不必了，因爲海月二女也是他們的人，自然會告訴她們的。

因此，這四個女孩子居然追蹤了下去，可見事情另有變化，推翻了南宮俊原來的揣測。他決心要先去看一看究竟了，不過却告訴馬成陪着虞莫愁一起看察動靜。

馬成也想事態的嚴重性，却又不便向虞莫愁解說，兩人悶坐相對，幸好沒多久，富貴山莊已然到了。

這倒是名符其實的富貴山莊，建造得金碧輝煌，畫樑雕棟，樓閣玲瓏，氣象萬千。

山莊依山而起，莊前一片大平地，釘滿了一截截的石樁，是給人拴馬用的，想見這兒經常是車如流水馬如龍，可是這一會兒却蕩然無影，就是他們這一輛車子。

門口聳立着一對巨大的石獅子，有兩條人來高，紅漆的大門却是緊閉的，虞莫

愁下了車子，打量了一下後，不見半個人影，不免有氣道：「他們倒好，想關起門來裝成沒些兒人了，那有這麼容易的事，打進去。」

馬成連忙道：「虞娘子，不可造次，事情尚未確定。」

「那還用懷疑，除了他們再無別家，你看門都關了。」

馬成道：「我們得到的消息只知道人往這邊來，却沒有看見人進了這一家，所以妳可莽撞不得。」

虞莫愁道：「依你說又如何呢？」

馬成道：「先好好地問一聲，確定了是落在這兒，再開口發作也還不遲，妳這樣一鬧，是穩吃虧的。」

虞莫愁想了一下道：「也好！就由你去問問好了，隨便你怎麼樣說，總以套出實情爲要。」

馬成笑了一笑，然後才示意一名劍婢上前敲門，然後才低聲問道：「此間主人的姓名叫什麼？」

虞莫愁道：「姓翁，叫翁常健。」

馬成道：「這個名字，聽起來倒很不錯。」

虞莫愁道：「可不是，他能爬上戶部尚書的位子，就是靠了他的名字好，因爲前皇上了年紀，一見他這名字就喜歡，扶搖直上，風光了有十年之久，先皇駕崩，新王卽位，年紀還不太大，他才不太受知，以致退了下來。」

馬成點點頭道：「他今年多大歲數？有沒有家眷？」

虞莫愁道：「大概是六十多吧，家眷可多着呢。」

「我問的是他的原配夫人，以及兒女有幾個。」

虞莫愁道：「老婆早巳死了，續絃的姨太太一大堆，沒兒子，女兒有十來個，誰也弄不清是乾的親的，因爲他向人介紹起來，都說是他的女兒，誰好意思去追根問底呢。」

馬情點了點頭，在虞莫愁耳邊低語了幾句，虞莫愁立刻神色一亮道：「行嗎！這可不能露馬脚。」

馬成笑道：「當然成，而且也不算太冒充，我有個朋友巳經進了那兒，硬要拉我進去，給我補了個身份，必要時要我帮他的忙，號牌還在身上。」

虞莫愁道：「毒蜂子，看不出你還是身居要職呢。」

馬成道：「說來慚愧，江湖人誰願意混進那個圈子裏去，既拘束又不自在，要不是只掛名不點卯，說甚麼我也不肯幹，而且也不是光采，所以我從來不提。」

這時門巳開了，來應門的是一個老頭兒和一名年青的漢子，開了門後，那老門人就道：「這位先生有何貴幹？」

馬成身上穿着的是一般的文士打扮，所以他才如此稱呼，不過態度很倨傲，馬成道：「咱們由京裏來，到此公幹，順便來看看翁老兒，你快去告訴他一聲……」

那老門人一怔道：「請問老爺是……是……」

馬成一翻眼，說道：「咱家姓甚麼你不用問，就告訴他是由廠裏出來的就行了，翁老頭兒簡直混球，他在任的時候，見了咱家像龜孫子似的，這一退下來，反倒抖了。」

由廠裏來的，這四個字倒的確嚇住了老門子。

因爲朝廷爲便於控制臣屬，以內監爲首而設廠衞，那是一種密探組織，原來的性質是跟御前的侍衞——錦衣衞差不多，後來慢慢地演變，廠衞的勢力日大，一個廠不够，乃有東廠西廠之分。

（未完）

大地飛鷹

（本文承自79頁）

× × ×

小方的劍是「魔眼」。

自從卜鷹將這柄劍還給了他，他就沒有再讓這柄劍離開過他的手邊。

他拔劍的動作也像是別的那些成名劍客一樣，迅速正確而有效。

劍光一閃，胡大掌櫃就倒了下去，一倒下去，就不能動了。

× × ×

「陽光」知道胡大掌櫃是個多疑的人，自從上次她在那乾涸的綠洲裏看見她上了那小女孩的當之後，她就知道了。

多疑的人雖然總是生怕自己會上別人的當，却偏偏反而總是容易上當。

她相信小方也一定知道這一點，她相信小方一定會在最適宜的時機拔劍。

可是她想不到小方一劍就能得手。

小方自己好像也沒有想到，他的樣子看起來好像比她更驚訝。

「卜鷹！」小方忽然低呼：「卜鷹！」他的聲音巳因興奮而嘶啞：「我知道你在這裏，你爲什麼不出來！」

（三）

卜鷹怎麼會在這裏？

小方憑什麼認爲卜鷹會在這裏？

「陽光」很快就明白了，因爲她很快就看出胡大掌櫃是怎麼死的。

小方那一劍並沒有刺在他的致命要害上，就算刺在他的要害上，也不足致命。

因爲那一劍刺得並不深。

眞正致命的傷口，是在胡大掌櫃的腰眼上，左腰後面的腰眼上。

從小方和「陽光」站着的地方，無論用什麼方法出手，都打不出他這個部位。

能够打到他這個部位的人，一定是另外一個人，潛伏在一個他們看不見的地方，用一種他們看不見的武器，一擊致命。

——這個人是誰？除了卜鷹還有誰？

「卜鷹！」陽光的聲音也巳因興奮而嘶啞：「你在那裏？」

× × ×

她沒有聽見卜鷹的回答，却看見了一個門。

（本章終・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天降煞星（續完）

馮嘉・文　盧令・圖

孤島藏怪客　孽海葬雄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和姬廸帶領十個傘兵乘直升機來到高來堡，順利地把黎嘉救出，離開時並把該堡毀滅了，之後黎嘉與姬廸同到南海一個小島共渡蜜月，而加漢在挫敗之下前往美國找黑手黨沙華拉求助。一天晚上，那世外桃源般的小海島突然來了個不速之客——赫金斯博士，姬廸甚表懷疑……

黎嘉說：「加漢這人也會有朋友？」

「他那一種人，也有他那種朋友，」姬迪說，「總之這個赫金斯博士也是來得太古怪了，我們不能够不提防他的。」

「難道我們先下手爲强把他殺掉嗎？」黎嘉問。

「我們不能這樣做，」姬迪說，「因爲我們還沒有證實，而且，有槍的是他而不是我們。」

「那我們怎辦好？」黎嘉問。

「讓我想一想，」姬迪說，「讓我想一想！」

她的間諜本領果然是還未曾失去的，她還懂得臨危不亂，也許祇是還有一點點時間而巳，她也利用這一點點時間來作對她有利的思索。

黎嘉在一陣沉默之後，又奇怪地說：「既然他知道有目擊證人在這裏，不好動手，那他又何必在這裏出現呢？」

「這也許是一種詭計，」姬迪說，「也許——比如說，當我們需要離開的時候，他就會熱誠地提議用他的遊艇送我們一程，祇不過這一送，我們是永遠達不到目的地了。」

「你認爲是這樣？」黎嘉問。

「也許他們另有妙計吧，」姬迪說，「不過，總之我的初步推測就是這樣。」

「那麼呢？」黎嘉問。

「我們小心地觀察着好了，」姬迪說，「我也希望我的懷疑是錯誤的，這個人的出現祇是一個巧合而巳，雖然我不大相信巧合！」

他們爬到窗前去，通過窗縫望出去，就可以看到赫金斯博士那艘遊艇了。

那艘遊艇仍然停在淺水湖的中心，赫金斯博士顯然巳經回到了上面去，那艘小艇也巳經繫在旁邊了，甲板上有兩個人坐着在說話，不過這兩個人都不是赫金斯博士。

赫金斯博士大概巳經在艙中休息了。

很可惜他們沒有望遠鏡，祇是隱約可以遠遠看到影子而巳，看不見甲板上那兩個又是怎麼樣的人物，後來，黎嘉碰碰姬迪，開口問道：「難道我們以後都不睡覺嗎？抑或是輪着睡？」

「我們用不着睡覺，」姬迪說：「我們白天睡覺，晚上醒着好了。假如他們有什麼不軌企圖的話，我猜他們也不會在白天進行的。我們祇要在晚上提防！」

「這樣一座荒涼小島，」黎嘉說，「白天和晚上又有什麼關係？」

「關係很大，」姬迪說，「就是因爲有那一家人嘛！」

「天，」黎嘉說，「我從今晚開始不睡覺？」

「一定得這樣的，」姬迪說，「假如你睡着了，明天一早起來，那到明天晚上，你就要張不開眼睛了，你現在勉强支持着，那麼明天睡上一個白天，明天晚上就可以保持清醒了。」

「好吧，」黎嘉聳聳肩，「既然你這樣說，我也祇好這樣做了，」

在這件事情上，倒是非要太太來做主不可的，因爲姬迪在這方面的經驗實在遠比黎嘉爲豐富。

至於支持多一天晚上不睡覺，對於黎嘉來說則還不算是太辛苦的事情，因爲他的身體本來就是相當好的，而且來到了這裏之後，睡眠也是一直都相當充足。

他們就這樣無聊地在屋中望着那艘遊艇過夜。

起先，黎嘉也不大相信姬迪所懷疑的事情，不過整天晚上，他們都看見甲板上有一個人逗留着，臉相是看不清楚了，不過似乎並不是整天晚上都是同一個人，這看姿勢是看得出來的。

一直到天亮都是如此。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姬迪向黎嘉問道。

「意思就是有個人在甲板上守夜，」黎嘉說。他的頭腦當然不致於糟到連這一

點都看不出來的。

「對了，」姬迪說，「正如你所問。在這樣一座荒凉的小島上，有什麼好守的呢？難道還會提防我們到船上去偷東西的嗎？」

「對了，」黎嘉說：「這倒是有點古怪的，而且，他們又是有槍！」

「也許，我應該找個機會到船上去看看。」姬迪說。

「你不要這樣做，」黎嘉馬上提出了反對道，「我們有什麼懷疑，那我們離開好了，我們可以今天晚上就拍無綫電召一艘船來接我們走。這位赫金斯博士假如好心要送我，那我們祇要拒絕就行了！」

「我們這不是拒絕就可以的，」姬迪說，「假設我們坐我們的船走，他們的是一艘馬力很强的遊艇，也一樣可以追上來的。」

「也許他們不會，」黎嘉說，「依我看，也許他們雖然並非善類，他們却並不是對我們不懷好意而來的，他們也許是一個走私集團的人之類。我們去惹他們，那就眞正是惹厤煩了！」

「這我自有分寸，」姬迪說，「讓我去担心好了。我也不會像瞎子一樣隨便闖上他們的船上的。我當然會覷準機會。」

他們監視了兩個晚上，遊艇一直停在那裏，赫金斯博士則是與他們相反，晚上睡覺，白天出現的。他們沒有機會在白天看見赫金斯博士做些什麼，祇是能從島的主人的口中知道而已。這島的主人告訴他們，赫金斯有時是划着小艇環島而行，有時則在島上的淺水中找尋什麼。每一次都是帶着一個助手。另一個人總是留在遊艇上的。

這個主人並不知道黎嘉與姬迪是在懷疑着什麼，不過他也有不滿意的地方，那就是，他認爲赫金斯博士是應該向他求助的，他世代都是住在這裏，對這小島附近海底的一切都是熟得無可再熟了，他知道什麼部份有些什麼生物，知道哪一些魚類在哪一個部份最容易找到，而哪些魚類及生物是沒有可能找到的。他也許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但是一個人到底是或多或少有點虛榮心的，這是他的島，有人到他的島上來做科學研究而不向他請教疑問，他就感到不是味道了。

所以，他雖然並不是與黎嘉及姬迪有同樣的懷疑，但是談起赫金斯博士時，則是與他們同樣地感到興趣的。

「假如他眞是不懷好意而來的，」黎嘉那天晚上又對姬迪說，「那他一定知道你是什麼人，難道他不知道你會起疑心嗎？他當然知道你不是個傻瓜！」

「這可能是一種心理虐待，」姬迪說，「即使我懷疑又如何？即使我知道，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又沒有抵抗的能力。先讓我們心驚肉跳一段時間，然後才動手，這是加漢那一類人的手法。」

「爲什麼你老是在提加漢，」黎嘉說，「加漢不是已經死掉了嗎？」

「這祇是一種感覺吧了，」姬迪說，「我相信自己的感覺，我的預感通常是不會怎樣錯誤的，」

「我們不可以跟司馬洛他們聯絡嗎？」黎嘉說道：「這裏有一副無綫電！」

「這副無綫電不能與司馬洛他們聯絡的，」姬迪說：「就是祇能把船召來接我們走而已！」

「不可以叫他們代我們聯絡嗎？」黎嘉問道。

「我怎麼知道可以信任誰？」姬迪說道。

「老天，」黎嘉說，「你眞是一位多疑的太太！」

「應該懷疑了的就懷疑吧！譬如對你，我就不懷疑了，我並不懷疑你有別的女人！」

「那我們拍無綫電召艘船來接我們走好了。」黎嘉說，「假如赫金斯博士毛遂自薦要送我們，我們祇要不接受就行。」

「這是危險的，」姬迪說，「即使赫金斯的船不追擊我們，也很難保證中途不會有船截擊我們的。」

「老天！」黎嘉說，「那我們該怎辦？」他好像一隻受困的猛獸似在屋中走來走去，後來又在窗前停下來，望出去，看着遠處的淺水湖上那艘遊艇。甲板上還是有一個人在守衞着，就像是船上的一尊塑像似的，不過偶然冒着紅光的香烟指出這不是一尊塑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時，大雨就忽然下來了，跟着是烈風。

姬迪也走到窗前來看。

這淺水湖是由一列防波堤般的珊瑚環繞着的，所以裏面很平靜，大浪打來，也會給珊瑚擋住了。但這並不是說湖內就是絕對平靜的。暴風雨來臨的時候，湖上還是會有若干程度的波動。

而且這裏是熱帶地方，雨一下來，就大得驚人，大到簡直難以置信的。忽然之間，雨幕就遮住他們的視綫，他們看不見那艘遊艇了。

「在這樣的雨中，」黎嘉說，「他們似乎可以動手做他們要做的事情了。」

「假如他們不動手，我也要動手了。」姬迪說道。

「你瘋了！」黎嘉吃驚地叫道：「你想幹什麼？」

「我說要到船上去看看。」姬迪說。

「你不能够這樣做的。」黎嘉吶吶着說。

「你給我一個充份一點的理由吧，」姬迪說，「現在是最好的機會了，而且說不定我們不上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我們呢，正如你所猜的，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倒不如先下手爲强了！」

「你——你到那上面去，」黎嘉仍然顯得六神無主地說：「萬一他們的確是壞人，而他們又並不是爲了我們而來的呢，因爲這樣而引起衝突，那不是比較寃枉了嗎？」

「我會很小心的，」姬迪說，「我不會亂來，我當然是先看清楚了情形再採取行動了啦！」望望窗外，「唔，看來這場暴風雨還會繼續好一陣子的！」

黎嘉祇是站在那裏發呆。他這個人雖然本身已經有本領，而且也受過了訓練，但是他到底不是一個間諜人才，假如不是被逼，他是不會採取什麼行動的。

「現在你聽着，」姬迪說，「我們沒有武器，很難抵抗，而當我去看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人在這裏了。我看你還是不要在這裏的好。你出去散散步好了！」

「散步？」黎嘉說道：「在這樣的雨中？」

「在這樣的雨中有什麼不好？」姬迪說：「在這樣的雨中，你出去散步，誰能找得到你？」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黎嘉說。

「別傻吧，」姬迪說：「這種事情，還是不要太多人的好，人一多就形勢大亂了。所以，你最好出去散步，我勸你還是不要參加的好，現在，我們一起出去。」

「那麼……那麼……」黎嘉吶吶着，「假如你不回來呢？」

「兩個鐘頭後我們再在這裏集合，」姬迪說，「假如我還不回來的話，你就找我好了。」

「這個……」黎嘉無可奈何，祇好聳聳肩答應了。

他們那裏並沒有武器，那是說沒有手槍之類的武器吧了，但是不會完全沒有任何可以用的武器的。姬迪就是找出來了一把切肉刀，用一根繩子縛在自己的前臂上。這把餐刀也是一件相當厲害的武器，假如落在一個會用的人的手中的話，姬迪就是一個合用的人，而且餐刀這樣縛在前臂上，亦是一個相當理想的地方，因爲這樣，在游起泳來的時候，是不會有什麼障碍的，也決不會意外地把自己刺傷。

姬迪就是這樣與黎嘉一起出門口，然後與黎嘉一起踏進了那狂風暴雨之中。

黎嘉走向另一邊的沙灘，在暴雨之中他簡直是連海都看不見的，所以他也好像一個瞎子一樣了，還好他對這座島是早已經很熟識了，即使什麼都看不見，他仍然可以摸索得到他的路徑。他直向沙灘的方向走去。

於是他們分了手。

姬迪則走向淺水湖那邊，跳進水中，向那艘遊艇游過去，她也同時是什麼都看不見的，不過她也是因爲熟悉這個地方的形勢，所以祇是憑着她的記憶力，就能够向那艘遊艇所在的方向游過去了。

那雨仍然是下得那麼大的，不過並未至到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十呎之內，還是可以約略看到物件的輪廓的。姬迪到達了距離遊艇十呎的地方時，就可以看到那艘遊艇了。

她躲到遊艇的艇身之下，然後小心地伸手上去，扳住了遊艇的邊緣，把身子拉上去。

這算是一個偷窺的動作了，不過在這樣的大雨之中，偷窺固然不容易看到什麼，而且偷窺者亦不容易被人發現的。

姬迪現在主要還是想看看，在大雨之中，那個人是否仍在甲板上看守着。

赫金斯博士她就知道是正在岸上還沒有回來的了，由於那艘小艇並沒有繫在遊艇的旁邊。假如赫金斯博士是正在岸上工作的話，這時恐怕非要到主人家的屋子那裏躲避一下雨不行了。

姬迪的頭冒出了船欄之上，看看，看見那個人果然坐在甲板上，香烟是沒有亮了，身上似乎披上了雨衣，這個姬迪也是不太清楚的，因爲在大雨之中，稍爲遠的距離之下，就不大能够肯定了，她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那個黑影已經較大了，輪廓也並不分明，所以懷疑這個人也許是穿上了雨衣，如此而已。

赫金斯博士究竟帶來了幾個人呢？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了，他帶上岸去的每次總是同一個，那個不見得是一個懂得海洋生物系的人，看他的樣子就知道是不像的。假如帶上岸去的總是同一個人，那麼留在遊艇上的可能也是祇有這個在甲板上守夜的人了。假如還有別人的話，爲什麼不會換一次班，而由另外一個人跟隨赫金斯博士到岸上去呢？

假如祇有兩個人，那倒是簡單得多的，因爲留下了這個人在甲板上守夜，姬迪就可以伺機潛進遊艇之內了。

看來這個人是負責晚上守衞，而赫金斯博士則是在白天出去工作，白天出去的時候，這個人就是在船上睡覺了。他的起坐時間秩序可以說是與姬迪及黎嘉相同的，今天晚上，赫金斯博士則似乎是晚一點了，到了天黑還是沒有遊艇上去，誰知道呢？說不定赫金斯博士也是選擇了今天晚上作爲動手的時間；假如是這樣的話，那他摸到屋中去時，就會發現屋中是空無一人的了。

忽然之間，那個黑影動了，姬迪吃了一驚，懷疑這個人是向她走過來，但這是不可能的，大雨不但有聲音，而且也阻隔着視綫，這個人就是不可能會發現了她，所以她祇是掛在船邊上不動。

那個人也不是向她走過來，而是走進了船艙的進口而已，也許他受不住這太大的雨，到裏面去喝一口酒之類吧？

他一進去了，姬迪就乘機一翻身到了甲板上了。

那個人進去大概是喝酒吧，不久之後就再出來，又是守在原來的地方，姬迪心裏在想，既然這個人這樣落力守夜，下大雨也不放心，那船上一定是些很值得看守着的東西了。而他們提防的是誰呢？就祇有她與黎嘉兩個人而已。

她愈想就愈相信這些人是來對他們夫婦不利的了。

姬迪就貼身在出口旁邊的牆壁上，通過窗口向裏面張望，看見那人果然是正拿了一隻酒瓶在喝酒，而且那人身上果然也是披着一件黑色的膠雨衣。

那人喝了一口酒，又向門口走出來了，姬迪的刀子已經拿在手中，現在她是很有機會把這個人殺掉的，不過她並沒有這樣做，她又不是上來殺人的，她祇是要肯定。在肯定了之後，她也是未必就會動手殺人的。

當這個人匆匆向剛才那個崗位走回去的時候，姬迪就一閃身竄進了進口，她就是利用那人的雨衣的缺點。

那個人的雨衣是頭部也有一個頭罩的，頭罩的兩旁那兩片，面積也相當寬闊，那人祇可以看到前面而看不到旁邊，因此他固然看不見姬迪，而姬迪亦是看不見他的面貌。

姬迪這一潛進了船內，當然是相當冒險的行動了，但是她也不是傻瓜，她是早已經把形勢看清楚了的。她從這度門進來，不一定要從這度門出去，唯一恐懼的祇是船艙之內會有第三者在而已，不過照她

所見，則到目前爲止，船上應該是祇留下一個人而已。

由於這不是一艘很大的遊艇，所以遊艇的內部，地方是相當之簡單的。姬迪在裏面並沒有花費很多時間去搜索，她雖然不知道自己要找的究竟是什麼，但是她知道這船上沒有的是什麼。這船上沒有的是那些什麼科學儀器之類。這個赫金斯博士究竟是來這裏幹什麼的，目前還不清楚，但總而言之他並不是來研究生物學的就是了。姬迪雖然不是那一門學問的專家，但是幹她這一門工作的人，學識不能太偏狹，假如赫金斯博士是眞是如他所講來這裏研究生物系的話，這船上起碼應該會有些什麼設備。

二十分鐘之後，雨還是一樣沒有停，而姬迪則從船後部的一個窗洞鑽出來，投身進海中，這就是她的另一個出口了。她落在水面的時候聲音雖然很響，但是在大雨中，這很響聲音就變得一點都不響了。那個在甲板看守的人大概亦沒有聽見她。

姬迪在大雨之中，悄悄地向岸上游回去。

很奇怪，當她回到岸上的時候，雨便停了，月光從天上洒下來，假如雨停得遲一點的話，她可能有點痲煩了。

但她已經到達了岸上，就沒有所謂了。她慢慢地走回那間屋子去，而這時月光已經出來了，她可以看到周圍都沒有什麼異狀，她回到了屋中。

她與黎嘉相約會合的時間還沒有到，所以黎嘉沒有在屋中，但是過了一會兒，黎嘉便回來了，他大概是看到了姬迪回來，所以也跟着回來的。

黎嘉到了姬迪的身邊，便在床上躺下來。

他說：「我看，他們並不是來找我們的，照我所知，一直沒有人接近過這間屋子。」

「不錯，」姬迪說：「你看，他們現在也回到遊艇上去了！」

在月光之下，他們望出窗外，果然可以看到一艘小艇正在向這艘遊艇划回去，小艇上有兩個人，顯然就是赫金斯博士和他那個跟班了。他們大概也是爲了避雨，所以延到這個時間才回到遊艇上去。假如不是爲了避雨的話，也許姬迪就不會有機會做她所做的事情了。

「你查出了什麼？」黎嘉問。

一件冰冷的東西抵在黎嘉的下頷上，黎嘉忙伸手摸摸，發覺那是一把手槍。

「唏，這東西別亂指一通！」黎嘉口吃吃地叫着，又不敢太用力把槍推開。

「放心好了，」姬迪說，「這槍裏是沒有子彈的，子彈在這邊，」她又把一些冰冷的東西放進黎嘉的手中，那就是一批子彈。

「你是從什麼地方弄到這個的？」黎嘉吃驚地問道。

「你猜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姬迪冷冷地笑着，「難道還會是從海裏撈上來的？」

「你從他們的船上拿的？」黎嘉大大表示不以爲然地，「你瘋了嗎？你怎麼可以這樣？假如讓他們知道了—」

「他們不會知道的，」姬迪說，「他們船上槍械多極了，長短大小，就連他們自己都數不清楚。」

「這麼多？」黎嘉說，「他們究竟是幹什麼的？」

「我也不大清楚，」姬迪說：「也許是走私軍火的人，也許甚至是海盜吧。總之他們不論是什麼，他們並不是來這裏研究什麼生物的。」

「假如他們有的是那麼多的槍械，」黎嘉說，「我們祇有這一把槍，那又有什麼用處呢？」

「用處就是他們還不知道我們有這槍，」姬迪說，「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我們就要跟他們作戰嗎？」黎嘉問道。

「不，」姬迪說，「我們祇是提防着吧了，明天一早，我們就可以拍無綫電去召船來把我們載走！」

「這才是最好的消息，」黎嘉嘆一口氣，「這裏雖然是一個好地方，不過人一多，就已經沒有興趣了！」

× × ×

第二天中午，果然一如他們之所料，赫金斯博士來探訪他們了。由於已經拍了無綫電去召船，而赫金斯博士已從島上的主人的口中知道了此事。

赫金斯說：「聽說你們要走了！」

「是的，」黎嘉說，「我們要走了，這樣，你就可以佔領這整一座島了！」

赫金斯博士微笑：「你們留在這裏，對我並沒有騷擾作用，祇是我在這裏會騷擾着你們吧了。不過，你們要走，爲什麼不跟我講一聲呢？我可以叫我的遊艇送你們一程。起碼舒服得多！」

「多謝了，」姬迪說，「但你又不是要離開，我們怎好意思用你的船呢？」

「哦，這是不要緊的，」赫金斯博士說，「你明白嗎？我在這裏工作，除了睡覺需要回到遊艇上去之外，平時根本用不着，所以，送你們一程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

「多謝你了，」姬迪說，「假如我們早知道的話，那我們一定不客氣，這起碼可以省回了船費呢！」

「是呀，」赫金斯博士說，「不過假如你們改變主意的話，可以再通知我，反正我又不收你們的費用的，想舒服一點，可以用我的船，來接你們的船是又破又爛的，就讓它白走一趟好了，祇要付他們錢就行了！」

「謝謝你，」姬迪說，「我們會考慮一下的。」

赫金斯博士看看錶：「噢，我也得走了，趁時間，再遲一點，潮漲起來，那淺水湖裏的生物就研究不到了！」

他又匆匆走出去了。

黎嘉與姬迪交換了一個眼色。黎嘉說：「你以爲他是什麼用意呢？他的船載我們走，而他留在這裏？」

「也許他祇是這樣講講吧了，」姬迪說，「明知道我們已經另外租了船，不會接受的。也許他的目的祇是要讓我們知道，他已經知道我們要走了。」

「可是心理虐待？」黎嘉問。

「也許這是心理虐待吧，」姬廸說，「但總之今天晚上我們是非小心一點不可了。」

「他們今天晚上會來動手？」黎嘉說，「但是你已經講過了，他們不會在這個地方動手的，因爲這裏有證人！」

「不錯，」姬廸說，「但他可以說我們是坐他的船走了的。既然我們已是打算走！」

黎嘉又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姬廸的講法使他愈來愈神經緊張，更加無法鬆弛下來了。不過可不能說姬廸是不對的。這並不是好言安慰的時候，而是必須提高警惕的時候。使黎嘉放心下來，那祇會增加危險而已。但兩個人都提起戒心的話，危險就也沒有那麼容易侵襲他們了。

「我們還有好長一段時間才能等到船來，」姬廸說，「而且坐在船上，也要有好長一段時間才能脫險，回到大島上去是相當遠水路的。」

「很可惜我們租不到一架飛機，」黎嘉搖頭嘆息着說。

不錯，他們的主人與租賃飛機的人完全沒有聯絡，不然的話，問題就簡單得多了，祇要召一架水上飛機來，一下子飛回去就行，途中亦不怕會受到截擊。

姬廸把槍檢驗一遍，丟給黎嘉，說：「你拿着吧。」

黎嘉不由自主地，不得不把槍接住了，但是皺着眉頭道：「帶在你的身邊不是好一點嗎？」這是英雄感在作祟了。姬廸是女人，女人是弱者，所以黎嘉也認爲弱者應該有一件比較犀利的武器傍身。

「因爲我還有這個！」姬廸舉舉那把切肉刀子說，「而且我相信我會比你更善於應用它的！」

說着，她把刀子一丟丟出去，那把刀子便不偏不歪地插中了屋角的一根竹柱子，釘定在那裏，刀柄搖幌着。這則是一件黎嘉做不到的事情了。

「好吧，」黎嘉聳聳肩，「你贏了，我沒有你那麼本事！」

「你先睡一會吧！」姬廸說，「今天白天我們輪班睡覺。假如白天也不睡，就很難熬得過跟着而來一個漫漫長夜了。」

黎嘉打了一個呵欠，閉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他們一直是輪班守夜，直到天快亮了，還是沒有見到什麼可疑的動靜，似乎姬廸猜得不大對，赫金斯博士並不打算在今天晚上動手。

而天亮的時候，船就會來接他們了。

當第一綫曙光顯露的時候，他們看見赫金斯離開遊艇乘着小艇向岸邊划過來。

「今天這位博士似乎特別早起，」黎嘉說，「也許他也明白今天是特殊的一天吧？」

「也許吧。」姬廸說。

「我剛剛想到了一個主意。」黎嘉說道。

「我也是剛剛想到了一個主意，」姬廸也說，「不過，你先把你的主意說出來吧。」

「我在想，」黎嘉說，「我們應該接受赫金斯博士的好意，坐他的遊艇回去了。不錯，我知道我是反對這個主意的，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你明白嗎？」

「也許我明白，也許我不明白，」姬廸說，「你告訴我好了。」

「我們有這槍，而赫金斯博士並不知道我們有這槍，」黎嘉說，「因此我們坐他的船，就不能算是毫無抵抗的了。我們不會變成一塊俎上之肉。」

「我也是有個主意，」姬廸說，「我也在想，赫金斯博士的船上有那麼多的槍械，即使我們上了我們的船，他的船追來，我們也還是逃不到什麼地方去的！」

「那麼我們的意思是一致的了，」黎嘉說，「但可惜時間已經這樣遲，我們的船也快要到了，我們怎樣對赫金斯博士開口呢？」

「哎唷！」姬廸忽然掩着肚子。

「你怎麼了？」黎嘉連忙關心地擁着她。

「痛！」姬廸按着小腹，皺着眉頭，「也許是盲腸！……」

黎嘉緊緊地抱着她，絕望地說：「天，這怎辦？這個時間才來盲腸炎發作！」

「你這個人！」姬廸用一隻手指在他的臉上一戳，「還說是一位關心的丈夫呢！你就忘記了我的盲腸早已割掉了！那小小一塊疤你都已經欣賞過好幾次了！」

「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跟我開玩笑？」黎嘉沒好氣地說。

「我並不是在跟你開玩笑！」姬廸說道，

「你是說，」黎嘉恍然而悟，「你的肚子忽然痛起來……」

× × ×

「所以，我們等不及我們那艘船了，」黎嘉說，「你的船會快一點，假如你能夠方便我們的話——」

「這個不成問題，不成問題，」赫金斯博士豪氣地揮揮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能夠計較得太多！何況，這不過祇是舉手之勞而已！來吧，我們馬上上船去！我叫人替你們搬行李好了，船上有止痛藥！」

「謝謝你，」黎嘉說，「我不知道說怎麼感激你才好！」

「胡說，」赫金斯博士說，「我是科學家，我對人類是最有同情心的，尤其我研究的是生物學，而且，你們也幫了我的忙，你們讓我在這島上工作，假如你們不答應，我才不知怎辦好呢！」看一眼姬廸，表示關心地，「你走得動嗎？」

「我看可以的！」姚廸說。

「那我們走吧，」赫金斯博士說，「我親自送你到大島上去。」

「不必了，」黎嘉說，「你需要在這裏工作！」

「不要緊，」赫金斯博士又揮揮手，「人家有病，我可以爲了這個而暫停工作一兩天的，而且那邊我也有相熟的醫院。而你們有我在船上也會好些，我雖然不是醫生，但我是科學家，在醫學方面的常識我應該是比你們豐富的！」

「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多謝你才好！」黎嘉再說一次，其實他並不太多謝。他最希望的是赫金斯博士不要跟着來。不過，赫金斯博士要跟着來也是意料中事了，假如他們對赫金斯的來意沒有猜錯的話

，赫金斯是一定不放心讓他們兩個獨自溜走的。

而且他們也無法拒絕。要用人家的船，又怎能堅持船的主人不能在船上呢？

赫金斯博士那個壯健的助手替他們拿了行李，而黎嘉則扶着姬廸。姬廸的身上裹着一張薄被一隻手緊緊執着一隻袋子。

姬廸偷來的手槍就在那隻袋子裏。她緊執着那隻袋子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女人總有一些近身的私人用品，不方便讓男人拿的，尤其是一個病中的女人。

假如赫金斯博士看得出姬廸這是表演的話，那他的眼光是眞犀利得不得了了。連黎嘉與姬廸這樣親密的人都看不出來。剛才姬廸最初說肚子痛時，黎嘉還以爲是眞的呢。

他們就乘坐赫金斯博士那艘小艇回到遊艇上去。赫金斯博士還很周到，已經替他們通知了島的主人，告訴他當船來接時，就說租船的人有急病先走了，至於船的租錢則照付可也。

那島的主人目送遊艇開走了。

太陽一出來就出得很快，金色的陽光投在沙灘上時，島的主人就看見船來了。

那是一艘白色的船，快速而且新型的，簡直像是一部駛在水上的跑車，或者是一件跑車與噴射飛機配種而產生出來的怪物。

這艘新來的怪物乃是一艘水翼船。它也是不能到達太淺水的地方的，所以也祇是在那淺水湖中停下來，上面放下了一艘小艇，向小碼頭上划過來。

這島的主人的一家人奇異地看看。又來一艘這樣豪華的遊艇？這是什麼玩意？難道又有人想租這島嗎？假如是這樣的話，那生意倒是太好一點了。

起先他還以爲這是來接黎嘉和姬廸的船，但一接近就知道不是了，因爲那載客船是非常之破舊蹩脚的，簡直見不得人。

現在划着小艇向小碼頭而來的，還是一個穿着白色褲子以及與白間條T恤的打手。

島的主人站在那裏，奇異地看着，等着這小艇划到身邊來，也很心急想知道來者究竟是有什麼目的。

那小艇接近了，可以看到那水手是一個美國人。那人叫道：「唏，你就是勒撒嗎？」

「是的，」島主說，「什麼事情？」

「你的客人呢？」那人問道。

「什麼客人？」勒撒問道，「你是來幹什麼的？」

「是老傑克託我們替他一替的！」那水手說着，小艇已經到了碼頭邊來了。

「老傑克叫你替的？」島主勒撒還是大感奇怪。老傑克就是那艘蹩脚載客船的船主，「他怎麼不來？」

「他的船出了毛病，開不出來，」那人說，「所以他託我們來替他把客人接回去！」

勒撒難以置信地望望淺水湖中心那艘豪華而漂亮的水翼船。用這樣漂亮的船來代替那麼蹩脚的船？

那水手也笑起來了：「這是特別優待大減價，當然我們的船不是做這樣生意的，不過是要帮一位朋友的忙吧了。叫他們來吧。」

「爲什麼我沒收到老傑克的無綫電呢？」勒撒說，「他應該跟我講一聲呀！」

「他的船連無綫電都壞掉了，」那人說，「不過這有什麼要緊呢？總之我們交來的是超值的貨，那不就行了嗎？」

「但他們已經走了。」勒撒說。

「什麼走了？」那水手驚愕地看着勒撒問道。

勒撒把姬廸不舒服以及赫金斯博士的事情說出來。

那水手低聲但是相當惡毒地咒罵起來：「爲什麼不對老傑克講一聲？」

「但你不是說老傑克連無綫電也壞掉了嗎？」勒撒說，「反正，我知道他也差不多要到達了，我也想跟他講幾句話，而且錢也要交給他的。現在錢交給你嗎？」

「算了，」那水手說，「錢不要緊！你的客人們，他們走了多久？」

「大概半個鐘頭吧，」勒撒說，「以你們的船的速度，那應該是很容易追得上的！」

「唔，」那水手說，「也許我們應該追上去，起碼看看病人是不是急着需要進醫院去的！」

水手划着小艇向水翼船划回去，水翼船以飛行般速度開走了。

他覺得情形總是有點不大對，忽然之間，不速之客來得太多了。他看看水翼船在地平綫上消失了之後，就回到屋中，發動他那隻古老的無綫電，企圖與老傑克聯絡。

但是果然一如那個水手所講的，他沒有辦法取得這個聯絡。看來那邊的無綫電的確是已經壞掉了。勒撒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既然無法聯絡得到，那就算了。將來再見到老傑克的時候，他再問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好了。

他回到了屋中，與他的一家人，繼續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生活是簡單的，並沒有什麼煩惱，的確是有如生活在世外桃源中。

× × ×

黎嘉與姬迪不見得有着比他們高多少的享受，但是煩惱則比他們多得多了。

黎嘉與姬迪此時已經在赫金斯博士的船上了，而且他們是在船上最舒服的一間房間——赫金斯博士自己居住那間房。

姬迪擁着被子躺在床上，那是因爲她手上握着那把手槍。黎嘉在旁邊安慰地擁着她，低聲說道：「很奇怪，並沒有人監視着我們！門外又沒有人。」

「你別擋着我的火綫！」姬迪也低聲喝道，「槍一响，就是你的肚子上先開一個洞。」黎嘉連忙挪開一點。他到底不是一個間諜人才，老是忘記這些小節，但姬迪則祇是新婚而已，她還沒有忘記。

那艘遊艇正在全速進行着。

「也是奇怪，」姬迪說，「他們還等什麼呢？他剛才給我的止痛藥不是眞的止痛藥，而是迷藥。」

「你怎麼知道？」黎嘉說，「你又沒有吃下去，你丟掉了！」

「他又沒有看着我吃下去，」姬迪說，「又沒有叫你喝什麼東西。單單迷倒我有什麼用，還有你呢？」

「也許他們根本不需要用什麼迷藥，」黎嘉說，「反正我們已經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他們又不知道我們有槍！」

「我就是奇怪他們還在等什麼。」姬迪說道。

「也許是在等黑夜降臨？」黎嘉說。

「黑夜和白天又有什麼分別？」姬迪說，「反正是在大海中了。而且，假如船是以這個速度前進，不到天黑我已經可以到達醫院了。他們要動手就該早動手。」

「眞奇怪，」黎嘉也是迷惑地搖着頭，「你知道嗎？當我上來了之後，我的感覺就改變了。忽然之間，我覺得這個赫金斯博士不像是對我們有什麼敵意的。」

「你也懂得感覺這些？」姬迪冷冷地看着他。

「祇是一種感覺吧了。」黎嘉說。

「我們祇好等下去，看看這感覺對不對了。」姬迪說。

「天，」黎嘉嘆了一口氣，「還好我們不是要走幾天路程，忍一下不睡也不要緊，祇要忍到黃昏就行了。」

「你可也先睡一會，」姬迪說，「祇要不擋着我的視綫就行了。」

「別傻吧，」黎嘉說，「這個時間，你以爲我還睡得着嗎？」

「算了，」姬迪說，「那就坐下來等着好了。」

他們等了大約一個鐘頭，黎嘉忽然伸手一指，說：「看！」

姬迪抬頭望窗外，由於她一直都是注意着房間門口，所以窗外的情形是不大清楚的，現在她可以看到水平綫上有一艘船正以非常高的速度推進，這個比他們的船要快多了。

「這船看來好像正在追來。」黎嘉指出道。

「假如是的話，」姬迪說，「那是一定追得上的。那是一艘水翼船，就像跑車追老爺車。」

「這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嗎？」黎嘉說道。

「假如是的話，」姬迪說，「這也是不值得高興的，我們到底是蟬，不管是螳螂先到還是黃雀先到，我們還是要給別人吃掉！」

「這會不會是司馬洛來救我們呢？」黎嘉問道。

「他？」姬廸說，「機會微一點吧？他跟我們已經完全脫離關係，也許他現在已經在辦另一件案子，冒另一次險了。他會來救我們？」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在外面敲門了，黎嘉連忙讓開，雖然他實在也並沒有擋住姬廸的槍的視綫。

黎嘉看看姬迪，姬廸點點頭，黎嘉說：「進來吧！」

門推開了。姬迪馬上一撥被子，手中的槍遞前，而她與黎嘉同時叫了起來：「你！」

進來的人遑忙高舉兩手，哀鳴地說：「不要開槍！」

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司馬洛。他們剛剛說曹操，曹操就到了。

「你！」姬迪叫道：「你在這裏幹什麼？你！司馬洛！」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怎麼，姬迪，你會有槍在手？我倒不知道呢，怎麼弄來的？咦，這是我們的槍！」

「你——」姬迪說，「你就是在船上守夜的人！」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一直沒有機會打招呼呢！但你怎可能偷到我們的槍？讓我看——呀，對了，就是下大雨那天晚上。你偷上船來。祇可能是那一次，唔，你的本領果然眞不錯，姬迪，你居然逃過了我這一關！」

「你究竟在攪什麼鬼？」姬迪憤怒地說，「假如你是在跟我們開玩笑，那我要一槍把你的腦槳也轟出來！」

司馬洛上前，小心把槍咀推開一點，望望窗外，伸手一指：「看見那個嗎？」

「剛剛看見了，」黎嘉說，「我們還希望是你在上面呢！」

「快追上來了，」司馬洛說，「不過我們還有一段時間。告訴你們吧，這不是開玩笑！我看加漢就是在那水翼船上。」

「加漢？」姬迪說，「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我們算得不大準確，」司馬洛說，「我們以爲他會在槍戰之中喪生，但他乘直升機飛走了。我們還以爲他即使飛回高來堡上去，也會死於爆炸，但是也沒有，他是在爆炸了之後才飛回去的。他眞是我所見運氣最好的人！」

「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們？」姬迪問。

「你們要結婚了，」司馬洛說，「我不想你們担心這件事，難道我想拉你參加搜捕他的工作嗎？我們起初以爲要捉到他並不難，因爲反正他是無路可逃的，但是原來他另有後路，他的人就這樣完全失踪了。我們查到了一些零碎的情報，知道他與美國的黑手黨聯絡起來了，但是在我能够動手之前又不見了。跟着，消息告訴我們他是到了這裏來，我們就明白了。他是要向你們報復！」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們？」姬迪叫道：「却弄一個什麼赫金斯博士！你不知道我可能把你們都殺掉的嗎？」

司馬洛微笑：「我知道你不是這樣殘忍的人。而且，我也盡量不想影响你們渡蜜月的心情！」

「現在呢？」姬迪說，「現在這又究竟是怎麼回事了？爲什麼他會在追？」

「這本來就是來接你們走的船了。」司馬洛說。

「這個？」黎嘉說，「我們叫的並不是這樣的船呀！」

「這是李代桃僵的辦法，」司馬洛說，「你們說的本來是老傑克的破爛舊貨船，但是老傑克在起程之前，在酒巴裏有人故意向他找麻煩，打起來，把他追到船上，打了一頓，連船上的無綫電也搗毀了，而老傑克現在躺在醫院裏。這漂亮的船就代替老傑克來接你們，他們說是受老傑克之託的，可惜你們已經先走了一步。」

「假如我們登上了那船——」姬迪說道。

「那就是請君入甕，」司馬洛說，「我就怕你雖然手上有槍，也還是逃不掉的。不過不要緊，你們總之是不會上船去的，因爲我不會讓你們！」

「他們現在追來了，」黎嘉說，「這船那麼快，看來我們一定逃不掉！」

「假如加漢在上面，我們才不要逃呢！」姬迪說。

「我猜加漢在上面的可能性很高，」司馬洛說，「現在加漢的心裏就祇是想着報復而巳，假如這報復他不是親自動手，而親眼看着的話，那有什麼趣味？他千方百計安排這一次報復，到了臨事的時候，總不會假手他人吧？」

「那怎辦好？」黎嘉說，「你們這船上又沒有多少人，未必打得過他們吧？」

「這個是貴精不貴多！」司馬洛說，「人多未必一定可以打勝！」

這樣說着時，遠處就傳來一陣「格格」的聲音，他們可以看到那艘愈來愈近的水翼船的船頭上有水花閃動。

三個人都連忙伏下來了。有一顆子彈射破了窗子的玻璃而鑽進牆板，在上面開了一個洞。

不過其他的子彈射在船殼上，則是「噹噹」地彈開了。

「不要少看我們這船！」司馬洛說，「船身上嵌着鋼甲，子彈射不進來的！」

「但他們那是重機關槍，」姬迪說，「我們根本無法抵抗。你這裏最强的不過是步槍吧了！」

「誰說的？」司馬洛說。

「我上來看過！」姬迪說。

「你沒有機會看清楚吧了，」司馬洛說，「你有沒有機會看到甲板上還有些什麼？」

「上面有些什麼？」姬迪問。

「上來看看吧！」司馬洛說。

那水翼船接近得很快，他們可以聽到擴音機的聲音响起來：「停止！停止！不然我們就繼續開火了！」

他們的遊艇並沒有停，於是機關槍的聲音就繼續了，子彈射在船上的鋼甲上响個不停。司馬洛領着姬迪與黎嘉出了走廊，他沿着樓梯向甲板上爬，姬迪一推黎嘉：「你留在這下面好了！」

「媽的，」黎嘉說，「別這樣，我不是你妻子，你才是我的妻子！」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而姬迪也不反對黎嘉跟來了。他們到了甲板上，槍彈好像發怒的黃蜂般亂飛，但不是射高就是射低了，很難以與船而平行的角度射過來，而距離還遠，更不可能以居高臨下的角度射擊，因此他們祇要彎低着身子，就沒有中彈的危險了。甲板上的赫金斯博士也是這樣。那個正在負責掌舵的也是。

掌舵室的牆壁自然亦是鑲了鋼板的，機關槍的子彈亦是祇能射破了窗門的玻璃，而不能够進入室內，因此那個人祇要彎低身子，就仍然能够把持着這遊艇了。

赫金斯博士巳經把甲板上一隻用油布蓋着的箱子打開了，把裏面一把粗大的長槍取了出來。這倒有點像一把小型的反坦克炮。槍管有人的手臂一樣粗。

「這是什麼？」姬迪問道。

「你上來的時候就應該偷這個，」司馬洛說，「不過假如這個也給你偷去了的話，可不容易脫身了。」

赫金斯博士也從箱子裏拿出來了同樣一把槍。他對姬迪微笑說：「太太，想不到我並不是眞正的博士吧！」

「她早巳看穿了你！」司馬洛叫道。

「噢，」赫金斯博士說，「那我是非加緊訓練自己不可了！」

「我們給他們吧！」司馬洛說，「太近就不行了！」

他與赫金斯博士都在甲板上仰天躺下來，那奇怪的槍的槍咀斜斜地向着天空。

「你在幹什麼？」姬迪問。

「看看就知道了，」司馬洛叫道，「不，不要現在看！」

現在機關槍子彈就像條虫似的在他們的頭上飛過，站起來看的未必有機會看見什麼，却很容易吃一顆子彈。

那邊水翼船上，擴音機的聲音更响了，由於又追近了好一大段：「停下來！你們逃不了的，再不停下來，我們追上了，就要把你們殺個清光！」

「眞會開玩笑，」司馬洛說，「就像我們停下來的話他就不會殺人似的！」

「那聽上去像是加漢的聲音！」姬迪說道。

「那正是加漢的聲音！」黎嘉說。他也許是最清楚的人了，就因爲他曾經親耳聽過加漢說話，而不是單單從錄音機中聽到。

「我早說他會在那船上，」司馬洛說，「我沒有說錯吧！」

這時他與赫金斯博士就相繼開槍了。每人都是開了兩槍，分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姬迪和黎嘉看到每把槍內都有兩隻小型炸彈般的東西射在了空中，以弧形的路綫向遠處的水面落下去。

「那是什麼？」姬迪叫着問道。

「不要看，」司馬洛也叫道：「一會兒再看！」

那水翼船上的機關槍手則很有機會看清楚的。他看見那幾隻東西在前頭大約二百呎落進了海中，幾分鐘之後再浮上來，巳經距離他們幾十呎了——由於船是正在急速地前進着的。

那四隻東西海豚似的跳出了水面，再落回水中，就直向這水翼船的船邊射過來，就像自己有眼睛似的。

他知道情形不大對了，但又不知道是不對到什麼程度。直至那幾隻炸彈般的東西碰到了船邊，發生爆炸。這時就知道也沒有用處了。他整個人飛進了空中，再落下來時，巳經死了。

自然輕機槍亦巳失去了作用。

那架水翼船在第一次爆炸之後巳經不見了一截，而在繼續四次爆炸之後，就簡直完全不見了。

司馬洛和姬迪等人在第一次爆炸之後就知道可以抬頭看了。他們看着以後的連續三次爆炸，那偌大一艘水翼船就完全不見了，祇剩下浮在海面上燃燒的汽油，和一些漂浮着的碎木板。

遊艇也停下來了，因爲此時巳經沒有了危險。

那艘水翼船大部份是金屬的，而雖然是輕金屬，也還是比水重，所以沉得很快，他們幾乎沒有來得及看見它沉下去。浮在水面上的不過是幾塊木板而巳。

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這一下，加漢是完蛋了，他再也兇不下去了。」

「他巳經死了。」黎嘉說。

「很可惜我們沒有看見他死！」姬廸說，「很可惜我沒機會親手把他殺掉！」

「看！」赫金斯博士忽然伸手一指。

大家都看見了。在那些海面的火焰中間，有一個人正在游泳。

「給我望遠鏡！」司馬洛對掌舵室中的人叫道。

那人下來了，把望遠鏡交給他。

「是他！」姬迪巳經在叫了，「我可以看見是他！加漢！」

司馬洛把望遠鏡舉起來，望過去。他從望遠鏡中望，當然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咀巴裂開成爲一個狡猾的微笑：「看，我有沒有講錯？加漢果然是我從來所見運氣最好的人！」

「天，這簡直是難以置信的，」黎嘉說，「人人都死掉了，他却活着！」

「這正好了，」司馬洛說，「我們有一個活口，我實在不希望他死呢！我還有不少事情要問他的！過去吧，我們把他救起來！」

「他落在我的手中，我可要給他嚐够滋味了！」姬迪說。

「呃，呃，別太心急，」司馬洛說，「我們是不能隨便用私刑的，記得嗎？」

「去你媽的！」姬迪說，「這裏是拳頭近官府遠的地方，他用什麼手段來對我們？我們就不能還他一下嗎？」

「先把他弄上來再講吧！」司馬洛說道。

他們的遊艇開動了，向加漢那邊駛過去，加漢拚命游着，要避免給他們追上。

這倒是相當滑稽的鏡頭了，一個游泳着的人，怎麼可能賽得過一艘馬達發動的遊艇呢？

但是加漢就是繼續努力。

「我不能不承認，」司馬洛說，「他是一個鬥志頑强的人。他到死也不肯放鬆的！」

他們的遊艇駛到了加漢的身邊了，加漢知道逃走也沒有用了，便轉身，對他們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

「講話小心點，」司馬洛叫道，「現在你的性命是在我們的手上！」

「開槍吧！」加漢叫道，「開槍，快點完事好了，我並不怕死！」

「我們並不是要殺你！」司馬洛說，「我們祇是想請你上來談談！我相信我們可以談的題目一定很多！」

赫金斯博士把一隻縛了繩子的救生圈拋下去，叫道：「抓住這個吧！我們拉你上來好了！」

任何人都以爲加漢一定急不及待地從命了，但是他却總是出人意外的。他游開了，避過了那隻救生圈，還是不斷地咒罵着。

「唏，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道，「還不上來？」

加漢的答覆則是一串更惡毒的咒罵。這一聲咒罵可以說是達到了侮辱的最高境界了，很少人能够受到了這樣的辱罵而仍然能够沉得住氣。但是這船上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加漢的辱罵聽在他們的耳中，反而頗有滑稽之感了。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你亂放屁，別人眞會拿槍來向你轟兩下了，加漢，但我就不會。我的脾氣是特佳的！怎樣，你究竟上不上來？」

「我會再找你們的！」加漢叫道，「我決不會放過你們的！」

「這個恐怕要等來世了，」司馬洛說，「難道你不知道你是巳經完蛋了嗎？」

「是的，」加漢說，「來生我會報這仇的！」

說着，加漢一轉身，便鑽進了水中。

「唏！」司馬洛道，「你以爲你逃得到什麼地方去？」

但是加漢鑽進了水中之後就不見了，差不多一分鐘之後仍不冒出來，司馬洛就覺得不大好玩了。他叫道：「唏，力根，下去看看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赫金斯博士那個助手摸摸束在腰間的一把刀子，便跳進了水中。反正他是祇穿着一條短褲而赤着上身，他要進入水中是很方便的。

大家則在船上看着。

力根是一個游泳好手，他可以潛進水底好久才上來吸一次氣。

他下去又上來了幾次，最後叫道：「他不在，我找不到他！」

「上來吧！」司馬洛說。

他們在船上用望遠鏡一直搜索着周圍的水面，也沒有看見加漢的影子。加漢就是這樣不見了。

力根爬回船上來了，開動遊艇，隨着水流搜索。假如加漢要游泳逃走的話，他祇能順着水流，假如逆流，他就會游得很慢，幾乎是全進不動了。而且一個人不可能游泳這麼久而不冒出水面來吸氣的。他們應該可以找到加漢。

但是他們花了兩小時的時間這樣做，還是找不到。加漢就是不見了。

「奇怪，」姬迪說，「這是不可能的，難道他在這樣的海面上也有人接應？」

「你就沒有想到他是巳經死了嗎？」司馬洛說。

「死了？」大家都表示難以置信。

「沒有人能够這樣自殺的，」赫金斯博士說，「懂得游泳的人就不能够讓自己淹死！」

「他是一個老人，」力根說，「也許他在水底的時候心臟出了問題，也許中風，這樣老的人就是不適宜潛水！」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是毫無疑問，當他鑽進水中的時候，他是潛水自殺的，現在他是心想事成了！」

「那隻老狐狸！」姬迪恨恨地握着拳頭。

司馬洛則嘆惜地搖着頭：「加漢這個人，別的地方雖然不值得恭維，但是在這一點上則是值得佩服的。他果然是一個硬漢，我就是佩服硬漢！」

「落在我的手中時，你就知道他硬不硬了！」姬迪恨恨地。

「也許你有機會的，」司馬洛說，「他不是說過來生一定會再找我們算賬的嗎？好了，我們現在也得走了，既然他不上船！」

他們的船開走了，祇剩一片茫茫大海，連那艘水翼船的碎片都巳不見了。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如此風雪夜　嫦娥也動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小猴兒輕易過了八大道人的聯陣，得見掌門人沈木道士，沈木道士對他們十分敵視，命五大長老聯陣向他們挑戰，小猴兒率先上陣，年紀小小，武功了得，竟將玄黃道人打至內傷吐血，此時，忽然闖來一個葉劍瀛，要求獨與玄靜道人過招，玄靜顯處下風，沈木道士立時喝止。未幾，白雲觀突然發生慘變，屍橫遍地，屍體中有掌門人及五大長老，獨不見了白嬋及修月，桑羽青與小猴兒於是又上「莫難觀」找一位可能與「白雲觀」有關的展善師爺……

小猴兒用衣袖拂着面前的飛雪，叫道：「怎麼還看不見人家？若是到了夜裏，還見不着人家，我們可就慘了？」

他們已經在馬背上整整的跑了一天，還沒有見着一戶住家，此事也頗出桑羽青意料之外。

小猴兒一路快叫，他就怕在雪地中過夜，桑羽青瞪了他一眼，叱道：「你鬼叫什麼？你若是吃不了苦，乾脆回去吧！」

小猴兒聞言吐了一下舌頭，恰好一大片飛雪落入口中，凍得他眉頭一皺，趕緊啐了一口，說道：「誰怕吃苦？我只是覺得奇怪，這天我們少說也跑了八百里，根本沒看見『莫難觀』，恐怕早就過了。」

桑羽青搖頭道：「這一帶山路崎嶇，雖然跑了將近千里，但是按水路算，只不過兩百里呢！」

正說之際，遙見數十里外，有一片燈光，在寒風飛雪之中閃爍着。

桑羽青道：「你看，前面終於有村落了？」

小猴兒一望之下，不禁精神大振笑道：「好了，今天夜裏用不着野宿了。」

他們二人把馬加快，急如旋風般向前撲去。

片刻之後，他們已經快馬駛入了這座小村子。

這小鎭約有兩百戶人家，緊緊的靠着江邊，也算得上是一個大鎭了。

桑羽青不禁苦笑道：「我們若是坐船，上午就到了，如此看來，我們雖然緊趕，可是葉劍瀛却早已到了！」

小猴兒道：「你怎會知道他一定在這個小鎭呢？」

桑羽青道：「這方圓數百里內，只有這個小鎭，除非他是回金陵去，否則一定在此落脚！」

說着二人已然進入了鎭內，初更時分，不少晚睡的人家，還是燈光通明，圍爐夜話呢！

這座鎭村雖然不大，但是却有着三個客店，二人轉過一遍，選了一家較大的「北斗店」投宿。

店小二招呼着入了房，搬上了酒菜，二人邊吃邊談。

桑羽青對店小二笑道：「小哥，請問這裏叫什麼地方？」

小二道：「這裏叫『莫難村』！」

桑羽青及小猴兒聞言，不禁同時一震，桑羽青趕緊問道：「此處可有個「莫難觀」？」

小二連連點頭道：「有的！有的，不過這道觀小得很，只有兩個道士，一老一少，很少走動。」

桑羽青緊接着問道：「小哥可知道往『莫難觀』，怎麼走？」

小二笑道：「出店往左走，就在山腰上，不遠！二位敢是認得那位道爺？」

桑羽青含混地說道：「不錯！我們認識，這次順道過此，拜訪拜訪。」

小二又道：「剛才那位道爺到這裏買了一壺酒，走了不到半個時辰呢！」

桑羽青聞言不禁又驚又喜，略爲思忖道：「那麼我們吃完飯就睡覺，你明天再來收拾吧！」

小二道：「你們不是要去拜訪老道爺呀？」

桑羽青道：「天太晚了，又在下雪，我們明天再去。」

小二答應着離開了房間，桑羽青對小猴兒道：「快吃！」

小猴兒邊吃邊道：「還好，我們來得不算晚，老道士還未遭難。」

桑羽青劍眉微鎖，說道：「雖然趕到了，可是葉劍瀛沒有來此，他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對於葉劍瀛的行踪，二人均是想不透，匆匆吃完了飯，桑羽青拴上了房門，小猴兒把燈光撥成豆大。

推開了後窗，寒風夾着雪花飛湧進來，吹得二人打了一個寒顫。

這時初更方盡，樵樓二鼓，小小的村鎭，除了偶有兩三戶，傳出了昏黃的燈光外，已是一片黑暗和死寂。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先下去！」

小猴兒點點頭，身子一擺，如同一片落葉般，由窗口落下了街心。

桑羽青抬頭向左方山腰望去，果見叢林之中，傳出了一點昏光。

他伸出左手，搬着房簷，然後把整個的身子盪了出去，懸空而立，用右手把窗戶帶緊，然後才落下街心。

大地一片死寂，地面和房舍上，都積了薄薄一片白雪，雖是深夜，仍然看得很清楚。

桑羽青對小猴兒說道：「儘量行藏，走！」

於是二人運用了輕身功夫，飛雪之中，向那座小山撲去。

沿路上只聽得這一帶林木呼嘯，偶有幾聲寒犬夜吠，聽得更是悽涼。

他們按照店小二的指示，向左邊的山腰奔去，雖然隔着老遠，但是山腰上的燈光清晰可見。

小猴兒緊追在桑羽青身後說道：「師哥！他既是『白雲觀』的老輩人物，爲什麼不與他們住在一起，却住在這裏呢？」

桑羽青搖頭笑道：「我又怎麼會知道呢？」

這座小山並不高，二人身形加快，刹那之時，已經撲近了。

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放慢了脚步，打量着這座山腰的小道觀。

果然如店小二所說，這是一間很小的道觀，總共不過有四五間房子，外面圍着一道半人高的圍牆，牆頭上覆着白雪，壓着一重重的衰草。

由這種情形看來，這座道觀的香火也不旺盛，顯得一片破落。

這時燈光是由爲首的一間房間中傳出，桑羽青及小猴兒互打了個招呼，雙雙落上了牆頭。

就在二人脚才落地之時，突聽一聲暴喝：「什麼人？」

緊接着大片風聲，迎面而來，聲勢頗爲驚人。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吃了一驚！不約而同的向兩邊閃開，緊接着「砰！砰！」兩聲大響，原來是兩塊大石，落向牆外。

大石方才落地，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什麼人夜入我『莫難觀』？」聲音沙啞冷澀，聽來極是刺耳，桑羽青及小猴兒循着聲音望去，只見一個形枯瘦，相貌可怖的老道士，坐在一盞昏燈之下，獨自飲着酒。

桑羽青還未說話，那老道士又道：「既然進來了，到房裏來吧！」

那老道士的相貌奇醜，聲音又是難聽已極，桑羽青及小猴兒都不禁有些心驚。

小猴兒轉身挽着桑羽青，桑羽青點了點頭，二人同時向小房走。

二人剛走到門前，便聽老道又說：「門沒有拴，你們推門進來吧！」

桑羽青推開了門，二人同時進得房來了。

燈光之下，細細的打量這個道士，不禁同時嚇了一大跳。

只見他身材瘦小，可是一顆腦袋却是大如巴斗，滿頭髮鬚都是銀白色，蓬蓬鬆鬆，好似亂草一般。

他一雙眼睛又大又圓，閃閃發光，黃齒外露，眞個醜怪已極！

桑羽青及小猴兒生平就沒見過這麼難看的人，不禁都怔住了。

小猴兒更是嚇得心頭「砰砰」亂跳，忖道：「我的媽！這是人還是鬼呀？」

二人入房之後，那老道却是連頭也不抬，仍然低頭喝他的酒，也不再說話。

桑羽青含笑說道：「這位就是展善道長麼？」

話才說完，那怪老道突然發出了一聲極爲恐怖的大叫，身子一晃，一陣風似的向桑羽青撲了過來。

兩下相距不過三尺，老道身法又是快極，但是他仍然撲了個空。

桑羽青早已閃出了五尺，沉聲道：「道長意欲何爲？」

那老道似乎大吃一驚，一雙圓目睜得更大，注視着桑羽青，半晌才道：「咦……你這個娃娃好俊的功夫，竟能躲開我，眞是不簡單。」

他說着目光又飄向了小猴兒，小猴兒又是嚇了一跳，全力防備着。

老道把他們看了半晌，這才慢吞吞的坐了回去，猛飲了一口烈酒道：「娃娃！你怎麼知道我的俠號？」

桑羽青道：「我們才由『白雲觀』來的！」

老道心中一震，仰起了頭道：「你們剛由白雲觀來的？是誰告訴你我住在這裏？沈木還是玄靜？」

桑羽青道：「都不是……」

老道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那麼你們來找我作什麼？」

桑羽青向前一步，說道：「我們來此只爲通知你一件事！」

老道又飲了一口酒，不耐煩的說道：「白雲觀的事我管不着！」

桑羽青道：「白雲觀遭了巨變，你難道不想知道麼？」

老道抬起了眼睛，怒道：「告訴你『白雲觀』與我無關，遭了巨變……難道他們都死絕了不成？」

桑羽青還未說話，小猴兒在一旁接口道：「可不是都死絕了！」

老道聞言一聲怪叫，霍然而起，叫道：「娃娃！你說什麼？」

桑羽青緊接着說道：「我們告訴你的

都是實話，『白雲觀』遭了巨變，連掌門人，五大長老及一般弟子，在一夜之中，均被人殺死了！」

老道聞言一雙雪白的濃眉高高吊起，雙目銅鈴也似，用着微微發顫的聲音說道：「你……你們說的可是眞的？」

桑羽青道：「我們與道長素不相識，焉有欺騙你的道理？」

展善雙手扶着桌子，面上表情很是怪異，自言自語道：「這種事，也好……」

當展善在說着這句話，桑羽青則一直注意着他表情的變化。

展善接着又道：「什麼人下的手？」

小猴兒正要張口，桑羽青已經說道：「是誰行的兇，我們還不知道。」

展善沉吟了一下道：「你們怎會找到我這裏來？」

桑羽青便把小道士臨死之事說出，並道：「我想目前『白雲觀』只餘道長一人，或許你應該去料理一下！」

展善連連的搖頭道：「不！不！我絕不會去，不過！……我要會會那胆大包天的人！」

由於「白雲觀」的人都死完了，桑羽青才把希望寄托在展善身上，希望能由他這裏，探到一些東凡和尚的消息。

但是目前的情形，令他很是失望，他沒有想到，展善與「白雲觀」，好似已經斷絕了。

展善沉思了半晌，說道：「你們是什麼人？跑來通知我，可有什麼來意？」

桑羽青沉吟一下，說道：「我想打聽一個人！」

展善雙目睜睜，說道：「誰？」

桑羽青還未說話，突聽遠處有步履之聲，隨風傳來，似是有人飛縱。

三人一同停止了談話，桑羽青心中忖道：「八成是葉劍瀛來了。」

念頭還未轉完，便聽一聲嘹亮的聲音道：「老道可在房中？」

緊接着嘹亮的聲音，展善叫道：「什麼人？」

一語甫畢，牆外傳來一個嘹亮的聲音：「索命人來了！」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聽出是葉劍瀛的聲音，不禁暗忖道：「葉劍瀛眞是好大的胆子！」

展善聞言之後，兩道白眉掛起，說道：「什麼人敢這麼狂？」

隨見一條黑影一閃，一個身軀碩壯的青年人，已然立在了牆頭。

他靜靜的站在那裏，如同一個鬼魅一般，桑羽青想到他在「白雲觀」下的毒手時，亦不禁由心頭生出了幾股涼氣。

展善也被他的身手所震驚，發出了一聲陰冷的長笑，說道：「娃娃！不必在我面前作怪，還不下來？」

葉劍瀛並未答他的話，冷笑一聲，對桑羽青說道：「哼！我遍尋二位不得，原來到此通風報信來了！」

桑羽青不禁大怒，但是他並未發作，冷冷說道：「殘傷生靈，豈是俠義人物所爲？葉兄，我在此候你多時了！」

葉劍瀛仍然站在黑暗之中，微笑道：「我們的事好辦，待我先解決了這個道士再說！」

展善獰笑一聲，叱着道：「好大的狗胆！……」

說着推門而出，桑羽青及小猴兒也跟了出去，葉劍瀛仍然站在牆頭上，他從容自若的說道：「桑兄！我與這老道的事，你切莫伸手！」

桑羽青聞言不禁一震，忖道：「啊！他竟知道我姓桑！……」

這時候小猴兒已然說道：「那可不一定！」

葉劍瀛冷笑一聲道：「怎麼？小兄弟，你一定要與我作對麼？」

這時桑羽青心中已然有了計劃，答道：「白雲觀之事，原與我們毫無相干，你與這位道長儘情敍舊，我們決不多事！」

葉劍瀛笑道：「對！這才算是江湖朋友！」

桑羽青不語，把小猴兒拉向一旁，小猴兒忿忿不已，說道：「師哥！難道就被他幾句話嚇退了？」

桑羽青搖頭道：「那有這麼容易？」

小猴兒這才不言，這時展善道人已經與葉劍瀛答上了話，他雙手插着腰，寒風吹亂了他滿頭的白髮，燈光之下，看來很是恐怖。

他粗啞的嗓子說道：「娃娃！你是什麼人？」

葉劍瀛道：「我姓葉，叫葉劍瀛！」

展善搖了搖頭，說道：「無名小輩，還是把你的師門字號報上來吧！」

葉劍瀛搖頭道：「不必！報出來你也不會知道！」

桑羽青全神貫注，聆聽着他們的談話，想探聽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仇恨。

展善發出了一陣陰惻惻的冷笑，說道：「如此說來，你們都是無名之輩了？哈哈！……」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笑聲，說道：「白雲觀均是有名之士，現在又如何了？所以我看還是無名的好些！」

展善面色一變，說道：「怎麼？白雲觀是你這個娃娃下的手？」

葉劍瀛望了桑羽青一眼，笑道：「怎麼？通風報信的沒有告訴你？」

小猴兒不禁大怒，罵道：「放你媽的屁……」

才罵到這裏，已被桑羽青攔了下來，說道：「小猴兒！還沒有輪到你，你急些什麼？」

小猴兒強抑着憤怒不再說話，展善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他詫異的說道：「啊？憑你這個娃娃居然能把『白雲觀』屠盡？道爺實在信不過你！」

葉劍瀛一笑說道：「信不信由你！」

展善點了點頭道：「好！就算是你，你與『白雲觀』有什麼深仇大恨？要下此毒手？」

葉劍瀛道：「那是我的事！」

展善哼了一聲道：「你來此尋我又爲何事？」

葉劍瀛笑道：「只問你一件事，你若告訴我，便是一段善緣，若是不講，『白雲觀』的道士就是榜樣！」

他說話之時，目光四射，狂妄之極，展善不禁大笑起來，良久才道：「好狂的娃娃！倒是合我胃口，好吧！你說說看是

什麼事情，我道士年紀雖老，還不願意死於刀劍之下呢！」

葉劍瀛冷冷的說道：「你有這個想法，是最聰明不過，現在生死在於你自己，告訴我，東凡和尚現在何處？」

桑羽青及小猴兒又是一驚！但桑羽青極力的鎭定着，面上始終平靜如恆。

葉劍瀛說話之際，並未向桑羽青等看來，顯然他沒有注意到桑羽青情緒的變化，他的話說過之後，展善竟如木鷄一般的呆了下來，葉劍瀛笑着接口道：「你好好想一下！……」

話未說完，展善已道：「東凡和尚是什麼人？你尋他作甚？」

葉劍瀛劍眉飛揚，厲聲喝道：「道士你少與我裝糊塗！生死全在你自己，小爺我動起手來可是毫不留情的！」

展善不禁大怒，喝道：「他媽的，你這個小狗吃了什麼壯胆的玩意兒，敢在我面前放肆？」

葉劍瀛大聲道：「你說不說？」

展善叱道：「要想活命快走，若是道爺脾氣來了，可別怪我出家人手毒！」

葉劍瀛身子一幌，已然由牆頭落了下來，燈光照近了他的臉，只見他英俊的面貌上，有一層冷寒之氣，雙目神光外露，咄咄逼人。

他含着一絲微笑，聲音很是柔和的說道：「道士，人只有一條命，你何苦爲了一句話喪生？」

展善冷笑道：「你惹出了道爺的脾氣，可別怪我！來吧！我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葉劍瀛沉聲道：「你眞不說？」

展善道：「你眞想死？」

葉劍瀛哼了一聲，身子一幌，一陣寒風，夾着飛雪向展善撲了過去。

他身手輕快，如同是一道閃電一般，二指抬點，指向展善的「天突穴」！

桑羽青看見他出手毒辣，益發相信「白雲觀」之事，是他所爲，不禁忖道：「這小子好毒狠！」

就這麼一念之際，葉劍瀛已然與展善交了兩招，可謂快極。

由於這件事與桑羽青無關，所以只好袖手旁觀，靜站一旁。

葉劍瀛動起手來，招式如同狂風暴雨一般，好似恨不得立時就要把對方擊斃似的。

展善一言不發，二人在飛雪之中，大戰起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葉劍瀛顯露出他絕妙的武功，桑羽青在一旁看着，不禁忖道：「如此看來，他的武功比我估計的還要高呢！」

展善是「白雲觀」更老一輩的人物，別看他年紀老邁，身手却是不凡，移動之際，風聲赫赫，掌力也夠驚人。

葉劍瀛似乎是急於解決展善，所以他下手之後，便似狂風暴雨一般，招式奇猛，每一出手，都是向展善的致命處擊到！

展善不禁被他挑起萬丈怒火，怪叫道：「好小子哇！你還能比我狠？」

他怪叫着，蒲掌大的一雙巨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葉劍瀛的頭頂壓到！

他這一雙巨掌之下，少說也有萬鈞之力！雙掌才出，附近的雪花，都被掌風震得四下飛濺，好不驚人！

葉劍瀛雖然狂妄，可是他動起手來，却是一些也不含糊，自然不會硬接他的雙掌。

他向左探出了半步，身子猛然一擰，已然閃出了三尺！

展善那裏肯容，喝道：「想逃？」

他猛一錯步，追上前去，右掌挾着赫赫掌風，大把的向葉劍瀛的肩頭抓去！

這一次葉劍瀛再不躲避，他身子突然轉了過來，只見他「怒馬回頭」，上半身整個轉過，右掌駢二指，疾如閃電一般，向展善大開的掌心便點！

展善只覺一股涼風，透掌而來，不禁吃了一驚，百忙之中，來不及思索，慌忙的錯步後退。

這時葉劍瀛可容不得他了，只見他墊步直上，以「清風擺柳」的招式，雙掌一分，分別向展善腋下雙襟抓到！

葉劍瀛這一招變化得神妙莫測，快速已極，大出展善意料之外，他不禁驚叫了起來！

隨着這聲驚叫，他拚命的向後縱去，但聽「嘶」的一聲輕響，展善右邊衣襟，已被扯了一條大口子！

這一來不禁把展善驚得魂飛天外，他萬料不到這個年紀青青的孩子，手上竟有這高功力。

葉劍瀛那裏肯放鬆，他搖身而進，再度與展善廝殺起來。

桑羽青在一旁驚詫不已，一方面是驚於葉劍瀛武功神妙，一方面則驚於展善的無能！

他忖道：「白雲觀中都是這等身手，還能享譽江湖呢？」

小猴兒這時也安靜下來，細看葉劍瀛的身手。

原來他早已存心與葉劍瀛較量一番，這時觀察他的招式，只見他身手如電，行動似風，招式也是奇妙精絕，不可方物。

小猴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我還不一定比他強呢！」

這時二人再度交上了手，比起方才大不相同，展善吃虧之後，把一身功夫全施展出來。

葉劍瀛也加快了身法，只見二人打得驚天動地，好不猛烈。

桑羽青心中忖道：「看這情形，立時就可以見分曉了！」

果然！不大的工夫，二人動手正急之時，突見一道寒光一閃，緊接着老道發出了一聲怪叫，整個的身子倒在了雪地中！

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一驚，原來葉劍瀛在動手之際，竟以極快的速度，抽出了「藍機劍」，以絕妙的招式把老道的左掌竟生生的斬斷！

展善已然昏倒在雪地之中，滿身血污，葉劍瀛很快的把寶劍入了鞘。

小猴兒衝了上去，叫道：「姓葉的！你用兵刃傷人，算得什麼人物？」

葉劍瀛對着小猴兒一笑道：「小兄弟！對於此類人是慈悲不得的！」

說過之後，彎下了腰，把展善托了起來，進入房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也跟了進去。

葉劍瀛把展善放在了炕上，燈光之下，只見展善滿身血污，白髮凌亂，看來非常恐怖，葉劍瀛由身上取出一丸藥，匆匆塞入了展善的口中，以水冲下。

小猴兒忿忿道：「哼！你傷人之後，還要施救？」

葉劍瀛在牀頭坐了下來，注意着展善的變化，聞言一笑道：「我可沒有這麼慈悲。」

小猴兒道：「那你餵他藥作什麼？」

葉劍瀛若無其事的說道：「我還有話要問他！」

小猴兒怒不可遏，但却被桑羽青用目光止住，因爲他知道葉劍瀛要追問東凡和尚的事，這也是自己萬里江湖，日夜尋訪的消息。

小猴兒知道桑羽青的心意，所以不再發作，可是他們都是熱血騰騰的俠士，看見葉劍瀛這麼不光明的行爲，都是氣憤異常。

葉劍瀛靜靜的等着，不大會的工夫，展善啊唷一聲，悠悠醒了過來。

他張開雙目，望見了葉劍瀛，不禁一聲狂叫，右掌向葉劍瀛面部抓來。

葉劍瀛把頭一偏，二指如電，點在了展善的腋下，展善立時軟了下來。

葉劍瀛沉着聲音說道：「你少動，否則只有多吃苦！」

桑羽青看見葉劍瀛相貌英俊，一表堂堂，實在想不到他竟是如此心狠手辣。

展善睜大着一雙滿佈血絲的眼睛，不住的轉動着，這麼寒的天，他頭上竟然流出了汗！

葉劍瀛面帶笑容，說道：「老道，如你方才所說，你雖年老，但却惜命，現在生死在你自己手中，看你怎麼辦吧！」

展善用着發抖的嘴唇說道：「你……你待如何？」

葉劍瀛一笑道：「方才已經問過你了，東凡和尚到底在什麼地方？」

他這句話問出口，桑羽青亦不禁一陣心跳，因爲他也極想由老道口中得知東凡和尚的下落。

展善搖搖頭道：「我不識此人！」

葉劍瀛冷笑一聲道：「這是你自己找苦吃！再問你一句，他在那裏？」

展善雖然面有悸色，但仍搖頭道：「我失血過多，已然無命，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你，何況……」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幾分骨氣！」

說着在他腋下點了一指，老道立時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桑羽青面色一變，走到牀前，向老道胸前拍了一掌，老道這才喘過一口氣來，低聲的呻吟着。

葉劍瀛詫異的說道：「這是爲何？」

桑羽青沉臉道：「葉兄，你與這位道爺可有深仇大恨？」

葉劍瀛搖頭道：「與他無仇！」

桑羽青點頭道：「與他無仇，便不該以毒刑逼供！」

葉劍瀛一笑道：「你太慈悲了！我可不是你們所謂俠義道的人物，凡事都講道義！」

桑羽青接道：「不是俠義道人物，也不可下此毒手！」

葉劍瀛搖頭道：「我不管這些！」

他說着很快的又點了展善的穴道，展善一陣急顫，又大聲叫了起來。

桑羽青大怒，右臂一舒就要去扶展善，葉劍瀛却一把抓住了桑羽青的膀子，喝道：「你管的事太多了！」

桑羽青膀子一甩，喝道：「去！」

他一甩之下，葉劍瀛無防，一連退出去五六步，才把身子站穩。

這邊桑羽青早已爲展善解了穴道，但是展善已然痛得昏死過去，桑羽青見他奄奄一息，看是活不成了。

葉劍瀛站穩身子之後，冷笑道：「喲！莫非你與這些道士沾親帶故？」

桑羽青盛怒之下，喝道：「你少在我面前賣狂！出去！」

他說着，先行走出了房門，轉面對小猴兒道：「你守着老道，誰要碰他，照樣斷他一條膀臂！」

桑羽青發起怒來，只見他劍眉飛揚，目射神光，令人不寒而慄！

葉劍瀛雖然狂妄，也被桑羽青的氣勢震懾住，怔怔的望着他。

桑羽青喝道：「叫你出來！」

葉劍瀛竟不由自主的走到門外，桑羽青道：「葉劍瀛！我不管你是什麼人，在我面前如此爲非作歹，是辦不到的！」

葉劍瀛一笑道：「我不願與你這麼快就衝突，因爲說不定我們會是一條路上的人！」

桑羽青心中疑慮，面上却不露出，接道：「且慢！我還有事問你！」

葉劍瀛冷冷說道：「什麼事？」

桑羽青問道：「白雲觀中的道姑和白姑娘到那裏去了？」

葉劍瀛笑道：「原來爲此！自我入『白雲觀』後，便未見過這兩個人。」

桑羽青緊逼着問道：「此話當眞？」

葉劍瀛道：「我騙你作什麼？」

才說到此，小猴兒跑了出來道：「師哥！老道士死了！」

葉劍瀛啊了一聲道：「啊！你們慈悲得好！」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道：「你尋訪的人，若是江湖中人，一定可以尋得，又何必用這等手段？」

說着與小猴兒入房，葉劍瀛攔道：「且慢！」

桑羽青和小猴兒同時停了下來，葉劍瀛走到他們面前，低聲道：「桑兄……」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誰告訴你我姓桑？」

葉劍瀛一笑不答，說道：「我知道你也在尋訪東凡和尚的下落，我不知你與他是敵是友，但是我們的目的相同，都是爲了找東凡和尚的下落，何不聯在一起？」

桑羽青暗暗驚心，但是葉劍瀛知道這麼多，自己也無法否認，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我是在尋找東凡和尚，是敵是友，到時你自會知道，不過我的方法與你不同，古云：道不同不相謀，我們還是各自行事的好。」

葉劍瀛笑道：「方法不同，你在金陵鼓樓，不是也以刑逼供大和尚麼？」

桑羽青聞言驚怒交集，但是他鎮定着

，說道：「我與那和尚有血海深仇，不似你這等無故傷人！」

葉劍瀛笑道：「以後你就知道我不是無故傷人了。」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如此說來，你是爲我而來了！」

葉劍瀛道：「我只是想由你身上探聽東凡和尚的消息，後來才知道你也與我一樣。」

桑羽青點頭道：「好吧，不管是眞是假，也不論你居心如何，現在江湖中，只有你知道我姓桑，若是再有第二人知道，我這筆賬要找你算！」說着轉過了身。

葉劍瀛道：「白姑娘不知道麼？」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白姑娘除外？」

他轉臉對小猴兒道：「小猴兒，我們走吧？」

說着二人一溜烟似的下山而去，身法快極！

葉劍瀛望着他們背影，冷笑道：「哼！好狂！我葉劍瀛早晚要你刮目相看！」

說着入房而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雙雙如飛，趕到店中，如同兩條人箭般，由窗上落入！

當他們落入之後，竟然發覺一人，正在翻閱衣物，桑羽青喝道：「什麼人？」

那人嚇了一跳，慌忙的轉過了身。

桑羽青及小猴兒觀看之下，不禁大出意料，尤其是小猴兒，更是驚喜交集！

原來這黑夜入店之人，正是小道姑修月！

看着她突然無恙，桑羽青及小猴兒都放了心，小猴兒更是心中高興得很。

這時修月已然除去道裝，但却改成了男人打扮，一襲青衫，頭上也壓着一頂巾帽。

她的打扮，看來就像是個公子哥兒似的！

桑羽青笑着說道：「原來是修月小師兄。」

修月忙道：「我現已還俗了，你們以後叫我凌姑娘，不要再叫我修月了。」

聽說修月還了俗，小猴兒心中很是高興，他很想說幾句話，但又不知說些什麼，怔怔的望着她。

桑羽青點頭道：「凌姑娘請坐，我有很多事要問妳。」

落座之後，桑羽青細看了她幾眼，奇道：「咦，妳的穴道已經解開了，是誰爲妳解的？」

凌幼枝略爲遲疑，說道：「啊……是沈木爲我解的。」

桑羽青心中雖然疑惑，並不追問，又道：「白雲觀發生的事，妳知道了麼？」

凌幼枝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桑羽青又問道：「那麼你是如何脫身的呢？」

凌幼枝道：「我……我由旁門逃出來的！」

看他說話的神情，很是遲疑不定，心中頗爲詫異，但又想不出什麼道理來，便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啊！如此說來，妳是很幸運的——」

凌幼枝面色微紅，說道：「是的，沈木爲我解開了穴道，我立時就逃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那麼在『白雲觀』中，有一個白姑娘，妳可曾見過她麼？」

凌幼枝連連的點頭道：「我見過，她比你們先到觀裏去，和掌門人談了一會話就走了。」

桑羽青甚是詫異，說道：「啊？她只進去一下就走了。」

凌幼枝點頭道：「是的！我本想和她說幾句話都沒機會……她長得眞美！」

這時桑羽青更是疑惑不定了？」

沉默了半天的小猴兒，這時突然問道：「妳……妳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裏？」

凌幼枝笑着道：「我看見了你們的馬了。」

說着，一雙妙目注視在小猴兒的臉上，嚇得小猴兒慌忙把目光避開，心頭不由一陣亂跳。

桑羽青又問：「凌姑娘，妳還俗之後，有何打算呢？」

凌幼枝雙目垂了下來，略帶傷感的說道：「我還有幾個親戚，我想先去看看他們再說。」

接着，桑羽青又問了她很多「白雲觀」的事，但是沒有一件可以與東凡和尚連在一起，心中很是失望。

這時已是三更時分，凌幼枝站了起來，說道：「我這次來，就是向兩位道謝，現在我要走了！」言罷很是感傷！

桑羽青笑道：「恭喜姑娘能够脫離虎口，說不定將來我們還會見面，在此謹祝姑娘一路順風！」

說也奇怪，小猴兒這時不禁有些難捨之意，眼望着這個孤零零的小姑娘，就要投入茫茫人海，心中感到非常的不安！

凌幼枝發了一會痴，低聲道：「謝謝你們……」

說着又深情的望了小猴兒一眼，這才走向了窗戶，準備飛越下地。

小猴兒突然的說道：「凌姑娘，請等一等！」

凌姑娘回了頭，見小猴兒雙目明亮，兩頰發紅，臉上的表情很是怪異。

她微微一笑，說道：「小兄弟，什麼事？」

小猴兒用力的嚥下了一口口水，鼓足了勇氣，說道：「我送姑娘一程！」

凌幼枝一笑道：「夜深雪重，實不敢相勞……」

話未說完，小猴兒已道：「不必客套，去吧！」

說罷之後，對桑羽青道：「師哥，我少時就回來。」

桑羽青笑道：「去吧！」

小猴兒臉一紅，身子一扭，如一條箭似的，由凌幼枝耳旁滑過落在了雪地中。

凌幼枝回身一禮說道：「再見了！」

她嬌軀一擺動，一朵雲彩似的飄落下去。

桑羽青伏着窗口望時，見小猴兒與凌幼枝並肩而行，他們走得很慢，一路談着話。

由於凌幼枝的突然出現，使得桑羽青很是詫異，回想她方才談話的語氣和神情，有很多可疑之處。

他忖道：「白姑娘進觀之後，與沈木

談不了一陣就走了，此事眞個奇怪，莫非沈木告訴了他什麼消息？」

桑羽青越想越可疑，同時他自己尋訪東凡和尚的下落，來到「白雲觀」中，原以爲可以得些消息，不料出了葉劍瀛這件事，弄得自己章法大亂，竟不知由何處着手了。

他細思良久，覺得要尋訪東凡和尚，只有白嬋這一條路，所以決心要把白嬋尋着。

且說小猴兒伴着凌幼枝，在雪夜之中行走。

風雪很猛，大片的雪花吹了過來，小猴兒縮着頸子，不住的用袖子揮拂。

凌幼枝凝目望了他一眼，說道：「你冷吧？」

小猴兒連連的搖頭，說道：「不冷，不冷，這算什麼？想當年我在西北的時候，天都凍了呢……」

說到這裏，凌幼枝笑了起來，小猴兒雙目睜睜的說道：「怎麼？妳不信？」

凌幼枝笑道：「我相信！」

小猴兒道：「那妳爲什麼笑。」

凌幼枝含笑道：「我笑你說話的樣子，好滑稽呢？」

小猴兒面上一紅，說道：「有什麼滑稽？誰說話不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沉默下來，緩緩的走着，這一條小街空空洞洞，已經舖上了一層薄薄的白雪，遠處一家小店的門口，掛着一盞昏黃的「氣死風燈」，在風雪之中，不住的搖幌着。

小猴兒心中有滿腹的話，卻不知從何說起，他本是性急之人，不禁急得他不住的搓手！

凌幼枝笑道：「你說你不冷，一直搓手作什麼？」

小猴兒笑道：「我有好多話要說，不知由何說起……」

凌幼枝站了下來，說道：「有什麼話你現在告訴我吧。」

他們正好停在那盞風燈之下，燈光把二人照得很清楚，小猴兒感到有些難爲情，他不自然的望了凌幼枝好幾眼，說道：「我們過去談。」

說着很快的向前走去，凌幼枝奇怪的跟在後面，一直走出了五六丈遠，小猴兒才停下了身子。

凌幼枝問道：「什麼事呀？」

這時，小猴兒背着燈光，心中安定了些，聞言忖道：「這丫頭眞傻，還一直在問……」

凌幼枝見小猴兒一直不說話，不禁有些急了，說道：「唉呀，你到底要說什麼呀？」

小猴兒皺了一下眉頭，說道：「妳方才說，妳要去找幾個親戚？」

凌幼枝道：「是的！」

小猴兒又道：「是些什麼人。」

他的語氣很急促，凌幼枝不禁有些奇怪，望了他一眼，低聲說道：「只是些遠房親戚，其實也都多年沒有音訊，不知道還認我不認……」她說到這裏似頗傷感，垂下了頭，小猴兒也感到很難過，停了一下問道：「若是妳尋他們不着呢？」

凌幼枝搖頭苦笑道：「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小猴兒張了張口，卻又沒有說出什麼話來。

凌幼枝望了望小猴兒，問道：「你問這個作什麼？」

小猴兒嚥下了一口口水，說道：「我是想……如果妳有遇什麼困難，可以來找我……」

說到這裏，他的臉眞明的紅了起來。

小猴兒的話頗出凌幼枝意料之外，也很感動了她，她走近了一步，竟然拉住了小猴兒的手！

小猴兒嚇了一大跳，但是心中卻充滿着甜蜜和快樂，望着凌幼枝那張秀美的面孔，心頭一陣陣的發跳。

凌幼枝感動的說道：「謝謝你，你眞是個好人……」

她說着要把手抽回去，但是小猴兒卻緊緊的抓住了，那張充滿了青春和略帶稚氣的面孔，洋溢出一種愛慕之情。

凌幼枝這才羞澀了，她用力的縮手，但是小猴兒抓得更緊。

他們都沉默了，良久，凌幼枝道：「放手……我要走了。」

小猴兒道：「我送你！」

於是，這兩個年青人，手拉着手，向黑暗中走去。

一路上他們親切的談話，都顯得非常的愉快。

片刻之後，他們來到了路口，凌幼枝停了下來，說道：「我要走了。」

小猴兒把她的手緊緊的握了一下，說道：「我等你，妳一定要來找我？」

凌幼枝輕輕的點着頭，說道：「我會去找你。」

小猴兒鬆開了手，他很快的由身上摸出一錠金子來，塞在了她的手中。

凌幼枝詫道：「作什麼？」

小猴兒卻飛快而去，叫道：「不要忘記我剛才的話！」

他快得像是一陣風似的，消失在雪夜之中。

凌幼枝緊緊的握住那塊金子，目中閃出了淚水，她孤苦一生，現在總算找着了愛她的人。

小猴兒滿懷興奮，回到了座房中，桑羽青已然睡了，室中一片黑暗。

他一面脫着衣服，一面低聲的唱着：

「三更三點呀龍呀抬頭
小妹妹掌燈呀獨上高樓
翠袖掩不住呀紅燈籠
燈光下面看呀——
小妹妹臉緋紅……龍咚！……龍咚……」

他不但唱，還打着鑼鼓點子，顯得有些忘形。

桑羽青忍不住罵道：「小猴兒，半夜三更你作什麼怪？」

小猴兒已然脫好衣服，跳上了炕，笑道：「師哥，你還沒有睡着呀？」

桑羽青笑說道：「睡着了也被你唱醒了。」

小猴兒睡了下來，雖然不唱了，但是仍在小聲的哼哼着。

桑羽青雖然想到了一些，但是還是忍不住問道：「什麼事你這麼高興？」

小猴兒低聲笑道：「師哥！她……她

拉了我的手呢！」

桑羽青不禁笑了起來，說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猴兒便把經過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桑羽青，他已經完全沉迷在愛情之中。

說過之後，他很快的沉入了夢鄉，桑羽青卻是無法入睡。

由小猴兒和凌幼枝，又不期然勾起了他的心事，使他聯想到白嬋——那個神奇的女人。

對於她，桑羽青可算是一見鍾情，可是不但沒有接觸的機會，如今竟連下落都不知道。

除了復仇之外，桑羽青又多了一件困擾心神的事，這件事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了結。

第二天，桑羽青花了半天的時間，把這座小鎭打探一遍，但是找不着絲毫白嬋的綫索，不禁很是失望。

小猴兒問道：「我們現在要到那裏去呢？」

桑羽青搖頭道：「失去了白嬋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找綫索了。」

二人正在談着話，突見不少馬匹車輛，通過了店房，向驛道上趕去。

桑羽青很是詫異，叫過了店家問道：「小哥，這些人忙着到那裏去？」

小二答道：「一江寺有佛會，有高人講道，這些都是聽道去的。」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連忙道：「一江寺在那裏？」

小二答道：「就在『樂山鎭』，騎馬去半天的時間就夠了。」

桑羽青又道：「你方才說有高人講道，想必是個出家的和尚了？」

小二搖頭笑道：「不是的！是個居士，年紀比小爺你大不多少，長得好，佛學也好！」

桑羽青越發覺得奇怪，問道：「小哥，你可知道這居士叫什麼名字？」

小二想了想說道：「大家都叫他錢居士，叫什麼名字倒沒有聽說過。」

桑羽青聞言心中驟然一驚，點頭道：「好了，謝謝你了。」

小二辭走之後，桑羽青興奮的站了起來，說道：「啊，若眞是他的話，那我桑羽青復仇有日了！」

小猴兒連忙問道：「師哥，到底這個姓錢的是什麼人？」

桑羽青目射神光，說道：「東凡和尚有一個最得力的徒弟，名叫錢木兒，聽說此人的功夫，已然超過了東凡和尚，如果這個錢居士就是錢木兒的話，由他身上一定可以追出東凡和尚的下落。」

小猴兒咋舌道：「這個錢木兒眞有這麼大的功夫麼？」

桑羽青道：「據說是這個樣子，不過即使他武功沒有超過東凡和尚，也是差不多的了，因爲與杜春山他們動手之時，一再的聽他們提到他，足見他不是好惹的人物！」

小猴兒道：「那我們還等什麼？還不快去找他？」

桑羽青道：「不急，我們午飯後再動身。」

小猴兒叫道：「小二說要趕半天的路才能到呢。」

桑羽青道：「不要緊，我們的馬快，我怕去得太早，落了什麼形跡在他眼中，再想找他就難了。」

十餘年的血海深仇，一直壓在桑羽青的心頭，如今尋訪仇人，遍及江湖，總算得到了一絲可靠的綫索，不禁使他又是興奮又是緊張。

好容易挨到午飯之後，桑羽青及小猴兒匆匆上馬，撥開四蹄，如飛的奔上了覆雪的甬道。

這兩個青年人，策馬如飛，引起不少人的注視，可是他們的速度快極，所以還來不及打量他們，已然由眼前飛過。

桑羽青一襲青衣，背插寶劍，長袖隨風雪飄飛，宛如金仙遊雲，瀟洒自如。

小猴兒則是一身全黑的勁裝，頭戴皮帽，策馬狂奔，豪氣萬千。

這兩個人一路跑下來，可眞是人似英雄馬如龍，不知羨煞了多少年青子弟。

雪越下越大，可是桑羽青及小猴兒的心卻是越來越炎熱，尤其是桑羽青，恨不得這時飛到「一江寺」，由錢木兒身上探出東凡和尚的下落。

在黃昏來到之時，桑羽青等已經到了「樂山鎭」。

「樂山鎭」緊濱長江，是一個較大的碼頭，所以顯得非常熱鬧。

這時雖是傍晚時分，可是鎭上行人如鯽，來往不已，比起「莫難鎭」來，不知要熱鬧多少。

桑羽青等去投店，不料一連撲了三家客店，所有的店房都已客滿。

問起原因，原來都是左近趕來聽道的人住滿了。

桑羽青心中大爲驚奇，忖道：「想不到錢木兒在此窮鄉小鎭，居然也有這麼大名氣，眞叫人想不透。」

他們又尋了兩家客店，情形也是一樣，只剩下了「大屋子」。

所謂「大屋子」，乃是專門爲貧窮的江湖人所設，只有一間大房子，房內一無所有，投宿之人自帶舖蓋，雜居一處。

在此住宿的，多半是些作小買賣的，算命的，賣藝的……等人，他們多半住上一夜就要趕路，至多也超不過三日去。

小二見桑羽青這等氣派，自然不能向「大屋子」裏讓，陪笑道：「小爺，實在對不起，連賬房都住了人，只剩下『大屋子』了，二位是住不慣的。」

一聽大屋子，小猴兒不禁搖頭道：「那怎麼成？住大屋子擠不死也薰死了，我情願在雪地裏過夜。」

不料桑羽青卻道：「大屋子沒關係，只要這兩匹馬餵得好就行。」

小二詫道：「小爺！大屋子太髒，你不……」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道：「沒關係！別人能住我也能住！」

小二這才把馬牽去，小猴兒雖然不樂意，也只好瞥着不說。

他們進入了食堂，也是一片人潮，雜亂無比。

桑羽青及小猴兒匆匆吃了些東西，由小二領着往「大屋子」走去。

小二一路直道歉陪話，桑羽青笑而不

答，小猴兒則皺着眉道：「這姓錢的魔力還眞不小呢！」

小二接口道：「喲——錢居士是活神仙呢！」

桑羽青問道：「他怎麼會是活神仙的呢？」

小二提高了聲音道：「他每次講道都施米施診，尤其他的醫術，簡直是活神仙，不論什麼重病，只要一看準好，所以每次找他看病的人多極了。」

桑羽青聞言笑道：「如此看來，他還是個好人呢！」

小二連聲道：「阿彌陀佛！他是活佛降世，二位還不知道嗎？」

桑羽青及小猴兒心中好笑，這時已然來到一間土造的大屋間之前。

雖然還未進房，已然聽得一陣陣的吵雜之聲，並且傳出了一股氣味。

小二道：「到了……我看二位恐怕受不了，還是我想想辦法，另外……」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必了！出門在外，總得將就些。」

小二提着燈籠走了，桑羽青低聲對小猴兒道：「這等地方人雜得多，小心自己身上的東西。」

小猴兒皺着眉，點了點頭，這時桑羽青已把房門推開了。

房門才開，立時一股熱臭之氣撲了出來，氣味之難聞，可說是無以復加了。

桑羽青及小猴兒連忙屏住了呼吸，只見室中黑壓壓一片，擠滿了人，不禁嚇了一大跳。

這時一個壯漢叫道：「快關門！媽的，你們想凍死我呀？」

二人看時，是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躺在地上抽着土烟，大聲的喝叱着。

小猴兒大怒，正要開口回罵，桑羽青已經輕輕的拉了他一下，回手把門關了起來。

門關上之後，室內的空氣更壞了，小猴兒被薰得一直咳嗽，恨不得這時轉身出去。

這間房子大約有六七丈見方，除了一扇門外，四面皆是土牆。

房子中擠了少說也有四十個人，他們各自尋着一蓆之地，或躺或臥，有的自己帶着濃茶，一口口慢慢的飲着，有的抽着土烟，一口口濃烟噴出，使得房中好似生了一層霧。還有些人在昏如鬼火的燈下，用石子在自製的棋盤上下着棋，在這樣雜亂的環境裏，居然還是悠然自得。

這種情形莫說是小猴兒，就是桑羽青也是第一次見到，不禁劍眉微鎖，向小猴兒說道：「我們找個地方坐坐！」

小猴兒則是氣得都不願動，這時一個下棋的漢子，抬起了頭道：「喂！你們要是不在這裏歇，就出去，擋着我的燈，你不知道呀？」

桑羽青不理他，拉着小猴兒，一連串的說着借光，才由人羣走到西牆，擠出兩塊地方坐下，自然又受落了不少埋怨和辱罵。

桑羽青坐下之後，倒是一言不發，雙目一閉，養起神來。

小猴兒直覺得要吐，心頭更是不痛快，恰好那黑漢子就在他身旁，緊緊的靠在一起，一口口的劣烟噴出，直刺腦門。

小猴兒此時再也忍不住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喂！請你把烟熄了好不好？」

那漢子轉過了臉，幾乎和小猴兒的臉碰在一起，一股怪味湧來，慣得小猴兒慌忙把臉轉開。

他白了小猴兒一眼，用着四川口音說道：「格老子！你龜兒住不慣就出去！住在這種房子，你又能比我高到那裏去？」

小猴兒怒喝道：「什麼？你剛才罵我什麼？」

那大漢睜大了眼睛，說道：「我罵你龜兒子！」

小猴兒正要發作，突然由那大漢子身後轉過一人，他伸手把大漢子手中的烟袋奪了過來，磕出了烟絲，一脚踏熄。

那大漢大怒叫道：「格老子……」

三個字才出口，那烟袋鍋已經抵住了他的胸口，痛發他着抖，動彈不得。

小猴兒打量之下，原來是葉劍瀛，不禁脫口說道：「啊！原來是你！」

葉劍瀛笑着向小猴兒點了點頭，對那大漢道：「你剛才罵的什麼話，自己吃回去！」

那大漢知道遇見了紮手人物，嚇得連連說道：「格老子！我是龜兒子……」

葉劍瀛把烟桿拿開，說道：「你這噴霧的玩意，我早受不了啦！」

說着作勢便要打斷，桑羽青這才睜開了眼睛，沉聲說道：「葉兒，你這麼作不是仗技欺人麼？」

葉劍瀛笑道：「我忘了你們是俠義道的人物了！」

說着把手中的烟桿交給了大漢，叱道：「還不滾遠點？」

那大漢抱着烟桿和行李捲，趕緊向牆角退去。

葉劍瀛便在小猴兒身旁靠了下來，剛才發生的事，並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因爲久居大屋子的人，這種事已是司空見慣。

小猴兒望了葉劍瀛一眼，說道：「你也來了？」

葉劍瀛笑道：「我和二位一樣，與僧道有緣。」

桑羽青心中一動，但是臉上却一絲表情也無。

小猴兒問道：「你是來聽道的？」

葉劍瀛說道：「我只是聽人把這個錢居士說成活神仙一般，想來見識見識，你們呢？」

桑羽青答道：「彼此！」

葉劍瀛又說了幾句話，因爲桑羽青神情冷漠，所以他也不再說話，閉目養神。

桑羽青心中忖道：「以葉劍瀛的功夫和爲人，他絕不可能不知道錢木兒的名氣，他來此不知是什麼居心？」

由他的表現看來，他似乎與東凡和尚也有着仇恨，桑羽青心中很是担憂，怕被他搶了先機。

空中漸漸的靜了下來，桑羽青及葉劍瀛都是閉目養神，只有小猴兒睜着一雙大眼，細細觀看着每一個人的動作和神態。

時間一長，也覺得很是無聊，小猴兒想說話！偏偏桑羽青和葉劍瀛都閉着眼。

他一個人急得沒有辦法，忖道：「這

些人既然都是來聽道的，爲什麼到了現在還不去？」

才想到這裏，便見小二進來，扯大了嗓門叫道：「講道快要開始了，要聽的快去！」

他話才說完，室中「轟！」的一聲，立時大亂，不一會的功夫，竟全都走完了，只剩下桑羽青，小猴兒及葉劍瀛三人。

葉劍瀛站了起來，說道：「好了，我們也去吧？」

桑羽青道：「葉兒先行一步。」

葉劍瀛笑了笑，說道：「我們『一江寺』見！」

說罷很快的走了出去，桑羽青這才站了起來，對小猴兒道：「我們走吧！」

他們也跟着出來，這時風雪更大了，滿天呼嘯，酷寒異常。

二人出了店，只見一羣羣的人向左山趕去，沿途燈光明亮，加上白雪反映，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小猴兒不禁嚇了一大跳，叫道：「唷！乖乖！竟有這麼多人！」

桑羽青也沒有料到有這麼多人，照這情形看來，如果順着人潮走去，只怕距離錢木兒太遠了。

小猴兒氣道：「奇怪！這些人怎麼早不去，等到開始的時間才都湧了出來？」

這時身旁一人邊擠邊道：「這是錢居士的規矩，不準早去，喲……」

他說着叫了起來，原來有人踩了他的脚，接着人潮一擁，就把他們擠散了。

小猴兒氣道：「媽的！這好像發現黃金似的！」

桑羽青拉住小猴兒道：「我們換條路走！」

他緊拉着小猴兒，一陣擁擠擠，到了邊上，接近了山腰。

由於雪天路滑，很少有人敢從山上抄近路，桑羽青道：「咱們有路走了！」

於是提氣輕身，與小猴兒踏着浮雪，很快的向上攀登。

因爲四下行人太多，桑羽青及小猴兒無法放開身形，但是已經快得令人側目。

「一江寺」位於山腰，佔他頗廣，早已燈光通明，並且搭了很大的棚子。

不一會的功夫，桑羽青及小猴兒已經到了廟門口，有很多和尚冒着風雪，接待着來聽講的人。

他們都是滿面含笑，態度極佳，桑羽青心中好不詫異，忖道：「如此看來，錢木兒倒眞是個行善之人了。」

桑羽青及小猴兒很幸運，被讓在了正對講台的第三排位子坐下。

他細細打量，見是這座廟宇的天井，佔地極廣，全部用油布搭上棚子，擺滿了一條條的長板櫈。

棚子的四週，都掛滿了風燈，照耀得甚是光亮，如同是個打戲台子一般。

正面的木台上，除了一張較矮的桌子外，其餘什麼東西也沒有，燈光却是明亮無比，焦點均集於此。

桑羽青知道，少時錢木兒便是在這裏講道。

這時人越來越多，不一會的工夫，已然擠得滿山滿坑，還有些人陸續趕來，竟有一兩千人之多。

小猴兒連連的咋舌道：「我的媽，這比活佛下世熱鬧，我倒要聽聽這個姓錢的說些什麼？」

桑羽青也不禁回頭望一下，只見黑壓壓一片人羣，男女老幼，婦孺殘疾……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錢木兒的魔力眞個不小！」

他才想到這裏，目光一瞥，似見人羣之中，有一個極美的女子，很像白嬋。

桑羽青驚喜交集，急忙搜索，由於人太雜亂，竟然找不着了。

這突然的發現，不禁弄得桑羽青心神紊亂，極度的希望所看到的是白嬋。

但是人頭重重，竟然尋她不着，也不知到底是她不是。

正在思索之際，突聽葉劍瀛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桑兄，我們又在一起了，眞巧！」

桑羽青回頭看時，葉劍瀛坐在第二排，就在自己的前方。

方才坐定之時，並未看見葉劍瀛，不知他是怎麼坐到這位子上來的。

桑羽青點了點頭，含笑說道：「是啊！按照佛家的說法，我們是有緣分呢！」

葉劍瀛笑道：「可不是！看來我們以後要多親熱親熱呢！」

桑羽青點頭道：「那是自然！」

這時人差不多都來齊了，也都漸漸安靜下來，那數十個和尚顯得空前忙碌，跑裏跑外。

衆人的情緒都很熱烈，好似在等待着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雖然這麼寒冷的天氣，他們的臉上都洋溢着一種興奮和期待的神情。

桑羽青從來沒與這麼多人接觸，看到他們那種虔誠的神情，不禁有很多感觸。

他忖暗道：「若是一個眞的高僧，那將是多麼偉大，可是東凡和尚却是僞善實惡……」

才想到這裏，見一個六旬左右的老和尚走了出來，站在木台的中央。

他大聲的說道：「各位善士，各位善士……」

他一連喊了幾聲，大家才安靜下來，這時桑羽青聽得身後有人說道：「這是『一江寺』的方丈普淨。」

桑羽青打量他，見他身材中等，雙目無光，根本是普通的修爲人，並不通武技，心中很是失望。

這時普淨已然說道：「……今天夜裏，我們很高興又請到了錢大善士，他是第二次到『一江寺』來，這次除了講道，義診之外，並且贈了白米一萬斤……」

說到這裏，台下發出一片歡呼之聲，羣情激動，有些人大聲的叫着「阿彌陀佛」，聲震山谷，響成了一片。

小猴兒不禁連連咋舌，說道：「這小子眞比皇上還偉大！」

桑羽青聽說錢木兒如此行善，不禁很是困擾不解，弄不清他是否眞正的善人。

可是他與東凡和尚相處一起，莫非也是僞善之類？

如果他是眞正的俠義人物，那麼東凡和尚的所作所爲又如何解釋呢？難道說他晚年之後，懺悔了不成？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先生竟以楚小楓一家卅人的性命，要脅他加盟秘密組合，任第五把交椅，楚小楓在骨肉親情及江湖道義兩者之中，難以取捨，陳先生限他在黎明前交出答覆。當夜，綠荷，黃梅，紅牡丹三女悉心侍奉楚小楓，似乎感到今番此去，凶多吉少，大家不禁流下淚來，破曉時份，楚小楓依約前去，要求陳先生在十五天內帶他父親到來會面，在未確知家人的安全時，他絕不應允，陳先生面有難色，並驚愕於楚小楓銳利的詞鋒——

詞若穿心箭　劍似風雷電

楚小楓笑一笑，道：「你不過袖中藏着一隻鴿子，就把我給嚇住了，老實說，你袖中那隻鴿子，是不是眞的能傳出信去，還很難預料，我們楚家的人，是否眞在你控制之下，也還難說，我楚小楓是一個很狂妄的人，我就不會信這一套。」

陳先生臉色一變，冷冷說道：「楚小楓，你可知道留人一步退步的道理。」

楚小楓道：「陳先生，你既被稱爲先生，又未遭毀容，老實說，你在那個組合之中，算是有相當的地位，不過，你也不是能夠作主的人。」

陳先生道：「這一個，我早就已經說過了。」

楚小楓道：「所以，我們說的事，你沒有辦法決定?」

陳先生道：「我可以放出信鴿。」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就算你能隱瞞一時，也無法長時間隱瞞，陳先生，你去吧，向大先生請示一下。」

陳先生的臉色很陰沉，冷冷說道：「楚小楓，你是很難處的人。」

楚小楓道：「何以見得呢?」

陳先生道：「你太聰明了。」

楚小楓道：「我只是不願意受你們太多的擺佈罷了。」

陳先生冷哼一聲，道：「你在這裏等着，我盡快給你答覆。」

轉身一躍，飛奔而去。

他的動作快速，兩三個飛躍，人已隱失不見。

簡飛星大步行了過來，道：「兄弟，說的結果如何?」

楚小楓道：「他也作不了主，回去請命去了。」

簡飛星道：「他沒有說，幾時給你消息麼?」

楚小楓道：「他說盡快回覆。」

簡飛星道：「這麼說來，那位能够作主的人，也許就在附近了。」

楚小楓道：「也許他們用……」

但聞鴿羽劃空，數十丈外，一隻鴿子冲天而起，向南飛去。

簡飛星道：「原來，他們用信鴿來請示。」

楚小楓道：「這一來，不知要多少時間，咱們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簡飛星道：「兄弟，他們似乎也已經到了此地是麼?」

楚小楓說道：「不錯，看來，他們是和春秋筆有關了，至少，和他們的出現有關!」

簡飛星道：「現在看來，倒是有些八九不離十了。」

王平道：「如若春秋筆就是領導這個組合的大先生，那眞是叫人連做夢都夢不到的事情。」

簡飛星冷冷的道：「眞要是他，那眞

天下第一個大奸大惡的人。」

楚小楓道：「目前，我們還沒有什麼證明，咱們且不可隨意妄斷。」

王平道：「公子，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楚小楓道：「至少，等那位陳先生回話過來。」

王平道：「公子，你不能動手，我們可不可以動他。」

簡飛星道：「不行，咱們動了他，還不是把賬算到了小楓的頭上。」

王平道：「我一想到他們用如此卑下的手段，就覺着可恨!可惱。」

楚小楓道：「事已如此，用不着燥急，現下情景，要冷靜，越冷靜越好。」

王平安靜了下來，大約一盞茶工夫，那位陳先生，疾快奔了回來。

楚小楓迎了上去，道：「怎麼樣?有回覆了?」

陳先生道：「不，不會那麼快?」

神情冷厲的笑一笑，接道：「楚小楓，你知道麼，你在冒險。」

楚小楓道：「冒險?」

陳先生道：「你可能得到很完滿的答覆，但也可能會爲令尊帶來殺身之禍。」

楚小楓道：「殺身之禍?」

陳先生道：「不錯，如若他們覺着你要求過份，那就很可能會傷害了他們。」

楚小楓道：「陳先生，不管貴組合的勢力有多大，但要講理，如是不講理，我們似乎就談不下去了。」

陳先生冷冷說道：「楚小楓，你可知道，你替我帶來了多少麻煩?」

楚小楓道：「這個麼?在下就有些不懂了。」

陳先生道：「你不用想了，我告訴你吧。」

楚小楓道：「在下洗耳恭聽。」

陳先生道：「你使我受到了很嚴重的叱責，你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困擾。」

楚小楓道：「受到叱責，那一定是說你辦事無能，無法說服我了，至於受到困擾，在下就有些不明白了。」

陳先生道：「我們必須在今日午時之前，清除這裏所有的人。」

楚小楓道：「現在不能了。」

陳先生道：「因爲你，我必須要在這裏等候回音。」

楚小楓道：「陳先生，沒有這件事，你也一樣無法清除這裏的人?」

陳先生道：「爲什麼?」

楚小楓說道：「因爲，沒有這件事，我一樣會留在這裏，而且，人數會更多一些。」

陳先生道：「楚小楓，留在這裏的人，沒有人會看到太陽下山。」

簡飛星道：「在下就不信這個邪，我需要留在這裏試試。」

陳先生冷冷道：「簡飛星，我會讓你證明的。」

楚小楓突然笑一笑，道：「陳先生，春秋筆出現江湖，就是叫人看的，爲什麼，我們不能留在這裏?」

陳先生道：「有些事不能讓人看。」

簡飛星歎息一聲，道：「難道眞的這件事，牽扯上春秋筆。」

陳先生答非所問的道：「楚小楓，你說過，不插手任何事的，對麼?」

楚小楓道：「對!不過，我要得到你們的保證之後，才會不插手任何事!」

陳先生道：「楚小楓，你應該瞭解自己的處境，這樣，你會把事情鬧砸。」

楚小楓道：「你說過，你也作得出，反正，你的書信已經發出了，相信，你也不會帮我講什麼好話，對麼?」

陳先生道：「楚小楓，你眞的不管你家人的生命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我管，而且是絕對關心，我可以用自己的性命，以換取他們的安全，不過，我要知眞實內情，我要看到他們，我不會聽你們幾句話，就會相信。」

「哼!不見棺材不掉淚。」

楚小楓肅色說道：「陳先生，在沒有接到確實的回音之前，你只好還要我看作敵人，我會盡我之能，和你們週旋。」

陳先生道：「你眞的不知死活，現在，你如作的太絕，日後，你們就多一些仇人。」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你錯了，陳先生，大先生的用人之法，只求才能、武功，武功越高的人，越會得到他的賞識，我如表現出更强的武功，他就會愈重用我，說到此處，我倒要替你想想了。」

陳先生道：「你替我擔什麼心?」

楚小楓道：「以家人脅迫我就範的陰

謀，就算不是你出的主意，亦必和你有關係，所以，才由你來和我談判，不管如何？這筆賬，都會記在你的頭上，我如不能過，會先殺了你，我如被迫投入你們那個組合中，咱們也是誓不兩立的局面。」

陳先生道：「你對我，記恨如此之深麼？」

楚小楓道：「不錯，我恨你，恨的刺骨椎心，恨不得置你於死地。」

陳先生冷笑一聲，道：「好，楚小楓，我認了，你立刻退出此谷，等候消息，否則……」

楚小楓立即接道：「否則，你要怎麼樣？」

陳先生冷冷說道：「格殺勿論。」

楚小楓道：「殺了我，你不怕大先生怪罪於你。」

陳先生道：「我寧可受到大先生一頓責罵，也不願再忍受你的侮辱。」

楚小楓道：「陳先生，在下沒有接到大先生的決定通知之前，我還不會受你箝制。」

陳先生突然撮唇，發出一聲怪嘯。

嘯聲中，兩個白衣人，兩個黑衣人，疾如流星般奔了過來！

嘯聲餘音未絕，四個人，已經到了陳先生的身側。

四個人站的很整齊，八道眼神，冷冷的盯住楚小楓等着。

一和這四個人目光相接，楚小楓不禁心頭一震。

以簡飛星的閱歷之豐，和那目光一觸，也不禁為之一震。

原來，那四個人的目光，不像一般人的目光，那是一種死亡的發光，像一頭飢餓的野獸，盯注了牠的獵物，全身上下，卻給人一種飢渴的感受。

華圓低聲說道：「成方，你見過這樣的人麼？」

成方搖搖頭，道：「沒有見過，看上去，他們不像是人。」

楚小楓吁一口氣，道：「陳先生，他們就是所謂的死亡殺手了。」

口中說話，右手卻握在了劍柄之上。

陳先生道：「不錯。」

楚小楓道：「成方，華圓，王平，周橫，你們四個人結成一個方陣拒敵。」

四個人立刻移動身軀，佈成了一個陣形。

楚小楓目光盯在兩個佩劍的白衣人身上，口中卻說道：「大哥，我們也站近一些，彼此有個照應。」

簡飛星已經提聚了全身的功力，右手握在刀柄之上，有如張滿的弓。

但他這還是緩緩移動脚步，靠近了楚小楓一些。

陳先生冷冷說道：「沒有人能抗拒死亡殺手，只要他一出手，非要拚出個生死不可。」

楚小楓道：「我看到了他們目中的光芒，我相信，他們出手都很兇惡的，但他們為什麼不出手呢？」

陳先生道：「他們在等我的令諭。」

楚小楓道：「我明白了，他們是一羣失去神智的人，完全被你們所控制。」

陳先生道：「不錯。」

楚小楓道：「那眞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人了。」

突然拔劍擊出。

楚小楓心中明白，目下正處在一個四顧茫茫，險惡無比的環境之中，面對一羣失去了自制能力，形同白痴的殺手，自然不能按照江湖上的一般規矩辦事。

劍出如電，快速至極。

兩個白衣殺手，應聲而倒。

好快的一劍。

陳先生第一個反應是向後退開五步，才發出一聲奇異的怪嘯。

兩個黑衣刀客，却疾快的長刀出鞘，攻了過去。

簡飛星迎上了一個黑衣人，展開了搏殺。

王平，周橫，成方，華圓，四個人接下了一個黑衣刀手。

楚小楓一舉之間，殺死了兩個白衣劍客，使得死亡殺手的威力，減少了一半。

簡飛星刀法凌厲，在武林中可算是第一、第二名的刀手，但和那黑衣刀手的搏殺，竟然是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黑衣人手中刀法的變化，並不怎麼奇幻，但他的刀法，卻有着一種從未有過的兇厲之氣。

最厲害的手法，常常是，簡飛星一刀刺出時，那黑衣刀手竟然不顧自己的安危，還擊了一刀。

簡飛星固然一刀可以殺死了那黑衣刀手，但那黑衣刀手這一刀，就算無法殺死簡飛星，至少也可以使簡飛星受到重傷。

這等兇悍絕倫的刀法，彌補了他刀法變化的不足！

簡飛星每每在重要關頭，可以致敵取勝時，對方就來了一招同歸於盡的刀法。

就這樣纏鬥了百餘合，仍然是一個勝負不分的局面。

王平等四人，和另一個黑衣刀手的決鬥，也是一個秋色平分的局面。

四個人佳妙的配合，封住了那黑衣人慓悍的刀勢！

但黑衣人那種不顧自己安危的打法，也使得四個人無法制服住他。

楚小楓冷眼旁觀了一陣，冷冷說道：「這就是你們仗以對付武林同道的亡命殺手麼？」

陳先生道：「刀無聲簡飛星，也不過和他打一個半斤八兩，難道，他們的威力，還不夠強大麼？」

楚小楓道：「其實，他們有很多的破綻，只要在下點出他們一兩處，他們就會立刻傷在簡飛星大俠的手中了。」

陳先生道：「楚小兄眞有這樣的能耐麼？」

楚小楓道：「你可以不信，但咱們立刻可以證明。」

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刀發中途，截他握刀的右手。」

簡飛星一直在想着，如何能在交手中制服敵手。

這一陣交手中，他一口氣想出了二十

八種辦法，但每一樣都沒法制服那位不顧自己死活的刀手！

楚小楓一語提醒了他。

這時，那黑衣刀手，還迎面一刀，劈了下來！

簡飛星揮刀一格，還擊一刀。

那黑衣刀手不理會自己的安危，却一刀斜劈前胸。

簡飛星這一刀可以把對方斬成兩斷，但也無法避開那黑衣刀手當胸的一刀。

這是同歸於盡的打法，也是死亡殺手的絕招，但簡飛星手中的長刀，却留於餘勁未發，刀至中途，突然一轉，反向右臂截去，身子也同時向一側閃開。

刀光過處，響起了一聲慘叫，那大漢一條右臂生生被斬了下來！

斷了的右臂，五指仍然握着長刀，飛到了一丈多遠！

證明了這一刀的力道，强猛至極。

黑衣刀手雖然被斬去了一臂，但仍然慓悍兇厲。

左手一揚，一拳迎面擊來。

簡飛星冷笑一聲，道：「找死。」揮刀斬去。

血光飛濺中，竟把那黑衣刀手，生生斬作了兩半。

這是一場血的搏殺，死亡殺手，不戰到死亡時，絕不住手。

周橫，王平，成方，華圓也展開了反擊，四個人，經過了一番鏖戰之後，也想出了個對敵的辦法。

周橫，王平，全力去纏黑衣人的長刀，硬接硬拚，成方，華圓，却以靈巧的劍招，迫攻而入。

黑衣人連中八劍，全身浴血，但他們仍然奮戰不休。

王平，周橫，只看的驚心動魄，從來沒有想到過，一個人在傷的如此之重後，還能夠揮刀再戰。

成方選擇了一個適當的角度，全力刺出一劍。

這一劍，由後背，直透那黑衣人的前胸。

黑衣人身子突然停了下來，倒栽在地上。

死亡殺手，只要還有一分氣力，就不會停下來。

楚小楓大部份的精神，都在防着那位陳先生，但那位陳先生也十分沉得住氣，直待兩個黑衣殺手，全部倒了下去，氣絕而逝，仍然站着未動。

輕輕吁一口氣，楚小楓緩緩說道：「閣下當眞是厲害的很。」

陳先生搖搖頭，道：「我想不到，這些死亡殺手，竟然如此不濟事。」

楚小楓道：「他們已經盡了心力。」

陳先生說道：「但他們却沒有完成任務。」

楚小楓道：「陳先生，你應該多招一些死亡殺手出來，形勢也許會改觀了。」

陳先生道：「嗯。」

楚小楓道：「可以，閣下為什麼計不及此。」

陳先生道：「我要測驗一下，他們究竟有多大的能力，能勝任什麼情勢，可是兩個白衣劍手的被你突然殺死，使我沒有看到在劍術上的成就，倒是在下有着很大的遺憾。」

楚小楓道：「你似乎對他們的死亡，並不放在心上。」

陳先生淡淡笑道：「死亡殺手的目的，就是死亡，他們不出手則已，一旦出手，只是兩個結果，一個是敵人死，一個是他們死？」

楚小楓道：「他們很勇敢，不過，勇敢的過份了一些，身中數劍，全身浴血，但他們仍然能力戰到底。」

陳先生冷笑一聲，道：「他們的勇猛，雖然是十分可怕，但他們的武功，還不足擔當重任。」

楚小楓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對他們還不大滿意。」

陳先生說道：「不滿意，絕對的不滿意。」

楚小楓道：「陳先生，既然是不滿意，為什麼不自己出手呢？」

陳先生道：「楚小楓，我不是怕你，不過，不是我們動手的時間。」

楚小楓道：「幾時，你陳先生才肯出手呢？」

陳先生道：「快啦，你只要能等，今天太陽下山之時，我們兩個人，一定會有一場生死之戰。」

楚小楓道：「哦，我如現在向你挑戰呢。」

陳先生道：「楚小楓，我不會答應你的！」

楚小楓哈哈一笑，道：「你明白，我能夠突然出劍殺死兩個白衣劍手，就能夠突然出劍殺你。」

陳先生道：「眼見為實，在下倒是相信。」

楚小楓道：「好，那你小心，我這就要出手了。」

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陳先生右手一招，一柄軟劍，自袖中飛出，接下了楚小楓的劍勢。

別人的軟劍，大都圍在腰中，但這個陳先生的軟劍，却是圍在袖中右腕之上。

陳先生封開了楚小楓一劍之後，立刻收回長劍，右手一揚，反擊過去。

他袖中之劍，可伸可縮，長短隨心，倒是從未見過的兵刄。

楚小楓冷冷說道：「閣下的劍，很奇怪。」

陳先生道：「劍招也很奇怪。」

說話之間，右手揮動，軟劍忽然成了一道寒芒，連攻七劍。

他的劍招，的確怪異，劍招中忽硬，忽軟，攻勢變化莫測。

幸好楚小楓在無名劍譜上學了一套護身劍法，劍光閃動中，一片冷芒劍罡，護住了全身上下，七劍盡被擋開。

不容楚小楓還手，陳先生七劍攻完之後，忽然收劍而退。

簡飛星，王平等都未出手，站在一側，冷眼旁觀。

這位陳先生，能以堂堂正正的身份出

現，那說明了這個組合，似是已經準備了在映日崖作一個總結。想到此處，簡飛星的心中，就像是揷了一把刀似的！

他對春秋筆心中一直懷着極高的敬慕，但現在重重疑雲，竟然籠罩在春秋筆的身上。對這件事，他有着極深的痛苦。

所以，他心中比楚小楓更急，希望能瞭解一下，眞實內情。

簡飛星輕輕吁一口氣，道：「兄弟，這位陳先生的劍法，不但怪異，而且兇殘冷厲，完全是殺人取命的劍招，不要放過他啊。」

楚小楓道：「陳先生你聽到了麼？」

陳先生道：「聽到了又怎麼樣？」

楚小楓道：「要我殺了你。」

陳先生笑一笑，道：「我總算證實了一件事。」

楚小楓道：「什麼事？」

陳先生道：「你的自信太强了，强到你自己眞的認爲無所不能。」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這話有着很深的哲理，只有對自己有着强烈的自信的人，才不會被你的恐怖所震驚，不會在你們殘酷的手段之下屈服。」

陳先生道：「那是匹夫之勇，自取滅亡。」

楚小楓道：「你錯了，一個人的自信，不是盲目的，我自己的一身藝業，我武功上的造就，使我對自己生出了自信。」

笑一笑，接道：「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一個人對生死的看法，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之分，看清楚了生死的關鍵，就不會再受任何的威迫、利誘了。」

陳先生道：「這麼說來，楚少俠，對你尊長等數十條人命，完全不在乎了。」

楚小楓道：「那並不是，他們如是武林中人，我不會在乎，但他們不是，我只是覺着你們的手段太卑鄙。」

陳先生道：「這些話，如是我轉告了大先生，他就不會再和你談下去了。」

楚小楓道：「這件事對我十分困擾，我一直無法作一個最好的決定，不過，我想，我不會太過委屈，接受一切條件。」

陳先生道：「好！眞是大義滅親。」

楚小楓道：「陳先生，若你是個能够作主的人，我會好好的和你談一談，可惜，你不能！」

陳先生道：「但我轉達你的語氣，可能關係到他們的生死。」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陳先生，不用威脅我，至少，你不是可以裁決的人，現在，我們應該再動手了。」

長劍一起，攻了過去！

兩方面又展開了一場激鬥。

這一次，楚小楓不再手下留情，長劍展開了連串的猛攻。

他的劍招，不見得很兇厲，但變化却是完全不可捉摸。

陳先生接下了十五劍，被逼了五步。

楚小楓正當佔盡優勢時，却突然停了下來。

簡飛星道：「兄弟，怎麼，不一直的逼進下去。」

楚小楓道：「我要給他個機會。」

陳先生突然歎息一聲，道：「楚小楓，你知道你用的劍法，叫什麼名字麼？」

楚小楓確實不知自己用的劍法叫什麼名字，當下笑一笑，道：「陳先生，你認識這些劍招麼？」

陳先生道：「大羅十二式……」

臉色突然間變的十分嚴肅，道：「楚少俠，你的劍式，我也學過，只不過，我只學到了兩招，這種劍法的玄妙，是在習劍過程之中，一次比一次威力强大，楚少俠，也許你眞的不知道，這種劍式，和內功的進境，聯合於一處，每多練一劍法，就多增長一些內力。」

這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事，連簡飛星這樣閱歷廣博的人，也沒聽說這種事情。

楚小楓也是第一次聽到，不禁爲之一呆。但細想這些劍式的神奇，確也似有這種情形。

只聽陳先生接道：「楚小楓，你和大先生，是什麼關係……」

楚小楓心頭一震道：「你說什麼？」

陳先生道：「大羅十二式，是大先生的絕學之一。」

像是突然間有人在楚小楓的頭上打了一棒似的，頭腦只轟然一聲，幾乎要栽了下去。定定神，楚小楓緩緩說道：「我怎麼會學到了你們大先生的劍法，老實說，我根本不認識他。」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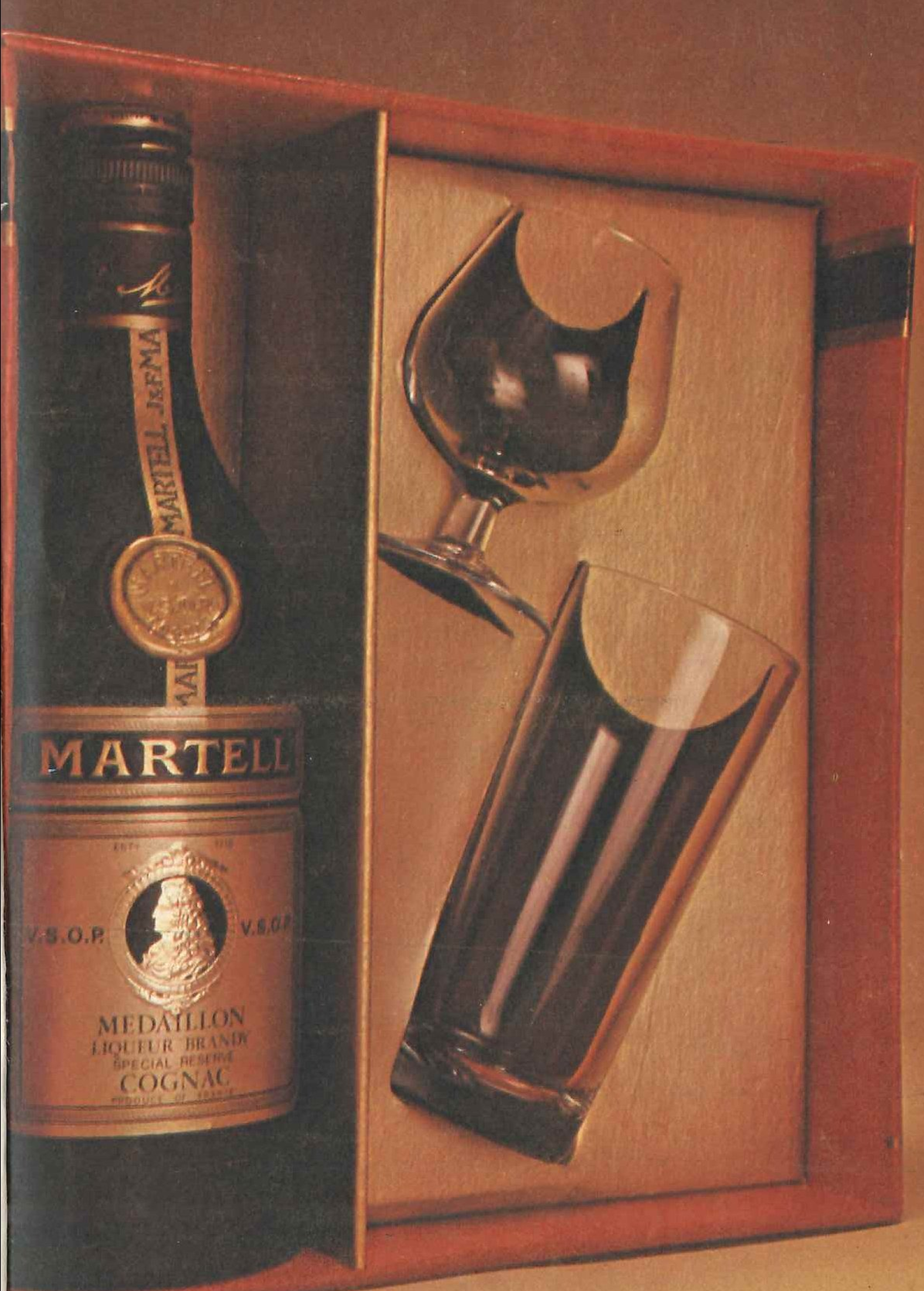
●預告●

馬雲首次撰寫古裝俠情中篇『玲瓏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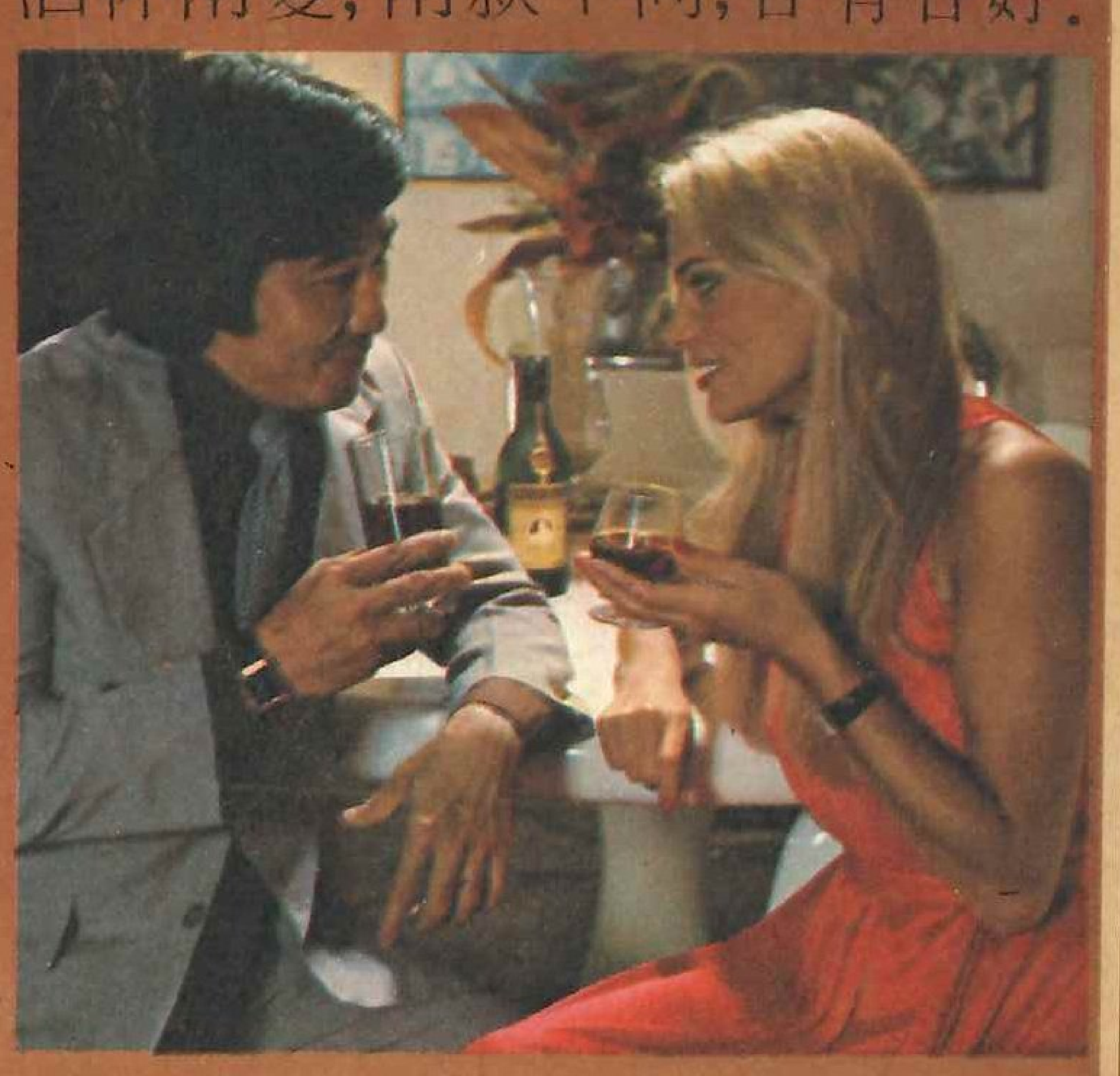
本刊自改革以來，力求創新，連十年來一直獨寫一篇「鐵枴俠盜故事」的名作家馬雲先生，亦爲了一新讀者耳目，首次改變作風，以全新面貌會見本刊讀者，

請留意刊出日期

金牌馬爹利
送法國精製酒杯



凡買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 干邑拔蘭地一枝，即送法國精製酒杯兩隻，兩款不同，各有各好.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